

# 帝王之秘

## 忽必烈

全传

◎ 门岗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胡 晋

封面设计：



ISBN 7-5039-2847-6



9 787503 928475 >

ISBN 7-5039-2847-6/I·1290

定价：18.00元

# 忽必烈

全传

◎ 门岗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之梦：忽必烈全传/门岗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10

ISBN 7 - 5039 - 2847 - 6

I. 帝… II. 门…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5658 号

**帝国之梦——忽必烈全传**

著 者 门 岗

责任编辑 胡 晋

责任校对 李惠琴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5039 - 2847 - 6/1 · 1290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门岗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已出版：

《中国俗文学史》

《专制变奏曲——从吕后到慈禧》

《二十六史精要辞典》（主编）

《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主编）

# 忽必烈对元代文化形成的重大作用

## (代前言)

元朝，从建朝到灭亡不足百年，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时间比较短暂的王朝。但是它所形成的一代文化却具有鲜明的特色，并对当时世界及后世社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元朝的开国皇帝，就是杰出的政治家，历史上著名的铁腕君主忽必烈。

忽必烈（1215—1294）的祖父成吉思汗曾使蒙古族崛起于世界，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他也曾想灭辽、夏，亡金、宋，完成统一华夏的千秋大业，但是天不假年，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遗愿只能由他的儿孙们去完成。其子窝阔台，乃孙蒙哥，都曾为实现他的宏伟遗愿做了毕生的努力，最终却是由忽必烈完成了成吉思汗的心愿，在华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元帝国。

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前，从唐末五代一直到辽夏金宋，三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封建政权的割据，使中华民族的兄弟关系形如仇敌，相互对立；各地区之间连年征战，既破坏了、阻止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阻碍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忽必烈耳闻目睹其先辈的功业，在青少年时代即“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sup>①</sup>。他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注意自觉吸取各民族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不断修正其先辈固守蒙古文化传统的

---

<sup>①</sup> 《元史》卷4，世祖忽必烈一，第57页，中华书局本1976。

做法，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原文化发展的体制，为元代文化的形成和迅速发展起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忽必烈采行汉法，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改变了蒙古传统旧制。在建立元朝的过程中，忽必烈在自己周围聚积了一批汉人儒士。他们纷纷向忽必烈进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sup>①</sup>，“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sup>②</sup>，“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sup>③</sup>。忽必烈采用这些儒士的建言，制定了元朝的国制、体制、礼制，自觉承接了中国历代的王统和道统。他即位为帝时，明确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sup>④</sup>，“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sup>⑤</sup>，至其建立大元帝国，更明确声称：“绍百王而纪统”，“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sup>⑥</sup>。他接受汉人刘秉忠、郝经、张雄飞等人的建议，沿中原宋金之制，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军政和监察机构，“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sup>⑦</sup>。元代一系列中央集权封建统治制度的建立，正是忽必烈改变其祖宗成法，大行汉法的具体体现。忽必烈采行汉法就使元代文化与中国历代文化的发展相衔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元代得以薪火相传，从而使元代文化成为华夏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具有鲜明的继往开来性。《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纪》即赞颂忽必烈曰：“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其后，明清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元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忽必烈当政顺应时代所需，改变了蒙古落后的生产方式，

① 《元史》卷157，刘秉忠传，第3688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② 《元史》卷160，徐世隆传，第3769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③ 《元史》卷158，许衡传，第3718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④ 《元史》卷4，世祖忽必烈一，第64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⑤ 《元史》卷4，世祖忽必烈一，第65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⑥ 《元史》卷7，世祖忽必烈四，第138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⑦ 郝经《临川文集》卷32《立政议疏》。

采取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并重的方针，使元朝有一段时期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社会相当安定。蒙古族在忽必烈之前的传统生产方式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奴隶制，蒙古铁蹄所到之处将城市化为废墟，将良田改作牧场，将人民掠为奴隶。忽必烈一改乃祖的做法，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使其与畜牧业并重。他在伐宋时就对征战中新附之地的官员下诏说：“令农者就耒，商者就途，士庶淄黄，各安己业。如或镇守官吏妄有骚扰，诣行中书省陈告”<sup>①</sup>，又对一些汉人官员下诏说：“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sup>②</sup>他在政府专门设立了劝农司，以后改为大司农司，专管农桑水利。又实行垦荒屯田之制，减免灾荒地区的租税，安定流民，清理显要权贵的田土。为发展手工业，政府设立了将作院，同时还有留守司、武备司、各级地方政府及皇族勋臣王公府院管理各自系统的手工业生产。另外还有覆实司专管检验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和原料使用情况。为了发展商业，忽必烈多次发行纸币、整顿钞法、减免商税、明令政府部门要保护商贾人身和其资产的安全。设立了市舶司，盐运司，茶、酒等贸易及专卖机构。忽必烈对官员的考核就以户口增、田野辟、司讼简、盗贼息、赋役平为准。五事备者为上选，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不俱者黜<sup>③</sup>。这一系列方针和政策的实施就使得元朝经济迅速发展、城市获得繁荣、人口大幅增加、社会相对安定，从而使元代文化在诸多领域皆具有鲜明的创造性。

为适应经济的发展，在忽必烈时代元代大司农司即编成《农桑辑要》颁行全国，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而后王桢的《农书》和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问世对元代农业发展的成就做了真实的记录。其时砵车、耨车、麦笼等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棉、麻、毛、丝织造业，制茶、酿酒、晒盐、窑瓷业，印刷、造船、兵器、建筑等行业

① 《元史》卷8，世祖忽必烈五，第161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② 《元史》卷8，世祖忽必烈五，第166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③ 《元典章》，圣政卷一，饬官吏。

技术、工具及产品的创新，诸如木棉的栽植及搅车、弹弓、卷筵、纺车等赶、弹、卷、纺工具和印染技术，大尾寒羊的物种培育，茶磨的研制，烧酒的诞生，木刻活字的问世，回回炮、折叠弩等等皆系前世所未闻者。而元代的文学艺术、天文历法、水利工程、航运交通、医学药学等领域的创造发明更为世人共知，津津乐道。这些都是元代文化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

再者，忽必烈平定叛乱，抵制分裂，创立了元朝宏伟的版图，并保卫了它的完整与统一，使元朝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sup>①</sup>。然而一些蒙古宗王和贵族大臣对忽必烈实行汉法治国却极为不满。他们质问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sup>②</sup>阿里不哥、海都、昔里吉、乃颜等接二连三发动叛乱，企图削弱和分裂元朝，甚至要推翻元朝。忽必烈组织兵力坚决打击这些叛乱，并且不顾高龄亲自带兵出征，一次次粉碎了叛乱者的阴谋，保卫了元朝的一统江山。从而使元代文化具有空前的统一性和领先性。

统一的国度，统一的政治，统一的经济形成统一的文化。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集贤大学士扎马刺丁言于忽必烈：“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五年后《大元一统志》编成<sup>③</sup>，为中国古代最大一部舆地书。“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至，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sup>④</sup>，这就使元代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领先世界

① 《元史》卷58，地理志一，第1345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② 《元史》卷125，高智耀传，第3073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③ 许有壬《至正集》卷35，《大一统志序》。

④ 《元史》卷63，地理志六，第1563页，中华书局本1976。

的天文大观测，制定出古代最卓越的历法《授时历》；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黄河源的大勘察以及治理黄河水患的巨大工程；进行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的修凿，使大都至杭州南北通航；同时又开辟了近海运输航线，“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sup>①</sup>，这是中国海运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在大统一的国度，域内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则迅速吸取中原先进文化的优长，如《元史》卷125《赛典赤传》即记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粳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礼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槨莫祭；教民播种，为坡地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那里文风转兴。不仅云南，其他边区如土蕃、海南、西域等地与中原文化都得到空前的沟通，中原先进文化在统一的社会条件下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元代在当时世界也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国家。

第四，忽必烈多教并重，听凭信仰自由，在一定限度内允许人们对朝政进行批评，造就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文化思想环境和比较开明的政治环境。早在1252年忽必烈还未当政时，元好问与张德辉一起到和林觐见忽必烈，请他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即“悦而受之”<sup>②</sup>。以后他就成为汉人儒士的“保护者”，他尊崇儒学，礼敬孔孟，任用儒士，兴办学校；他不仅自己广泛学习儒家经典，经常与儒士讨论修身治国之道，而且令蒙古贵族子弟、大臣、后妃一道学习儒学。一代名儒姚枢、窦默、许衡等皆被忽必烈所敬重，并在他的政权中担当了重要的职务。传统的儒家学说以及宋朝兴起的理学在元代得到继承和发展。

其实忽必烈本人是蒙古族传统的萨满教的忠实信徒，元朝的宫廷以及蒙古族人崇拜天神，保持着自己民族独特的信仰。但是忽必烈并不反对其他民族和本民族人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在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谓之后，又尊奉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国师，他和他的妃子、儿子都

<sup>①</sup> 《永乐大典》卷15950《经世大典》，引自《二十六史精要辞典》第2439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sup>②</sup> 《元史》卷163，张德辉传，第3825页，中华书局本1976。

从八思巴接受佛戒。他曾命其宠臣廉希宪受佛戒，廉答已受孔子戒，他即不再勉强<sup>①</sup>。忽必烈在尊崇佛教的同时对道教各派也加以优容，分别赐予正一、真大、太一各派领袖印信、教职、冠服，命给他们各建官观<sup>②</sup>。就是全真教虽然受到佛教的严重攻击，在双方辩论中失败，忽必烈也没有下令取缔。全真教的领袖人物和元朝一些达官贵人，如丞相安童等仍有紧密的联系<sup>③</sup>。忽必烈对于其他各教派像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皆兼容并奉。他道：“人类各阶级敬仰和崇拜四个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当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作他们的偶像中最为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恳求他们中间真正在天上的一個尊者给我帮助。”<sup>④</sup>其宗族子弟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者他皆听凭自由，不加过多的干预。

忽必烈当政后，虽然实行的是强权专治，但是他心目中依历代明君如唐太宗等为榜样，希望他的臣子犹如魏征那样能够犯颜直谏，对朝政大胆批评。他曾一再宣示臣下说：“朕欲求如唐魏征者，有其人乎？”<sup>⑤</sup>，“卿等既为台官，职在直言，朕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当极谏”<sup>⑥</sup>。当他未能听从谏言而产生过失时，他又能向臣下认错，这在君王尤难能可贵。如不忽木曾谏言忽必烈不可任用奸臣卢世荣、桑哥，忽必烈皆未听，至卢、桑奸情败露被诛，忽必烈则对不忽木说：“朕殊愧卿”，“朕过听桑哥，致天下不安，今虽悔之，已无及矣”<sup>⑦</sup>。元代不

① 《元史》卷126，廉希宪传，第3092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② 《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26—4530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③ 《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26页，中华书局本。

④ 《马可波罗游记》卷2，第六章，第87页，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⑤ 《元史》卷158，窦默传，第3731页，中华书局本1976。《元史》卷160，李冶传，第3759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⑥ 《元史》卷163，张雄飞传，第3820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⑦ 《元史》卷130，不忽木传，第3167—3168页，中华书局本1976。

曾有大规模的焚书坑儒，也不曾有严重的文字狱，这就使元代文化具有鲜明的多元性，各个教派、各种思想皆有著述。全真教最早刊成了《玄都宝藏》，继而有《佛祖历代通载》、《敕修百文清规》佛家教典问世，记录当时佛教的发展及其与道教之间的斗争。元代理学则一反宋代理学的空谈性命而转向务实与治生，成为明清理学思想的滥觞。而三教外人邓牧与无神论者谢应芳则跳出儒释道教派之外，标新立异大反传统之论。就是文学艺术以致医学也都流派纷呈，出现了各具特色各树一帜的大家，如元诗四大家、元画四大家以及金元医学四大家。

第五，忽必烈尊重各民族的习俗和传统，缔造了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社会大家庭。在元朝各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组合，使元代文化具有强烈的丰富多彩性。在元代辽阔的国土上生活着汉、蒙、回、藏、女真、契丹、南诏、畏兀尔等数十个民族，各民族皆有自己的习俗和传统。对此，忽必烈基本上采取的是放任自由的态度。他没有强令各民族必须改从蒙古民族的习俗和传统，没有强令各民族必须依从蒙古族的信仰，衣蒙古族的服装，留蒙古族的发式，过蒙古族的节日，遵蒙古族的礼仪。虽然有时忽必烈也曾颁布一些禁令，干预一些民族的习俗，如《史集》所记一度禁止伊斯兰教教徒按他们的习俗以断喉法宰羊，而要他们按蒙古人的习俗剖胸宰杀，否则就将违令者处死<sup>①</sup>。但不久就取消了这一禁令。总之，在元代各族人民在一个统一的国度里基本上是各自依照自己的传统习俗而生活，广泛自由地进行着各种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就打破了各民族单一的传统文化样式，而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复合式的丰富多彩的面貌。

例如：蒙族、汉族以及西北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的音乐舞蹈和伴奏乐器。元人陶宗仪即言：“达达乐器，如箏、秦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sup>②</sup>，并列举出蒙古大曲与小

<sup>①</sup> 拉施特主编《史集》卷2，第34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sup>②</sup> 陶宗仪《辍耕录》卷28，第349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曲以及回回曲的名称多种。当时人们把这种少数民族的乐舞称为“胡乐”、“胡舞”，以与汉族的乐舞相区别。但在多民族杂居相处的情况下，胡乐、胡舞与汉乐、汉舞自然而然相互交融，这就促使了一代新乐舞——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的诞生。元散曲与元杂剧的勃然兴起为中国文化艺术又树起一座丰碑，这是中国文学和戏剧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明王世贞曾言：“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sup>①</sup>。不仅散曲、杂剧在元代是多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他如建筑、工艺、绘画、雕塑、文字、历法在元代所出现的种种新成就无不是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也正因如此才使元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大放异彩。

第六，忽必烈奉行强硬外交，积极沟通元朝与域外的交往，联络世界文明，宣扬元朝文明。忽必烈是一个胸怀远大的铁腕君主，他自幼秉承乃祖成吉思汗的教诲，目睹窝阔台汗的治政，极力想继承前辈的事业，建立更大的功业。因此他并不满足占有中原华夏之地，他要不断开拓疆土，积极开展同域外各国的交往。他发动了对日本、对东南亚诸国的征战；他对西北藩国恩威并施，严厉镇压一切叛乱；他向他所知道的各国派出使者进行联络，建立来往关系，由此就奠定了元朝对外联络极其频繁、极其活跃的交通关系，使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发展的极盛时代。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罗盘等重大发明都是在这—时期传到了域外以致西欧各国，中国的天文历法、中医中药、纸币钞法、驿站牌符、建筑艺术以及军事器械和喇嘛教也在这一时代传入中亚；而域外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欧洲的数学和西域波斯、阿拉伯等地的天文历法、回回医学、回回炮、纺织品、食品以及宝石珍玩，尼泊尔的范金术和建筑艺术也都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使元朝

---

<sup>①</sup> 王世贞《曲藻序》，《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2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的文化比以往各朝代都显得更加辉煌多姿。使元朝文化具有空前的开放性。元朝吸收了世界的文化成果，同时也为推进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环境宽松、习尚自由、国门大敞就使元代文化大厦得以高高地耸立于当时世界，显现出它特有的灿烂光辉。遗憾的是，忽必烈鼓励强征暴敛，姑息奸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人倒行逆施，只顾眼前之利，不顾国家长久之计。结果使人心离散，当人们不堪忍受其重负时，就只有铤而走险，进行反抗。他又奉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国内民族分成四等，给蒙古人和色目人以种种特权，却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种民族的不平等必然要招致民族的对抗，使元朝的统治犹如建立在时时要爆发的火山之上。忽必烈热衷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征日本、征安南一次次遭到惨重的失败，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使国库空虚，国力大衰。偏偏忽必烈以后的元朝君王一个比一个好大喜功，一个比一个穷奢极欲，一个比一个心地狭窄，他们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主义统治，一再激化社会种种矛盾，终于使天怨人怒，激起人们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抗。强盛一时的大元帝国不足百年就灭亡了。

但是元朝毕竟有过它的辉煌，元朝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曾开放出灿烂的奇葩。虽然它时间短暂，却弥足珍贵。元朝文化对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

忽必烈一手缔造了元帝国，在元代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无疑，应当给予中肯的评价，对忽必烈其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作祟，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作怪，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局限，使得一些人对忽必烈其人其事不能正确认识，不能正确评价。他们只片面强调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而忘记了女真人、蒙古人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忘记了金元也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王朝。他们只津津乐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却忽略了，无论从什么方面相比，都并

不比这些人逊色的忽必烈。近年来人们的思想有了改变，对元代文化，对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评价有了正确的认识。学者们也写出了种种介绍性的研究文字，作家们也写出了一些演义性的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但是笔者以为对忽必烈的研究和评介仍嫌不足。正是忽必烈命令修建了大都城，定都于大都城。大都的建成，不仅包容了以前的金代建筑，而且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国都地位。可以说没有大都，就很难有后来的北京。忽必烈能给大都定位，恰恰是给他自己定下了一个铁腕君主的形象，这期间就演绎出许许多多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这当中也有许多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当代人借鉴，故而笔者作此《帝国之梦——忽必烈传》一书。在此书写作过程中，曾对前贤和时人的一些论作有所参考，并得到不少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在此笔者一并表示衷心感谢。至于书中若有缺欠，观点如有谬误，笔者也诚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教。

## 主要人物

忽必烈（1215—1294），元朝开国皇帝，即元世祖。

成吉思汗（1162—1227），忽必烈之祖父，名铁木真，蒙古汗国开国皇帝，元朝尊为太祖。

术赤（？—1227？），忽必烈之伯父，成吉思汗之嫡长子。钦察汗国的奠基者。

察合台（？—1242），忽必烈之伯父，成吉思汗之嫡次子。察合台汗国的建立者。

窝阔台（1186—1241），忽必烈之伯父，成吉思汗的嫡三子，继成吉思汗为第二代蒙古大汗。元朝尊为太宗。

脱列哥那（？—1246），即乃马真氏，窝阔台的六皇后，在窝阔台去世后，贵由继位前，曾监理蒙古国政。

拖雷（1193—1232），忽必烈之父，成吉思汗之嫡四子。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继位前，曾监理蒙古汗国。元朝尊为睿宗。

唆鲁和帖尼（？—1253），拖雷之正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之母。

察必（？—1281），忽必烈之正妻，真金、那木罕之母。

贵由（1206—1248），窝阔台之嫡长子，继窝阔台汗位，为蒙古国第三代大汗。元朝尊为定宗。

蒙哥（1209—1259），脱雷之嫡长子，忽必烈之兄。继贵由之后为蒙古国第四代大汗。元朝尊为宪宗。

拔都（1208—1255），术赤之次子，钦察汗国的建立者。

旭烈兀（1217—1265），蒙哥与忽必烈之亲弟，伊利汗国的建立者。

阿里不哥（？—1266），蒙哥、忽必烈、旭烈兀之亲弟，曾称大汗与忽必烈争位。

真金（1243—1286），忽必烈的第二子，被忽必烈立为太子。后被尊为裕宗。

那木罕（？—1292），真金之弟，忽必烈的第四子。

阔阔真（？—1300），真金之正妻。铁穆耳之母。

甘麻刺（1263—1302），真金之子，铁穆耳之兄，被尊为显宗。

铁穆耳（1265—1307），真金之子，真金死后，忽必烈立他为太子，继忽必烈帝位，即元成宗。

海都（1235？—1301），窝阔台之孙，其父为窝阔台第五子合失。海都系窝阔台汗国的建立者，他始终与忽必烈为敌，不断侵扰元朝西北边疆。

昔里吉（？—？），蒙哥之子，曾与海都联合发动叛乱并企图自立为汗，后失败远蹿，不知所终。

乃颜（？—1287），成吉思汗之五弟别里古台之曾孙，与海都联合侵扰元朝边疆，失败，被诛杀。

兀良合台（1200—1271），与其父速不台俱为蒙元时著名将领。

阿术（1227—1280），兀良合台子，元代著名将领。

伯颜（1236—1295），忽必烈的甥婿，元朝著名将领、勋臣。

土土哈（1237—1297），忽必烈时的名将。

八思巴（1239—1280），元代著名佛教领袖、语言学家。忽必烈时为帝师。

玉昔帖木儿（1242—1295），忽必烈时的名臣。成吉思汗时的名将博尔术之孙，辅佐成宗继位有功。

阿鲁浑萨里（1245—1307），畏吾儿人，事真金，为忽必烈宿卫，官集贤学士，拥戴铁穆耳有功。

安童（1248—1293），忽必烈之甥。成吉思汗时名将木华黎之孙。元代名臣，任职中书右丞相。

完泽（1246—1303），忽必烈当政初期右丞相线真之子，在忽必烈后期与铁穆耳时期任中书右丞相。著名大臣。

不忽木（1255—1300），康里人，元代名臣，曾任平章政事。

彻理（1259—1305），忽必烈的宿卫，元成宗时官中书平章。

阿合马（？—1282），西域人，忽必烈时的权臣、奸佞，被王著等人杀死。

卢世荣（？—1285），名懋，忽必烈时一度执掌中书大权，被人弹劾处死。

桑哥（？—1291），畏吾儿人，忽必烈时的权臣，被人弹劾后处死。

李璫（？—1262），山东地区的军阀，归附蒙古汗国后复叛，被诛杀。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时期的名臣、政治家。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金朝进士。金亡不仕。文史学家。

王文统（1190？—1262），字以道，忽必烈继位后首任平章政事。因交通李璫谋反被诛。

张柔（1190—1268），字德刚，蒙古汗国的著名将领，元朝的开国勋臣。

王鹗（1190—1273），字百一，金正大元年状元，归于忽必烈，为著名谋臣。

李冶（1192—1279），字仁卿，金进士。翰林学士。又作李冶。

张德辉（1195—1274），字耀卿，翰林学士，中书参议，官至侍御史。

窦默（1196—1280），字汉卿，元代著名学者。皇子真金的首任教师。

姚枢（1201—1278），字公茂，元代著名学者，开国大臣。

史天泽（1202—1275），字润甫，元代开国勋臣，著名将领，忽必烈时官中书右丞相。

王磐（1202—1293），字文炳，金进士，忽必烈时著名的谋臣。

徐世隆（1206—1285），字威卿，金进士，忽必烈时的名臣。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元代著名学者，开国大臣。

赵良弼（1214—1285），字辅之，官至同金枢密院使，元初名臣。

刘秉忠（1216—1274），原名刘侃，字仲晦，皈依佛门后名子聪。元朝的开国勋臣，忽必烈时官太保。

张文谦（1216—1282），字仲谦，刘秉忠的同学，以中书左丞官至枢密院副使。开国勋臣。

董文炳（1217—1278），字彦明，董俊之长子，与弟文用、文忠等皆为元代名臣。

商挺（1209—1288），字孟卿，官参知政事，元代开国大臣。

赵璧（1220—1276），字宝臣，元初勋臣，官中书右丞、平章政事。

郝经（1223—1275），字伯常。元好问的弟子。忽必烈的谋士。曾为元朝大使出使南宋，被扣十六年，忠贞不渝。

廉希宪（1231—1280），字善甫，畏吾儿人，元代开国勋臣。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刘秉忠的弟子，元代著名的科学家。

李恒（1236—1285），字德卿，西夏人，元朝开国著名将领。

张弘范（1238—1280），字仲畴，张柔第九子，元朝著名将领。

叶李（1242—1292），字太白，忽必烈时名臣。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元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忽必烈时的名臣。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南宋理宗、度宗时丞相、太师，著名奸臣。因误国被革职放逐，途中被人杀死。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号文山。南宋进士。著名的文学家，民族英雄。

# 目录

忽必烈对元代文化形成的重大作用(代前言) / 1

主要人物 / 1

1. 黝黑的男孩 / 1
2. 巨星陨落 / 9
3. 心中的秘密 / 19
4. 窝阔台的心计 / 27
5. 得识耶律楚材 / 38
6. 君臣因缘 / 46
7. 贵由继位 / 53
8. 草原上的笑声 / 63
9. 远方来客 / 70
10. 兄弟间的游戏 / 77
11. 拔都发令 / 84
12. 蒙哥即位 / 90
13. 儒教大宗师 / 97
14. 征大理 / 105
15. 转机 / 115
16. 蒙哥的死讯 / 123
17. 撤军 / 129
18. 忽必烈登基 / 138
19. 王文统当政 / 149
20. 诛李璿 / 156
21. 费寅诬告 / 164

22. 审判阿里不哥 / 170
  23. 疑虑与不安 / 177
  24. 安童为相 / 182
  25. 相位之争 / 189
  26. 建立大元朝 / 197
  27. 调兵攻襄樊 / 204
  28. 东逼临安 / 212
  29. 西北边乱 / 219
  30. 灭亡南宋 / 225
  31. 扫平昔里吉 / 235
  32. 一统江山 / 241
  33. 阿合马行事 / 248
  34. 忠良早卒 / 255
  35. 阿合马被杀 / 261
  36. 文天祥就义 / 270
  37. 卢世荣始末 / 276
  38. 真金之死 / 284
  39. 起用南人 / 291
  40. 亲征乃颜 / 297
  41. 广大教化主 / 304
  42. 桑哥执政 / 310
  43. 处死桑哥 / 317
  44. 伯颜慨叹 / 327
  45. 寿终正寝 / 334
- 附:1. 忽必烈世系 / 341
2. 忽必烈年表 / 343

## 1. 黝黑的男孩

公元 1213 年 7 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大军进攻金朝。他以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所统人马为右军，以其弟哈撒儿、斡陈那颜等人所率人马为左军，他与幼子拖雷率本部人马为中军，三路兵马横扫中原，河北、山西、山东大片土地沦于蒙古铁骑之下。1214 年春，三军会师于金朝首都——中都城下，金宣宗被迫接受了成吉思汗的议和条件，献上了大量金帛和人马，成吉思汗遂撤兵北还。然而如惊弓之鸟的金宣宗惧怕成吉思汗再度南下，遂迅速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不料这一消息传到成吉思汗那里，成吉思汗勃然大怒——他最恨人不相信他了，既然两家已讲和，我已撤兵，为什么还对我心存疑惧？这分明是疑我不讲信义，用讲和欺骗我。他马上中止撤退，只让幼子拖雷回守怯绿连河营帐。一面派出使者责问金宣宗为何迁都，一面派兵又包围了中都。金宣宗已被蒙古军吓得魂飞魄散，绝不敢回中都，对中都的存亡也就撒手闭眼听之任之了。中都在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守将死的死逃的逃，终于在 1215 年 5 月陷落。紧接着成吉思汗派使者晓谕金宣宗，让他撤去帝号立即投降。金宣宗不甘心束手亡国，蒙古大军就又继续进攻，短短几个月，黄河以北几乎全被蒙古军占领。

1216 年春，成吉思汗放心地让手下大将木华黎等人去攻打金地，他带领亲兵从伐金的前线回到了故居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大草原。已经征战多年了，他要好好休整一下。仿佛是为了庆贺成吉思汗征战

的胜利，让他喜上加喜，拖雷迎接父亲到来，在大汗帐中报告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为成吉思汗又添了两个小孙子。成吉思汗很喜爱拖雷这个小儿子，一年不见，拖雷就给自己生了两个孙子，他很高兴地赞叹说：“好儿子！走，去看看！”拖雷没想到成吉思汗的兴致这么好，赶紧走在前面引路。

他们走出帐篷，春天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得人浑身舒舒服服，远望茫茫无边的大草原，成吉思汗不由得放声高呼起来，拖雷搀起爸爸的胳膊一溜向西边自己的帐篷跑去。拖雷7岁的长子蒙哥正在帐篷外边玩耍，看见了拖雷和成吉思汗，就张着双臂奔跑着迎上前，高喊着“爸爸！爷爷！”然后扑到成吉思汗怀里喊着：“爷爷，抱抱我！”成吉思汗一把抱起蒙哥，亲吻着他的额头，问：“蒙哥，想爷爷了吗？”蒙哥双臂接着成吉思汗的脖颈说：“可想了，爷爷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成吉思汗放声大笑，一手点着蒙哥的额头说：“不是想爷爷，是想爷爷给你带的好东西哟。”蒙哥摇着小手说：“不是，爷爷，我是想爷爷。”他摸着爷爷的面颊说：“爷爷又黑又瘦，胡子又长了。”拖雷对蒙哥说：“还不快下来，爷爷刚从前线回来，还没好好休息哪。”蒙哥听话地从成吉思汗怀里下了地，噘着小嘴说：“我知道爸爸和爷爷是看忽必烈来了，有了他，你们就不喜欢我了，我去看窝阔台伯伯去，我不陪你们了。”然后一溜烟跑开了。

拖雷对成吉思汗说：“这个蒙哥，都让昂灰三嫂给宠坏了，什么都得占先。”成吉思汗拍着拖雷的肩膀说：“自己的儿子要自己教育，怪不得别人哟。”说着两个人走进了拖雷的帐篷。拖雷的妻子唆鲁和帖尼看见丈夫和公公从外面进来，忙上前屈身行礼。拖雷把父亲让到大帐中的正座，对妻子说：“爸爸一听说又添了孙子，非常高兴，马上过来看看忽必烈。”唆鲁和帖尼从小摇篮里抱起忽必烈，送到成吉思汗面前。七八个月的忽必烈，瞪着一双明亮的黑宝石一样的大眼睛，看着成吉思汗。看着看着，小嘴一咧，笑了。两只圆乎乎的小手还舞动着，似乎要成吉思汗抱。成吉思汗不由心里一动，站起身，接过了小忽必

烈，逗弄着忽必烈胖乎乎的小脸蛋：“嗯？你认识我吗？当然认识！你的爸爸是好汉，你也会长成大英雄。对不对？”小忽必烈好像懂话似地，在成吉思汗怀里全身跃动着，两只小手又去抓弄成吉思汗的胡须。成吉思汗抱着忽必烈，抖动着他，左看右看，好像看不够似地，说：“我们家的子孙皮肤都是红黝黝的，这小子的面皮却长得黑黝黝的，真像他的舅舅。”<sup>①</sup>他对拖雷说：“告诉唆鲁和帖尼，找一个好奶妈喂养忽必烈。”拖雷说：“我正打算让撒鲁黑喂养忽必烈，再给末哥另找一个奶妈。”成吉思汗说：“要告诉撒鲁黑，一定好好喂养忽必烈。我看忽必烈必是一只雄鹰，将来她会因喂养忽必烈得到不少荣光的。”在成吉思汗和拖雷说话的时候，小忽必烈两只黑宝石一般的眼睛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和他对眼神，他就全身跃动，手舞足蹈，小嘴一张一合，像要说什么似地。成吉思汗高兴地搂抱着小忽必烈，仿佛自言自语似地说：“我的儿孙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小忽必烈恐怕将最为杰出。真好似我们两个心灵能够相通一般。”他把忽必烈交到拖雷怀里，从自己脖颈上摘下他所佩戴的一块白玉，对小忽必烈说：“忽必烈，不知为什么，一听说你降生，我就匆匆赶来看你。这或许是神的安排。咱们爷孙俩第一次见面，爷爷没什么好礼物送给你，就把这块我随身佩戴的和田美玉转送给你戴吧。”小忽必烈看见了那晶莹光泽的白玉，高兴得舞动着双手像是去要捧接。成吉思汗将那白玉给忽必烈系到了脖颈上。拖雷和唆鲁和帖尼忙俯身下拜，成吉思汗挥手让他们起来，对拖雷说：“你把忽必烈交给唆鲁和帖尼，我和你去再看看末哥，顺便嘱咐撒鲁黑几句。”

唆鲁和帖尼是拖雷的正妻，撒鲁黑是拖雷喜爱的妃子之一。唆鲁和帖尼生下蒙哥和忽必烈以后，又为拖雷生下了旭烈兀和阿里不哥两个儿子。撒鲁黑所生的末哥比忽必烈仅小两个月，在末哥之前，她生

---

<sup>①</sup> 此处为成吉思汗半开玩笑地套用阿拉伯谚语“合法地生出的孩子像自己的舅父”，同时也说明忽必烈的皮肤不白，像其母系怯烈部人的肤色。见余大钧等译〔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二卷，第281页注2，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有一个儿子叫木里客。忽必烈除了嫡亲兄长蒙哥之外，木里客是一庶兄，还有一个领昆王妃所生的忽睹都也是忽必烈的庶兄。和末哥挨肩的，忽必烈还有拔绰、岁哥台、雷别合几个庶弟，都是拖雷其他的妃子所生。嫡庶在家族中的地位相差十分悬殊，所以撒鲁黑虽然也生了儿子末哥，但既然公公和丈夫都要她帮助喂养忽必烈，她也只能听从安排，而把末哥交给别一个奶妈喂养。好在都在自己身边，况且忽必烈也长得十分逗人喜爱，撒鲁黑真把忽必烈当成亲生儿子一般看待。忽必烈能走会跑以后，与末哥、拔绰竟像亲兄弟，形影不离，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似乎没有什么嫡亲之别。相反，他倒是和自己的同母兄弟蒙哥、阿里不哥不大亲热。这大概是因为蒙哥一直长在窝阔台家里，而阿里不哥又一直被父母所宠，不大合群的缘故。同母兄弟中，忽必烈和旭烈兀的关系更近一些。不过兄弟那么多，草原那么大，牛羊那么欢，好玩的事情数不清，在忽必烈眼里，一切人都十分可爱，一切事都那么有趣。他在吸收着日月的精华，天地的甘露，人间的智慧，一天天愉快地成长。

成吉思汗带着他的本部人马在大本营斡难河头休息，每天都有驿使向他报告前线的消息。他深深为木华黎一次次打仗胜利的消息和在占领地经营有方而高兴。为了作战和生活需要，他非常希望能同西域商人开展贸易。当时西方强大的花刺子模也曾派商队到蒙古草原来，受到了成吉思汗的保护和礼遇。1218年成吉思汗派了一个由四百五十人组成的商队，带着大量钱物到花刺子模去。不料这个商队却在花刺子模境内被其皇亲国戚所拦截，人被杀死，货被抢劫。1219年春末，商队里一个逃脱厄难的人奔回蒙古草原，他到大帐中向成吉思汗哭诉了事情的经过。成吉思汗听完，直觉得满腔热血直冲头顶，他脸色胀得通红，双眼喷射着愤怒的火焰，霍地立起身来，抽出腰间的短刀，咬牙切齿把那刀猛力插进几案中，大声喊道：“我发誓要向花刺子模讨还这笔血债，不踏平他的国土我就不是成吉思汗！”遂后他一个人骑上一匹白马，飞驰到不儿罕山。他登上山顶，把缀有宝石的毡帽摘下，

放在地上；把金绣腰带解开，搭在肩上；他双膝跪地，向苍穹深深地拜叩，呼叫道：“上天啊，我不要挑起战乱，可是花刺子模欺人太甚！”他双手捶击着自己的胸膛，“我成吉思汗不雪此耻，不复此仇，誓不为人！”他向苍天张开两臂，“上天，保佑我，赐给我复仇的力量、勇气和智慧吧！”他像雄狮一样的怒吼声在山峰间久久地回荡，“不复此仇，誓不回还！”山峰呼啸，阴云密布，刹那间雷鸣电闪，仿佛天神也为之震怒了。成吉思汗悲愤的泪水顺着面颊流淌，他脑子里闪过一个个复仇的方案，一个个出兵计划。倾盆大雨自天而降，将他浇了个浑身透湿。他还是默默地跪在山头上，直到拖雷奔上山来寻找到他，将他扶下山去。两人骑在马上，成吉思汗还是叨念着：“此仇一定要报！”拖雷虽然还不知父亲想的是什么，但他已习惯于服从，默不做声。突然成吉思汗夹紧胯下的坐马，疾驰起来。拖雷紧跟在后，到了大帐前，成吉思汗说：“去换衣服，然后马上传我命令，叫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一起到我这里来！”

西征的事很快商定下来，四个儿子一并随他亲征花刺子模，临行之前成吉思汗把大本营的族亲和亲信都招集到大帐做总部署，蒙古习称忽里台大会。部署完毕，他问众人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这时成吉思汗名叫也遂的妃子忽然说：“大汗一向勇武。此次出征，越高岭渡大水，大汗只想平定西方。可是凡事都得有个从长计议，假如，万一大汗有什么不测，让大家再听从谁啊？在你的四个英杰一般的儿子中，你有没有可委托重任的人啊？”也遂妃子的话刚落音，成吉思汗的大皇后孛儿台就勃然大怒，说：“你这个贱婢，怎么大军还没有出征，就胆敢诅咒成吉思汗身遭不测？”成吉思汗举起右手拦阻皇后说：“孛儿台，不要发怒，也遂说的有道理。打仗就免不了伤亡。我不是继承先祖的汗位，以前打仗也没有想到死，所以忽略了这件大事。什么事都有个万一，如果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继承人不定，将来会有大乱。也遂想的远，说得好；这件事儿咱就今天当着众人的面定下来。”他办事历来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当下他就问术赤说：“术赤，你是我的长子，你

看这事怎么办？”术赤一向不善言辞，他还没想好怎么说，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合台就抢先站立起来说：“父亲难道要委重任给术赤吗？他是一个杂种，教俺如何听他管教！”术赤听到二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污辱他，他虽不善言谈，可动作却十分敏捷。察合台话音刚落，术赤就窜到了察合台面前，双手揪住察合台的衣领，把他拉到了大帐中间的空地。术赤怒气冲冲大喊道：“你竟敢胡说八道，不仅污辱我，也污辱了父亲母亲。你有什么本领？不过凭仗你性情暴烈行为专横，那是我们平时把你当兄弟不跟你计较，你敢跟我比射箭吗？要是我输给你，我就把我的手指砍掉；你敢跟我决斗吗？我要是败给你，我倒在地上永不再爬起来！”他用力揪着察合台的脖领，恶狠狠的目光直逼察合台。察合台也不示弱，双手反抓术赤的胸襟，尖苛地反驳着：“谁怕你不成？杂种就是杂种！不会讲理，就会耍蛮！”术赤双臂一使劲，抓得察合台一个趔趄，几乎摔倒在地。察合台的儿子木秃坚马上冲出来，要去帮助父亲。术赤的儿子拔都也赶忙冲上前去阻挡木秃坚。在场的亲信将官们纷纷离座去劝阻双方，将术赤和察合台各拉在一旁。但两人仍像激怒的公鸡，彼此挣扎着要向对方扑去。

由于事发突然，成吉思汗万万没有料到两个儿子会当着他 and 众人就厮打起来。他气得脸色铁青，一时竟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时察合台的师傅，一个胡须苍白的老人站立起来，他大叫了一声：“察合台！”因为他年长，人们都尊敬他，望着他，只见他走到察合台跟前，对察合台说：“察合台，你怎么这么浮躁，这么不懂事！当初你的父亲和各部落相争，你的母亲怀着你的哥哥术赤，被敌方掠去，那不是你母亲的过错。<sup>①</sup>你和术赤本是一母所生，你怎么能当众羞辱你的哥哥，指

---

<sup>①</sup> 在成吉思汗创业之初，一次蔑里乞部落的人洗劫了成吉思汗的住处，掳走了成吉思汗已怀孕的妻子孛儿台。蔑里乞人把孛儿台送给了怯烈部的君主汪罕。汪罕与成吉思汗的父亲是结义兄弟，视成吉思汗如同儿子一般，所以就把孛儿台当做儿媳一样看待，照料。成吉思汗后来得知孛儿台的消息，派人去接她回来，途中，孛儿台生下了术赤。见《史集》卷二，第113页。

责你的母亲？你这胡言乱语会使你的母亲孛儿台多么伤心，你知道吗？”几百人的大帐静的连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见，人们听着老人的话，都向察合台投去谴责的目光。孛儿台无声地啜泣着。老人又说：“孛儿台没有做对不起成吉思汗的事，这一点上天可以为证。成吉思汗奋力从敌人那里夺回了孛儿台，他们两人相依为命，历尽艰辛，共同奋斗。她帮助成吉思汗把你们兄弟四人抚育成人。你察合台怎能为争权位就胡说八道呢？听我的话赶紧给你的母亲孛儿台、给你的哥哥术赤赔礼道歉！”众人把目光投向察合台，成吉思汗也威严地望着察合台。察合台自知理屈，他面向孛儿台扑通一声跪地说：“妈妈，是孩儿错了，我以后再不说这样的话，再不让妈伤心了。”他站起身对术赤说：“哥哥，原谅我，你不用跟我比试武艺，咱俩一起在父汗跟前效力，三弟窝阔台敦厚，就让他继承汗位好了！”

平地一场风波，由于察合台认了错，算是平息下来。成吉思汗气也消了大半，他说：“术赤是我的长子，谁也不用怀疑，我最清楚。继承汗位的事必须术赤说出他的意见。术赤你怎么说？”术赤见察合台已认错就大度地说：“察合台说了，俺俩在父汗下共出气力，教窝阔台继承汗位，我没意见。”

成吉思汗看出术赤、察合台两人口里这么说，心里实不相服，便语重心长地劝告他们说：“你们兄弟两个要知道天下土地广阔，江河水多，我要你俩各自守住自己的封地。但你们说的共拥窝阔台的话，要永远牢记，不要违背，不要叫人耻笑。”术赤与察合台答应着谨从父教，随众人各回到自己的座位。成吉思汗又叫三子窝阔台说说自己的想法。窝阔台嗫嚅了半天，方说：“我能说什么，我要尽我所能不使众人失望吧。我只是担心我的子孙不肖无用，我没别的可说。”成吉思汗点点头。“行啊，这么说就是你答应了继承汗位。拖雷，你说说你的想法。”拖雷坚决地说：“我听从父亲的安排，父亲指定谁继承汗位，我就站在他一旁，补遗拾缺。他万一忘记什么，或者有什么疏忽大意的地方，我就会立刻提醒他。只要他发出命令，我会坚决服从认真照办。”

竭尽心力冲锋陷阵，听从他的指挥。”成吉思汗听了拖雷的话很高兴，脸上出现了笑容。他威严地站起身，向众人宣告：“窝阔台就是我的继承人。他的子孙万一不肖，无能，我那么多的子孙中一定会有英雄出世，这个我们不用担忧。各亲王在出征前也要指定一个继承人，我们大军就要克日出发喽。”

人们都纷纷离开了大帐，十一岁的蒙哥跑到成吉思汗跟前，分开众人说：“爷爷，我也要出征，跟爷爷去打花刺子模。”成吉思汗望着蒙哥认真的神色，抚摸着蒙哥的头，不由得笑了：“我说我儿孙辈一定会有英雄出世，这不活生生的一个小英雄吗。”更令他意外的是五岁的小忽必烈竟挤到蒙哥前面，拉着成吉思汗的衣襟说：“爷爷，爷爷，我也要出征。”成吉思汗一把抱起忽必烈说：“瞧，又一个小英雄，你才五岁，懂得什么是出征？”忽必烈瞪着圆圆的眼睛说：“出征就是打仗！我要当个大英雄。”蒙哥说：“爷爷，他太小，不带他去，带我去。”忽必烈接着成吉思汗的脖子，“爷爷带我去，不带蒙哥去。”拖雷从成吉思汗怀里抱过忽必烈，对唆鲁和帖尼说：“带蒙哥和忽必烈走，这还有好多大事要商量。”撒鲁黑接过忽必烈，唆鲁和帖尼领着蒙哥走出了大帐。成吉思汗望着两个小孙孙，一直目送着他们，他心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 2. 巨星陨落

1219年4月怯绿连河畔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遍野，兵甲耀日，烟火相望，联营万里。随着成吉思汗一声令下，数万铁骑由成吉思汗亲自统领，四个儿子分头担任各路统帅，浩浩荡荡由蒙古草原西奔阿尔泰山。一路攻城陷地，战尘飞扬在中亚西亚广袤的地区。越过锡尔河，跨过阿姆河，蒙古铁骑直达里海。他们血染了花刺子模的一座座城市，一个个乡镇。花刺子模的国王只会望风而逃，大片国土和国都全都沦陷在成吉思汗马下。随着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征战，千千万万人丧失了家园，失去了生命，或被沦为奴隶。蒙古军大获全胜。他们掠夺了无数的财物、牲畜、人口，成吉思汗成为了从中亚到西亚以至到东欧的强大统治者。当成吉思汗确信花刺子模国王已困死荒岛，再无力量崛起时，他于1224年班师东归。对于此次西征，随军的成吉思汗近臣，耶律楚材曾有诗道：

阴山千里横东西，秋声浩浩鸣秋溪。  
猿猱鸿鹄不能过，天兵百万驰霜蹄。

武皇习战昆明上，欲讨昆明致犀象，

吾皇兵过海西边，气压炎刘千万丈。<sup>①</sup>

10

诗直称成吉思汗功盖秦皇汉武。虽然蒙古军大获全胜，但不少将士的性命也葬送于这次西征。英勇善战的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也在这次西征中由于劳累而病亡。不过当成吉思汗班师时，还不知道这一消息。他甚至误听人传言，以为术赤心有异志，所以不同他一起回师东归。他心中恨术赤：怎么会跟我离心？他跟任何人也没说，只是暗想回师后休息一番，过一段时间他要讨伐术赤，问个明白。

得知成吉思汗胜利班师的消息，蒙古大本营留守的人员五年来忐忑不安的心情才平静下来。趁着草原鲜花盛开的季节，他们搬起帐篷，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西去迎接大军回归。在阿尔泰山南麓，叶密立河畔，迎接的人们遇上了班师的队伍。亲人欢聚，高歌狂舞，日夜痛饮胜利欢乐的美酒，叶密立河畔连日欢歌笑语，一片沸腾。闲下来的男人们又纷纷出外打猎，过上了平静的牧民生活。

一天，成吉思汗又要去骑马打猎，拖雷自然紧紧跟随。小忽必烈已经长到十岁了，吵着闹着要跟随爸爸、爷爷去打猎。小他两岁的弟弟旭烈兀也跟着起哄，小哥俩各自牵着自己的小马，拦在成吉思汗和拖雷的马前。大有要不带他们去，就让爷爷、爸爸去不成的架势。忽必烈还只是一味央求，“好爷爷，你就答应让我们去吧。要不，旭烈兀还小，不带他去好了。”旭烈兀一听火了，立刻去揪住拖雷的马缰绳说：“爸爸，不带忽必烈去，带我去！”成吉思汗笑呵呵地望着拖雷，那意思是问怎么办？拖雷却反问成吉思汗：“您说吧，是不让他们锻炼锻炼也好？”成吉思汗从心里喜欢这两个小孙孙，他还没说话，旭烈兀

---

<sup>①</sup> 这里所录两诗皆为节选。参见《淇然居士文集》，第21、26页，中华书局本1986年版。第一首录自《过阴山和人诗》，即耶律楚材和丘处机诗。诗作于1219年。清光绪本于此诗注曰：“阴山，即西金山，过此，则为斜米思干城”，“成吉思汗由此用兵回部及印度”。第二首诗录自《送王君玉西征》两首诗中的第一首，约作于1219—1232年间。

就拍着巴掌对忽必烈说：“好，好，爸爸已答应我去了，不带你去。”说着他就叫侍从扶自己上了一匹棕黄色的小马驹，大声喊着：“爷爷，咱们走吧！”忽必烈张开两臂，继续向成吉思汗求告，可怜巴巴地喊着：“爷爷，爷爷！”成吉思汗笑着对忽必烈说：“你这次去可一定保证要射得猎物。”忽必烈说：“我保证，谢谢爷爷！”他不用人扶，自己一跃身骑上了他的小白马。

打猎的一队人马奔驰在山羊林中，侍从的人们在队伍前驱赶着林中的野兽。成吉思汗、拖雷也放开了缰绳，不时招呼着忽必烈、旭烈兀紧紧跟上。突然从林中斜窜出一只黄色的小鹿，旭烈兀一眼看见，大叫：“这是我的！”他放马追去，搭弓射箭，一箭竟将那野鹿射中，侍从们纵声高呼：“祝贺旭烈兀王子！庆贺旭烈兀王子！”他们奔跑着把野鹿放在了马背上。旭烈兀得意洋洋。忽必烈不服气，嘟着小嘴，一个人纵马飞驰起来，赶在了成吉思汗和拖雷前头。侍从们赶紧纵马跟上。拖雷说：“忽必烈这孩子就是争强好胜！”成吉思汗说：“这才是我的儿孙，让他们猎去，咱们跟在后头看就是。从来英雄出少年啊！我这两年自觉体力已大不如前了。”拖雷和成吉思汗并驾齐驱说：“爸爸身体还健壮得很，能活一百岁。您长寿就是我们的福气。”成吉思汗哈哈大笑：“你这小子，什么时候也学会甜言蜜语哄起人来了？”

忽必烈娴熟地骑着白马，飞驰到丛林的边缘。一只灰黄色的野兔从草丛中跃起，向大草原狂奔。忽必烈哪里肯舍，他夹马纵驰，紧追猛赶，只听得耳边风声呼啸，侍从在后面齐声呐喊助威。忽必烈将箭紧搭弓上，他瞄准了野兔，心想务必要一箭射中。然而野兔比野鹿的目标要小得多，野兔在草原上奔驰又狡猾得多，再加上草原风大草盛，眼看那箭要射上那只兔子了，谁知那兔子跳跃着却避开了这一箭。这一下把忽必烈气得小脸都紫了，他憋住气咬紧牙，又搭上一箭，放马直追。野兔往东他就往东，野兔往西他就往西。忽必烈从四五岁就练骑马，那马儿跟他厮混得十分熟热，颇能体会小主人的心意，几乎不用忽必烈抖动缰绳，那马就自顾自奔野兔而去，它好像也要为小主人

立下一功。忽必烈双腿夹住马肚，两脚紧蹬马蹬，从马上站起身来，瞄准了野兔，使尽平生气力，又射出一箭，大叫一声：“中！”只见正在奔跑的野兔立刻中箭跌倒在地。侍从的人们大呼起来：“射中了，射中了！忽必烈射中一只野兔了！”忽必烈回马奔向成吉思汗和拖雷，成吉思汗和拖雷也赶了上来。他们看着忽必烈黑里透红的小脸蛋上布满了汗珠，满脸欢笑。拖雷说：“祝贺你，忽必烈！”成吉思汗跳下马说：“好样的！大家就地休息。我们为忽必烈和旭烈兀举行‘牙黑刺迷失’。”所谓“牙黑刺迷失”就是一种蒙古族隆重庆祝儿童初次打猎成功的仪式。

打猎的队伍围成了一个圆圈，席地而坐。中间生起了篝火，人们从皮囊里倒出了马奶子酒，一个个举起酒碗，齐声唱起了对两个小王子的贺歌：

尊贵的小王子啊，  
你们像天上的明星一样闪亮。  
你们像草原的鲜花一样芬芳，  
你们像雄狮一样有力，  
你们像高山一样坚强。  
祝你们箭射百发百中啊，  
祝你们才智像海洋一样宽广。  
小王子啊，  
快快成长，  
愿你们所向无敌，  
获得勇士的荣光。

忽必烈和旭烈兀一左一右坐在成吉思汗身旁，忽必烈待歌声一毕，站起身举起大碗酒敬给成吉思汗和拖雷说：“祝爷爷、爸爸万寿无疆！”成吉思汗和拖雷高兴地喝下了敬酒。忽必烈又举起一碗酒说：“祝我们

蒙古大国永远昌隆兴旺。”所有的人一起举碗齐颂。忽必烈又举起第三碗酒说：“祝我们民众生活富足，身体健康！”大家欢呼着又喝下了这碗酒。成吉思汗小声对拖雷说：“小忽必烈志气不凡啊，将来必能成就大事业。”这时旭烈兀却一把搂住成吉思汗的脖颈说：“爷爷，你不能光喜欢忽必烈，我也是你的好孙孙，长大我跟你去打仗，要打到好远好远的地方，让所有的人都怕我们蒙古。”成吉思汗拍拍旭烈兀的脑袋说：“好，好，谁不服我们，我们就把他们碾碎踏平。”说着侍从将忽必烈射中的野兔献上，人们的喧闹立刻停止。成吉思汗起身将野兔开膛，割下一块兔肉，忽必烈恭敬地跪下伸出右手，让成吉思汗用兔肉擦拭着他的右手中指，成吉思汗一边擦一边说：“愿上天赐与我的忽必烈神勇与智慧，愿他将来所向无敌！”擦拭完毕，忽必烈站起来，目光炯炯，向成吉思汗和众人宣誓说：“我一定不负爷爷的希望！”人们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

侍从们又抬来了旭烈兀所射的野鹿，成吉思汗把野鹿开膛，割下一块鹿肉，给跪地的旭烈兀右手中指擦拭，并祝愿说：“愿上天赐与我的旭烈兀神力和聪明，愿他将来永远伴随胜利。”擦拭完毕，旭烈兀也站起身宣誓：“我一定照爷爷说得去做，听爸爸的话，为蒙古国立大功劳。”人们又一阵欢呼。忽必烈向弟弟伸出手：“祝贺你，旭烈兀！”旭烈兀也伸出手：“祝贺你，忽必烈！”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篝火升腾，烤肉的香味诱发着人们的食欲，奔波了一天的人们喝着酒吃着肉，侍从中的摔跤手在中央表演着节目，为人们增加着欢乐。这时远方一骑快马飞驰而来，众人都望着天边那个白衣白马的人越奔越近。

来人到了篝火近前，飞身下马，从马上解下一个皮囊，众人早已停止了欢乐，望着来人。只听他大叫：“禀报成吉思汗，术赤王有紧急文书到！”成吉思汗的近侍从骑马人手里接过皮囊，交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赶紧拆开文书，他不知术赤那里出现了什么变故，心中十分疑惑。当他看完文书后，一语不发地呆愣在那里。众人都摸不着头脑，

也不敢问。他们都望着拖雷，拖雷赶紧跪下，呼叫着：“爸爸，爸爸！”旭烈兀一时吓坏了，哭了起来。他扑向成吉思汗怀里叫着：“爷爷，爷爷！你怎么啦？”忽必烈观察着，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成吉思汗回过神来，抚摸着旭烈兀，说：“别怕，别怕，爷爷没有事。”他把文书缓缓递给拖雷，轻声说：“你大哥术赤死了……”话没说完，他再也抑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这是上天惩罚我啊！我的好儿子，术赤，我不该错怪你。我不该听信流言啊，你病了我竟没有派人去看望你。你立下那么多战功，竟死在了他乡异域，你的孤魂游灵一定怨恨死我了。术赤啊，爸爸对不起你！”他老泪纵横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悲痛。众人也都跟着痛哭起来。哀恸之声在广袤的草原上回荡着。许久，许久，拖雷劝着成吉思汗：“哥哥已经去世了，人死不能复生。爸爸要多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了。”他端起一碗酒，对众人说：“来，让我们一起祭奠我的哥哥术赤大王。”他双手捧起马奶子酒，高高举过头顶，然后把酒泼撒到地下。众人都跟着一样做了。拖雷流着泪说：“愿上天保佑术赤大哥来生吉祥。”众人跟着复颂着祝愿。忽必烈也举起一杯酒祭祀了伯父。他说：“伯父，您安息吧，您没有做完的事，我们下一代一定要完成！”

成吉思汗哭过，心里好受一些，才召问送信人，术赤那里还有什么口信没有。来说只传了一句话：“术赤说请大汗原谅他的一切过错。”成吉思汗听后不禁泪水又流了下来：“他有什么过错？他分明是怪我没派人去看望他啊。”他吩咐侍从，马上派人给术赤的儿子拔都传信，让他继承术赤的王位。问他那里还需要什么，告诉他：“我为术赤的去世十分难过，我将尽全力支持他，帮助他。”

成吉思汗从山羊林回营地的路上一句话也没说，拖雷连问了几次：“爸爸，您有事吗？”成吉思汗只是摇摇头。回到营帐，拖雷一直不敢离开成吉思汗，毕竟他已年过花甲，晚年丧子之痛是痛彻肺腑的呀。他怕成吉思汗经受不住，有什么意外。成吉思汗几次叫拖雷回帐，拖雷都不肯去。“您心里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千万别闷在心里，那样会闷

出病来的。术赤去世了，还有察合台、窝阔台，还有我和其他弟兄们呢。”拖雷想尽量陪伴成吉思汗，不要让他一个人沉浸在丧子的悲痛之中，因为他知道术赤在成吉思汗心目中的地位比他们兄弟都高。必竟是长子啊，况且才四十岁出头就死去了。术赤二十多年一直跟随父亲东征西讨，形影不离，他的去世怎能让父亲割舍的下啊。拖雷絮絮叨叨地跟成吉思汗数说着术赤的往事：“爸爸，我心里最明白，您最疼爱术赤和我。当初您娶了亦巴合皇妃，就把亦巴合妃的两个妹妹分别给术赤和我做了王后。<sup>①</sup>在我们兄弟间我和术赤也最友好，我们都最听您的话。”成吉思汗终于说话了：“是呀，是呀，可是你知道吗，在西征回来的路上，术赤明明是有病不能带军和我们会合，我却听人传言，说他要背叛我，我一直很生气。我还打算要去讨伐术赤，我冤枉了他，我没有去看他的病，我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过错啊。术赤竟还叫我原谅他！他和你就像我的左右手，最听我的话，我为什么还要错怪他？我是老糊涂喽，是不是老人都爱起疑心啊？”成吉思汗用拳头捶着自己的头。拖雷劝解着：“爸爸，那是传信人的过错，不是您的错，您不要再责怪自己了。”成吉思汗说：“术赤强悍，察合台凶猛，两人合不到一起，你和窝阔台都温厚，我本想把大汗位传给你，可是按着咱们的习俗，长子们要自立营生，你做为幼子，要掌管我所统领的营地大帐、军队和财库，这也许对你、对你的孩子们更好。有这分基业你要好好保护住。让察合台、窝阔台们去开拓他们的事业吧。”拖雷说：“爸爸考虑的很周到，窝阔台更适宜担当大汗。西征时术赤和察合台攻打玉龙杰赤城，七个月没有打下来，就因为他俩不合。后来还是您叫窝阔台去当了统帅，调和了兄弟关系，大家齐心协力才把玉龙杰赤城攻下。”成吉思汗说：“是呀，是呀，窝阔台理事能把握分寸，有心计，

---

<sup>①</sup> 成吉思汗所娶亦巴合妃是怯烈部君主汪罕的侄女，即汪罕之弟札阿紺孛的女儿。亦巴合姐妹三人，术赤、拖雷尚在年少之时，成吉思汗就把亦巴合的两个妹妹分别给他们两人为妻。术赤之妻为尼克帖迷失。拖雷之妻即峻鲁和帖尼。见余大钧等译《史集》第二卷，第11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善调和人际关系，是个当大汗的材料。就怕他的子孙不争气呀，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就这样两人一句句聊着，直到拖雷看到成吉思汗心情恢复了平静才离开了大帐。

当时的形势是蒙古横扫漠北、西亚，其势力范围东达鲸海，北达北海，西达威海至里海，而南面则有党项人的西夏王朝，女真人的金朝，再以南还有汉人的宋朝。由于女真人的金朝一直压迫蒙古人，所以当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首先挥师南下，攻占了金朝大片土地，并迫使金朝皇帝南迁国都。西夏自蒙古强大起来后就附于蒙古，助其攻金。但西夏也不甘心臣服，一有时机就给蒙古回手一棒，使成吉思汗很为恼怒。多年来成吉思汗与西夏也不断发生征战。在西征前成吉思汗曾包围其国都中兴府，逼使其国主李遵顼出奔西凉，遣使求降。从成吉思汗率军西征后，西夏拒绝出兵协助西征，只同意出兵协助攻金。而在公元1223年蒙古征金元帅木华黎病死，蒙古又暂时无暇顾及南部之事时，西夏新国主李德旺不甘心受蒙古所制，遂同金朝联合起来互称兄弟，订立了攻守同盟。这一消息传到成吉思汗那里时，已是1225年，当时成吉思汗已回怯绿连河与斡难河上游的大本营。成吉思汗闻知此信后十分震怒。为了征讨西夏的反叛，他当即决定亲自再征西夏。拖雷曾劝说成吉思汗道：“父亲年事已高，这等征讨之事就让孩儿们去做吧，况且节令已近隆冬，恐怕对老年人身体不宜。”成吉思汗不高兴地说：“你真以为我老了？其实我的心一点也不老。不替子孙拿下西夏和金朝，是我的一大心病。咱们蒙古人的男子汉何曾怕过什么隆冬风雪，天寒地冻，这正是咱们纵马驰骋疆场的大好季节！我主意已定。我本来想留你守大本营，你不放心，就跟我前去，窝阔台也跟我出征，让察合台留守好了。让也遂皇妃随军侍候，行了吧！”

1226年1月，已是六十四岁高龄的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南征西夏。他兵分两路从东西两方直插西夏国都，一路杀烧，血光遍地，尸叠山野，怯弱的西夏国主李德旺竟因惊惧而死。新继位的国主李睨匆忙调遣全国兵力对抗。1226年冬双方在西平府封冻的黄河冰面上展开了一

场激战，西夏精锐主力被蒙古军全歼，只剩下了中兴府一座孤城。成吉思汗以为西夏再也没有反手之力，就留下一支人马围攻中兴。他带领大军乘胜南下，攻克了金朝的积石州、临洮府、德顺州。1227年6月，西夏国主李睭发出通知准备投降。成吉思汗以为大功告成，就进驻于清水县西江萨里川的行宫。谁知他到行宫后竟一病不起，身体越来越感到疲乏无力，精神越来越感到不支。7月里的一天，他传令叫随军的儿子窝阔台和拖雷马上赶赴行宫相见。

当窝阔台和拖雷风风火火赶到成吉思汗所在行宫的大殿时，只见蒙古巫医萨满正在做法。殿内香烟缭绕，烛光忽明忽暗，巫医跳来跳去。侍者将他们拦在殿外，不准入内。窝阔台抽出剑来暴躁地说：“大汗急传，你敢拦阻？”拖雷拉着窝阔台的路膊对侍者说：“赶紧通知大汗，说我们已来到。”侍者不敢怠慢，一溜小跑向内室奔去。顷刻，侍者回转来，请两人马上到成吉思汗榻前议事。

窝阔台、拖雷由大殿进入内室后，坐在榻前垂泪的也遂皇妃马上站起身，窝阔台、拖雷看着成吉思汗焦黄的面容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采，那往日令欧亚大陆震惊的炯炯目光，已变得暗淡，没有了威严。成吉思汗看到两个儿子已来到面前，他挣扎着要坐立起来，也遂皇妃马上去搀扶，将枕头给他倚在了后背。这已是一个胡子拉碴的风烛残年的老人，他喘息了好一会，才稳定下来。窝阔台和拖雷眼中不免饱含了泪水，但他们知道成吉思汗最讨厌看到男子汉掉泪，就强力克制自己，不让泪水流出来。成吉思汗招呼两个儿子离自己近些，他已没有往日洪钟一般的嗓音，看得出他在尽全身气力讲话，而那语调充满了慈祥和爱抚：“我留下来的时间不多了，承老天保佑我已为你们开创了一片广阔的土地，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现在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滴水成冰，一条九头蛇想钻进岩洞内去避寒，九条头都想钻进洞内，你争我抢，怎么也进不了洞。可是旁边只有一个头的蛇却很快钻入洞内，结果那条九头蛇就被冻死在洞外。”窝阔台和拖雷静静地听着，一语不发。歇了一会儿，成吉思汗又说：“我死

后，窝阔台继为大汗。他足智多谋，有雄才大略。拖雷带领众兄弟一定要全力支持他，服从他，不能违背他。你们弟兄千万不能像九头蛇那样。”当时窝阔台四十二岁，拖雷三十五岁，成吉思汗仍像嘱咐小孩子那样一再叮咛。虽然九头蛇的故事窝阔台和拖雷已听成吉思汗讲过不少遍，但是这一次对他们心灵震动最大。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前些日子还带领他们冲锋陷阵的父汗，才分开不久，就已衰老病弱到这般地步。拖雷强忍着悲痛对成吉思汗说：“爸爸，您放心养病，我一定会照您的话办。”窝阔台也说：“您的身体一向强健，天神保佑您一定会恢复健康的。”成吉思汗点点头：“这两天你们不要离开，我还有重要的话说。现在我累了。”也遂皇妃扶成吉思汗躺下，窝阔台和拖雷望着成吉思汗，一步一步慢慢地退出了内室。

### 3. 心中的秘密

也遂皇妃送窝阔台和拖雷到大殿时说：“我有两句话对两位皇子说。”窝阔台和拖雷站住脚，也遂说：“大汗病了已经几天了，吃了一些药，病不见起色，医官们也毫无办法。大汗怕熬不了多久了，但是你们一定要封锁大汗病危的消息，以免旁生不测。再就是要准备后事，该操办的就要操办，赶快妥善安排回大本营去。”窝阔台和拖雷流着泪说：“知道了，皇娘请回吧。”

吃过午饭，窝阔台和拖雷正商量着如何撤军，有人传他们马上去见成吉思汗，两人匆匆赶到内室，只见成吉思汗精神好了许多，两眼格外明亮。也遂皇妃已把他的发辫梳理过，显得齐齐整整。窝阔台、拖雷一进屋，成吉思汗就说：“趁我精神好，把要紧的话告诉你们，你们好好记着，特别是窝阔台。”窝阔台和拖雷紧靠成吉思汗病榻，窝阔台说：“我一定记住，您说吧。”成吉思汗深邃的目光望着远方，好像又在指挥千军万马，部署新的战役，他的话语低沉而坚定：“西夏已准备投降，无可忧虑；你们特别要用力于金。金朝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一时难以遽破。如果假道于宋，宋、金世代为仇，必能答应我们过境。那时就趁机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然征兵于潼关；但是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惫，虽至必不能战，攻金之策就在于此，牢记，牢记。”窝阔台和拖雷重复了一遍，成吉思汗放心地点点头，又把他所领十二万九千人的军队分成三军，就如何分配给诸子做了交代。也许他说话过多，耗尽了精力，说到最后已有

气无力，话音几乎难以听清。拖雷说：“爸爸先不要说了，您先躺下歇一会儿。”他与皇妃也遂一起扶成吉思汗躺下。成吉思汗闭上眼，屋内的空气令人窒息，好一会儿，成吉思汗眼一睁，嘴一张一合，拖雷贴近跟前，只听成吉思汗说：“我死后不要发丧举哀，以免西夏再生变故，把我的灵柩送到大本营，葬于……”说到这里，成吉思汗突然头一歪，魂归西天去了。拖雷再也忍不住悲哀，抱着成吉思汗的躯体号啕大哭。窝阔台也扑上前泣不成声。也遂哭着说：“两位皇子，要顾全大局，不能这样放情，现在有很多事要办，都要你们两人去做。”她用一块黄绫盖上了成吉思汗的面孔，敦促着窝阔台和拖雷赶快去操办后事。

窝阔台和拖雷强忍悲痛，接受了西夏的投降之后，又妥善安排了布防，有条不紊指挥大军回归怯绿连河大本营。谁也不知道成吉思汗已于至元二十二年（1227）七月己丑日离开了人世。成吉思汗的遗体被极其保密地运到了斡难河、怯绿连河上游的大本营，这才由拖雷向驻守四方的诸王诸将发布了成吉思汗的讣告。诸王从四面八方赶来，祭悼一代天骄，向成吉思汗的灵柩致以最后的敬礼。其灵柩体制为用两块原木凿空，如人形大小，将成吉思汗遗体置于其中后，相合为棺，髹漆，外用黄金圈三箍定。拖雷、窝阔台、察合台等人轮流守灵。

到了下葬的日子，各个宗王、后妃、子嗣、军将部众，齐聚在成吉思汗灵帐之外，拖雷代表全体送葬人员，向成吉思汗灵柩敬献了马奶子酒，行了九拜之礼。然后奏起雄壮的出征乐曲，由成吉思汗的近侍将灵柩抬上木轮车，近卫开路，仪仗导行，拖雷等众人骑马紧紧护灵。于是从成吉思汗金帐起，蜿蜒数里长的送葬队伍，向成吉思汗灵柩的下葬地，不儿罕山的起辇谷启程。蓝色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绿色的草原上，浮动着的白色的送葬人流。远处白云与白色的送葬人流汇织在一起，缓缓地蠕动，仿佛天上人间共为一代天骄做最后的送行。草原上回荡着送葬队伍发出的悲壮的歌声：

蒙皇天之厚爱，  
得厚土之滋养，  
不畏风雪飘摇呼叫，  
不怕山洪翻滚咆哮，  
大蒙古国永远屹立，  
不尔罕山长青不老！  
向东，向西，向南，向北，  
凡弓马所能到，  
蒙古国的将士永远不知疲劳。  
鼓声咚咚，号声嘹亮，  
箭在弦上，利刀出鞘，  
战马在奋蹄嘶鸣，  
蒙古儿郎们，  
为成吉思汗拼力征剿！  
马革裹尸，沙场含笑……

忽必烈自从见到祖父的灵柩运回后，像变了一个人。他不明白那么健壮、那么威武的爷爷为什么会死，人死后又为什么被殓在木棺里。人们告诉他爷爷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在那里他生活得更安静更美好。可是那是一个什么世界，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只知道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爷爷了，再不能去跟爷爷打猎，再不能听爷爷讲他说不完的打仗故事了。他只觉得一阵阵说不出的难过，再也无心玩耍。他想起爷爷来就泪水夺眶而出。有几次他流泪让妈妈唆鲁和帖尼看见了，妈妈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却说什么事也没有。以后他每想起爷爷，就一个人跑到大草原上，对着远山流着泪大叫：“成吉思汗爷爷！成吉思汗爷爷！”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真想你呀，成吉思汗爷爷，我发誓要以您为榜样，做一个蒙古大汗。这是他一个人的心底秘密，他对谁也没有说过。如今在送葬的队伍里，他骑在小白马上，只是努力地学唱着那

动听的歌……

埋葬了成吉思汗，各个宗王都马上赶回自己的封地，去处理几个月来搁下的事情。虽然成吉思汗遗命窝阔台继承他的大汗之位，但是按照蒙古的习俗，这个大汗之位还必须得到各宗亲及诸王们的认可和推戴，这就是必须举行一次忽里台大会，让各宗王充分发表意见。在窝阔台未被大会承认之前，他就不能行使大汗的权力，暂时只能由一向留守大本营的拖雷主持全蒙古之事。但拖雷谨遵成吉思汗遗旨，凡事都和窝阔台去商议，并积极筹备和召集蒙古王公们参加忽里台大会。成吉思汗时的谋士耶律楚材也在积极促成此事。当1229年秋，拔都率众兄弟从里海以北赶来，察合台率诸子从伊犁河赶来，其他众王公从自己的领地终于会集到怯绿连河的曲雕阿兰之地时，拖雷当众宣布了成吉思汗的遗旨，接着让众人发表意见，推戴窝阔台为大汗。但是有一部分王公却以为拖雷始终跟随成吉思汗，又屡立战功，且为人敦厚，两年监国没有大错，提出让拖雷继承大汗之位。意见出现了分歧。这时拖雷拥有原成吉思汗所带的一切人众兵马，又据守大本营，且有人拥护，如果他稍使手腕，众王一定会就范，他能稳稳当当就位蒙古大汗。但是，一来他本人不想那么做，他不肯违背向父亲许下的诺言。二来他和窝阔台关系很为亲密，他也不忍心去夺兄之权。三来父亲的谋臣耶律楚材一再告诫他不遵父命怕生变故，造成内乱。所以他力举窝阔台，自己坚决不当大汗。经过三天议论，众王勉强同意了窝阔台为大汗。耶律楚材对察合台说：“诸皇子你最长，但依成吉思汗命，你则为窝阔台大汗之臣。为臣当有臣礼，你率先向窝阔台称臣行九拜之礼，众人则不会有异议了。”察合台知道自己不可能为大汗，在第四天头上，一开始就表明态度，并率先向窝阔台称臣。可是窝阔台为让众人心服，却并不就位，他还是推让拖雷，拖雷不从，他又颇有心计地提出了一个就位条件：自他就位后，大汗世系由窝阔台家族继任。因为出现了新的问题，事情又搁下了。

一个多月众王纷纷议论，左右衡量，有很多人试图说服拖雷为汗，

可是拖雷坚持不肯为大汗，众王就只能迁就窝阔台。既然拥他为大汗，只能听从他的命令。在第四十一天，察合台、拖雷拥挽窝阔台坐上汗位，并献上美酒，带领众王公脱掉帽子，解下腰带置于肩上，向窝阔台行了最崇高的敬礼。依耶律楚材所言，向窝阔台下跪拜了九拜，贺其为大汗，并发出了效忠窝阔台家族，在他死后拥戴他后人为大汗的誓言。窝阔台心满意足地出帐，率众人对着太阳拜了青天三拜，全大本营的人俱随窝阔台向天而拜。拖雷将原成吉思汗的侍卫总兵权及百姓户簿交给了窝阔台。窝阔台遂设盛大宴会，奖赏拥戴他就位的诸王公，并在宴会上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提出了讨伐金朝的部署。同时为笼络或说为监视察合台，将自己二十四岁的长子贵由交给察合台充当察合台的侍卫，而他对自幼长在他身边的拖雷的长子蒙哥也更加笼络。他惟一顾及不到的是长兄术赤一支，因其子拔都已得成吉思汗旨意，独立继业，只能听之任之。而正由于他这一“疏忽”，却酿成了后世大汗之位，不能永保在其后代手中的结果。

窝阔台秉承成吉思汗遗志，继位之初，在忽里台大会即调兵遣将，恨不能立即完成成吉思汗未竟之业。他兵分三路，一路远征波斯，一路往平钦察，各由宗王率军。他和拖雷则率军直掠金朝。1230年春开始调兵，秋7月窝阔台亲自出征，拖雷和其长子蒙哥相从。对于所收金地由耶律楚材建议派十路征收税银，以供军需。转年立中书省，由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处理日常政事。伐金大军则兵分两路，窝阔台由山西南下，拖雷则从宝鸡东进，至唐州北上，约定1232年会合，攻取金朝首都汴京。1232年2月窝阔台由河清县白坡渡黄河取郑州，而达钧州；拖雷则从唐州取钧州，两军相会于三峰山。经过一场大战，又攻下河南十四城，完成了对汴京的包围。然后他们命令金主投降。但是汴京城墙坚固，两军相持了三个多月，暑天炎热，积尸臭烂，汴京一带流行起瘟疫。五十天来由城门抬出的灵柩就多达九十余万，贫穷无以为葬者不计其数。受瘟疫传染，窝阔台在军中也身染疾病。他不时发冷发烧，口舌僵直。六月间是瘟疫流行最厉害的时候，窝阔台的

病情也越来越重，只得暂时休战。各种药师为窝阔台诊治调理的同时，拖雷又以蒙古萨满教习俗，请来巫士为窝阔台在营帐中施行巫术。

巫士口中念念有词，一遍又一遍诅咒着病魔，他一手举着一个铜钵，一手向空中指划着。铜钵里盛满了水，他对着铜钵里的水念了咒语，就将这水挥洒到躺在病榻上的窝阔台身上。巫士说：金朝百姓的神主，因为他们的百姓受戮，城镇被破坏，所以出来作祟。平常祈祷所献金银、飞禽走兽、饮食供品已不管用，只会使金朝神主作祟更厉害。必须以大汗的亲人来亲自祈祷神主，才能保大汗病魔驱除。窝阔台当即问谁在近旁，当时只有拖雷在侧。拖雷说：“俺圣明的皇父成吉思汗，让兄长窝阔台继位大汗，让我在兄身旁，时时提醒他，帮助他。如果我失去了兄长，我还提醒谁，帮助谁？倘若窝阔台大汗有所不虞，蒙古百姓就全成为了遗孤。所以就让我来代兄祈祷神明吧。”他双手接过铜钵，高举过头，跪在巫士面前，仰面向上，大声说：“长生永在的天神啊，你无所不管，并且知道，如果有罪的话，那也是我的罪多。在征服各地时我杀了那么多人，俘虏了他们的妻子儿女，使他们痛心。如果你是为了替这些人讨回公道，不要惩罚窝阔台大汗，请饶了他，把我召去侍奉您，让窝阔台的病赶快好起来，把他的病加在我的身上吧。”说完，他把那萨满巫士用咒语施过法术的铜钵里的水，一仰脖喝了下去。然后他侍候着安顿好窝阔台歇息，才回到了自己的军帐。转天，拖雷果真病倒了。由于窝阔台和拖雷都患病，大军只好先北撤，只留下一些大将带部分军队继续围攻汴京。

窝阔台与拖雷取道真定、燕京，出古北口，欲还大本营。在出长城之后，窝阔台呼吸了草原新鲜空气，精神振奋，他转而骑马，在秋日的骄阳下驰骋，出了几身大汗，顿觉疾病全消。可是拖雷的病体却益发沉重。还没有到斡难河大本营，中途拖雷就气绝而亡。当时是1232年9月，拖雷年四十岁。窝阔台十分伤心，他以为拖雷是替自己死的，内心甚觉欠疚。他面对拖雷的遗体暗自许愿：一定要好好照顾拖雷的妻子儿女。他们到了大本营后，他亲自向拖雷之妻唆鲁和帖尼

讲述了拖雷替他求神明保佑向上天祈祷的经过，并答应他将满足唆鲁和帖尼的一切要求。然而唆鲁和帖尼一个要求也没提。她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直扑在拖雷身上大哭不止。唆鲁和帖尼边哭边说：“你为什么撒手而去，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留给我们，你叫我们孤儿寡母怎么办呀！你从来就会忍让，你什么也不争，你一向打仗冲锋在前，办事吃苦在先，你可曾替我们母子打算打算，你一去让我们依靠谁啊！我们要遭受人欺负时，谁会给我们做主啊，我的拖雷，你倒说话呀！”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只是跟着母亲哇哇哭喊。忽必烈这时已经十八岁，他知道大哥蒙哥在外出征，只有他来劝解母亲节哀了。他强抑制着自己的悲痛，抹着擦不干的泪水，以命令的口气对两个弟弟说：“旭烈兀、阿里不哥，不要哭了！父亲死了，还有我们兄弟。我们要劝妈妈保重，不要让她哭坏了身体。”旭烈兀比较懂事，止住了哭，和忽必烈一起搀扶妈妈。幼小的阿里不哥却只顾拽住母亲的袍裙，不住啼哭着。

忽必烈拉起唆鲁和帖尼，和旭烈兀一起将她扶到座位上。忽必烈说：“妈妈，爸爸既是替窝阔台大汗而死，我们就依靠他，相信他不会亏待我们的。两弟还小，您的担子还很重，要多想想后事。哥哥在外，家里的事还得您来主持啊。”唆鲁和帖尼听了忽必烈的话说：“忽必烈，亏了你提醒我，刚才窝阔台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一句话也没说。现在我就去找窝阔台，问拖雷的丧事怎么办？”她嘱咐忽必烈带着两个弟弟为爸爸守灵，就又去找窝阔台了。窝阔台按照唆鲁和帖尼的要求，同时也还因为拖雷曾任监国，又保举他为大汗，又替他去做了牺牲，所以他要把葬礼办得格外隆重。窝阔台把拖雷病亡的讣告分别通知了各个宗王。并在讣告中对拖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窝阔台亲自主持了葬礼，把拖雷的遗体埋葬在起辇谷成吉思汗的墓侧。

送葬的人们离开墓地后，忽必烈一个人留了下来。他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望着眼前这块平整的新土，上面就要种上新的树木。五年前爷爷的葬地已经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如果不是守灵人带路，谁也

不会认得了。若干年后自己再来怕也不会再找到父亲的墓地。是啊，我们蒙古人重的是生前，人只要一生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就对得起皇天后土，对得起百姓父母。那么人死后，他的精神也会永远不朽。爷爷，爸爸，他们都是好样的，是英雄好汉。尤其是爷爷，从小受尽苦难，历经艰辛，却百折不挠，竟开拓了我们蒙古人从未有过的疆业。爸爸比起爷爷来就稍逊一等，他缺乏爷爷的魄力，但是他也尽了自己的心力才智。他是一个好样儿的，爷爷称他是一个好伴当。祖辈父辈已离我们而去了，我们这一辈的路就要自己来走了。我们能不能把祖辈父辈的事业发展的更加辉煌呢？大哥蒙哥，英武神勇，已经崭露头角，在诸兄弟中我敢说他是个不凡之辈。可是他太刚烈了，人要干大事业应当刚柔相济，而且应当有能人相佐，单枪匹马是很难成就大业的。当初爷爷有好兄弟，有四杰四狗<sup>①</sup>，有几个儿子相辅，他能使人为己用。如今窝阔台很有爷爷的风度，我要好好观察他，要去看他身边有哪些可用之人，我要学习的事，实在还很多。老天给我的学习时间已不多了。忽必烈，忽必烈，他叫着自己的名字，爷爷可是很看重你的，你心里藏有一个绝大的秘密，可是要实现它，那就要奋斗。在爷爷留下的人里，耶律楚材这个人可不简单。他从金朝投降过来，取得了爷爷的信任，又取得窝阔台信任，他又当上了中书令。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步，一定有过人之处，今后我就要看他干些什么。晚风骤起，山林呼啸，忽必烈抬头看见远方残阳如血，山峦叠峰渐渐融于一片暮蔼之中，他道：今天的太阳落下去，明天早上的太阳会更加灿烂。日落之后会有一片黑暗，但那黑暗并不可怕。黑暗过去将又会是一片绚丽的光明世界。他站起身抚摸了一下他的白马，马儿仰首嘶鸣了几声，好像赞同主人的话语。忽必烈想着，要做的事太多了，就一跃身飞上马背，马儿载着他向大本营疾驰而去。

---

<sup>①</sup> 四杰是指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赤老温。四狗是指速不台、折里麦、哲别、虎必来。他们都是辅佐成吉思汗开国的功臣、名将。

## 4. 窝阔台的心计

拖雷死后窝阔台就把唆鲁和帖尼和她的三个幼子当成了“自己一家人”看待，处处“关照”他们，两家的关系十分微妙。

当初唆鲁和帖尼生下蒙哥之后，由于奶水不足，窝阔台知道了，就叫自己的二皇后昂灰把蒙哥抱来养育。窝阔台把蒙哥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看待，因此拖雷和唆鲁和帖尼对窝阔台很感激。蒙哥的青少年时代一直在窝阔台那里度过，和窝阔台的儿子贵由、阔端、阔出、合失等一群小伙伴天天在一起热热闹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敏感的贵由发现父亲对蒙哥有些“偏爱”，就打心里觉得不是滋味了。平时窝阔台总是教导贵由：身为大哥，凡事要对兄弟们，尤其是对蒙哥多谦让一些。贵由就很不服气：同是兄弟，为什么尤其要对蒙哥谦让？况且他又不是亲兄弟！他表面上不敢违拗，背后却变着法儿欺侮蒙哥。蒙哥也不甘吃亏，就联合阔端、阔出对付贵由。

蒙哥七岁那年，成吉思汗带儿子们出征回来，拖雷引成吉思汗去看他刚出生的二儿子忽必烈，蒙哥嫌爷爷、爸爸对他冷淡，就生气地一个人跑去找贵由玩。不想贵由竟说：“我爸爸窝阔台回来了，我不跟你玩。你是拖雷叔叔的儿子，老赖在我们家干什么！”蒙哥说：“这也是我的家！昂灰是我的阿妈。”贵由说：“昂灰是我二妈，你妈妈养活不了你，才让我们捡来的。”蒙哥指着贵由的鼻子说：“你再胡说八道我绝不饶你！”贵由却大声喊道：“你快滚蛋吧，我们家不要你！”蒙哥气得二话不说，扑上前一把揪住贵由。两个孩子互相揪扯着，撕打

着，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脚，一会儿就滚倒在地上。贵由骂着：“不要脸，赖在我们家！”蒙哥毫不示弱：“你是个大混蛋！谁稀罕你们家。要不是你爸爸喜欢我，我早不来了。”毕竟贵由大两岁，他把蒙哥拌倒，双手按住了蒙哥的双臂，骑在了蒙哥的身上，恶狠狠地教训着蒙哥：“从今后不许你再上我们家来。要不我见你就打你……”

正在这时窝阔台从大帐里出来，他立即奔上前呼叫着：“贵由，放手！”贵由听到父亲的呼声，马上从蒙哥身上翻下，站起身。窝阔台拉起蒙哥，给他拍打着身上的土，关切地问：“贵由打疼你了吗？”蒙哥摇摇头，瞪着贵由说：“以后贵由不让我再上你营帐里来了。”窝阔台问：“为什么？”站在一边的贵由气哼哼地喊道：“蒙哥不是你的亲儿子，你为什么对他比对我好？”窝阔台拉过贵由的手，申斥说：“你懂个屁！去，主动和蒙哥拉拉手，给蒙哥道个谦。你是哥哥，应当懂得爱护弟弟。”贵由挣脱出手，扭着脖颈，吼叫道：“我没有他这个弟弟！”蒙哥立刻也大叫：“我也没有你这个哥哥！”喊完，他拔腿就跑。

窝阔台呼喊蒙哥站住，蒙哥未加理睬，窝阔台只好追上前，他很快抓住了蒙哥。窝阔台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说：“蒙哥，你看我从前线给你带来什么礼物了？”蒙哥把头扭向一旁：“我不看，我不要，”而他的眼光却偷偷地斜瞟着窝阔台的手。窝阔台把那礼物塞到蒙哥的小手后说：“伯伯是爱你的。待会儿我要好好教训贵由，绝不让他再欺负你。伯伯给你出气。”他拍着蒙哥的肩膀说：“好啦，快看看我给你的礼物，告诉我，你喜欢不喜欢？”那东西在他手里圆乎乎、滑溜溜、温润润的，早就勾起了他的好奇心。这时他急忙伸开手掌，只见一块扁圆的像铜钱一般大小的黄褐色“石头”，在阳光照射下，闪耀着美丽的金黄色的亮光。而那“石头”又是透明的，更为奇特的是在那“石头”中间竟有一个完整的大蜘蛛。他一下子就忘了刚才的气恼，高兴地问窝阔台：“这是什么？”窝阔台说：“这叫琥珀。喜欢吗？”蒙哥反复看着，爱不释手，说：“谢谢伯伯，我很喜欢。”不料，贵由从远处看见爸爸把一件什么好东西给了蒙哥，他就更生气了，他像一股风似

的跑到蒙哥跟前，伸手就抢。蒙哥见贵由跑来早有防备，贵由手来抓时，他把琥珀攥在手心，马上藏到了身后。窝阔台见贵由又来挑衅，就给了贵由一巴掌，同时叫道：“不懂事的东西，你给我滚回去！”贵由委屈地哭了，叫着：“我告诉妈妈去，你回来就打我，让我妈妈管教你。”一面哭，一面叫，跑开了。

蒙哥看着跑远的贵由，问窝阔台：“你为什么打他？他是你的亲儿子。”他举着琥珀说：“我不要，你把它送给贵由吧。”窝阔台说：“我给贵由也带了，这是给你的。我把你跟贵由兄弟都一样看待，我希望你们永远和睦团结，能像亲兄弟一样。你和贵由以后不要再打架。”蒙哥点点头：“他是哥哥，我不跟他争，凡事听他的好了。”窝阔台笑了，问：“你爸拖雷回来了，你怎么不去看他？”蒙哥看着蓝天上的白云，无奈地说：“成吉思汗爷爷和爸爸都喜欢小忽必烈，他们不喜欢我，也不理睬我。”窝阔台领起蒙哥的小手，带他走向拖雷的营帐，边走边和蒙哥聊天：

“你爷爷和爸爸怎么能不喜欢你？你是你爸爸的大儿子。有了忽必烈，你就是哥哥了。”

“当哥哥不好。只有小弟弟最受爸妈的疼爱。”

蒙哥一句天真的话语却一下子戳痛了窝阔台的心。按蒙古习俗，兄长长大都要自立家业。惟有小儿子才能和父母在一起，并继承父亲的产业。他在心里何尝不嫉妒拖雷，但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又有什么办法。所以他要竭力和拖雷一家亲近，说不定将来拖雷会成为蒙古大汗呢。老天有眼，偏让自己有缘养育蒙哥。蒙哥，在他和拖雷之间的关系上该是多么重的一个砝码呀，年幼无知的贵由怎么会懂得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蒙哥一天天长大，讨好都来不及，怎么能去惹翻他呢。他马上又想小蒙哥现在不想回家，我又何苦把他送回去呢。于是他和蒙哥说：“你说得也对。既然你爸爸他们正为你的弟弟高兴，我们就不要去找没趣了。还是回我那里去吧。”从那以后窝阔台对蒙哥更加格外照顾。

窝阔台没有想到西征前成吉思汗竟指定他为大汗的继位人，拖雷竟不但不争，反而表示忠心于他。他对拖雷的感情不觉又增添了一重。拖雷一系掌握着成吉思汗的兵马和财富，有许多事他都要仰仗拖雷的支持。因此他更要紧紧抓住蒙哥。所幸蒙哥对他一直尊敬、信赖，他也从内心喜欢蒙哥。西征回来，他看到蒙哥已成长为一个英俊的青年，就为蒙哥操办了婚事，为蒙哥娶了火鲁剌部的姑娘火里差。婚后他们依然住在窝阔台的营地。

蒙古男子不出征时就经常打猎。一次窝阔台带领蒙哥和他的几个儿子们到不儿罕山去打猎，他们在营地各自支好了帐篷，就骑马架鹰，吆喝着猎狗驰向了猎场。贵由、阔端、阔出、合失都已成为勇武青年，他们争先跃马扬鞭，呼唤着自己的部属，奔向他们各自的猎物。这是一场无裁判的打猎比赛，谁都想比谁打到更多的猎物。草原无垠，山林茂密，各队打猎人马一刹那就隐没在莽莽的草原和山林之中。只有蒙哥紧跟在窝阔台身旁。窝阔台问蒙哥：“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去？”蒙哥说：“不一定跑得远猎物就多。我和您在一起能学到更多的本领却是一定的。”窝阔台笑了笑，没有说话。他从心里觉得蒙哥比自己那几个儿子要懂事得多，他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是似乎却更像自己。两个人并辔而行，侍从们在他们后面也放马由缰，几只猎狗落得没人主使，在马前马后自由自在地撒欢儿。

窝阔台和蒙哥聊了一会儿，就驱马飞驰起来。蒙哥和侍从们紧跟在后。他们发现了野羊、野兔，众人呼啸着，紧追着，窝阔台箭无虚发，蒙哥也不甘落后，侍从和猎犬都兴高采烈，紧跟着窝阔台、蒙哥一路追赶着野羊。这一会儿他们的收获就已不少。突然一个侍从喊起来：“王爷，风暴要来了！”窝阔台和蒙哥勒马向远方望去，只见天边像发生了一场大火似地，灰黑色的烟云翻滚奔腾，天色一片灰黄，猎犬好像嗅到了什么异常的气味，也冲着远方汪汪狂吠。窝阔台大喊道：“快回营帐！”人们奋力加鞭驱马回奔，空气中已充满了土腥味。刚才还是阳光普照，顷刻间竟变得天昏地暗。乌云在天空狂舞，刺人眼目

的闪电伴之而来轰隆隆的雷鸣由远及近。谁也顾不上说话，都恨不得在大雨到来之前赶回营帐。当他们已看得见营帐的时候，一道从天到地笔直的闪电，一声震天裂地般的炸雷，使这些常在草原驰骋的男子汉们不由得也心惊胆颤。铜钱般大的雨点夹杂着小如黄豆、大如山杏般的冰雹随之向他们砸下。他们呼叫着，像是被强烈的飓风给吹回了营帐。进了营帐他们才长喘了一口气，只听得像有千军万马在帐外交锋，好像又有数百面战鼓在擂动助威。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从天而降。

帐篷里点上了蜡烛，人们抖落着身上的黄沙，揩抹着脸上的灰土。没有跟随去打猎的阔出的儿子失烈门偎依在奶妈的袍裙下，他才四五岁，对一切都感到好奇。一会儿他仰起脸问奶妈：“我爸爸怎么不回来？”奶妈哄他说一会儿就回来；一会儿他又趁奶妈不注意跑到帐篷边，捡回几粒冰雹，托在小手心里给奶妈看。

窝阔台坐在毡席上，蒙哥坐在他的身边。侍从们递上了马奶酒。蒙哥端起酒碗劝窝阔台喝，有些担心地说：“不知贵由他们哥几个上哪里躲雨？”窝阔台说：“打猎的人总得要先保护好自己，不然就得吃苦头。有一次教训就会使人长一些才智。”蒙哥喝了一口酒，说：“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啊。”窝阔台撕了一块烤羊腿，一边嚼一边说：“然而一个优秀的猎手总会随机应变。打猎跟打仗是一样的道理，不过人比野兽更狡猾，更难对付。”蒙哥由衷地说：“我跟您真是学会了很多知识，懂得了许多道理。”窝阔台不由得很有感慨地说：“我那几个儿子要有你这般聪明好学就好了。我看你将来是可以坐大汗王位的人。我真恨我那几个儿子不成器，我真怕我会对不起成吉思汗。”蒙哥不料窝阔台说出这种话，他心中一惊。正在这时，不知什么时候跑到窝阔台跟前的失烈门却扑到窝阔台怀里，双臂搂住窝阔台的脖子，娇声嫩气地问：“爷爷，爷爷，我可成器？”窝阔台拉着失烈门的小胳膊，将他揽到自己怀里，亲着他的红脸蛋，高兴地说：“我的失烈门成器，成器，也能当大汗。”失烈门的奶妈招呼着他，叫他别搅扰大人说话。失烈门从窝

阔台怀里挣出来，拍着小手蹦跳着，叫嚷着：“我能当大汗喽！我能当大汗喽！”他天真的姿态把大帐中所有的人都逗笑了。

蒙哥看着失烈门，心中一动，就对窝阔台说：“失烈门这孩子真惹人喜爱，就让他跟了我吧。”窝阔台问：“你真喜欢他？”蒙哥说：“真的。我会像您待我一样待他。”窝阔台笑了，高兴地喝了一大口酒，说：“这可是小失烈门的福气。那咱爷俩就一言为定！来，伯父敬你一杯。”蒙哥连说“不敢，不敢”，和窝阔台对饮了一碗酒，然后认真地说：“这事还得跟阔出商量商量。”窝阔台一挥手，说：“我这几个儿子就阔出还通达事理，我准备让他做我的继承人。我的话他不会不听。”

也许是天意安排，这暴风雨中有心无心的一席话却引发了日后数十年间的数次大战。这是窝阔台、蒙哥、失烈门等所有在场的人都始料不及的。

拖雷死后，蒙哥作为拖雷的长子就必须离开窝阔台了，他要回到和林的营帐，协助母亲唆鲁和帖尼料理帐下军政事物，照管三个兄弟——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的成长。

当蒙哥正式回到唆鲁和帖尼的营帐时，唆鲁和帖尼准备了一次隆重的家宴。从蒙哥出生到他回归这二十四年间，虽然蒙哥不时回来，小时候是玩玩，大了时是坐坐。但是总呆不了多久，住不了几天，就又匆匆离去。蒙哥已把窝阔台那里当成了家。回到自己家总像客人一般。现在丈夫死了，蒙哥做为长子真的回家了，唆鲁和帖尼怎么不担心眼里高兴呀。

这一天，唆鲁和帖尼不仅自己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戴上华丽的罽毼冠，穿上了金绣的锦袍，也让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换上了鲜艳的蒙古袍；锅里煮好了鹿肉、羊肉，几案上摆好了节日用的银餐具。一切都准备停当，她才叫忽必烈到蒙哥的营帐去请蒙哥和他的媳妇火里差来。不一会儿忽必烈领着蒙哥和火里差来了，十一二岁的阿里不哥拍着双手高呼：“欢迎大哥！欢迎大嫂！”蒙哥亲切地拍着阿里不哥

的肩膀，旭烈兀却直奔过去抱住了蒙哥，亲切地叫着：“蒙哥大哥！”蒙哥和火里差向唆鲁和帖尼行了礼。唆鲁和帖尼笑得合不拢嘴，把蒙哥夫妇让到上坐，蒙哥不肯，就在唆鲁和帖尼右边坐下，火里差坐到了左边，忽必烈、旭烈兀挨着蒙哥坐下。阿里不哥坐在了火里差旁边。侍者向每人碗里斟上了酒，唆鲁和帖尼拿起一块最好的肉，向挂在帐篷正中的天地神像敬上，口里还大声念叨着：“愿天地神明保佑我们一家永远团聚安康。”其余的人则一齐向神像三叩首，然后唆鲁和帖尼又舀起一勺肉汤撒到了帐篷外，祭祀路神。嘴里念叨着：“愿路神保佑我们全家出门平安无恙。”她这才坐回自己的座位说：“孩子们，这是我们全家快乐的节日，你们尽情地喝酒、吃肉、唱歌、跳舞，我们痛痛快快高兴一天。二十多年来，我今天最高兴了。孩子们，举起酒来，喝吧！”蒙哥举起酒碗，说：“我祝妈妈永远健康长寿，我愿三个小弟都快快长大，像鹰一样矫健，像虎一样威猛。”说完他一饮而尽。旭烈兀说：“我来给大家唱支歌！”众人鼓起掌来。旭烈兀放开喉咙唱道：

蓝天上飞着雄鹰，  
草原上骏马在奔腾。  
成吉思汗的子孙啊，  
个个神武英勇。  
广阔的天地啊，  
任我驰骋。  
不朽的功业啊，  
期待着我们完成。  
啊哈伊勒……  
骏马在嘶鸣。  
快拿起长枪，  
快背上长弓，  
喝光这碗壮行酒，

好男儿就要去建业立功！

旭烈兀一唱完，蒙哥说：“好，旭烈兀志气不凡。哥哥敬你一杯！”大家又一起喝光了一碗酒。侍者轮番的斟酒夹肉。蒙哥说：“今天妈妈高兴，大家高兴，我也很高兴，也来唱一支歌。”他站起身，向唆鲁和帖尼鞠了一躬，深情地唱道：

34

英武的拖雷威名远扬，  
唆鲁和帖尼贤惠端庄，  
成吉思汗的鞑儿朵里，  
就属我们兵强马壮。  
爷爷和父亲开创了基业，  
儿孙们要发奋图强。  
我们为是大汗的子孙而自豪，  
大汗也会为儿孙欢畅。  
尊敬的妈妈，  
请您把碗中的酒喝光，  
请您稳坐在鞑难河旁，  
静等着您的儿孙，  
把一张张喜报，  
送到您的手上！

阿里不哥拍着手：“大哥唱得好，唱得好！”唆鲁和帖尼高兴地喝光了蒙哥递上的酒，说：“孩子们，你们都有志气，都是好样的！妈妈决不扯你们的后腿。今天咱一家人相聚，我给你们讲个故事。”阿里不哥从座位上跑到唆鲁和帖尼跟前坐下，嚷着：“妈妈快讲！”唆鲁和帖尼接着阿里不哥说：“嗯，好！”“妈妈，你嗯什么呀，快讲呀！”唆鲁和帖尼从桌上拿起一根竹筷子问阿里不哥说：“你擻得断吗？”阿里不

哥说：“想试试我的力气，这根筷子算什么！”他接过那根筷子，咔嚓一声就掰断了。唆鲁和帖尼又给他两根筷子，让阿里不哥一起掰。阿里不哥使了点劲又掰断了。唆鲁和帖尼又给了他四根筷子，阿里不哥怎么使劲也掰不断。但他想了个法子，放在几案角上使劲一格，筷子就格断了。唆鲁和帖尼又给他一把筷子。问：“你还掰得断吗？”阿里不哥摇摇头，“我不掰了，我的手都痛了。那么多筷子在一起怎么掰得断，您要让我一根一根的掰还可以。”唆鲁和帖尼说：“我的故事也就讲完了。”阿里不哥嚷着：“妈妈骗人，故事还没讲，光让我掰筷子，您说话不算数。”他拉着唆鲁和帖尼有点撒娇似地不依不饶。唆鲁和帖尼对阿里不哥说：“你问问忽必烈，我讲了故事没有？”阿里不哥真的问忽必烈：“妈妈讲故事了吗？”忽必烈说：“妈妈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阿里不哥睁大眼睛，不相信地又问旭烈兀，问蒙哥，他们都说妈妈讲了一个好故事。阿里不哥回到自己座位上，撅着嘴说：“你们一起骗人。”坐在他旁边的火里差说：“阿里不哥，妈妈讲的故事就是要你们兄弟永远团结，那谁也打不败你们；要是你们不团结，就像一根根筷子，谁都能把你们打败，懂了吗？”阿里不哥“嗯”了一声。“妈妈，您还真会讲，我懂了，我懂了。我们兄弟就要团结。不过我最小，哥哥都得让着我点。”阿里不哥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火里差说：“赶紧给妈妈敬碗酒吧，谢谢妈妈给大家讲了一个好故事。”

一家人正热热闹闹，这时外面一个侍者进帐报告说：“窝阔台汗请人送来一份文书，是给唆鲁和帖尼王后的。”唆鲁和帖尼把使者请进帐来，接过文书，递给蒙哥，让他念一下。文书不长，蒙哥看了一下，脸色立时变得很难看。他对着文书只是发愣。众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忽必烈拿过文书，看后一拍桌子，把碗里的酒都震洒了。说：“窝阔台伯父真是岂有此理！”说着要把文书撕掉，蒙哥急忙拦住。看着唆鲁和帖尼，对忽必烈说：“这事要看妈妈的意见。”唆鲁和帖尼不明白文书写得什么，着急地问：“到底什么事啊？瞧你们哥两个急得、气得，窝阔台要干什么？”蒙哥说：“妈妈，我给你念念文书：

唆鲁和帖尼听诏：

英武的拖雷兄弟已经去世。留下你们母子孤苦艰难，无人照应。依照祖宗习俗，诏以你另嫁我的儿子贵由。今后一应事项由贵由帮你料理。你从速做准备者。”

听蒙哥念完，忽必烈说：“这分明是欺负我们！蒙哥，你是否预知此事？”蒙哥说：“我哪里知道此事？是不妈妈有出嫁之意？”他们都望着听完文书默不做声的唆鲁和帖尼。旭烈兀说：“妈妈，你要离开我们吗？这是离别酒宴吗？”阿里不哥跑到唆鲁和帖尼跟前，搂着她的脖子说：“我哪里也不让妈妈去，我养活妈妈。”唆鲁和帖尼沉默了一会儿，才对送文书的人说：“窝阔台汗下了诏书，我怎么敢违背他的旨意呢。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请你转告大汗。我要亲自抚养我的这些孩子，我要把他们带到成年能够自立之时，我要使他们都能有良好的教养，能够继承他们的爸爸拖雷的事业。要他们相互团结，彼此和睦，到那时才去听从大汗的诏命。”侍者说：“我就这样回复大汗？”唆鲁和帖尼点点头。使者走出帐篷后，蒙哥才双手攥紧拳头敲着几案说：“这一定是贵由搞的鬼！这个家伙不安好心，我在窝阔台那里受够了他的气。现在又欺负到妈妈头上来！”唆鲁和帖尼劝解说：“现在窝阔台是大汗，凡事不可硬顶。首要的是你们兄弟要团结。你们父亲拖雷去世以后，窝阔台没跟任何人商议，就把咱们属下的军队拨去了两千人给了他的儿子阔端。当时一些万户长、千户长愤愤不平，要质问窝阔台为什么违背成吉思汗的遗旨。可是我觉得我们什么也不缺。别说军队，就是我们还不都是属于大汗的，他要命令我们干什么，我们能不服从吗？成吉思汗曾告诫拖雷，也告诫我们大家，让窝阔台继承他为大汗，要服从窝阔台，我们又怎么能违背成吉思汗呢！我们自己做的没有错误就可以了。只要你们不违背成吉思汗定下的规矩，你们就能在我们蒙古人中站住脚跟，就能得到众人拥护。吃点亏也没有什么。蒙哥、忽

必烈，你们不要因为我的事恨贵由。贵由恐怕也是听窝阔台的，你们也要听窝阔台的，他是大汗，决不能反叛他，否则就会起大乱子的。”听着母后的教诲，蒙哥和忽必烈都不再说什么，心里都在想：看使者回去以后，事态怎么发展吧。

## 5. 得识耶律楚材

窝阔台诏唆鲁和帖尼嫁给他的儿子贵由，一方面想加强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因为可怜唆鲁和帖尼是一个寡妇。待使者回报唆鲁和帖尼的话后，贵由也对此事不感兴趣，这件事就算不了了之。前线还有更多的事需要他处理。

1233年初，金帝完颜守绪逃奔归德，金朝西面元帅崔立献出南京投降。窝阔台下令，蒙军继续追赶完颜守绪。1233年夏，完颜守绪又逃到蔡州。蒙军四面围截，到1234年初，完颜守绪感到大势已去，遂自杀而死。金朝彻底灭亡。这一年里金朝的官员、名士或被杀、或被俘、或流亡、或投降，倍经离乱之苦，而早期降蒙的冠氏赵天锡，真定史天泽，东平严实，顺天张柔出于爱惜人才，更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各自召纳流亡。不少金朝遗老遗少就进入了这些人的幕府。其中不少人后来又进入忽必烈的幕府，成为元朝开国的勋臣。

当金朝灭亡后，窝阔台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会。决定继续完成成吉思汗未竟之业，向四周继续护增国土。1235年春开始发兵。窝阔台要亲自率兵伐宋，被众人劝阻，改由皇子，他所希望的汗位继承人阔出，带领兵马。征西域之事则由拔都、贵由和蒙哥三个叔伯兄弟负责，拔都以年长为帅。又派皇子阔端征秦州、巩州等金朝未降之地。另派大将出征高丽。忽必烈这时已经二十一岁，他也要求随兄长们出征。一来唆鲁和帖尼不大愿意，二来蒙哥也嘱咐他照管营帐，三来窝阔台要在和林兴建万安宫，由他监工，他也就只好服从了。送走各兄长出

征，忽必烈以王子的身份，除了到工地看看，有时间就去窝阔台大汗帐中听诸臣议事，却也学到不少见识。

拔都率领的是一支庞大的宗王队伍，术赤一系除拔都外，随征还有其兄弟斡儿答、昔班、唐兀惕；察合台一系有察合台之弟阔列坚、察合台之孙不里；窝阔台一系则有贵由和其弟合失；拖雷一系则有蒙哥和庶弟拔绰；另外还有一些成吉思汗的老将速不台等。他们时分时合，驰骋在里海东北一带广袤的钦察大草原。铁蹄直踏伏尔加的第聂伯河流域。到1239年这一片土地就全归属于蒙古王国的势力范围。窝阔台得到捷报，考虑贵由、蒙哥等久离大营，就召他两人班师回营。但是在贵由、蒙哥到达时，拔都派的使者已先见到了窝阔台，向窝阔台递交了一份文书。文书的内容大致写的是：当征钦察告捷之时，拔都在军帐中大张宴席，与军中诸王聚会庆功。拔都在众王到来之后，宴席开始时，由于高兴，竟自端起酒杯先喝了一两杯，贵由、不里两人突然从座中站起，不里先叫喊着说：“拔都，你与我们身份一样，大家平等，都是宗王，凭什么你先喝？莫非你是一个带胡子的女人，是个挨打的货，要排在我们前边！”贵由紧跟着起哄：“可惜他胸前跟咱一样是平板的！”他们一伙里有一个小子喊：“那就给他屁股塞个木橛子吧。”拔都当众受到污辱，十分恼怒。没等拔都发作，贵由、不里等却怪笑着，竟自离开宴席，上马疾驰而去。拔都在文书最后写道：“拔都赖长生上天之力，借叔父大汗之威，我等奉旨征伐西域，连战告捷。我受叔父重托，率领诸王正欲再深入敌境，获取更大胜利，不里、贵由却在宴会上公然羞辱我之后，违背军纪，擅自扬长而去。今特遣使臣禀告此事，让叔父大汗知晓。”

窝阔台读过文书，问明使者情况属实之后，当着众臣之面勃然大怒，下令贵由回营也不准他见面。他大声说：“贵由真是无法无天，谁给他的胆量，竟敢当众辱骂其兄！他自己还不过是一个蛋卵，正要赖兄长孵育。”正说着，侍卫来报：“蒙哥、贵由王子返营求见。”窝阔台大声说：“叫蒙哥进帐，贵由在帐外等候。”蒙哥向窝阔台行了君臣

之礼，正不明白窝阔台为何满脸怒气，窝阔台劈头就问蒙哥：“贵由可曾辱骂拔都？”蒙哥见拔都使者就站在帐中，那使者也盯视着他，他点点头，说了声“是”。窝阔台立即说：“罚贵由远从军旅为先锋，让他亲自攻城打仗，好好磨练一番。”帐中诸臣一齐求情说：“贵由年少气盛，无知闹事，不要因一场口舌就如此重罚皇子，教训教训他就是。”蒙哥便说：“祖父成吉思汗曾说，营外之事断于营外，家中之事断于家中。大汗怒贵由之事，乃营外之事，可降恩委托拔都由他处理就是。”窝阔台这才怒气稍平，吩咐传贵由进帐。此时贵由已从窝阔台的侍卫口中知道父亲正为他生气，所以进得帐来行礼之后，默默站在一旁。

窝阔台训斥贵由说：“这次西征，我本是为了给你一个锻炼机会，可是听说你一路横行霸道，把军中将士打遍，失尽军心。你以为远征钦察之功是你个人的吗？你竟还敢辱骂兄长——我任命的统帅拔都。我的父亲，你的爷爷成吉思汗经常告诫我：‘人众则易威，水深则易溺。’就是说大功一个人难成。此次出征没有众人合并之力，你一个人干得成什么！一出门，就自逞能，目空一切，徒以口舌惹事生非。我本想亲自处罚你，发放边荒从军效力，让你懂得做人不易。众大臣和蒙哥为你求情，今还派你回还拔都麾下，听凭拔都发落。”贵由无话可说，只得几天后回拔都那里去了。窝阔台又吩咐将不里、贵由之事报告给察合台知道。察合台也就将不里交由拔都处理。

贵由、不里深怪蒙哥不给隐瞒实情，内心对蒙哥不满，但口里又不能说蒙哥有什么错。蒙哥却因贵由受此一戒而暗自高兴。心想多年被贵由欺侮，此是一报也。拔都却从此和不里、贵由结下了深怨。虽然看在亲族之情，当贵由和不里回到他麾下时，他表面没有作什么处分，但是他在等待时机，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哼着一首歌。歌词内容是：

怯绿连河的水水深莫测，  
不儿罕山的风云变颜变色，

英雄跨骏马驰骋山河，  
鹰隼的利爪下豺狼无处躲。  
小狗对着日头叫，  
明亮的太阳红似火；  
真金从来火中炼，  
到头来方知铁打的锅。

然而人们并不知道他歌唱的是什么意思，也无人知晓他心中的秘密。人们只知道他唱得挺动听，部下听久了，也学会了，跟着唱起来……

当拔都等诸王在外东征西讨时，窝阔台则倚重耶律楚材致力于中原之治。耶律楚材字晋卿，契丹人。他的祖父曾仕金为尚书右丞。1215年金宣宗南迁国都于汴京，蒙军攻下燕京后，获得耶律楚材。当时耶律楚材二十五岁，身高八尺，目清眉秀，美髯声宏，以博学闻名于时。成吉思汗一见爱之，就把耶律楚材留在自己身边，呼其为“吾图撒合里”（蒙语长髯人）。有西夏人常八斤善造弓，得宠于成吉思汗。一日同着耶律楚材对成吉思汗说：“国家方用武，要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当即应声而驳之说：“治弓当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也。”窝阔台当时即对耶律楚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征时耶律楚材屡向成吉思汗进献奇计，倍得成吉思汗信任。当西征返程时，成吉思汗曾密对窝阔台说：“耶律楚材是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他必会佐你建立奇勋。”窝阔台牢牢记住了成吉思汗这番话，尤其他继位又深得耶律楚材赞助，正是在耶律楚材敦促下，拖雷才如期召开忽里台大会。又是在耶律楚材说服下，察合台对他才率先行君臣之礼的。窝阔台已经见到成吉思汗叫他重用耶律楚材的效果。所以他继位后不久就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

西征之后库府匮乏，有蒙古勋臣向窝阔台建言：“虽得汉人亦无所

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当即反驳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言无用哉！”乃言征收税赋之利。窝阔台当即命耶律楚材建十路课税所。一开始由各路长官监管军民钱谷，多有专权不法之事。耶律楚材奏言，改地方长官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使军事、民事各有分领。此事伤及权贵，有人就在成吉思汗之弟、窝阔台之叔耳旁进谗言说耶律楚材悉用南朝旧人，他的亲属都在南边，恐怕耶律楚材心怀异志，不能重用此人等。又无中生有编造事端诬陷耶律楚材。皇叔于是派使者告诫窝阔台。窝阔台依使者所指之事派人查考，均属子虚乌有，惟耶律楚材兄弟在金朝为官是实。窝阔台询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回答：“不过是各为其主而已。”待课税所上交钱谷、税银如耶律楚材所预计，仓库充实，窝阔台更加信赖耶律楚材。他问道：“卿不离朕左右，何以能使钱谷流入如此？不知南国还有没有和卿才干一样的人？”耶律楚材说：“贤于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才留在燕京。”窝阔台沉吟良久，心中对汉人别有一种印象，再不以为汉人一无所用。耶律楚材乘机进言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窝阔台深以为然。1333年汴京陷落，金朝官员尽为俘虏。金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元好问，眼见众多人才被毁，于心不忍，就挥笔给耶律楚材写了一封书信。

耶律楚材看信后，不禁潸然泪下。他反复读了三遍，正有所思时，攻陷汴京的首将速不台遣人来报，说汴京城与大军相抗日久，蒙军士卒多有伤亡，意欲屠城以泄愤。耶律楚材赶紧把信放在书匣内，急上马去见窝阔台奏言：“决不可屠城，得地无民，要地何用？”窝阔台不表态，耶律楚材又说：“金朝各种优良工匠及官民富贵之家皆在城中，杀之，将一无所得。”窝阔台才下令不要屠城。走出窝阔台帐，耶律楚材抹了一把冷汗，心想，幸而不辱元好问所求。

1236年春，和林万安宫落成，举行盛大庆典，王公贵臣齐聚万安宫中。当时忽必烈坐在右列，耶律楚材坐在左列，两人虽相互知名，却是第一次同列朝廷。忽必烈望着耶律楚材坚毅持重的脸色，沉稳自

如的风度，与一般蒙族大臣们的浮躁骄蛮形成鲜明的对比，不由的暗暗称奇，心想难怪爷爷成吉思汗看重此人。耶律楚材扫视各个宗王，只见身着白袍的忽必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不由的也多看了他几眼，心内不由一惊，这个小王子气宇不凡，一双黑而亮的眼睛，目光炯炯，似有无穷的神力，要探索他内心的秘密；再看此王子天庭饱满，眉宇宽阔，鼻正颌圆，好似胸内能装下整个世界。善于占卜的耶律楚材暗叫，好一副富贵长寿之相！再和他同列的其他宗王的齷齪轻狂相比，他心中断定此人将来必成一番事业。他向忽必烈微微点头致意，忽必烈用尊敬的眼神做了回报。这时窝阔台亲自端着酒杯向耶律楚材敬酒说：“朕之所以推心置腹诚心诚意任用您，那是先帝之命也。今天看来，要不是用卿则天下亦无今日。朕之所以得高枕而卧，完全由赖卿之力也。请卿满饮此杯。”耶律楚材赶紧避席而谢：“托长生天力之福，赖大汗英明决策，臣只是尽该尽之力。为国家强大，人民安乐，臣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众人都大叫“耶律公不必过谦，快遵大汗之命喝干一杯！”耶律楚材回身向众人：“愿大家齐心合力效忠大汗，共饮此杯！”窝阔台下诏，将所占金朝土地分封诸王。众王都纷纷谢恩，宴会在观看歌舞时，人们已不拘礼节，大呼小叫，彼此传杯递盏，这时耶律楚材离席走到窝阔台身旁小声说：“大汗将土地分封诸王，易以生隙，酿成内乱。不如多与金帛，足以为恩。”窝阔台一拍脑袋：“此事我只是按祖宗规矩办，忘了跟你商量。我已经下了诏书，怎么办？”耶律楚材说：“还可补救。在各王领地由朝廷命官，除常规赋税外，各地非奉诏不得擅自征敛。各地当能由朝廷统辖。”窝阔台喝了一大杯酒说：“不是卿言，又差点误了大事。”

宴会结束后，众人退离万安宫。忽必烈骑马送耶律楚材说：“听祖父和父亲总提先生大名，今日一见幸慰平生，愿先生给以指教。”耶律楚材看着忽必烈诚挚的神色说：“王子既知万安宫如何建成，万般事理俱在其中。如果王子需要，他日我当向王子推送梁栋之材。”说完策马而去。忽必烈勒马望着耶律楚材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转年耶律楚材奏准窝阔台行科举考试，儒人被俘为奴者也准就试。其主匿不遣考者处死。得儒士四千零三十人。一日忽必烈路遇耶律楚材，拦马而问：“此校试则先生所选梁柱之材吗？”耶律楚材一笑：“难得王子好记性，制器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此为窝阔台大汗守业选人，不过糠条尔。王子真欲得栋梁，当知栋梁必不产于沙漠之地。”忽必烈点头：“先生所言甚是。玉蕴于石，非其地不产，栋梁参天，非其时不成。只要是美玉良才，哪管他出自东西南北，先生必为我罗致而来。”耶律楚材说：“王子有意，晚上请到我帐中相叙，现大汗相召，不得细说。”

耶律楚材驰马至窝阔台大帐，一进帐就听窝阔台怒喝一声：“拿下！”当即有侍卫将耶律楚材按倒捆绑起来，耶律楚材大声问：“请问大汗，臣犯何罪？”窝阔台气汹汹地问：“你还问我？你犯了什么罪你不知道？”耶律楚材站起身：“臣实在不知道！请大汗讲明。”窝阔台生气地说：“你仗着有功就横行霸道，不把我放在眼里。”耶律楚材说：“臣不敢，不知大汗说的是什么事？”窝阔台站起来指着耶律楚材说：“那我问你，杨惟中现在哪里？你明知杨惟中自少时跟我，出使西域三十多国，又跟随皇子阔出伐宋，屡有战功，且他也通晓儒学，还建立了太极书院，我正要大用其人，是不是你嫉贤妒能，瞒着我将他囚禁起来？”耶律楚材听后哈哈大笑：“杨惟中是我囚禁起来，因事出有因。我还想禀告大汗如何处置呢。”窝阔台问：“什么事出有因？”耶律楚材于是说有两个道士争为道长，互相攻讦，其一人说另一人下属有两人是逃犯，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杨惟中只听一面之词，就将两人逼刑拷打而死。人命关天，我身为中书令，不该把杨惟中拘囚起来审问清楚吗？杨惟中是有才，但此事恰好给他一个教训：为官就得公正严明，不能凭手中之权随意杀伐。一定有小人在大汗耳边吹风，才使大汗动怒。”窝阔台一听耶律楚材解释清楚，颇有点后悔，忙命人给耶律楚材松绑。耶律楚材却不让人解绳，他走到窝阔台跟前说：“臣位在公辅，受大汗之托管理国政，陛下初令系臣，以有罪也，当明示百官罪

在不赦。今释臣，是无罪也，岂轻易反复，如戏弄小儿。国家有大事，将再如何处理？”还没有一个人敢跟大汗如此讲话，大帐内的群臣都大惊失色，以为窝阔台必然震怒，但是窝阔台情知理屈，就和颜悦色地说：“朕虽为帝，就不能有过错吗？这事我办的急了一点，只是觉得杨惟中也是个人才，不要冤枉了他。现在听你处置好了。松绑！”耶律楚材坐到座位上又向窝阔台讲了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等时务十策。忽必烈进帐后眼见这一幕，他更加佩服耶律楚材的镇定和才干，心想不知晚上他将给我推荐什么样的人才。

## 6. 君臣因缘

当晚，忽必烈如约到了耶律楚材的营帐。他原本以为耶律楚材的营帐十分华丽，诸王的营帐莫不裹金织绣，饰以貂豹虎皮，耶律楚材是成吉思汗旧臣，当今地位并不在诸王之下，可是帐篷里却不见一张华丽的兽皮，也没有金碧辉煌之气，连酒具也不是金银的，一切都朴素的不能再朴素了。最引人注意的是帐内一叠叠书籍和几张古琴。忽必烈十分意外，连说：“先生居处太简陋了。”耶律楚材说：“一箪食，一壶浆，在陋巷，回也不改其乐。我的条件比颜回要强多了，可我的学问修养还差的远啊。现天下还未安，前线将士还在打仗，我于居食又有何求。”忽必烈不由脱口而出：“先生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耶律楚材一怔，蒙古王子能熟悉汉人风情者，他还未曾闻见过，不由对忽必烈刮目相看。他请忽必烈落坐。侍者献上奶茶后，忽必烈急切地问：“先生今晚要告知我什么。”耶律楚材说：“想必王子对金朝当今名士也略知一二。”忽必烈说：“知之不多，不知先生问哪一个？”耶律楚材说：“有一个太原人叫元好问字裕之的可曾听说过？他和正在南线作战的万户张柔沾点亲。”忽必烈说：“听说过，大军围汴京时，他为崔立写过什么碑。”耶律楚材说：“可惜他生不逢时，我曾给他写过一首诗道：‘魏帝儿孙气似龙，而今飘泊困尘中。君游泉石初无闷，我乘钧衡未有功。元氏从来多慷慨，并门自古出英雄。李唐名相沙堤在，好与微之继旧风。’”忽必烈说：“先生如此称赞元好问，他日我必请他指教。”耶律楚材说：“如果你能请到元好问，是

王子的福分。就怕他不应召啊。汴京被围时他给我写过一信。信上列举了当今人杰，意要我举荐给大汗使用。可是大汗正在用武，我想这些济世之才焉可胡乱使用。举非所用反而会害了他们，也让天下人耻笑我不识人。所以只有等待时机。”忽必烈说：“元好问的信可否借我一看？”耶律楚材说：“我请王子来，就是要把此信交给王子。如果王子渴慕贤才，你就会知道如何找到他们的。张柔、史天泽、严实、赵天锡、董俊那里也一定会有这些人的消息。”说着他从书匣里拿出元好问的信，交给了忽必烈，说：“此信存我这里无用，就交给王子吧。”又说：“杨惟中、赵璧也是两个人才，他们都精通蒙语、维吾尔语、西域语、汉语。”忽必烈展开信，只见上面写道：

窃见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在所有之。圣者之后如衍圣孔公；耆旧如冯内翰叔献、梁都运斗南、高户部唐卿、王廷州从之；时辈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涑人王贵、临淄人李浩、秦人张徽、杨焕然、李庭训、河中李献卿、武安乐夔、固安李天翼、沛县刘汝翼、齐人谢良弼、郑人吕大鹏、山西魏燔、泽人李恒简、李禹翼、燕人张圣俞、太原张纬、李谦、冀致君、张耀卿、高鸣、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铉、云中李徽、中山杨果、东平李彦、西华李世隆、济阳张辅之、燕人曹居一、王铸、浑源刘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贾庭扬、杨恕、济南杜仁杰、洛水张仲经、虞乡麻革、东明商挺、渔阳赵著、平阳赵维道、汝南杨鸿、河中张肃、河朔句龙瀛、东胜程思温及其从弟思忠。凡此诸人虽其学业操行参差不齐，要之皆天民之秀，存用于世者也。百年以来，教育讲习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无几。丧乱以来，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难，成之又难，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

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无意乎？<sup>①</sup>

忽必烈虽然一时还不能完全看懂元好问的信，但他看到信上写了那么多贤士的名字，就如获至宝，赶紧把信掖在了怀里。他告辞耶律楚材，回到自己的营帐后，又拿出信来反复观看，请通事（翻译）一句句给他解释，对那信上的人名牢记在心，准备一一访求。

窝阔台政事有耶律楚材独挡一面，军事在西方有察合台和拔都指挥，在南方有张柔、史天泽效力，再加上皇子阔出、阔端督军，他确实是高枕无忧，整日打猎饮酒纵欲，尤其对于酒他整日不离。耶律楚材曾多次劝谏，窝阔台只是不听。一次，耶律楚材指着一个酒槽锈蚀的铁口给窝阔台看，说：“此铁为酒所蚀，以致斑烂。铁尚如此，人常饮酒，五脏能不受损吗？”窝阔台才稍稍收敛一些。1241年他在胡兰山打猎后，有人献美酒，窝阔台又连夜狂饮，无人劝阻。窝阔台也乐得放纵情性，大叫：“痛快，痛快！”谁也不知他喝了多少，谁也不知他喝了多久。至明，人们才发现他因酒精中毒，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突然暴亡。皇子们都在外出征未回。脱列哥那皇后急召耶律楚材问让谁继位。耶律楚材对脱列哥那皇后说：“这不是为臣应该议论的事，窝阔台汗自有遗诏在，遵之则社稷幸甚。”脱列哥那本意是让耶律楚材推荐他的长子贵由继位。耶律楚材却暗示她贵由不能为汗，因此脱列哥那对耶律楚材很不满。

脱列哥那为窝阔台生有五个儿子。依次为贵由、阔端、阔出、哈刺察儿、合失。窝阔台曾选定阔出为继承人，可是阔出在1236年伐宋时已去世。窝阔台又曾说过阔出之子失烈门将可以成为他的继承人。但失烈门养在蒙哥那里，脱列哥那不喜欢失烈门。其他四个儿子中合失因酗酒也先于窝阔台而死。她认为阔端和哈刺察也不和她一心，所

<sup>①</sup> 此文是元好问《寄中书耶律公书》的节选。该信系元好问写于金亡前夕，当时是天兴二年（1233），元氏44岁，正被围困在汴京城内。参见《元好问全集》第39卷下册，第7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以她不管窝阔台先前有什么言语指定，急派人从征钦察的前线召回贵由，要让贵由继承汗位。她同时向四方派出使者通知要召开忽里台大会，认定大汗的继承人。在大汗位虚悬的期间，脱列哥那想要由她自己监国，代行大汗职权。耶律楚材又向她进言说：“当遵先帝遗命，监国之事不可不审慎。”更使脱列哥那不快。窝阔台的宠臣奥都剌合蛮此时献媚说：“贵由未归，失烈门还小，脱列哥那称制不过是过渡，有何不可。”脱列哥那顺势说：“就是，我监国一时又有何妨。”耶律楚材还要说什么，只见奥都剌合蛮眼冒凶光，内含杀机，就不再说话。

脱列哥那称制后，任命奥都剌合蛮为宰相，又专信其侍从，一个叫法提码的人，一切国政大事，都由脱列哥那和奥都剌合蛮、法提码两人商议。把窝阔台汗使用的大臣像中书令耶律楚材，断事官牙老瓦赤，宰相镇海等全都疏远。耶律楚材于1244年郁郁而死。牙老瓦赤和镇海听说法提码把他们视为眼中钉，并派人逮捕他们，就分别逃到了皇子阔端那里。脱列哥那又派使者去到阔端处追索，阔端对几次派来的使者都回答说：“请对我的母亲说：当麻雀飞到荆丛中躲避鹰爪的时候，它在那里就能免于灾难。既然他们来请求我的庇护，那么我就没有交出的道理。不久就要举行忽里台大会，我将把他们带到那里，就请母亲当着诸位宗亲和大臣们审问，他们的罪过就会获得应有的惩罚。”还有一些大臣们怕遭迫害，逃到了拔都那里去避难。各宗王对脱列哥那和法提码的专横心怀不满，于是就各自为政，不再听从她们的命令。在忽里台大会没有召开的一段时间里，蒙古国处于一种纷乱状态中。忽必烈则也利用这一段时间积聚着自己的实力。

1242年春，为给窝阔台做法事召集天下僧道大师至和林。佛教临济宗领袖海云禅师也在被召之列。海云禅师北上路过云中南堂寺，接待他的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和尚名叫子聪。海云见子聪和尚风骨秀异，谈吐不凡，询其来历，方知其俗姓刘，名侃，字仲晦，其先世为端州人。自其曾祖仕金为邢州节度使，遂在邢州安家落户。1220年木华黎取邢州，立都元帅府，其父刘润即为都统，后改为州录事，刘侃1216年

生，自幼入学读书，十三岁入帅府为质子，十七岁为邢州府令史。因受长官压抑而不乐，一天掷笔于地说：“吾家累世衣冠，怎可一辈子为刀笔吏受制于人，大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遂弃职隐于武安山中，被天宁虚照禅师收为徒，执掌书记。平日除诵佛经外，遍读经史子集，融会贯通，而深有己见。不久前才游云中，居于南堂寺。海云禅师又问子聪做些什么功课，子聪见禅师慈眉祥目，神气和煦，仪态不凡，就大略讲了讲他所看的书籍，末后又说闲来无事也胡诌几句古诗。海云禅师叫子聪拿他写的诗来看，子聪恭敬地拿出习作给海云禅师，禅师一页页翻看着，子聪恭立在一旁。海云禅师指着一首诗念道：

凌云气节鬓惊秋，书剑荒寒事远游。  
万里岚光乘马背，一川红叶上鳌头。  
西风不管参军帽，绝塞空凋季子裘。  
谁把茱萸念行役，凭高拭目望神州。<sup>①</sup>

海云端详着子聪，把诗集轻轻放下，说：“我看你是身在佛门心在尘世，志在功业，南堂不是你久居之地。今蒙古汗帐召我前往，你不妨随我前行，或许能有因缘遇合。”子聪听后，满心高兴地说：“愿依师傅所言。”于是两人结伴，晓行夜宿，一路风尘，如期到了和林。他们和各地来的僧道一起为窝阔台举行了隆重的法事。忽必烈受脱列哥那委托，接待四方所来的僧道。他见子聪和尚和自己年龄相仿，面貌俊秀，行为举止落落大方，就有心将他留在自己身边。待他悄悄问过海云禅师，知道子聪志向不凡，有心建功立业，非一般佛门弟子可比，就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sup>①</sup> 此诗题为《九日满坦山》，见刘秉忠《藏春集》。录自《元诗选初集》上册，第37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在窝阔台大汗法事完毕之后，忽必烈借赏赐众僧道之机，单独在万安宫一个偏殿约见了子聪。事前子聪已从海云禅师那里知道了忽必烈的心意，但他还不清楚忽必烈的为人，所以进得偏殿昂然挺胸傲不为礼。忽必烈头戴白色毡帽，身着白色锦绣长袍，腰扎玉饰腰带，脚登白色皮靴，气宇轩昂，光彩照人。当子聪进殿时，忽必烈正坐在案几前翻阅着什么文书，他一看见子聪进来，立刻站起身，像欢迎朋友似地说：“子聪来了。”指着一个座位说：“快坐，这些日子法事多有劳累了。”然后吩咐侍从们给子聪斟上了奶茶。子聪对忽必烈的第一印象是为人谦和，不像平日所闻蒙古王公皆骄横无礼。忽必烈双目炯炯，虎虎有神，他注视着子聪，子聪也注视着忽必烈，两人不约而同笑了起来。不等子聪发问，忽必烈说：“你一定会问我约你到这里有什么事？我直接了当告诉你，就是不想放你回去，让你留在我身边，跟我作伴。”子聪对忽必烈的第二印象是为人爽直，有什么说什么，心怀坦荡。子聪双手合十，说了声“阿弥陀佛”，又说道：“子聪一不会饮酒，二不会打猎，三不会歌舞，四不会角力，五不会领兵，王子叫我陪伴，何用？”忽必烈一挥手：“你说哪里去了，那些全是侍应的事，焉用你陪？鸿鹄怎可与燕雀为伍！”子聪对忽必烈的第三印象是气质不凡，胸怀高远。忽必烈说：“我知道你会天文律历，你会三韬五略，你会孔孟之道，你会阴阳数术，你会诗词文赋。我留你在身边，正要以备顾问，谈论天下大事。”子聪至此觉得忽必烈似乎正是他日思夜想得以投靠之人，遂说出自己对天下局势的见解：“中原一千多年来能称盛世者，不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汗以劲旅取天下，然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治天下则民为国本，未有民穷而国富者也，民亡而国存者也。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其所言乃为王道之本。儒学不兴，世道难宁。国而无法，祸乱从生。譬如草有良莠，人有贤愚，贤才尽得所用，王者则可高枕无忧。故昔日曹孟德云：‘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当子聪说话时，忽必烈日不转睛，倾心而听。当子聪讲完，忽

必烈鼓掌说：“妙谈高论。秀才你出来，认识认识国士子聪。”子聪一愣，只见从幕后走出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白面书生，他神采飘逸，双手向子聪作揖道：“在下于云中已久闻子聪法号，不期在此相遇，幸会幸会！”他自我介绍说：“小生姓赵名璧，字宝臣，乃云中怀仁人。早听人说南堂寺有一新到学识渊博的子聪和尚。我原以为是一个德高年劬的老禅师，不想竟如此壮丽俊秀。”子聪忙双手合十还礼。说：“小僧刚才一片闲言，让秀才见笑。”忽必烈说：“你们两人不用客气，我叫秀才出来相见，是让你在我身边不感到寂寞，大家有缘相会，你俩自可结为方外之友。”赵璧对子聪说：“忽必烈殿下意欲诚招天下贤士，前不久跟我说起太原秀容元好问向耶律楚材中书荐举的五十位贤才，其中有的我久以闻名，有的尚且不知，子聪书记博闻广识，必能有所指教。我当驰驿四方为王子礼聘而来。”子聪说：“元好问乃当今文坛泰斗。我尝读其诗作，那真是‘青云高兴人冥搜，一字非工未肯休’‘千里折冲归指画，将坛孙子独论兵’。他交游广阔，善于识人，宾朋弟子满天下。他所举荐必是能人。既然王子肯招贤纳士，贫僧自当尽我所知，帮助搜求。”

当时三个人即将元好问列举的人名一一进行了讨论。子聪就其所知告诉了赵璧到哪里可以找到那些人。从此子聪就留在了和林。海云禅师只身南还之时，谆谆告诫子聪：“瓜熟而蒂落，因缘由天成。”他对随行的人说：“从此佛门将少一个有为的弟子，天下却多一个治世的能臣。因有这么一个人在，中原或许会有不少生灵免于涂炭。我佛慈悲，不会怪罪我的引渡之举吧。”

## 7. 贵由继位

自从子聪到和林后，忽必烈一连几天和子聪、赵璧在一起，听他们讲说治世道理。因为赵璧蒙语、维吾尔语都说得很好，又识蒙文、维吾尔文，忽必烈就让赵璧把《大学衍义》译成蒙文，不时给他讲解。忽必烈懂得了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辩证关系之后，对儒家学说就有了更大的兴趣，要求子聪进一步给他介绍汉地的各种学问。闲来他们就一起饮酒、打猎。子聪虽然不擅长这些，但在陪伴中往往因势利导，借机发挥，使忽必烈在游玩中了解到中原一些传统文化知识。

一次打猎回来，忽必烈回到自己的营帐，年轻貌美的察必王后看到忽必烈高兴的样子，就迎上前问道：“这次打猎收获特别多吗？”忽必烈挥挥手：“跟平常差不多。”察必有点奇怪：“可我看你这次回来特别高兴。”忽必烈隐瞒不住满脸的喜悦，说：“是吗？因为我特别想你，见到你自然就很高兴呀！”说着他用力拥抱起察必，察必挣脱着：“你小心点！”忽必烈赶紧松开双臂，抚摸着察必已显形的肚腹，说道：“我差点忘了他。”察必是忽必烈的长妻，系蒙古弘吉刺氏，成吉思汗的勋臣按陈之女<sup>①</sup>。他们的婚事是窝阔台在世时，由忽必烈之母唆鲁

---

<sup>①</sup> 按陈系特薛禅之子。他们父子皆从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立有大功。特薛禅之女孛儿台，即为成吉思汗之皇后。故在1226年成吉思汗即赐号国舅为“按陈那颜”。1237年曾颁旨说：“弘吉刺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每岁四时孟月，听读所赐旨，世世不绝。”见《元史》第2915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和帖尼操办的。察必不仅貌美，而且禀赋娴雅，深明事理，她不仅对忽必烈极为体贴也博得了上至婆母、叔伯、妯娌，下至侍役、佣人的喜爱。婚后几年来忽必烈和她两人感情一直很深厚，忽必烈直把察必做为难得的红颜知己，两人无话不谈。察必已为忽必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朵儿只，如今又怀了胎，忽必烈拉着察必坐下后，关心地问：“我出去这几天没有什么事吧？”察必说：“这些日子我总感到你好像特别开心，有什么高兴事也跟我说说。”忽必烈玩笑地说：“你又要为我生一个儿子，我怎么不高兴。”察必说：“你还有别的事高兴，你瞒不了我。”忽必烈笑着说：“真是瞒不了你，你要是个男人，一定了不起！”察必依在忽必烈的怀里说：“你告诉我，让我也和你一起高兴。”忽必烈抚摸着察必：“我最近得了一个和尚。”察必直起身惊讶地说：“得了一个和尚，什么意思？”忽必烈说：“他叫子聪，你知道窝阔台汗的中书令耶律楚材吧？这几天我和子聪谈了好多话，细想起来就跟耶律楚材的行事主张如出一辙。耶律楚材是个贤相，可惜成吉思汗祖父去世得早，把他交给窝阔台伯父，窝阔台伯父虽然重用耶律楚材，可是耶律楚材受限制也特别多，不能全部发挥他的才干。而今脱列哥那只听信她的女侍，却疏远耶律楚材，我真替耶律可惜，将来我要让子聪和尚发挥他的全部才干。这人是汉人所说的姜太公、张良、孔明一流的人物。我能得到这样一个人，我怎么能不高兴啊。”察必问：“那你把他安顿在哪里了？”忽必烈说：“我叫秀才赵璧照应他呢。”察必说：“当初你得到秀才赵璧就高兴的了不得，让我亲自给他缝制蒙古袍，还让他穿上，你亲自检看，挑剔我做的肥了、长了，又让我改了好几遍。”忽必烈说：“如今子聪和尚比赵璧秀才的见识又高出许多。他一见面就向我谈了‘不能马上治天下’，富民强国之理，提出了以孔子为师，以儒道为法，任用贤才经国伟业之术。这是一个能辅佐我成就大业的人。”察必说：“那又得我给他做蒙古袍了。”忽必烈哈哈笑了：“他是和尚，穿着袈裟，我怎么能叫他穿咱们俗人的衣袍啊。”察必说：“这倒好，秀才给你管文书，和尚给你管祈福。看你再能找什么人来。”

忽必烈说：“你等着瞧，耶律中书给了我一份名单，是元好问给他的，我必定要把那名单上的人一一搜罗来。”察必说：“看你高兴的，你小心脱列哥那专横跋扈。”忽必烈说：“现在各宗王都不服，我看弄不好会出乱子。走着瞧吧，时势造英雄啊。”

察必忽然想起什么，拉着忽必烈的手说：“来，我给你看样东西。”忽必烈跟察必走到睡榻前，察必从箱笼里拿出一顶白毡帽给忽必烈看，忽必烈接过来，抚摸着，爱不释手，啧啧称赞：“谁教你做的？”察必见忽必烈高兴，很自豪地说：“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常听你说，打猎有时迎着太阳奔驰，阳光照的人眼花缭乱，箭射不准，所以我就在帽子上加了一个帽檐。”忽必烈说：“这下子太好了，你真聪明，别人怎么就想不起来呢，以后帽子就这么做。”察必高兴地笑了。“你再看这是什么？”察必又拿出一件忽必烈从未见过的衣服，这件衣服是用羊皮做成，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没有领袖，缀着两襻。忽必烈不知是件什么衣服，察必帮他套在蒙古袍外面，穿上，端详着说：“这也是为你骑马射箭方便想出来的，可以护胸背，而不妨碍你挽弓持枪，像铠甲不是铠甲，我给他起个名字叫‘比甲’。”忽必烈重复着：“比甲，比甲，好，好！我的王后就是不一般！太好了。以后凡出营打猎行军，跟我的人就每人都置一件比甲，一顶有檐毡帽，这就做为咱们大营的定式。”

这时一个侍从来报：“赵璧秀才来请王爷议事。”忽必烈觉得这个侍从好面熟，不由的多望了他几眼。察必笑着问忽必烈：“你不认识他了，这不就是我陪嫁来的阿合马吗？”“阿合马？”忽必烈回忆着，又看着这个面色褐黑，额头、下巴棱角分明，眼窝深陷，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挺惹人怜爱的青年。忽必烈询问阿合马的家世，阿合马却回答说不知道。察必说：“他是战争中被我父亲从锡尔河边捡回来的，是个回族人，一直跟着我，刚来时才十五六岁，你不大注意，一晃长成了个男子汉，你要用的着他，就跟了你吧，他办事倒挺伶俐的。”忽必烈吩咐阿合马：“营帐的事你用心经管，小心侍候，等日后有机会我会

提拔你的。”阿合马连忙弯腰向忽必烈表示感谢说：“阿拉保佑您富贵长寿。”忽必烈一笑：“你的嘴倒挺乖巧，不过，可不要学会油腔滑舌，我不喜欢，我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实在的本领。”

忽必烈走出帐门迎接赵璧说：“秀才好性急也。”赵璧随忽必烈进入议事帐内说：“这几日我和子聪谈论，知道殿下求贤若渴，所以我们决定打猎结束就立即出发。子聪暂留营中陪殿下，我去四处求访。虽不敢保证按元好问名单一一索来，但必为殿下罗致一二。”忽必烈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启程？”赵璧说：“这就来和殿下告辞，明早启行。特问殿下还有什么嘱咐。”忽必烈想了想说：“好，既然是求贤，凡所遇你要优礼相加，并代我相致渴慕之念。然决不可强求。倘贤士有难处，要谅解，一请不成，他日再请。要给人家考虑的时间。二是不管元好问名单上有无，凡访知有贤德才干者，皆可代我邀来。他日可以量才而用。三是贤才现有依托者，要征求其主同意。不可以势压人。其主不放者，也不要勉强。四是不要许诺金钱地位，而要以义气相召。我所能许诺的只是凡至我处者，可以尽施其才，来也自由，去也自由。”

赵璧谨领忽必烈的嘱咐，遂驰马传驿南下中原。赵璧走后不久，于1243年夏，察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未来的太子真金。由于忽必烈和察必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朵儿只一向身体病弱，忽必烈一直担心他不能长寿，就急盼察必能为他再生一个儿子。真金的出生使他如愿以偿，所以他分外的高兴。在真金满月时，他特地请子聪为真金祝福。真金长得眉清目秀，黑眼珠，高鼻梁，面貌酷似忽必烈，这就使忽必烈对真金格外喜爱。真金生性文静，不爱哭，百日以后，见人来看他就笑，因此人人喜欢抱他，逗他发出银铃般悦耳的笑声。忽必烈立意要在真金稍大之后就给他找一个有学问的汉人为师，要让他不能像一般蒙古孩儿只懂得弯弓射箭，还要让他有学问，懂得如何治理国家。

赵璧不辱使命，南下中原四处游说，盛言忽必烈气宇不凡，胸怀远大，礼贤下士，欲接纳天下英雄豪杰。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凡有名于时之人，赵璧闻知其所在，即驱马前往。有些人愿往漠北拜

谒忽必烈，赵璧即留下书信为介；一时犹疑者，赵璧也不勉强，期于他日相会。经过赵璧的活动，不少中原名士对忽必烈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先是王鹗于1244年抵达和林。王鹗字百一，曹州东明人。金正大元年（1224）状元。官至左右司郎中。是元好问的同僚。当蔡州沦陷时，他几乎被蒙古兵所杀，幸而元好问的姻亲在蒙古军中任元帅的张柔知其名，将他救了下来，馆于自己的府邸。赵璧往访时，张柔正在伐宋前线，王鹗无所事事，遂即北上，时年已五十四岁。

忽必烈听说王鹗到达，立即为他设宴接风洗尘，将王鹗视为贵宾。王鹗身经离乱，虽从死亡线上获得逃生，但一直寄人篱下，数年来心情很不舒展。眼见一位地位尊贵的蒙古王子态度谦恭，对他优礼相加，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几年来他所看到的都是蒙古军人的凶残相。席间他向忽必烈说起往日的遭遇以及亲自所见蒙古大兵烧杀掳掠的暴行，仍不禁潸然泪下。忽必烈听着，不由得也为之动容。他举起酒杯说：“两国交兵，争战攻打，杀人掠物，玉石俱焚，实是残酷。先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这里为先生敬酒赔罪了。”王鹗有些受宠若惊，忙举酒杯道：“我所说不关王子事，怎能叫王子赔罪？我只想将来王子用兵时多顾及百姓生命，减少杀戮。治国之道可不在于滥杀无辜！”忽必烈连声说“是呀”，态度越加恭谨……

初次与忽必烈相见，王鹗印证了赵璧对忽必烈的评价并无虚诞之语，于是他就一古脑儿把自己对治国之道的见识全都讲了出来。他还讲了他对儒家经典《孝经》、《书经》、《易经》的心得体会。一连几天，天天他都和忽必烈讲到半夜，忽必烈则像一个用功的小学生认真谛听，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让王鹗再三解释。王鹗在和林住了一年多，忽必烈特命他的近侍蒙古人阔阔和维吾尔人廉希宪、廉希贤跟随王鹗学习。三个年轻人对王鹗都很敬重，学习都很认真。尤其廉希宪手不释卷，对儒家学说简直到了着迷的地步。一天，忽必烈有事召唤廉希宪，廉希宪正在读《孟子》，听到召唤，他把书往蒙古袍怀里一揣，就

跑到忽必烈面前。忽必烈见他怀里鼓鼓囊囊的，就问他怀里揣的是什么东西，廉希宪把书掏出来给忽必烈看。忽必烈接过书，问廉希宪读后有什么收获，廉希宪以孟子的性善、义利、仁暴之论回答了，忽必烈笑着对左右的人说：“希宪真成了我们的‘廉孟子’啦！”

王鹗要回中原去，忽必烈为他置酒饯行。酒席间忽必烈对王鹗说：“先生这些时日所讲的，虽然我不能马上都做到，谁又能保以后我不能一一实行呢。我们后会有期！”忽必烈亲自送了王鹗几十里路后才依依惜别。王鹗离开时阔阔恰有事外出，他回到和林时王鹗已走了好几天。阔阔竟像小孩子一样因想念王鹗哭泣了四五天，连饭都不想吃。忽必烈知道后安慰他说：“王鹗还会回来的，他回来后还让你继续跟他学习。”阔阔才破涕为笑。

其实，王鹗走后，忽必烈内心也怅然若失。那时子聪和尚也因他父亲过世回邢州料理丧事去了，忽必烈觉得没有人能和他说得上来，天天百无聊赖，烦闷得难受。幸而没多久李治到了和林，忽必烈才驱除了心中的郁闷。

李治字仁卿，真定栾城人，金朝进士，是元好问的好友。忽必烈见他年虽不老，却须发斑白，风尘仆仆来到和林，内心油然对他生出一种敬意。他迫不及待地向李治讲述了王鹗、子聪离开后，他心中的苦闷之情。李治在金亡后，流落乡野，耕读自乐。经赵璧反复劝说，他才肯动身到和林。他对赵璧赞扬忽必烈的话一直半信半疑，可是一见忽必烈，他所有的怀疑就全都烟消云散了。他为忽必烈的诚挚待人所感动。他心想：能礼贤下士之人，胸怀必有大志。能把自己对世事之见向这样一个人诉说，也就不虚此行了。他腰板挺直、嗓音洪亮，精神十足，对于忽必烈所问金朝旧事应答如流，毫不含糊。忽必烈直觉得和李治交谈是一种莫大的愉快。两人的话题越谈越广泛。忽必烈让李治谈谈他对唐宋贤臣魏征、曹彬的看法，李治马上说：“魏征忠言谏论，知无不言，以唐代的谏诤之臣而论，魏征实为第一人。曹彬伐江南，未尝妄杀一人，是其他名将所不及者。”忽必烈又问当今有谁可

以和这两人相比，李治不无激愤地说：“我所见皆侧媚成风，专横残暴，尚未见有如此二人者。”忽必烈疑惑不解道：“难道当今就没有贤才吗？”李治两眼放光，目不转睛地望着忽必烈，大声说：“天下未尝乏才。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像王鹗、赵复、郝经、王博文等皆系有用之才，也是殿下所尝聘问者，举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不能尽其才耳。四海之广，又岂止此数人？殿下如能广求博搜，必将齐聚于明廷。”

一连几天，忽必烈带领李治游览和林，观赏蒙古的草原风光，就便又向李治请教如何治理天下。李治侃侃而谈，向忽必烈讲述了立法正纪的治国之道。他说：“若想治理天下，说难，难于登天；说易，易如反掌。只要有法度，有纪纲，进君子，退小人，天下自能得治。这岂不易如反掌？若天下无法可循，纪纲不整，小人当道，君子隐形，谈治理天下岂不难于登天？为治之道不过立法度、正纪纲而已。今大官小吏，自上而下，皆自纵恣，以私害公；有功者未必赏，有罪者未必罚，甚而有功受辱，有罪获宠，是无纪纲、无法度也。法度废，纪纲坏，天下不发生变乱就已是万幸了。”忽必烈听着李治的论说，感触很深。他联想自窝阔台去世后，脱列哥那掌政的混乱局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心想蒙古人中怎么就没有人能认识到这些道理，汉人就是天生的聪明，不服不行。他再一次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汉儒名士更多地搜罗到自己的大帐中来。

李治住了一些日子，觉得该说的已说的差不多了，就向忽必烈辞行，要南回中原。忽必烈本想再多留他些时日，可巧贵由从西域归来，脱列哥那要召开忽里台大会，忽必烈自知将无暇与李治攀谈，就赠给李治一些礼物，派人护送他回去了。

1246年春天，唆鲁和帖尼带领她的四个儿子最先到达了忽里台会议所在地。他们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表示他们对这次大会的态度十分郑重。随后各支宗王也陆续到达。由于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一辈全已过世，来者都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辈人，即皆是贵由的兄弟、堂兄弟、

表兄弟或是侄甥们。在贵由这些兄弟子侄辈中，年龄最长者是拔都。但是由于在西征时拔都和贵由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一直没有解除，拔都就借口腿脚有病，没来参加大会。他派来他的兄弟们为代表。

这是一次规模盛大的集会。营帐有两千多座。不儿罕山下锦旗飘扬，人欢马叫，到夜晚篝火熊熊，星罗棋布，映亮了半边天。唆鲁和帖尼帮助脱列哥那安排、照料四方来客，一切井井有条。由于窝阔台所定的继承人阔出已经去世，失烈门还未成年，脱列哥那提议由贵由继位大汗。各宗王说不出什么反对理由，事情很快就定了下来。紧跟着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仪式结束后众人又开始狂欢。贵由向各宗王颁发了赏赐，继而开始处理国政。他亲自审判了法提码，让蒙哥和斡儿答共同审讯了斡惕赤斤，宣布了他们曾发兵想夺取大汗之位以及坑害窝阔台时的大臣和皇子阔端等罪行，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处置<sup>①</sup>。他恢复了曾遭法提码迫害、并被解除职务的牙老瓦赤和镇海等大臣们的权利。他任命了也速蒙哥为察合台汗位的继承人，对于那些在窝阔台汗去世后滥行权力、各自为政的宗王们给予了严厉的申斥，收回了他们乱发的虎头牌和支取物品的票据。那些犯有各种过错的宗王们无话可说，只能听凭贵由的处置。在全部宗王中，只有唆鲁和帖尼的儿子们恪守成吉思汗的祖训，没有一点越轨行为。贵由为此在全体宗王前表彰了唆鲁和帖尼及她的儿子们。

宗王们对贵由处理国政的能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贵由为蒙古大汗表示服从和效忠。他们正要纷纷回到自己的领地时，从伐宋前线押解来了汉军元帅、万户张柔。宗王们早就听说过张柔之名，如今他

---

<sup>①</sup> 斡惕赤斤是成吉思汗之弟。在窝阔台去世后，他曾带兵由北边南下和林，意欲窥伺大汗之位。但当他得知贵由从远征中回到叶密立时，就撤回了自己的营地。贵由之弟阔端生病时，有人告诉他是法提码诅咒他并对他施行了巫术。阔端在病重时即派人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贵由，并说他万一有什么事，要贵由替他追究法提码。不久阔端真的去世了。所以贵由即位之后要审判斡惕赤斤、法提码。贵由所任命的审判官就是蒙哥及术赤的长子、拔都的大哥斡儿答。审判结果是以斡惕赤斤承认叛乱罪，法提码承认巫蛊罪，皆被处以死刑。（详细情况可参见《史集》贵由汗记）

却被从前线押解到大汗帐前，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好奇的宗王们都又推迟了他们的归期。

张柔字德刚，易州定兴人。1218年蒙古兵南下紫荆口，张柔战败被俘，遂投降蒙古。后来为蒙古大军扫平中原屡立战功，被封为河北东西等路都元帅。因其功高遭忌，蒙古人元帅孛赤合即诬陷张柔：“战败而降，今握兵权，战胜攻取，威震河朔，后必难制。”他将张柔私自囚于土牢，准备伺机杀害。后来孛赤合饮酒暴死，无有对证，张柔才侥幸获救。张柔回家乡保州，全力经营，遂使保州成为一大富镇。蒙古伐金时，又征召张柔为前锋。张柔率军直捣汴京，入城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及秘府图书典籍，又访求贤德名士，护送他们北归。在追击金帝时，于众俘中获金状元王鹗，亲解其缚，将王鹗馆于自己家中，以宾客待之。窝阔台论功赐给他金虎符、封他为掌管军民万户。在伐宋的征战中，他所率领的部队总是所向披靡。但在攻打寿州时，他与蒙古军帅察罕意见不合，其部将夹谷显祖乘机诬陷张柔心怀异图。于是张柔就被从前线揪到了和林审查。

张柔来到贵由大帐，众王见他虽已五十六七，却依然满头黑发，目光明亮，威武雄壮，神采照人，都相互交头接耳低声议论：“真是名不虚传，好一个元帅！”帐中一些年长的大臣，知道张柔近三十年来对蒙古帝国一直忠心耿耿，东征西讨，屡建功勋，就联合担保张柔绝不会心怀不轨。贵由向诸大臣挥挥手，说：“众卿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用他的过去担保他现在。察罕既将他从前线押回，必有缘故。况且现有人证在此。”大臣们不好再讲什么，众人都望着那个黄脸皮的夹谷显祖。贵由命令夹谷显祖当众讲述张柔图谋不轨的事实。夹谷显祖跪在地上只是不断磕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柔鄙夷地望着他的可怜相，冷笑了几声，说：“大汗明鉴，我谅他也没有胆量在这里再胡说八道。他原本是我的部将，因违犯军纪曾受过我的处罚。谁想他不思悔过，却对我怀恨在心。在寿州他闻知我和察罕元帅意见不合，就想趁机报复。察罕听他一面之词，不容我分说，所以就把我押解来到大汗跟

前。”众人听张柔这么一说，当时就有好几个人气得哇哇大叫，乱喊着：“夹谷这个兔崽子，他吃了豹子胆，竟敢诬陷元帅！扒了他的皮！”贵由却不慌不忙，他不理张柔的辩白，只是催促夹谷：“是什么情况，你如实讲，我给你做主。”半天，夹谷显祖才结结巴巴地说：“我看……我听说张柔不听察罕元帅的，我想……我猜张柔一定是反了。那有汉人敢不听蒙古元帅指挥的，他不反怎么有那么大的胆！”有的人马上表示赞同，大声说：“有道理！”也有的人骂道：“呸！打仗就得谁对听谁的。张柔没有通敌，又没有反叛，就猜他不轨，要是这么胡乱猜疑，那还了得！”也有人喊：“他没有证据就是诬陷好人！”众人议论纷纷，群情汹汹。贵由止住众人，一再追问夹谷显祖，他确知夹谷显祖拿不出证据后，才勃然大怒，以诬陷大将、扰乱军事的罪名立即将他处死。因张柔与察罕不合，就令张柔暂还故乡待命。

张柔走出贵由大帐，忽必烈早在帐外等候。忽必烈邀张柔到自己的大帐后，马上令人置酒为张柔压惊，并向张柔表述了他的仰慕之情。张柔在和林没有故交，也没有亲朋。一场冤枉虽然被洗雪，但在异地他乡，形单影孤，他的心绪仍然不高。忽必烈向张柔讲述蒙古草原的风光、趣闻，叙说蒙古族的历史传说、故事，询问中原的人物、风土、习俗，渐及军政、民事，酒喝的多了，张柔孤寂的心似乎也得到了温暖，他逐渐感到眼前的这个蒙古王子和其他骄横的蒙古贵族不是一路人。这个王子为人平易，待人真诚，谦恭有礼，他甚至怀疑他不是蒙古王子，而是汉地一位名门望族的公子流落于此。但是这个忽必烈明明就是威镇四方的成吉思汗的嫡孙。由于张柔对忽必烈产生了好感，他的话也就渐渐多了起来。忽必烈看张柔的面色好转起来，他也很高兴。两人的酒量都不小，越饮越痛快，彼此开始无话不说了。张柔借酒抒发出他埋在心中的苦闷，指责蒙古将帅欺压汉将，胡乱指挥，推责抢功，军纪混乱……忽必烈则乘机引他讲论治国治军之道，张柔滔滔不绝边饮边谈，这酒一直喝到了深夜，最后两人都醉得一塌糊涂不省人事。

## 8. 草原上的笑声

第二天张柔醒来，一睁眼，看见忽必烈正站在面前看着自己发笑。他连忙爬起身向忽必烈告罪。忽必烈哈哈大笑：“这才是自己人！昨天喝好了吧？”他不等张柔说话，就接着说：“你收拾收拾，今天跟我打猎去！你痛痛快快地散散心，我带你看看蒙古大草原，一见到那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我保你的一切烦恼忧愁都会抛到九霄云外。”

张柔第一次到大草原来，他也第一次毫无任何负担地闲游。他骑着一匹枣红马紧跟忽必烈。和煦的阳光照在人身上暖洋洋地，马蹄踏着柔软的青草轻盈盈地，张柔望着无垠的绿茵就像一面巨大的其美无比的地毯，他真不忍心让马儿去践踏。他又想若能在这美丽的地毯上轻轻松松地无忧无虑地躺上一个半个时辰，那该是人生多么美的享受啊。忽必烈仿佛有意要张柔自己尽情领略草原的春光，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去打扰张柔的暇思冥想。打猎的队伍向不儿罕山脚进发，那里已有人准备好了营帐。忽必烈一行人在营帐前下了马。打猎的人们在行猎前照例要饱餐一顿。忽必烈请张柔进到帐篷里去，张柔却回望着草原不想进去。忽必烈看出了他的心思，问道：“你想在帐篷外野餐？”张柔说：“这里风光真是太美了，光看就能把人看饱，我愿意在帐外多看看。”忽必烈哈哈大笑：“想不到元帅对草原这么多情！”

忽必烈见春光和美，就吩咐随从为他和张柔在帐外安排酒食。张柔忙说：“昨天的酒还没消，今天是不能再喝了。况且还要去打猎。”忽必烈说：“别看你能领兵打仗，打猎可是另有门道。让那些子弟孩儿

们由着他们的性子驰骋奔跑去吧，我们喝我们的酒，吃我们的肉好了。让你出来走走，不过是散心而已，顺便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向你讨教。你要愿意打猎，活动活动腰腿，等咱俩聊腻了，我陪你去跑跑马。”

帐篷外的草地上铺了一块大红毡毯，背对不儿罕山，面对茫茫草原，张柔和忽必烈挨肩而坐。蒙古歌手们在响亮的乐曲中引吭高歌，张柔听不懂，忽必烈向他介绍歌词大意是：

啊哈吆噫，  
我的骏马奔驰在草原上，  
我的金毛犬急蹄在马前方，  
我的海东青在蓝天上翱翔，  
我的箭杆在囊袋里哗啦啦响，  
来打猎的勇士们，  
快紧紧跟上！  
擦亮你们的眼睛，  
握紧你们的长枪，  
快把你们的箭都搭在弦上，  
瞄准那一只只豺狼虎豹，  
还有那狡兔野羊……

张柔听着，被那豪放的旋律，粗犷的歌声深深感动，不由得也随着曲调哼唱起来。忽必烈说：“想不到元帅还有这种随声附合的才能。”张柔摇摇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唱不好。不过军乐是鼓舞士气不可缺的。当将军元帅的不只要会领兵打仗，还要能会在战争的关键时机鼓舞战士的斗志。有时一只歌就能影响一场大战的胜负。”忽必烈有些半信半疑，他望着张柔。张柔笑着说：“大王没听说过四面楚歌的故事吗？”忽必烈也笑了起来，说：“我以前只知道爷爷成吉思汗立下一条规矩：每逢打仗时都要先鼓乐唱歌，甚至要战士唱着歌去打仗。今天

听你一说才明白是为什么。”

侍从们摆上了酒肉，两人边喝边吃。不过张柔怕再喝醉，只是小口小口地抿着。忽必烈看出张柔的拘谨，便劝他说：“你在这里尽管畅快地喝，咱们又没有什么军务在身。人生得逍遥且逍遥，得自在且自在。”张柔虽口上答应，却暗暗自我控制。他心里明白这位蒙古王子绝不是酒肉之徒，也不是那种天天在醉乡打发日子的平庸之辈。忽必烈把他带到大草原上说有问题请教，可迟迟不开口，张柔按捺不住，喝过一碗酒后他问忽必烈：“不知王子有什么事可用得着在下？”忽必烈端着酒碗说：“喝酒，喝酒，你忙什么？我只是向你打听几个人。”张柔说：“不知王子要打听谁？也许我在中原多年，还认识他们。”忽必烈问：“你认识元好问吗？”张柔拍着大腿说：“元好问啊，王子算问着了。这可是一代英才！他的续弦毛氏和我的妻子是同宗姐妹。汴京城破时，我曾想保护他，接他到我营中，不想我进城时，他已先被押解出城，被送往聊城。据说他先前给耶律中书写过一信，中书劝他北上。可是他才高名大，因为给金留守汴京的崔立写功德碑一事遭人非议，这就使他身难自主。后来听说他以遗民自居，以写金史为己任，到处搜集材料。现在他大概在东平严府教授子弟。”忽必烈说：“这是一个有用世之心的人啊。金亡之后，那些典章故实的确也需要人整理，好让后人能从中取得经验教训。你既认识他又和他沾亲带故，不妨劝他到北边来，我会尽量给他安排好的条件，让他写史更方便。”张柔答应试试看，并建议忽必烈去找耶律楚材的公子耶律铸也去劝说。他告诉忽必烈元好问和耶律铸之间也有不一般的交情。

忽必烈又问起史天泽。张柔说：“史天泽到过和林，王子没和他见面吗？”忽必烈惊讶地问：“什么时候？”张柔说：“就是窝阔台汗继位那一年。”忽必烈笑了起来：“那时我才十四五岁。史天泽现今多大年纪？”张柔也笑了：“他比我还小十二岁，如今正当壮年。看来王子对其人不大了解。”忽必烈点头承认。于是张柔向忽必烈简介了史天泽的情况：“史天泽家世永清，当年木华黎南下时，史天泽的父亲史秉直就

率领全家族和乡里投靠了木华黎。窝阔台汗二年，秉直老人去世。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天倪，次子名天安，天泽行三。三人皆骁勇善战。金正大二年天倪的部下武仙叛变，将天倪杀害于真定。当时史天泽和他的父兄都在北京，天泽正血气方刚，闻听兄长被害，立刻辞家南下，聚兵为其兄报仇。他传檄给我，叫我出兵支援。我当即派大将乔惟忠率军相援。史天泽身高八尺，声若洪钟，体魄甚是壮伟。他能骑烈马，挽硬弓，箭无虚发，勇力绝人。他生擒了武仙部下名将葛铁枪，打败了武仙，收复了真定。窝阔台汗即位，天泽北上觐见，大汗命他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金天兴元年我和史天泽皆受大汗命，分别出师围攻汴京。至金主自杀身亡，天泽还军真定。后来我和他又被召跟从阔出皇子伐宋，共攻枣阳、襄阳，我被人诬陷执回大营时天泽还在前线。史天泽这个人文武兼备，比我强多了。他四十岁以后摒绝游艺，一有空闲，就捧书而读。听说他对《资治通鉴》滚瓜烂熟，每一讲说皆惊四座，议论多出人意表，使终身为儒者自叹有所不及。他又极爱贤士，不自矜其能。所以金亡之后流寓之士多往依附。当今真定人才济济，与东平严实那里俱为人称作藏龙卧虎之地。天泽府中有一名张德辉者，此人最有谋略。据说天泽南征时筹划调拨多出此人之手。”忽必烈举着一块羊肉都听愣了。张柔猛然看见忽必烈出神的模样，笑着说：“王子别光听我讲，忘了吃啊。”忽必烈端起酒说：“为你讲的史天泽，咱们干！”他咬了一口肉，喝了一碗酒，抹抹嘴：“这个史天泽真是爱煞人！严实又怎么样呢？”

张柔长叹了一口气，说：“严实比我大十岁，几年前已经故去。金元光二年时，史天倪在木华黎元帅麾下攻打山西，至河卫，严实带兵相会，不料严实竟为金兵所俘。金兵将严实押往汴京请功，史天倪闻讯在途中设下埋伏，把严实救了出来。后来严实专力经营山东，大有成效。窝阔台汗二年，他也曾到和林觐见大汗，被授予东平路行军万户。只可惜他寿短。但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好样的。他死后，他的二儿子严忠济袭其父职，雄风酷似乃父。其严氏幕府智能之士有增无减。著名

者除了元好问以外，还有张特立、宋子贞、刘肃、李昶、徐世隆等人。”忽必烈把一碗酒高高举过头顶，然后慢慢洒到地上，说：“我年幼，未及目睹严老将军的风采，但早闻其大名。严老将军既已过世，我只有以此薄酒浇奠，略表我对其人的仰慕之心。”张柔也慌忙洒酒致奠。忽必烈感慨满怀地说：“中原人才何其多也！就闻名于耳者，我已令赵璧四出求访。然而当今就没有被褐怀玉垂钓渭滨之人吗，没有盗嫂受金却胸怀韬略不为人所知之人吗，没有壮志难伸受辱胯下仰望明君之人吗？元帅久在中原，所闻所知必广于我等偏居北方荒野者。我愿元帅他日多多留心察访为我搜求。虽然现时我还不能使这些人尽展其才，谁又知以后我不能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呢。”张柔看着忽必烈坚毅的神色，深邃的目光，内心甚是惊讶。二十几年来他遇到的蒙古王公将帅可谓不少，然而能像忽必烈这样留意人才、爱惜人才，详细询问汉地人才者，还没有第二人。他心中隐隐觉得眼前这位王子或许将是未来统一中原的真命天子。想到此他不由得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望着忽必烈。忽必烈发现张柔对自己呆呆地望着，笑问他：“元帅，好好地你望着我发什么呆？我有什么地方让你感觉不对劲？”张柔掩饰说：“没有，没有。我只是想将来如何更好为王子效力。”忽必烈哈哈大笑端起了酒碗……

这时一骑快马从远处飞奔而至。忽必烈已认出骑马的人是在察必身边侍应的阿合马。阿合马到忽必烈近旁飞身下马，告诉忽必烈：察必王后说，唆鲁和帖尼急召他回营，有紧急要事相商。忽必烈闻听，不敢怠慢。他吩咐阿合马留下代自己好好招待张柔，要满足张柔的一切愿望，就匆匆上马而去。

忽必烈到达唆鲁和帖尼的大帐后，只见兄长蒙哥、三弟旭烈兀、四弟阿里不哥以及庶弟末哥、拔绰等人都已先他而到。大帐里的气氛十分神秘，没有人大声说话。忽必烈猜想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就悄悄挨着蒙哥坐下。唆鲁和帖尼望了忽必烈一眼，郑重地说：“孩子们都到齐啦。现在咱们来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对

这件事认真考虑。”儿子们都屏息静气，只听唆鲁和帖尼压低了声音讲道：“你们都知道贵由继承了大汗之位。当年举行忽里台大会时，拔都一直托词没有到会。也许你们知道那是因为在西征时两人闹翻后，他们一直不合；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拔都的父亲术赤在兄弟四人中，只和你们的父亲最要好，而跟你们的二伯父察合台，三伯父窝阔台都合不来。贵由继位时，虽然拔都没有来，但是他派了他的兄弟们代他来了，也算给了贵由面子。可是贵由一直怀恨拔都。现在贵由把国事安排就绪后，借口要到叶密立那里去养病，实际上是要带领军队去讨伐在叶密立以西的拔都。这件事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少人在议论。拔都一家跟我们关系一向比较亲密。眼看一场大战就要爆发，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拔都那里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毫无准备。我们如果坐山观虎斗，实际上也就是站在了贵由一边。如果我们派人给拔都通报了消息，让他有所准备，将来贵由知道后，一定会对我们进行追究。这可是一桩关乎我们家族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唆鲁和帖尼说完，几个儿子们都不说话，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谁也没有思想准备。

忽必烈走到大帐门口，向外望了望，没有看见什么形迹可疑的人。他回身走近蒙哥，对他说：“你是大哥，你先说说看。”众兄弟都望着蒙哥。蒙哥曾长时间在窝阔台帐下，又和拔都关系不错。过去有一段时间跟贵由感情不好，但从贵由为大汗之后，贵由对他不错，也颇信任，两人关系大有改善。忽必烈叫蒙哥先表态是很有道理的。蒙哥迟疑不决，没有马上讲话。他在认真考虑母亲所讲的事情的确非同小可。他在心中仔细掂量着自己家族和术赤、窝阔台、察合台家族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到底应当如何表态。他思前想后，觉得拔都对自己一家是真心友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窝阔台伯父虽然对自己有恩，可是贵由却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他对自己一直怀有忌妒之意。现在他为大汗，用得着自己为他出力，所以才对自己不错。一旦他用不着自己了，情况可就难说了。性急的旭烈兀看蒙哥迟迟不说话，有些忍耐不住，大声对蒙哥喊道：“大哥，你倒是说话呀！说对说错让我们兄弟几个一起

商量嘛。”在旭烈兀的催促下蒙哥终于开口了。他声音不大，但很坚定，他说：“依我看，无论如何我们应当给拔都报个信。贵由要突然袭击拔都毫无道理。贵由为人忌刻，我和他相处二十几年，很了解他。就是我们不给拔都通消息，他打败拔都后，将来对我们一家也不会宽容。再说他的大汗位又不是窝阔台伯父指定的。窝阔台当初说过我和失烈门可以为大汗，现在失烈门还在我帐中。我们同意贵由为大汗不过是为了尽快改变脱列哥那把持汗位的局面。谁料贵由这才刚当上大汗不久就要对兄弟手足进行征伐。我敢保证他对付完拔都之后下一个就将是对付我们了。”

忽必烈见蒙哥已发表了明确的意见，马上支持说：“我同意大哥的意见。我们不能忘记术赤大伯对我们家族的情谊。我们的父亲就是替贵由的父亲死的，可是我们父亲死后，窝阔台竟把我们家族的军队和财产强令分给了他的儿子。贵由小肚细肠无情无义，我们凭什么要支持他？”几个兄弟看蒙哥和忽必烈表态一致，也都同意立刻派人给拔都去送消息。最后大家商定派阿合马为信使。因为他是西域人，对道路熟悉，再者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唆鲁和帖尼同意儿子们的意见，马上吩咐忽必烈去召唤阿合马回营。叮嘱儿子们一定要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她安排蒙哥和她一起参加大营为贵由西行所举办的饯别宴会。在宴会上她和蒙哥对贵由表示了深切的关怀，为贵由做了深深的祝福。他们祝贵由早日养好病东归，嘱咐随贵由西行的海迷失皇后一定要照顾好大汗的身体。贵由和海迷失对他们的关切表示深深的感谢。当贵由带领浩浩荡荡的人马出发后，唆鲁和帖尼一家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不时派人西去打探消息。

## 9. 远方来客

贵由西行后不久，张柔也告别了忽必烈回到他自己的领地。忽必烈整日无事，经常以打猎消遣。一天他正跟侍从们满头大汗地追逐一个野鹿，野鹿拼命奔逃，飞快地钻入一片榛莽丛中。他收住马，让侍从们去驱赶。一抬头猛然间看见远处有一辆篷车缓缓驶来。他好奇地将右手搭在帽檐上仔细凝望，猜测着会是什么人到来。逐渐他看见那车前还有一个人骑马导路，那人似乎还穿着蒙古衣装。他很纳闷，猜不透来者是什么人。他索性不去管什么野鹿了，纵马向那辆篷车驰去。骑马的来人好像也发现了忽必烈，不再管他身后的篷车，迎着忽必烈快马加鞭疾驰。到他们相互能望见对方的面目时，几乎同时兴奋地喊叫起来。忽必烈发现来人竟是赵璧，大叫着：“秀才回来啦！”赵璧翻身下马向忽必烈行礼。忽必烈也跳下马，亲热地拉着赵璧的手，连声说：“你辛苦了！”赵璧指着越来越近的篷车说：“我给您带来一个人。他姓窦，名默，字汉卿。广平肥乡人。是当今名医大儒。”他说话间，篷车已来到近前停住。一个五十岁出头，面庞清瘦、留着三络胡须的男子从车上慢慢下到地上。赵璧给他们作了介绍。窦默向忽必烈作揖行礼，忽必烈也学着汉人方式双手抱拳还礼，大声说：“小王不知先生到来，有失远迎！”窦默见忽必烈谦恭和善，神采奕奕，第一印象就从心里对他产生了好感。忙说：“不才承蒙贤王派遣使者下顾，敢不尽平生所学以献。”赵璧对忽必烈说：“窦先生起初不肯见我，及见了我不肯随我来。这是我为大王所请的人当中最难请的一个。”窦默说：

“难请？我不是已经站在大王面前了吗！”三个人同时放声大笑。忽必烈看窦默两眼炯炯有神，三绺花白的胡须随风飘动，说话爽朗直快，也打心里喜欢。他请窦默上车，让赵璧送他去营帐。窦默问路还远不远，忽必烈用马鞭指着远处几个白色的蒙古包，说：“今天就委屈先生暂住在这草原上，明天一早我们一起回和林大帐。”窦默向远处的蒙古包看了看，说：“那就不坐车了。我腿都坐麻了。这个老牛车还不如人走得快。咱们边走边聊岂不更好。况且这草原上的空气这么好。”

三个人并肩走着，忽必烈问窦默是不是第一次见到辽阔的大草原，窦默风趣地回答说：“我只见过一望无际的麦田。草原是天生的，麦田却是人种的。草长出来是给牲畜吃的，麦子长出来是给人吃的。”赵璧瞪了窦默一眼，窦默佯装不见。赵璧看看忽必烈并没听出窦默话中的弦外之音，脸上没有不悦之色，这才放下心来。他暗自埋怨窦默，你既来到此地，语言又何必如此尖刻。忽必烈又问窦默平生所学大要，窦默捋捋胡须说：“人生立世，当本三纲五常。本人所学也依此为本。”忽必烈问：“帝王之道也以此为本吗？”窦默说：“当然。帝王也是人，更不能离开做人之本。帝王之道，说到底，就是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不敢一于正。”忽必烈又问窦默有谁同意他的说法。窦默应声而答：“洛阳姚公茂。”忽必烈侧脸问赵璧：“姚公茂就是那个姚枢吧？”赵璧点头称是。窦默疑惑地问忽必烈：“大王知道姚枢姚公茂？”忽必烈哈哈笑着说：“姚枢与杨惟中一起曾在我伯父窝阔台汗军中效力。他参加伐宋之战，在德安获宋儒赵复，得程、朱之书，遂尽心而学。他在官燕京时与断事官牙老瓦赤不合，当我伯父去世后，他就辞官而去。我怎么不知道他？”窦默说：“近几年我就是和姚枢在一起讲学。有许多识见我们都相一致。”赵璧对忽必烈说他也邀请了姚枢，过些时日姚枢就会到来。窦默说：“要是姚枢不来，我还不打算来呢。”忽必烈说：“我希望你们中原所有的人才都到我这里来。谁来我都会热情款待！”三个人又是一阵大笑……

忽必烈带领窦默刚刚回到和林的大帐，侍者即向他报告有一个叫

张德辉的人已等了他三天。赵璧告诉忽必烈张德辉字耀卿，是史天泽幕府中的第一能人。忽必烈说他已听张柔介绍过。他吩咐赵璧照料宴馔，然后就匆匆去客帐会见张德辉。

忽必烈不要侍者通报，他走进客帐，像老朋友相见似地，向正在看书的张德辉热情地打着招呼说：“耀卿，一路辛苦了！让你久等，实在抱歉！”侍从向张德辉介绍说：“这就是先生要见的大王忽必烈。”张德辉赶忙站起，只见忽必烈器宇轩昂，直呼其字，大步走来，他不由得一股热流涌向心头。心想赵璧所言果无虚妄：此人确是蒙古人中所少见之英杰。他俯身向忽必烈拜礼，忽必烈一手搀扶起说：“不知贤杰到来，未曾迎接，请不要怪罪。这几天过得如何？部下可曾有慢待之处？”张德辉请忽必烈坐下后说：“既来之，则安之。细枝末节何烦计较。”忽必烈一笑：“我只怕委屈了贤士。”忽必烈吩咐侍者就在客帐摆酒为张德辉接风。

不一会儿，酒筵摆起，忽必烈与张德辉并肩而坐。帐中一队歌舞依照程序依次搬演。忽必烈和张德辉边饮边聊。三盏过后，忽必烈发现本来面如冠玉的张德辉，几盏酒下肚之后，两颊泛起红晕，一双修长的眼睛周围更像敷了胭脂，越发使他显得英俊年少，已四十岁出头的人，此时看来就像二十岁多的样子。忽必烈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细皮嫩肉的男子汉，他由此忽然明白中原皇帝为什么有龙阳之好了。想到此他不禁暗自好笑，自我责备：人家是中原贤士，怎么瞎想到倡优身上，说出来岂不是对人家的大不敬。他赶紧收回遐想，正色问张德辉道：“有人说辽以释废，金以儒亡，不知你怎样看。”张德辉的面皮虽然长得细腻，声音却很粗，而且略微有些嘶哑。他见忽必烈神色严肃地问他，就放下碗筷，想了想，然后说：“辽国之事我不得其详，金朝之事却是我亲见。金国朝廷中虽有一二儒臣，但多为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并不使儒臣预闻。儒臣在金朝廷比例所占大抵不及百分之一，金之亡又与儒有什么关系呢！”忽必烈见张德辉一板正经，就忙给他劝酒说：“咱们闲聊，你用不着这么正襟危坐，随便一些好。”张德

辉推让忽必烈的酒说：“那好，大王就不要给我让酒了。我们各尽其量。”忽必烈说：“在我们这里，客人要是不喝得酩酊大醉，那可是就没有喝好啊。”张德辉说：“在我们汉人看来，到人家做客，如果醉酒，却是一种失礼的行为。”忽必烈哈哈大笑指着张德辉说：“你们汉人就是太拘谨了，什么事都讲究度量。我们蒙古人却比汉人豪放得多，干什么事都要尽兴尽情，不受你们那么多礼法限制。我们活得自在快活，你们活得太累了！”张德辉辩白说：“这也许是历史风习有别吧。”忽必烈点点头，好像同意张德辉的意见，然而他又问道：“我就不明白，孔子死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在你们汉人中还对他像对神一样崇拜，他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张德辉说：“孔子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圣人。他的精神永远指导着众人的生活道路，使人们能避免走邪路；使人们能够少犯罪，不犯罪；使人们能够永远向善或弃恶从善。”忽必烈又问：“孔子的精神这么好，它在何处可见？”张德辉说：“圣人与天地相终始，无往不在。大王若能行圣人之道，圣人的精神就在大王这里。天下的儒士俱行的是圣人之道，所以圣人的精神永远不会泯灭。”忽必烈说：“你说圣人之道在，可是人们并不能都实行又怎么办？”张德辉一手举起眼前的银杯，一手指着它说：“创业之主，如制此器：精选白金良匠，规而成之；畀付后人，传之无穷。这里当求谨厚长者司掌，乃永为宝用；否则，不惟缺坏，也恐有窃而去之者啊。”忽必烈为张德辉这番话连连鼓掌叫好。举起酒杯非要张德辉与他一起干喽。张德辉拗不过，只得也举杯一饮而尽。忽必烈连声说：“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文弱书生，你能喝下这杯酒，说明你是一个男子汉，你是好样的！”不过张德辉的面颊却更加绯红了。

忽必烈的酒量很大，他看张德辉的面孔红到了耳根，就问：“你还能陪我喝几杯吗？我还有些话要对你说。”张德辉说：“我们那里有句俗话，叫做‘舍命陪君子’。今天大王高兴，我就落得个一醉方休，只要大王不怪罪就好。”忽必烈喊道：“好个一醉方休！”他命侍者给他换大杯，同时也叫把张德辉的酒杯换成大的。张德辉也不推辞。忽必

烈命蒙古歌者唱点更带劲的歌助兴。于是箏琶琴笛齐奏，鼓号争鸣，在飞扬激越的乐曲声中，一个盛装的蒙古女优引吭高歌：

茫茫草原无边无际，  
勇士们的战马奋飞扬蹄。  
男儿有志横行天下，  
要消灭一切豺狼虎黑。

莽莽群山巍峨壮丽，  
山山插遍蒙古的军旗。  
大汗挥鞭一指，  
英雄所向无敌。  
柯哈依哟，  
所向无敌！

张德辉待歌声一停，双手鼓掌，大声叫：“唱得好！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也来凑凑热闹。给大王献上一只歌。”忽必烈惊讶地问：“你也会唱？”张德辉说：“献丑了。”因为没有乐器伴奏，他就用筷子敲打银壶银杯，随着叮叮当当的击打声，放开喉咙，用他那浑厚的略微有些嘶哑的声音唱了起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忽必烈听张德辉唱完，仿佛仍沉浸在那优美的旋律中不能自拔。好久他才说：“真是太美了！这是谁作的词曲？”张德辉告诉忽必烈这是宋朝大文学家苏轼苏东坡所作的词，题为《赤壁怀古》，所用的词牌叫〔念奴娇〕。接着又向他解释了词牌的由来以及苏轼是怎样一个人。忽必烈听后说：“他日我必定要亲到长江，一睹赤壁风光。中原真是一个富庶之地。来，为你给了我一首好歌，我谢谢你。咱们再干一杯！”喝光这杯酒后，忽必烈放下酒杯，忽然问张德辉：“中原富庶，又听说农家经年劳作，可是还有衣食不足者，是什么道理？”

张德辉长叹一口气，一手摆弄着酒杯，慢慢说道：“可惜天下像大王这样关心百姓生活丰欠的人太少了。农桑原是天下之本，衣食皆从其出。男耕女织，终岁勤苦，一向择其精者输之官，余粗恶者以自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管民之官还要横征暴敛、不遗余力进行搜刮，百姓则就少有不受冻饿之苦的了。”忽必烈又问：“带兵打仗的官和地方管民的官谁危害百姓更厉害一些呢？”张德辉说：“我想军无纪律，纵使残暴，对民众危害固然不轻，然而不过是一时；管民之官日月聚敛，无有休歇，使民众日日夜夜如蹈水火，此害尤为更甚。”忽必烈沉吟了片刻，问：“那该如何呢？”张德辉把手中的酒杯一碰，斩钉截铁地说：“更换贤者！历来得民则得天下，失民则失天下。为得天下必须择贤用能，决不能姑息养奸。”忽必烈请张德辉向他推荐贤能之人。张德辉一口气说出元好问、李治、白华等二十多人。有些忽必烈已经耳闻，有些他头一次听说。他进一步向张德辉提出要求，让张德辉把他所知道的贤能之士都招致给他。张德辉答应了，同时借机向忽必烈提出要忽必烈支持修复真定的孔子庙。

忽必烈询问了真定孔子庙的修建历史及其现状。张德辉激动地说：“真定孔子庙是北方有名的祭圣之地，它的兴废是北方文治盛衰的标志。近年它已被兵火毁坏无几，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我听说大王关心文治，曾有意要修复它，可是具体办事者却一再拖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至今修复之事毫无进展。我来这里目的之一就是要向大王讨

个说法。”忽必烈说：“好，我就委托你具体把这件事做起来。你回去跟史天泽万户讲明白。再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找我。”张德辉马上离席向忽必烈表示感谢。忽必烈招呼他说：“快坐下，快坐下！修一座孔子庙值什么，将来我还要你帮我把整个中原治理好呢。”张德辉高兴地说：“我等着那一天，只要我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一定会为大王效尽全力的。”忽必烈满怀信心地说：“你等得到的。”张德辉坐下后高举酒杯大声说：“那为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干杯！”两人开怀畅饮起来，一直到喝得酩酊大醉……

## 10. 兄弟间的游戏

拔都接到阿合马送达的密报后，对唆鲁和帖尼十分感激。他立刻在其所辖的钦察领域东部边界加强了布防，命令边疆将士严阵以待。贵由一向骄奢淫逸，继位为大汗后，更放纵跋扈，日夜狂饮纵淫，几乎时刻不离酒和女人。在西行途中他依然如旧。在1248年3月，当他越过叶密立西进到撒麻耳干境内时，由于酒色过度，再加上感受风寒，有一天突然就起不来床了。他高热不退，浑身无力，军中又没有很好的医疗条件，他连续昏迷了几天，就撒手尘寰，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大汗之位。随军的海迷失皇后严密封锁消息，传令大军东还。西伐拔都也就成了泡影。

海迷失护送贵由的灵柩回到叶密立，这是窝阔台给他们的封地，就向四方发布了讣告。唆鲁和帖尼得知这一消息后，依照传统习俗，不失礼仪地派人给海迷失送去了衣服、头饰，以及慰问的话语。拔都那里知道这一消息后，也派人送了礼品，并且带话说：请海迷失皇后和镇海等大臣共同把国事管起来。他由于年老体弱，腿脚有病，就不参加贵由的葬礼了。

海迷失办完贵由的丧事，就监理起国政。但是她和贵由所生的儿子——忽察、脑忽，两人却不听她的政令。他们两人各自建立了一个小宫廷，和海迷失分庭抗礼。他们各以贵由汗继承人的名义，向四方发布政令。各个宗王见忽察与脑忽不听海迷失的，有不少人也闹起独立来。丞相镇海独力难支，毫无办法。唆鲁和帖尼眼见蒙古国要四分

五裂，十分忧心。她天天向耶稣祷告。祈求上帝保佑蒙古国千万不要发生变乱。她派人向那些闹独立的兄弟侄儿们进行劝说，要求他们暂时服从海迷失，以保证国家的统一。但是那些人纷纷覬覦大汗之位，谁也不听劝告。她只好派人把这种情况告知宗王中年辈最长的拔都，请他赶快想办法召开忽里台大会，尽快选举出新的大汗，以稳定国家政局。

拔都接到唆鲁和帖尼的报告，心情也很着急，就以宗王兄长的身份，接二连三向各方面派出急使，邀请全体亲王和宗亲大臣到他的领地阿剌豁马里，举行忽里台大会，共同协商选出一个大家都认为合适的人继承大汗之位。可是察合台、窝阔台的子孙们都不肯西行。他们说，成吉思汗的大本营在斡难河和怯绿连河，叫我们西行到钦察草原没有道理。他们还共推忽察和脑忽为代表起草了一封给拔都的回函。回函大意说：

你拔都是全体宗王的长者，你的命令大家务必遵从；你所赞同的，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违反。究竟选谁为大汗，就请你先拿出一个意见吧。

唆鲁和帖尼知道这一情况后，就又召集了一次家庭紧急会议。她说：“各宗王都不听拔都的话，不肯到他那里去。我们不能这么做。不为别的，拔都已年老多病，就是单单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大哥，也是应该的。”蒙哥、忽必烈首先表态同意母亲的意见，众兄弟俱不反对。于是大家商量由于蒙哥曾在拔都麾下作战，就由他代表一家人前往。唆鲁和帖尼怕蒙哥一人力单，就建议再跟两人去。末哥和拔绰自告奋勇，愿意前往。于是他们为拔都准备了一份十分丰厚的礼物，蒙哥就带着末哥和拔绰两兄弟一起上路了。

忽必烈对于动荡的局势，宗族中众人争夺汗位，心中很不安。他不知道未来的大汗将是何人，国家的局势将向何处发展。最恼人的是

他恨自己竟毫无办法。一连几天他一个人躲在大帐里喝闷酒，谁也懒得见。

看到忽必烈忧心忡忡闷闷不乐，他的侍从廉希宪和阔阔担心忽必烈闷出病来，就想如何使忽必烈能够开心，终于被他们想出一个主意。他俩联络了阿里不哥的侍卫脱里赤和阿蓝答儿，决定两家举办一次摔跤和射箭比赛，由忽必烈和阿里不哥来主持。年轻气盛的阿里不哥对这一主意非常赞赏，他全力支持。忽必烈本来不大情愿，可是拗不过小弟的请求，只好答应。阿里不哥那里由脱里赤和阿蓝答儿组织人员，忽必烈这里由廉希宪和阔阔组织人员，双方稍事准备就定下了比赛的时间。

至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各带领自己的人员会聚在草原之上。廉希宪和阿蓝答儿已预先把场地设置好，在东西南北各三百步的地方插上了旗帜。南面立好了一排草人，场地中心立有四根木桩，木桩用绳子连起，中间围成了一块摔跤场。北面为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铺设了毡席。阿合马任总调度，举着一面小黄旗，站在正中。阿里不哥坐在左边，一色的蒙古侍臣依次坐在他的身边；忽必烈坐在右边，汉装的窦默、姚枢、张文谦、赵璧，还有披着袈裟的子聪和尚坐在忽必烈一旁。张文谦是子聪少年时的同学，子聪在邢州料理完丧事，将他带到了忽必烈身边，执掌忽必烈王府的书记。这些汉人大都没有见过蒙古的摔跤和射箭活动，所以忽必烈特叫赵璧通知他们一起来观看。这些人平时都只呆在忽必烈的客帐里，不大露面。现在一下子都坐在了忽必烈的身旁，阿里不哥大为惊讶。他问忽必烈：“你旁边坐那么多汉儿，都是什么人？”按他所想，汉人都是奴隶，绝不可和蒙古人同坐一起的。忽必烈笑着说：“他们都是我请来的客人。一个个本事可大呢！”阿里不哥撇了撇嘴，鄙夷地瞧了窦默那些人一眼，不相信地说：“这些人都会摔跤？会射箭？比得过我们蒙古人？”忽必烈说：“不只摔跤、射箭是本事。”阿里不哥不明白了：“那还有什么本事？他们会唱歌？会跳舞？”忽必烈笑而不答，指着来说：“你看，旭烈兀、忽察、脑

忽、失烈门他们都来了。”十数匹快马刹时到了他们跟前，旭烈兀大声嚷着：“兄弟们，你们玩耍也不叫着我！”忽察、脑忽和失烈门下了马，向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位堂叔打了招呼，问：“我们也来看看，行不？”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一同表示欢迎，让他们在东西两边坐下。

阿里不哥队的摔跤手穿黑，忽必烈队的摔跤手穿红，他们都是平日训练有素的摔跤手。每逢庆典节日他们都要表演一番。比赛还没有开始，摔跤手们各自做着他们的热身活动。忽察对身边的旭烈兀说：“当初我爷爷窝阔台汗最爱看摔跤比赛，你记得不记得那年我爷爷还专门从呼罗珊和伊拉克调来了摔跤手费列和马和谋沙三十个摔跤手，当时额勒只带万户不服，用自己的摔跤手叫什么的，我记不清了。”旭烈兀笑着补充说：“叫兀合纳孛可。”忽察说：“对，叫兀合纳，他跟费列比赛，结果费列赢了。而额勒只带打赌那一次就输给爷爷五百匹良马。”旭烈兀说：“你也不过是听说，我可亲自看了那场比赛。那个费列可真是厉害。将来我要到西域亲自看看那里的比赛。一定非常好看。”忽察说：“到时可别忘了带我去！”脑忽也说：“我也要去。”旭烈兀说：“到时看我们各人的造化吧。”

阿合马宣布比赛开始，乐队奏起了欢快的乐曲。双方摔跤手在乐声中进入场地，每队十六人，每对摔跤手一跤定输赢。他们一个个都肌肉发达，体格雄壮。观看的人们鼓起热烈的掌声。

子聪和尚对这场比赛不感兴趣。因为他听说从成吉思汗时这种比赛往往如鸿门宴，暗藏杀机，而摔跤手们不过是双方的一种赌码。每每比赛时就有一些摔跤手当场断送掉性命。当他被邀时本不想来观看，但是忽必烈说赛后要和他们商议些事情，他只好随众人一起来冷眼旁观。

赛场上摔跤手们你拉我扯，抓、拽、接、绊，扭、扳、腾、闪，窜、踢、跳、踏，翻、背、摔、压，一个个如饿虎扑食，逞凶斗狠；一个个如雄狮搏兔，矫健迅猛；一个个如鹰隼展翅，上下翻飞；一个个如蛟龙戏水，左右回旋。他们摔得难分难解，观看的人则喊的声嘶

力竭。赛场内外，气氛一样热烈。这里的人们似乎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摔跤比赛一场场下来，显然红队占了绝对优势，忽必烈兴高采烈，阿里不哥面目已流露出明显的不快。对于阿里不哥的表情，忽必烈似乎毫没注意，子聪冷眼却看得分明。他走到忽必烈身旁，小声问忽必烈说：“殿下可曾与阿里不哥下有赌注？”忽必烈说：“没有。”子聪问：“您在乎输赢吗？”忽必烈警觉地问：“什么意思？”子聪说：“您看看阿里不哥的脸色。”忽必烈瞟了一眼，子聪说：“他似乎很在意呢。他是您的幼弟，这种游戏之事您不要认真，以免伤了兄弟和气。”忽必烈马上明白了。他立刻叫廉希宪吩咐自己最后上场的两名摔跤手只准输不能赢。

前十五对摔跤手的比赛结果是平局，关键要看最后一对的胜负来定两队的输赢了。观看的人们情绪也进入了高潮，各为自己的摔跤手呐喊助威。红队出场的摔跤手叫阿里，黑队的摔跤手叫巴林。阿里和巴林昂首挺胸，踩着出阵歌的激昂旋律，像沙漠上的骆驼一样稳健地小跑着，各把自己的双拳攥紧，前后、上下、左右抡动他们有力的臂膀，高抬他们健壮的双腿，他们舞着，跳着，进入赛场，然后向忽必烈、阿里不哥与周围的观众合掌致意。他们摔跤衣上的圆帽铜泡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他们脖颈上的五彩项圈鲜艳夺目，他们腰间所系的彩裙以及那上面镶嵌的金银饰品点点发光。两人对面站立，虽然阿里已得到廉希宪嘱咐，不能赢胜巴林，但是他想也决不能输得太窝囊。所以他要先下手为强，两人一搭肩，他就使出全身气力，将巴林死劲按住，巴林也不肯示弱，他听到了阿里不哥的喊声：“巴林，你这小子如不卖力气，看我回去收拾你！”黑队的观众也大叫：“巴林，加油，就看你了！”巴林抓住了阿里的腰带，两人都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僵持着，旋转着，谁也怕失去平衡，不敢贸然抬脚踢绊对方。观看的人似乎比他们还紧张，扯破喉咙般地叫嚷着。阿里突然对巴林说：“抓住我，别放手！”他却松开了抓巴林肩的手，双手像两把钳子一样卡住了巴林的腰，身子向后一挺，一个转身，竟使巴林拔离地面，随着他旋

转起来。观看的人们又鼓掌又欢呼，红队观众为阿里加油，他们以为胜利一定是他们的，那是确而无疑的了。这时巴林松开了抓住阿里的手，就势搂住阿里的脖子，一翻身跳到阿里的身后。气得红队的观众大叫：“阿里，笨蛋！”听到这种喊叫，阿里不哥高兴的哈哈大笑起来。

廉希宪趁机大喊阿里，意为提示他别忘嘱咐。阿里看了廉希宪一眼，回转身，猛地冲上前，像背口袋一样将巴林俐落地又背在了自己的肩上。众人知道只要阿里像摔下口袋那样把巴林扔到地上，巴林就输定了。这时阿里看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脸色都不好看，又听巴林对他小声乞求道：“好哥哥，你让我一着，不然阿里不哥不会饶我的。”阿里知道他这时再输给巴林已不丢脸面，他出人意外，好像是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似地，给人感觉是他一下子没有站稳，巴林趁机一骨碌从阿里背上翻下身，反将阿里绊倒在地。巴林赶紧把阿里扶了起来，因为倒地就算输，结果是阿里输掉了关键的一局。红队的助威者大失所望，纷纷大骂阿里“废物”、“笨蛋”。阿合马气得直冲阿里吐唾沫，一些人竟围过来要打阿里。幸而廉希宪赶紧把阿里叫走，并按忽必烈的吩咐给了他许多赏赐。阿里把这些赏赐分给了他的队员，悄悄说明了情况，他才得到队员们的谅解。

忽必烈向兴高采烈的阿里不哥道贺，阿里不哥洋洋得意地说：“起初，我还以为我的摔跤队一定会败给你们呢，谁知最后还是我们胜利了。回去我要好好奖赏他们。”忽必烈连声说：“对，对。他们都很卖力气，应当获赏。”阿里不哥兴奋地对阿合马说：“下面比赛射箭吧！”

射箭是自由参加，人人跃试。很快参赛的人自动排成了长队。规定是一人连射三箭，凡射中草人者皆有奖。蒙古男子自幼骑马习射，可谓人人都是射手。比赛开始不久，一个个草人就变成了刺猬模样了。看着一个个蒙古健儿箭无虚发，阿里不哥忽然对忽必烈说：“何不叫你那些汉儿一起比试，我倒想看看他们的本事。”他的侍者阿蓝答儿说：“他们都是书生，拿不得弓，射不得箭！”阿里不哥仰天大笑：“书生有什么用！还不如养只狗育头鹰有用场。”廉希宪不爱听，他冲阿蓝答

儿说：“谁说书生不能弯弓射箭？”阿合马惊奇地问：“怎么？你个廉孟子也要参加比试吗？”廉希宪也不答话，从挨近他的侍卫手里拿过一张弓，阿合马连呼：“让开，让开！咱们的书生廉孟子也要拉弓射箭了。这可是新鲜事，大家都来看啊。”阔阔对廉希宪说：“你何必跟他们一帮武夫制气！你要射不中，可就要出丑了。我看算了吧。”说着他就去夺廉希宪手中的弓。廉希宪一把推开阔阔，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走到发射线前，不慌不忙，站稳脚跟，搭上箭，慢慢拉开弓，瞄准草人，一箭，两箭，三箭，箭箭皆中草人，众人一片欢呼。廉希宪大步走回，把弓还给了侍卫。然后他对阿蓝答儿说：“射箭并不难学，不过熟能生巧罢了。百步穿杨、箭射双雕，也不过在于气力与眼神。而读圣贤书，习治世之道，比射箭可要难上千倍万倍。书生岂容你小瞧！”阿蓝答儿无话可答。忽必烈走到廉希宪跟前，拍着他的肩膀说：“哈，想不到，我的廉孟子还是个文武全才！”阔阔这时也松了一口气，为朋友分担着喜悦，说：“王爷不看看他是谁的儿子！”忽必烈大笑，拍着自己的脑袋，连声说：“是呀，是呀，古人言将门出虎子，一点不错，一点不错！他的父亲布鲁海牙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神箭手呀，当初跟随成吉思汗曾屡立战功。不想希宪犹有其父遗风，难得，难得！”

射箭完毕，阿合马依照成绩一一发放奖赏，井井有序。众人欢呼雀跃，就在草原上乘兴唱歌、跳舞，痛饮起来。窦默、姚枢一伙，因为廉希宪为书生争了气，都向他敬酒致贺。一直到日落西山，欢乐的人们才各回自己的帐篷。赵璧告诉窦默他们全回忽必烈的大帐，有要事商议。

## 11. 拔都发令

赵璧引领赛默一行到忽必烈大帐，赛默刚跨过帐门门槛，就又退了出来。他对身旁的姚枢说：“我得先到王子真金那里去看看。”姚枢说：“忽必烈召我们议事，你怎好不参加？”赛默指着自已腰间所佩的玉带钩说：“你看，这是我来此地不久忽必烈赐给我的。他说这是金朝内府故物，我年老，宜于佩戴，而且意欲使真金王子见此玉钩就如同见到忽必烈殿下。他把教导真金的事全托付给了我，我已出来一天，我怕议事太晚，今天不及见王子功课是否做完。忽必烈要问起我，你就替我说一声。”说完，他竟自匆匆去了。

没等忽必烈问，姚枢就把赛默离去的事告诉了忽必烈。忽必烈说：“真是一个尽心尽职的师长啊！我把真金交给这样的人带，也就放心啦。”

忽必烈看人们都到齐了，就把贵由去世后，蒙古宗王内部纷乱的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同时也毫无保留地讲述了他的忧虑。他说：“你们都是智谋之士，我愿听听你们对如今形势的分析。”人们都沉默不语，似乎都怕说不准。忽必烈又鼓励众人随便说，说对说错都没有关系。于是久在忽必烈身边的赵璧首先说：“成吉思汗开创的基业虽已历三世，而当下南边战事还远远没有了结，与宋朝的战争已进行了好几年，却并无多大进展。必需有一个英明君主继位，才能完成中原统一的大业。惟不知未来谁将有可能为大汗。”姚枢说：“我听说过，窝阔台汗曾有旨要立失烈门为继承人。今见失烈门仪表不凡，意气轩昂，

似非久居人下者。忽察、脑忽兄弟二人虽然现在闹得欢，但我看他们终非成大器者。”张文谦向子聪说：“你对这里的情况应当比我们都清楚，你说说。”

子聪双手合十，大声说：“我佛慈悲。据贫僧所见，大汗之位很快就会确定，而且已有不移的人选。”众人一齐问他：“那是何人？”子聪不紧不慢，但很坚定地说：“此人就是蒙哥。”“蒙哥！”大家都惊呼起来，要他说明根据。

子聪手捻佛珠，像胸有成竹一般，侃侃而言：“当今宗王中以拔都年辈最长，功勋最多，威望最高。但从木赤大王起，就一直致力经营西域，拔都继承父位后更建立了一个钦察汗国。其国领域广大，事务繁多，他已无心东来争夺大汗之位。拔都以下，追随窝阔台汗西征，功高之人即是蒙哥。与拔都关系最好的人也是蒙哥。拔都不为大汗，他一定会支持蒙哥为大汗。况且，当初窝阔台汗也曾有让蒙哥为大汗之意。其余宗王虽有觊觎汗位之想，却无攀登大汗之位的实力。比如失烈门，虽有窝阔台汗的许诺，但脱列哥那皇后就没有遵守此诺。失烈门就是再意气不凡，他也是羽翼未丰，他不足与蒙哥争雄。像忽察、脑忽之辈，不过是酒囊饭袋一类，又何足挂齿！我想当蒙哥继位为大汗后，忽必烈殿下则当行周公之事，辅佐蒙哥以成大业。”众人听子聪讲得头头是道，无不叹服。忽必烈则着急地问周公事是怎么回事？子聪说：“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继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周得天下八百余年，多赖周公之力也。蒙哥为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政事而行之，正在乎今日。大王当虑兄之所未虑，一心为国，选定将相，延揽人才，大开言路，制定典章、礼乐、法度，化民治国。前日大王示我姚枢所言治国平天下之大要，救时弊之条列三十，皆系当今之急务，治世之良策。当初成吉思汗一心统一天下，建旷古未有之大国，惜未能从愿；窝阔台汗继承遗志，西征南伐，至贵由汗也未能完成成吉思汗的宏愿。今历经三代，大任又将落在蒙哥的肩上。结束华夏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为

万民造福，建立千秋万代之功业，时在今日。此千载一时，机不可失也！”

姚枢拍手说：“这一番话诚诸葛亮未出茅庐而定三分天下之论也。不想今日竟出于一个和尚之口！”他对子聪说：“你快点还俗了罢。还装模作样念哪门子佛经！”子聪双手合十，向姚枢说：“我佛慈悲，普渡天下受苦众生。佛法广大无边，学问深奥，不入其门，不知其理。先生莫要妄议。”姚枢嘿嘿而笑：“我和你开玩笑！佛门普救众生，儒家要治国兴邦，其要旨亦在以民为本。儒释自古相辅相成。”他转向忽必烈说：“我佩服子聪和尚的高论。当下大王即当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思考如何行利国利民之事。”

张文谦、赵璧等你一言，我一语，大都补充或发挥子聪的论见，说得忽必烈心中热乎乎的。几天来埋在他心中的郁闷一扫而光。他暗想：这些人真了不起，他们好像窥透了我的心思，句句说说的那么在理，那么叫人爱听。看来汉人儒士确实不可低估。我且看子聪的话是否灵验。

蒙哥带着末哥和拔绰一行人晓行夜宿，说不得吃尽多少辛苦，终于在1249年秋到达了钦察汗国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城。拔都向各宗王发出邀请到他那里聚会，只有蒙哥一行人如约前往。拔都与蒙哥分别已近十年，当他得知蒙哥将到达他的城堡时，他分外激动，马上吩咐侍者以最隆重的仪式欢迎远方兄弟的到来。

风尘仆仆的蒙哥一行接近萨莱城门时，盛装的钦察人在路两旁向他们鼓掌，高喊：“欢迎！欢迎！”并向他们抛掷鲜花。一队整洁的士兵迎上前，在嘹亮的军乐声中将蒙哥兄弟扶下马，请他们坐上了一辆饰满鲜花的豪华马车。欢迎的人们簇拥着蒙哥一队人马直到拔都的王宫。王宫门前全铺上了红地毯，拔都早就在宫门前迎候多时，他一见蒙哥的车马到来，立刻走下台阶前往迎接。他的臣僚们则在王宫前排成一队恭立。在热烈的迎宾曲中拔都与蒙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人

搂抱了很久，拔都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令在场的许多人都为之感动。不少人，特别是那些来自斡难河畔的蒙古老臣、老兵，也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蒙哥很感动，他没有想到拔都会如此隆重地欢迎他的到来。他伏在拔都肩上，问道：“大哥身体还好吧？”拔都将蒙哥从怀里推开一点，双手把住蒙哥的双肩，上下打量着蒙哥，说：“我好，我好。我看你长得更加威武英俊了。唆鲁和帖尼可好？旭烈兀、忽必烈他们可好？”蒙哥回答了拔都的问话，向他介绍了末哥和拔绰，拔都和他们一一拥抱，称赞他们都是好小伙子。然后拔都与蒙哥携手走进王宫。王宫里早已准备好盛大的接风宴席。

漂亮的俄罗斯姑娘与俊俏的小伙子穿着鲜艳的服装，在欢快的乐曲声中跳起俄罗斯舞。美丽的姑娘们向蒙哥他们献上一杯杯香甜的红红的葡萄酒。蒙哥与拔都开怀畅饮，尽叙离情。饮酒中拔都对蒙哥说：“蒙哥，我想向忽里台大会推举你做蒙古国的大汗。”蒙哥赶紧摆手，连声说：“大哥，你醉了。”拔都又喝了一口酒，举着金杯，问蒙哥：“你看我什么时候醉过？这些日子我想了好久，想来想去还是只有你最合适。”蒙哥说：“今天我刚到，不说这事。”拔都说：“好，不说就不说。你在我这里好好玩几天。等再找时间，我把我联系的在西方的宗王们都召集到一起，大家再共同商定。”他对跳舞的青年们说：“你们跳了半天了，先休息一会儿。蒙哥兄弟远道而来，现在让我给亲爱的兄弟献上一只歌。”人们热烈鼓起掌来。乐队不知道拔都要唱什么歌，停止了奏乐。拔都找他们要了一把马头琴自己顺手弹拨起来。然后用他特有的苍劲浑厚的嗓音唱道：

弓儿离不开箭，  
马儿离不开鞍，  
英雄从来离不开伴。  
我亲爱的好兄弟，  
我们曾同甘苦共患难。

自古瓜儿先苦后甜，  
山不转来水也转。  
伏尔加与怯绿连水长又长，  
我们兄弟的心永远相连。  
权力和荣耀归于好兄弟，  
你无愧为当今蒙古的英雄大汗。  
有谁胆敢不服从，  
我就与他刀兵相见！

拔都唱完后，末哥与拔绰使劲鼓掌，齐声喊好。他们先后站起身，对拔都说：“感谢哥哥的盛情，我们哥俩给您跳一个咱草原上的蒙古舞。”他俩走到中央，半披蒙古袍，脚踏蒙古靴，模仿骑马、射箭、打猎、摔跤，跳得十分卖力，浑身是汗。他们真心希望能够博得拔都高兴。看着末哥兄弟俩起劲的舞蹈，拔都不禁回忆起久违的家乡，泪水不觉擦了又流。待兄弟俩舞完，拔都亲自向他俩敬酒，说：“多年没有看到这种舞蹈了。你们跳得太好了。”他对蒙哥说：“你们兄弟都是好样的！拖雷叔叔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几天后，拔都召集了他的兄弟斡儿答、昔班、别儿哥家族的成员以及邻近察合台家族的一些成员，还有一些勋旧大臣，共同与蒙哥兄弟相会。他们一起订立了一项协议：拥立蒙哥为蒙古大汗。但当大家要在协议上签字时，海迷失所派来的使者八剌却厉声质问道：“窝阔台汗曾有立皇孙失烈门为继承人的决定，失烈门现在，你们却另立他人，将把皇孙置于何地？”末哥应声反驳说：“窝阔台汗的旨意谁敢违抗？然而以前立贵由汗就是由脱列哥那皇后和你们一起商定的。违背窝阔台汗意旨的事就是由你们先干出来的。现在你们怪谁！”大臣忙哥撒儿问八剌：“当初皇后脱列哥那立贵由时你在哪里？那时你为什么不讲话？窝阔台汗也说过蒙哥可以君天下，你不知道吗？我们拥立蒙哥正是要遵从窝阔台汗的遗旨，难道有什么错？谁再胡搅蛮缠，我的刀剑

可不饶他！”八刺看着忙哥撒儿气势汹汹的样子，不敢再讲话。<sup>①</sup>大臣兀良合台说：“蒙哥聪明睿智，众所共知。我们举他为大汗，没有错。来，我第一个签字。”于是人们纷纷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sup>②</sup>蒙哥却还在推让。末哥急了：“你还推什么！大家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画了押。连忽察、脑忽都给拔都写来了服从拔都意见的书信，你绝不能再推辞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拔都为末哥的话带头鼓掌，众人也跟着鼓起掌来。待掌声停止，拔都说：“让我们一起宣誓。”于是人们跟着他纷纷摘下帽子，解下腰带，一齐面向蒙哥跪下。拔都举起酒杯，向蒙哥敬献了就位酒，全体宣誓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一定要效忠蒙哥大汗。大家决定在新年时举行忽里台大会，让全宗族人承认蒙哥汗位的合法性。

拔都向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的后妃、子孙后裔以及所有的宗王、勋旧大臣们派出急使，通知他们说：在所有的宗王中，只有蒙哥具有大汗所必需的禀赋和才干。他见过世上的善恶，他尝过一切事情的甘苦。他多次率军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窝阔台汗和众大臣对他都格外尊重。在众王中只有他耳闻目睹过成吉思汗的教诲和规约。只有拥立蒙哥为大汗才有利于我们大蒙古国，有利于各宗王的利益。同时拔都命令自己的兄弟别儿哥和脱花帖木儿带领一支军队护送蒙哥返回怯绿连河大本营。他竭尽全力为召开忽里台大会做一切准备，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并不全随他愿。

---

① 忙哥撒儿，系成吉思汗时“四杰”之一的赤老温的曾孙。事拖雷甚恭谨，后在蒙哥藩邸为将。贵由为帝时任他为断事官。其事参见《元史》卷124本传，第3054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 兀良合台，系成吉思汗时“四狗”之一的速不台的儿子。为蒙哥在藩邸时的掌宿卫者。其事见《元史》卷121本传，第2978页，中华书局本1976年版。

## 12. 蒙哥即位

唆鲁和帖尼接到拔都急使递交的通知，几乎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连忙也向四方派出使者，力图以往日自己家族的影响，尽量多召集一些宗王勋贵们出席拔都预定的忽里台大会。然而窝阔台一系坚持大汗之位必需由窝阔台的后人来担当，他们表示绝不参加大会。这就迫使忽里台会议不得不一再延期。

到1250年底，别儿哥派人禀报拔都说：“我们想拥立蒙哥为大汗，时间已经两年了。有些宗王，无论对他们好说歹说，还是死活都不肯参加大会。眼见政出多门，国事纷乱，到底该怎么办？”拔都派人回复说：“我们仁至义尽，再发一次最后通牒，然后如期举行大会。你保蒙哥登位，谁要违抗，就要他们准备掉脑袋吧。”蒙哥派失烈门去通知海迷失和她的儿子们，派阿蓝答儿去通知一直拒绝到会的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

接到最后通牒的宗王们感到再不参加大会已不是办法。他们只得纷纷启程。但是他们并不是直接到曲雕阿兰——蒙哥预定的忽里台大会会址，而是先聚会到了失烈门处。

失烈门长期以来一直处在蒙哥帐下，他找不到机会离开。他早就知道为谁继承大汗之位的问题，在全蒙古已闹得人心不安。但是他一直佯装与己无关，不闻不问。可是他内心一天也没有忘记爷爷曾许诺让他继承大汗之位的言语。他雄心勃勃，不甘居于蒙哥帐下，但他也知道自己的命运一时还被掌握在蒙哥的手心里，所以他时时韬晦，处

处装做对蒙哥百依百顺。他表面上的唯唯诺诺终于骗得了蒙哥对他的信任，在关键时刻竟派他到海迷失那里送信，这无异于放虎归山。失烈门到达海迷失的封地叶密立后，他不是劝他们参加忽里台大会，而是对海迷失和忽察、脑忽说：“我们不去，大会就开不成。窝阔台爷爷、贵由伯父登上大汗之位时，都要求宗王和大臣们宣过誓，大汗之位必需永远在窝阔台家族。况且窝阔台大汗说过让我继承汗位，我们完全有理由不参加他们的大会。”忽察和脑忽情知自己不可能被人们拥立为大汗，就说：“我们遵从爷爷的遗旨，那就拥立你为大汗吧。”海迷失也表示赞成。于是他们就向也速蒙哥以及失烈门四叔哈刺察儿的儿子忽秃里，还有一些跟随他们的大臣发了通知，要求他们参加蒙哥的忽里台大会之前先到叶密立失烈门处集合。

这些窝阔台的子孙以及忠于他们家族的大臣和亲朋聚在一起，他们不甘心大汗之位落到别的家族，于是共同密谋了借蒙哥忽里台大会之机，进行叛乱的计划。他们商定妥当之后就带领浩浩荡荡的队伍向曲雕阿兰进发了。

至约定的会期——1251年6月中的一天，失烈门一伙人还没有赶到。别儿哥就代表拔都主持即位大典，宣布忽里台大会正式召开了。术赤和拖雷两个家族的宗王全到了。窝阔台的第六子合丹、七子灭里以及窝阔台的次子阔端的儿子蒙哥都，还有察合台的孙子哈刺旭烈兀等都参加了大会。成吉思汗的一些侄甥们也参加了大会。也就是说大部分宗亲和勋贵都莅临了这一盛典。

别儿哥安排众人就座，他令忽必烈负责会议程序，命拔绰负责守卫蒙哥，派末哥保卫营帐把守门户，让旭烈兀维持大会纪律。他负责总指挥。当他宣布推举蒙哥为大汗时，忽必烈带领大家欢呼：“蒙哥汗万岁！”然后由别儿哥扶蒙哥登上大汗皇位的宝座。随着别儿哥的指挥，全体脱帽，把腰带搭在肩上，一同向蒙哥跪下行九叩大礼。

蒙哥穿着华贵的织金蒙古袍，头戴七宝重顶冠，冠顶一颗红宝石晶亮闪光。乌黑的发辫垂于双耳后面，耳垂上戴着一对明晃晃的金耳

环。他圆圆的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用洪亮的声音发布了 he 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令：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几天连阴的天空也露出了笑脸，阳光分外灿烂。我命令所有的人今天都要和我一样兴高采烈，不准发生任何争吵。大家整天都要痛痛快快地欢笑、唱歌、跳舞、喝酒，让我们从今天起度过一段最美好的时光！众人闻旨一片沸腾，高呼“万岁！”

宴会连日举行，每天要用两千车酒和马奶，三百头牛、马和三千只羊。怯绿连河畔白天黑夜都是一片欢歌笑语，人们完全陷入了狂欢之中，几乎忘记还有未到会的宗王。

当庆祝蒙哥登基的狂欢进行到第四天的午后时分，失烈门一伙的队伍已接近了曲雕阿兰，眼看一场战乱就要爆发。然而说老天保佑也罢，说机缘巧合也罢，正在那一天午后，蒙哥的一个名叫克薛杰的鹰夫突然发现他负责喂养的骆驼少了一头，他吓得谁也不敢告诉，赶紧一个人四处寻找。他骑马向西奔驰了一段路，忽然发现一支军队，一大群马，一队大车，车上都蒙着毡子，不知装的什么东西。他迎着那队伍走去，他只想找回自己丢失的骆驼，也无心去想这是哪里来的人马。可是他却被一个少年拦住，那少年把他当成自己队伍来回巡视的人，让他帮助修理一下一辆坏了的大车。克薛杰只好下马，帮助那少年修理他的大车。在修理时他有口无心地问了一句：“你车上装的什么？”那少年随口而答：“还不是跟别的车一样，都是刀枪。”这时克薛杰才嘀咕起来：装着这么多刀枪往曲雕阿兰去干什么？恐怕不会有好事吧？但他不露声色地帮助少年修好了车，就骑马离开了。他没有再去找他丢失的骆驼，而是绕道快马加鞭赶回了曲雕阿兰。

克薛杰分开欢乐的人群，直奔蒙哥的大帐。卫士们没有阻拦住他，他直闯到正在饮宴的宗王们面前，惊慌地喊道：“大汗，王爷们，快别喝啦！有人要打进来了！快点准备迎敌吧！”蒙哥正和别儿哥喝得高兴，他看也不看克薛杰，就命令侍卫：“快把这个疯子抓起来！他胆敢在大喜的日子闯进我这里捣乱。不是看他酒醉，非得把他处死。先把

他押起来，让他慢慢醒醒酒再说。”克薛杰在侍卫手里挣扎着，连喊：“大汗，我没有喝酒，我没有醉！我是特地来给你们报信的呀！一会儿打起仗来，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不是假话了，那可就一切都晚啦！”忽必烈看克薛杰不像说谎话，就对侍卫说：“你们先放手。”他转向蒙哥说：“大汗，还是让他把话说清楚的好。”众人都摸不清头脑，纷纷责问克薛杰：“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快说！”蒙哥仍把克薛杰当成酒鬼，恶狠狠地说：“你要有半句假话，马上宰了你！”

克薛杰把他找骆驼时遇到的情况从头到尾叙说了一遍，不知是由于他紧张，话没有说明白；还是因为人们酒喝多了，没有听清楚他说的话；还是人们不愿相信他说的话，人们要他反复讲述了三四遍，询问了种种细节，最后大家终于弄明白他说的危急情况。忽必烈从听第一遍就已猜到是有人要发动叛乱了，而且他已想到叛乱者是什么人。待人们询问完克薛杰，忽必烈马上建议蒙哥调兵遣将，组织反击。然而被登位的兴奋和连日狂饮冲昏了头脑的蒙哥却仍然不相信克薛杰所说的话。他对忽必烈说：“在我即位的大好日子，谁敢叛乱？我是大汗，谁敢不听我的指挥？我们蒙古人向来做事正大光明，哪有不下战书，偷偷摸摸搞袭击的事情。这个酒鬼一定是把骆驼丢了，怕我责罚他，才编造这一派胡言乱语来骗我。”克薛杰听蒙哥这么说，一个四十岁的汉子竟因委屈当众急得呜呜哭泣起来。别儿哥对蒙哥说：“我看，这事这么办：先派探马赶紧顺克薛杰说的方位去察看一下。为防备万一，命大将忙哥撒儿和末哥带三千精兵准备应变，以免叛兵真的到来时，我们措手不及。”忽必烈积极支持别儿哥的建议。众人也都说别儿哥的主意是万全之策。蒙哥于是下令先把克薛杰看守起来，等弄清事情真相后再对他进行赏罚处置。同时依照别儿哥的建议进行部署。

失烈门等人不知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他和忽察、脑忽带着五百轻骑大模大样连说带笑，向蒙哥聚会的大营缓缓进发。大队人马在他们后面数里逶迤而行。蒙哥派出的探马没有走出多远就发现了失烈门等人。他们回去证实了克薛杰说的是实际情况，马上引起一场慌乱。

幸亏忙哥撒儿和末哥已把兵士集合起来，他们闻讯立刻出发，埋伏在到曲雕阿兰必经的路两旁的树林里。待失烈门走进埋伏，忙哥撒儿和末哥指挥兵士把失烈门等人团团围住，他们派出将士向失烈门进行质问：听说你们心怀鬼胎而来，蒙哥大汗已知你们的阴谋。如果你们不是叛乱，就请你们自己前往大汗帐中说明。要不然我们就要把你们所有的人都抓回到大汗面前。你们自己选择吧。

失烈门看到他们已被突然包围，后面的大部队还没有到来，他只好顺势下坡，对来说：“我们是心怀诚意向大汗祝贺来的，只不过路上耽搁所以来晚了。我们自己会和大汗说明的，凭什么你们要抓我们！”于是失烈门一行随同忙哥撒儿、末哥到了大帐。在帐前，失烈门一行人全被缴了械，只有失烈门、忽察、脑忽三人被允许进入大帐。三人一见蒙哥马上跪下，恭恭敬敬地行了九叩大礼。并请求饶恕他们来参加大会迟到的罪过。蒙哥很高兴地说：“你们能来到，就说明你们拥戴我，我就非常高兴。说什么咱们都是一家人。”他命人给三人备座，在帐中一起欢宴。饮宴中有人问起失烈门是不是有谋反的事，失烈门三人一口否认。蒙哥对众人说：“失烈门从小跟我，在我身边长大，一向听我的话，他怎么会谋反？不要听那个醉鬼的胡说八道。我建议为我们家族的和睦团结，大家高兴地干杯！”忽必烈悄悄溜了出去。不一会儿，他进来在蒙哥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蒙哥跟他一起走了出去。好大功夫，蒙哥才回来。继续与众人又喝又唱。失烈门三人要求和他们的部将会面，蒙哥没有准许。他告诉失烈门他们的部将有人负责招待，不用他们操心。

登位大典的庆祝活动又延续了三天，这三天里失烈门三人始终没得和他们的部将会上一面。实际上他们已被人严密看管起来，没有行动的自由。他们后来也觉察到这一点，然而已毫无办法。好不容易熬到庆祝大典的各种活动全部结束，忽察、脑忽向蒙哥辞行，并要求失烈门和他们一起回去。蒙哥挽留他们再住一晚，答应转天早上为他们送别。然而这一晚他们更加明显是被监禁起来了，行动坐卧皆有人监

视不说，那些侍从们的态度更叫人不能容忍，简直就是把他们当成犯人一般了。他们几乎彻夜未眠，猜测着转天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

第二天早上他们被人带到蒙哥的大帐，只见蒙哥怒气冲冲坐在皇位上，忽必烈和几位宗王坐在他两旁。一见他们进来，忙哥撒儿就怒喝道：“三个叛贼，还不跪下！”失烈门还故作镇静，反问：“谁是叛贼？你叫谁跪下？”忽必烈说：“失烈门，我们这几天早已审问了你的部将，他们全都招认了。你们带来的部队也都被我们缴械了。那几千人马都已投降了大汗。如果你们能认罪，把你们的叛乱计划全部交代清楚，还可以求得大汗的饶恕；否则你们可就是自寻死路。”他的话声不大，但极具震慑力。忽察奄拉着脑袋连忙先跪下，指着失烈门说：“都是他拿的主意，求大汗饶恕我们。我们不想和大汗作对呀！”失烈门鄙夷地看了看忽察和脑忽，长叹一声说：“怪我窝阔台家族多不肖子孙。我无话可说。”

蒙哥获得失烈门等人的招供后，深感漠北西域诸王有一些潜在势力对他的政权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如果不向他们示以天威，镇服他们，他们必定还会起兵东来。于是他把自己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定为平定漠北诸王，而把蒙古本土和漠南的经营治理大权就交给了忽必烈。

忽必烈得到了实权，即在金莲川开设了他的王府。金莲川原是金朝皇帝避暑之地，建有景明宫。忽必烈为便于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就把他的藩王府迁移到此处。所有的僚属都为忽必烈得到实权高兴。忽必烈眼珠子聪的预计已被证实，就想尽自己的“周公”之力，辅佐兄长，全力治理蒙哥交给他的地域。他在新开的王府里备下酒宴，招待他的僚属，僚属们纷纷向忽必烈表示祝贺。但是细心的忽必烈冷眼观察，却发现姚枢在宴会上似乎闷闷不乐。待宴会结束，众人离去时，他留下了姚枢，姚枢问忽必烈有何事相留，忽必烈问他：“宴席间大家都很高兴，惟独你似乎不开心，竟连酒也不向我敬一杯，究竟是因为什么？”姚枢见忽必烈是真心相问，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忽必烈，他以为刚才的宴会深藏祸机，他哪里还有心祝贺。忽必烈不明白，姚枢为之解

说以后，忽必烈才非常懊悔自己掌权之初就有莫大的疏漏。他后悔事前没有跟姚枢这班谋士们商量。他哪里会想到一场宴会还可能惹出麻烦。宴会既已举办过，就只好按姚枢的建言，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了。

## 13. 儒教大宗师

姚枢因忽必烈问他为什么酒席上表情不悦，回答说：“现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还有超过汉地的吗？现漠南汉地军民皆归大王所掌，大汗还有何用？假如他日蒙哥汗手下的大臣潜言大王权威过重，势必造成君臣兄弟猜疑不和。所以人为大王贺，我为大王忧之。”忽必烈一拍脑门说：“我简直高兴的昏了头！你说的在理。我怎么没有想到，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姚枢说：“与其将来被夺权，不如当下自己减权。我想目前征战离不开军队，大王只保留带兵之权。至于军资所需，则请大汗供应。民户行政管理之权交还大汗，由大汗直接掌管，这样或能保大王势顺理安。”忽必烈依姚枢之见禀告了蒙哥，蒙哥很高兴地接受了忽必烈所交还的行政权力。

两天后，忽必烈接到子聪和尚向他递交的一封长长的上书，书中言：“大王新开府衙，诸事繁忙，所虑事杂多，今就贫僧以为急要者，条列以上，供大王参详。”忽必烈接过上书正待要看，侍卫传报邢州答刺罕派使者求见。原来答刺罕闻知漠南汉地归忽必烈管辖，而还不知忽必烈只管军事，已辞却了民事管理权。使者向忽必烈禀告邢州在他们受封之初有民万余户，可是二三十年来，日减月削，现在才剩五七百户，希望他赶紧选派能干的人员去治理，忽必烈不便推辞就答应了。

使者走后，忽必烈想起子聪和尚是邢州人，就叫人把子聪请来问他邢州的事怎么办。子聪说：“使者所言情况是实。我小时候邢州可繁华了，前年回去一看，市景大不如前。大量房屋倒塌，街上冷冷清清，

很多人都流亡了。如果能有真定张耕，洺水刘肃那样的官吏去治理，也许还能恢复原来的繁华。”忽必烈问：“张耕、刘肃怎么就能治理好邢州呢？”子聪说：“这二人都是前金进士，为官有正声。刘肃曾官金尚书省令史，有贼盗窃内府官罗和珍珠，后来捕获了管库吏和卖珍珠的商人，拷问之下有十一人承认与贼同伙，刑部就要对这十一人处死刑。刘肃却坚决反对。他认为抓贼要赃，现在一没有当场抓住偷贼，二也没有获得赃物，单凭口供就要把这十一人处死，难免其中会有被冤死者。刑部把这事报到皇上那里，皇上大怒，反要惩办刘肃。有人把消息透露给刘肃，刘肃说：‘辨析冤狱是我的职责，我岂可爱惜一人的生命而使十一人被冤杀！’他反而为十一人申辩越力，终于使十一人得救。至于刘肃、张耕类似刚直不阿的故事，在民间相传还有许多。”忽必烈说：“好了，我相信他们能治好邢州，我去向蒙哥汗禀告，请他们两人出来治理邢州。”

蒙哥接到忽必烈的报告，委派其近侍脱兀脱为安抚使，以张耕、刘肃为辅佐。张文谦知道此事后就跟忽必烈讲：“现在民生困弊，邢州最烈。刘肃、张耕虽是清正之官，似乎还需良吏为其帮办。我的同年进士赵良弼性明敏，多智略，现在赵州教授子弟，可聘他为邢州安抚司吏长，则刘、张行事即有腿脚。”忽必烈立刻签发了任命，征调赵良弼至邢州赴任。

唆鲁和帖尼眼见蒙哥掌权已定，就放心地和幼子阿里不哥回到自己的营寨。她连日为蒙哥即位之事操劳，张罗时不觉得累，等一闲下来方感到疲劳已极，以致回到营寨不久就病倒了。阿里不哥赶紧派人通知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冷日子，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所有的野兽都躲在洞穴里不敢出来觅食的时候，唆鲁和帖尼自觉一病不起了。她强支持着叫阿里不哥搀扶着，看了看帐篷外面一望无际的雪野，小声说道：“大地真干净呀，洁白的雪把一切都遮盖了。上帝要召唤我到 he 那里和拖雷团聚去了。”一阵寒风吹来，唆鲁

和帖尼打了一个寒颤。阿里不哥忙将母亲扶回卧榻。她半卧半依地让侍女给她梳理一下头发，换上了华贵的貂皮袍。对阿里不哥说：“不要叫你哥哥们来看我了，我对他们放心。我要对你父亲说我对得起他了，四个儿子都长成雄鹰了，他一定也会很高兴的。”阿里不哥看着母亲瘦弱的身躯和纸一样黄的面容，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又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木然地站在唆鲁和帖尼的榻前。呆了一会，他说：“您不要反对了，我还是叫巫师来为您做法术驱除病魔吧。”唆鲁和帖尼摇手：“上帝会保佑我的，用不着什么巫师法术。我在人间完成了我的使命，我无有遗憾，我去的是很愉快的。”唆鲁和帖尼面对死亡的平静反而使阿里不哥不知如何是好。他望着茫茫的雪海，心中筹划着如何为母亲操办后事。同时埋怨三个哥哥怎么一个也不见回来。

突然，他看到一小队人马从雪中飞驰而来。他兴奋地对唆鲁和帖尼说：“妈妈，有人来了。”唆鲁和帖尼问：“是谁？”阿里不哥看了一会儿说：“好像是忽必烈。”唆鲁和帖尼说：“我想他会来的，那些汉儿们总教他要讲孝道，他怎么能不来呢。你们兄弟四人蒙哥勇武，忽必烈多谋断，旭烈兀坚毅，都能干出一番事业。你要好好和哥哥们团结，多依靠他们。”阿里不哥有些不服，反问：“我就不能干出一番事业吗？”唆鲁和帖尼说：“你争强好胜，但却缺乏历练。我留下这份产业也够你享用了，你还要干什么呢，能守住这份家业就不错了。”母子俩正说着，忽必烈满身冰雪闯进帐来，随着一股寒气袭入帐内。忽必烈摘掉帽子，拍打着身上的冰雪，扑到唆鲁和帖尼跟前，拉着她的手说：“妈妈，怎么几天不见您就病成这样？您的身体不一直像不儿罕山上的青松一样挺拔健康吗？妈妈您现在觉得怎么样？”唆鲁和帖尼轻轻抚摸着忽必烈的手，两眼闪着光，说：“孩子，难为你大风大雪还跑来看我，我挺好。刚才我跟阿里不哥说了许多话，我只要你们兄弟四个记着我讲的故事，一根筷子易折，数根筷子合并在一起就不容易折断，你们哥四个一定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忽必烈说：“我知道了，妈妈。旭烈兀被蒙哥派到西域打仗去了，蒙哥他有许多事离不开，您别

怪他们。”唆鲁和帖尼点点头，声音越来越小，眼中的光芒渐渐消失。她说：“我不怪他们，你放心。看见你来我就很高兴了。我要去找你们的爸爸拖……雷……去了。”唆鲁和帖尼气力用尽，头一歪就离开了人间。忽必烈扑在妈妈身上嚎啕大哭，众人也都跟着哭了起来。哭了好一阵，阿里不哥提醒忽必烈说不要哭了，要为妈妈赶紧操办后事。他说：“假如你不来，我一个人还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你看怎么安排好，就怎么办吧”。

忽必烈依照蒙古的习俗，置办了棺木，安排了葬礼，并和阿里不哥一起将妈妈埋葬到起辇谷。

这期间，蒙哥已将西域反叛的诸王处理完毕，并重新安排了一些宗王的封地。由于海迷失和失烈门的母亲一起咒骂蒙哥，事情被揭露出来后，她们也供认不讳，她们便被裹在毛毯中扔到水里处死了。失烈门和忽察、脑忽分别受到了谪迁和罚以征戍之役。当忽必烈从大本营回来，向蒙哥报告了母亲丧事办理情况之后，蒙哥叫忽必烈稍事休息，准备南征。

忽必烈出征前，他见到了一个早就想见到的人，那就是鼎鼎有名的元好问，并由元好问介绍，得到了几个日后为他创建大元帝国屡立功勋的名臣。

金亡，元好问到处游荡，后依居东平严实。严实于1240年死后，其子严忠济继续礼聘他为上宾。但是严氏兄弟关系并不融洽，元好问不能久在东平，就游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随着交往的广阔，著作的丰盛，其声名越来越大。这期间不少朋友介绍他投奔忽必烈，他却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但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忽必烈行事与其他蒙古诸王不同。张德辉从和林南回真定后，立即着手修复孔庙。史天泽及其僚属已知张德辉得到了忽必烈的令旨，俱奔走从事，工程进展顺利迅速。从1249年2月动工，到8月就已完工。先圣先师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塑像栩栩如生。孔庙殿庑宏大，经籍祭器府库完备，斋居

课堂明亮。教官李谦秉承史天泽、张德辉之意，请客居真定的元好问撰写“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刻于碑石，立于庙前。李谦字受益，郓城东阿人，与平阳和州人阎复子靖，东平人徐琰子芳，宿州符离人孟祺德卿曾同在东平严实府学，师事名儒康晔。严实请元好问校试府学诸生文，阎、徐、李、孟四人文中选。后来李谦为东平教授，又转真定。既然弟子来请，又是朋友所托，元好问即欣然命笔。他借写记之机阐扬儒学兴衰历史，同时对忽必烈兴学之举大加称赞道：“王府忠国抚民，一出圣学。比年宾礼故老，延见儒生，谓六经不可不尚，邪说不可不绌，王教不得不立，而旧染不得不新。顺考古道，讲明政术，乐育人才，储蓄治具，修大乐之绝业，举太常之坠典，其见于恒府庙学者，特尊师重道之一耳。夫风俗，国家之元气；学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理有必至。癯老扶杖，思见得化之成。汉来美谈，见之今日。盖兵兴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绝如线，独吾贤王为天下倡，是可为天下贺也。”张德辉得到元好问所写的庙记，知道元好问对忽必烈有好感，就约请他一同去见忽必烈。但是元好问《中州集》刚刚付梓，他正给杨叔能《小亭集》写序<sup>①</sup>，又计划往顺天去张柔那里观看《金实录》，就说“待来日安排”，婉言推辞了。不想元好问到张柔那里，张柔极道忽必烈对他的渴慕之情，又盛称忽必烈为人胸怀大志，礼贤下士，为不可多得的蒙古第一贤王，也劝他去看看忽必烈。元好问这才下决心和张德辉一起北上金莲川，要亲自看看忽必烈到底是怎样的人。

1252年春末的一天，阳光明媚，青草生辉，张德辉和元好问来到了忽必烈在金莲川的大帐。侍从通报后，忽必烈大步流星地赶到帐外，元好问还未来得及行礼，双臂就被忽必烈抱住。他问张德辉：“这就是元先生？可想死我了！”他后退两步打量着元好问：“先生太清瘦了，显然吃了不少苦，您怎么不早来呢！”他挽着元好问的手臂：“来，来，

<sup>①</sup> 杨叔能，名宏道，淄川人。金元之际的诗人。后仕于元。其《小亭集》有《永乐大典》辑出本。元好问之序文则见于《元好问全集》卷36。

快请进大帐。”他一直把元好问挽到自己身边的座位，让元好问坐下，说：“我这点儿公事马上就完，您稍坐片刻。”元好问这才注意到在几案前跪着一个蒙古大汉。忽必烈指着那个大汉，厉声质问道：“人有死罪，必须审问定罪后才能行刑，大汗叫你问事，你可好，一天就杀了二十八人。”那大汉辩解说：“有好多是汉人。”忽必烈一拍桌子：“不只儿，我问你，汉人是不是人？”不只儿嗫嚅半天：“是，是人。”忽必烈大声说：“对，是人就不能滥杀无辜。怎么能像对牛羊一样！真是辜负了大汗对你的信任。我再问你，那个偷马的人你既然杖罚后放了他，怎么又杀了他？”不只儿说：“当时正好有个西域人献给我一把好刀，我想试试刀是不是锋利，一时没找到别的，就拿他试了刀。”忽必烈气得大叫起来：“不只儿，你这是根据什么刑法办事啊，让你这么治理，天下还不大乱！侍卫们，给我把他押人大牢，等我禀告大汗后再对他处理。”不只儿吓得大叫：“大王，我实在不懂什么是法，恳请饶恕我这一遭儿。”忽必烈不理不只儿，对侍卫说：“拉下去！”忽必烈平了平气，对元好问说：“你一来就让你看到这一幕，真是惭愧。这些蒙古军将只知道打仗杀人，一点儿也不知道什么是王法。每天都是这种事，真叫人气不打一处来。”

元好问看着眼光犀利神色坚毅的忽必烈，不由暗想：确实名不虚传，这是一个治世之王。就说：“有大王的贤明，世道再乱也不愁治理。怕就怕为王者也昏聩无能，己之昏昏，难使人昭昭。”忽必烈说：“我看过你写的真定庙记了，感谢先生对我寄有重望。我也是常想怎样能把乱糟糟的局面尽快理出个头绪。”元好问说：“治国治天下者有二：教与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新民，二者相辅为用，废一不可。此乃儒事也。用武之世，责人以儒事，不可也。然大王先世已从马上得天下，今治理天下则不得不用儒也。”忽必烈注意地听着元好问讲，道：“对，对，子聪禅师也和我讲过这个道理。”元好问说：“道理是一回事，实行是一回事，要在明道而身行之。大王若诚心奉行儒教，我建议大王以儒教大宗师为己任。”忽必烈惊异地重复说：“儒教大宗

师？”张德辉这时也插言说：“是啊，大王一向崇儒兴教，是名副其实的儒教大宗师。”忽必烈哈哈大笑说：“儒教大宗师，好，好，我就当这个儒教大宗师，一定要让儒教重行天下。”元好问与张德辉齐声说：“有大王为儒教大宗师，则天下幸甚。”元好问说：“儒生自兵乱以来混同编氓，不堪重负，今大汗累有诏旨蠲免儒户兵赋，愿大王重申有司切实遵行。”忽必烈说：“这个自然，我既为大宗师就得保护儒生。”至此元好问已觉不虚此行。他想了想又说：“辽、金亡，一代典籍不可泯没，愿修辽、金史以存明鉴。”忽必烈说：“我曾读《资治通鉴》，确实得益不少。修史是一大事，先生愿主此事，那再好不过。过几天我禀告大汗，必委先生以太史令之职。”张德辉说：“此任最当，非元公莫属。”元好问连忙推辞说：“大国自有人才。我能于野史亭将见闻所录百余万字成稿，能供将来修史者参考，愿已足矣。我在真定已与弟子郝经言，他日于我墓前立一碑曰：‘诗人元好问之墓’则可，此生再无出仕之想。”忽必烈也不强人所难，话题一转说：“昔日先生给耶律中书之信我已见到，于危亡之际先生一心存念人才，此情此志令我至今不忘。”他接着背诵书信中的语句：“他日阁下求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将不能少助阁下终萧、曹、邴、魏、房、杜、姚、宋之功乎？”他接着说：“萧、曹、邴、魏、房、杜、姚、宋之才学今所急需，我已按先生所列名单派使者四出征聘，但愿他们都能如先生识大体知时务。征战不会永久，华夏必将统一，凡有一技之长，在新国必能得到发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我只怕有人自藏首阳，老于山林，岂不辜负了一代才华！”元好问微微一笑：“也是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古来即有不召之臣，难得大王如此看中在下的书信。近年我又交结了一些智士，收得一些门生，俱系可用之才，明后日我给大王开列出来，以备搜求。”

这时侍者来报酒宴已备齐，忽必烈连忙说：“我一见先生就恨不得聊个通宵达旦，竟忘了先生一路辛劳。吃完饭先生好好歇息。您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虽然精神很好，我也不敢让先生太劳累。”

元好问在忽必烈那里住了十几天，和子聪、姚枢等人见了面。虽然忽必烈一再挽留，元好问还是以忽必烈将要远征，诸事繁忙为由告辞了。忽必烈在元好问临行时和他相约说：“后会有期。请先生牢记太史令的职位我永远会虚席以待。”元好问笑而不答，上了车，和张德辉一起离去。

## 14. 征大理

忽必烈送走元好问后，直奔蒙哥汗处商议军事。姚枢曾向忽必烈讲说要伐宋必须先稳固后方。他建议在汴京设置屯田经略司，在卫州立都运司以转运粮草。忽必烈要把此事禀告蒙哥，请他批准。他进了蒙哥大汗帐后，恰遇史天泽觐见蒙哥。蒙哥一见忽必烈进帐，就对史天泽说：“说谁谁就到，这就是忽必烈，我的二弟，全权管理漠南汉地军事，是你的顶头上司。”他又对忽必烈说：“这就是窝阔台汗所封的大名鼎鼎的三万户之一，五路万户史天泽。他刚从寿春前线回来。”说话间史天泽已向忽必烈跪下行礼。忽必烈赶忙扶起说：“久闻将军大名，不想今日相会。”蒙哥说：“二弟跟谁都那么客气。你来必定有事，天泽不是外人，但说无妨。”忽必烈把打算在汴京设经略司和在卫州设都运司一事说了。蒙哥说：“这事你看着办就行了。天泽，你说呢？”史天泽连忙拱手说：“河南是需要好好治理一下，不然将来也会为心腹之患，刚才大汗已将卫州五城赐小臣为分邑，卫州设仓转运之事我就办了。只是河南经略司必当有合适人选才能治理。”蒙哥问忽必烈：“你说想设经略司，一定有人选了。”忽必烈看着一表人才的史天泽，笑着说：“这不就在眼前，没有比史天泽更合适的人选了。”蒙哥也哈哈大笑：“你倒会临时扒墙角。”忽必烈说，“咱们和林大营谁不知史天泽把真定治理得井井有条，连太后都非常满意。让他去治理河南不正好吗。”蒙哥笑着说：“算让你逮着了，天泽就不要推辞了。”史天泽说：“谨遵汗命。只是我军务繁忙，还望大汗和大王能再给我配备几

个助手。”蒙哥说：“我给你派我的侍卫忙哥去帮忙。”史天泽说：“汉地之事还需要几个汉人帮忙才好。”忽必烈听史天泽所言正中下怀，忙说：“再派杨惟中去吧，他自幼侍奉窝阔台汗，出使过西域三十多国，又跟随阔出攻打过宋，继耶律楚材任过中书令，有丰富的军政经验。”蒙哥说：“行。”史天泽也说：“这个人选不错。”忽必烈说：“再派赵璧去如何？”蒙哥没有说话，只重复了一句：“赵璧？”忽必烈没有再坚持，只是看看蒙哥。这一刹那两人都想起了同一往事。

那是去年，蒙哥刚即位，忽必烈即向蒙哥推荐赵璧可堪顾问。蒙哥即招赵璧问：“天下怎样才能治理好？”赵璧直言不讳说：“请大汗先诛近侍中之尤不善者。”蒙哥当时就很不高兴，什么话也没说。等赵璧从大汗帐出来，忽必烈握着他的手说：“你浑身是胆啊！你怎么那么直？我都为你捏着两手汗。大汗一火，你的脑袋还要不要？”赵璧说：“大王推荐我立朝，就不是叫我滥竽充数去的。我顾虑什么脑袋不脑袋。”原来断事官牙老瓦赤素得窝阔台汗宠信，刚愎自用，气量狭窄，用人惟私，专事贿赂。姚枢曾因不愿与其合流，辞职而去。后牙老瓦赤又诬陷同僚刘敏，事被窝阔台汗发觉，曾将牙老瓦赤罢职。蒙哥即位后，为得到勋旧支持，又重新启用牙老瓦赤为亲信。赵璧指的近侍尤不善者，即暗指牙老瓦赤，蒙哥心中明白，所以不高兴。偏偏不几天牙老瓦赤又拿着窝阔台汗给他的官印问蒙哥：“这是先帝赐臣之印，现今陛下登位，我是仍用此旧印，还是换新印呢？”实际他是要向蒙哥要官职。赵璧恰在帐中，厉声斥责牙老瓦赤说：“大汗用你与否，取自圣裁，你竟敢以先帝所付印要挟大汗吗？”说着将其手捧之印夺下，放在蒙哥大汗的几案上。蒙哥瞪着牙老瓦赤不说话。牙老瓦赤自觉没趣，默默溜出了大帐。事后蒙哥对忽必烈说：“你那个赵璧是太厉害了，当时我对牙老瓦赤都不知该怎么办了。”他明是赞扬赵璧，心下却不痛快，所以始终也没给赵璧官职。这次忽必烈推荐赵璧，他不由自主地沉吟了一下，看着忽必烈期待的目光，他最后说：“也行吧。”他对史天泽说：“这个赵璧可够厉害的。”史天泽不知所以，还说：“厉害的

好，不厉害就治不了那些横行不法者。”

忽必烈原想能单独和史天泽聊聊，但是在在大帐中商定了经略司一事之后，史天泽就匆匆离开了和林。忽必烈甚觉遗憾。以前他虽然也在军中混过，但从未做过主帅。如今让他独挡一面带领大军南征，他直觉得心中真没底儿。这些日子忽必烈日思夜想都是出师如何才能旗开得胜。

一天，他带着阔阔、阿合马几个亲随驰马到了不儿罕山的日月峰。阔阔、阿合马知道忽必烈是要一个人去祷告上苍，到了日月峰，就任忽必烈一人走上山顶。忽必烈身着一身素白，他摘下圆笠帽，用手梳理了一下发辫，将所背的弓，所挎的箭囊取下，放在地上，解下了腰带，搭在肩上，将双手举过头顶，跪在地上，仰首，面对上天，祈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神保佑他出征获胜，赐给他力量、勇气和智慧……忽必烈虔诚地做完了祷告，站起身，远望峰峦叠嶂，云雾飘渺，一只矫健的山鹰在天空中盘旋翱翔。他忽然想，如果我这次出征果真顺利，就让我一箭射中这只山鹰。他拾起弓，搭上箭，瞄准那山鹰，嗖的一箭射去，只见那山鹰中箭后打着旋儿跌下山谷。忽必烈高兴起来，快步跑下山顶。

在日月峰的穹庐前，一个身材魁梧、书生打扮的人望见忽必烈跑下山来，他迎着忽必烈急走上前，跪下行礼说：“徐世隆叩见大王。”忽必烈赶紧挽起，问道：“你是徐州西华徐世隆字威卿其人吗？”徐世隆说：“正是在下。我至和林，听赵璧说大王刚启程来日月山，便请人带路急追而来。我因老母有囑，不能在北地久留，见过大王就要返回。”忽必烈说：“既来之，则安之，何太急也！早闻你在东平劝严实收养寒素，一时名士多归严府。蒙哥为汗，我劝他征你为官，你就不肯北上，今日既有暇到此，怎能放你匆匆离去。”说着，他拉徐世隆就山间小路边的石头上，对面坐下。徐世隆说：“早闻大王思贤若渴，奈父亡母老，我实在不能远游。元好问先生从大王这里归去之后，对老母说起他已向大王推荐学生，并盛赞大王贤德，故而老母吩咐学生，

无论如何北上觐见大王一面。”忽必烈说：“你真是个大孝子，然孝家者必能忠于国。我当今就要出兵大理，军中正急需用人之时，你可否就跟我随军南下？”徐世隆说：“大王此次南征一定得胜。”忽必烈心中奇怪，他怎么知道我求神的结果？就问：“为什么？”徐世隆说：“孟子有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尔之西南夷乎！”忽必烈拍拍徐世隆的肩膀：“好，如果像你说的这样，我这次出征一定胜利，回来我一定请你到朝廷做事。”忽必烈问起东平和中原的情况，徐世隆详细做了介绍。直到阔阔、阿合马一再招呼他们用饭，两人才走进帐中。这一天两人直聊到深夜。

转天一早，徐世隆执意离去，忽必烈只得送他下山。徐世隆临别告诉忽必烈：元好问鼓动他的门生子弟北上来投靠忽必烈，有些人已经动身前来。忽必烈则请徐世隆回去代他向元好问问好。

忽必烈回到和林，就开始调集整顿军队，准备出征。元好问的学生郝经、子聪推荐的李德辉皆自中原先后来到。忽必烈心想真是老天助我，走了一个来了两个，他把郝经、李德辉都安排在自己幕府。

蒙哥汗西征回来后，为进一步笼络宗王，就把所占领的土地分封给同姓诸王。他命忽必烈在汴京和关中两地择选一地。忽必烈不知道这两地的情况，他与来自中原的众僚商议此事，姚枢说：“汴京临近黄河，河水经常泛滥成灾。那里土薄水浅，地多盐碱，不如关中土地肥沃，古名天府陆海。殿下当选关中之地。”众人意见一致。于是转天忽必烈禀告蒙哥汗自己愿得关中。蒙哥汗即下了将关中之地赐给忽必烈为封地的诏令。忽必烈即命姚枢筹划设立京兆宣抚司事，同时加紧准备克日出征。到这一年6月，他在曲先脑儿之地与蒙哥汗定下了出师日期。

出师头一天，忽必烈犒赏全体出征人员。晚宴时，姚枢又向忽必烈讲述了宋朝名将曹彬南下攻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之事。当时忽必烈酒喝得很多，什么话也没说。没想到转天誓师后，大军出发，忽必烈正要上马时，一眼看到姚枢，忽然大声对姚枢喊道：“你昨晚所

说曹彬不妄杀事，我也能做到，我准能做到！”姚枢双手一拱，对忽必烈说：“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国之福也。”忽必烈哈哈一笑，跨上战马，随着帅旗一挥，大军向西而去。

忽必烈出征大理兵分三路。他率子聪和尚、张文谦、姚枢等一班汉人幕僚带兵出中路；由大将兀良合台总督军事，出西路；宗王抄合、也只烈联军出东路。三路军约定在1253年底到达大理。

忽必烈军中粮草器械之务由董文用、董文忠兄弟督责。董氏兄弟的父亲董俊为木华黎部下的大将，曾屡立战功，不幸于1232年战死沙场。当时文用方十岁。其家董城为唆鲁和帖尼食邑，1250年唆鲁和帖尼命择邑中弟子至和林使用，文用即随其长兄文炳一同至和林。忽必烈见文用年轻英俊，就向母亲请求把董文用留在了自己身边。两年后，文用荐其弟文忠到和林共侍忽必烈。董文炳本为董城令，为官正直清廉，深得民爱，然多忤上司，几被谗害。他道：“我终不能盘剥民众而求一己之利也。”遂挂冠回家。当他知道两弟跟从忽必烈南征大理，就募集乡里义士四十六人，结伴西投忽必烈。一路说不尽有多少艰苦，至土番时只剩两人相从。三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取路边死马肉而食，行同乞丐。一天一汉人骑马使者在驿站看见他们正在道边歇息，因见他们是汉人装束问起来历，才知道他们是投军忽必烈者，使者甚是感叹。原来这使者不是别人，乃是张耕、刘肃所派的赵良弼。平时良弼即闻文炳之名，他马上把董文炳三人接进驿站，答应文炳见到忽必烈之后即把他们情况禀告，并把消息传达给其两弟。

赵良弼之所以被派出使，千里迢迢追赶忽必烈，是因为张耕、刘肃二人到邢州之后，兴铁冶、行楮币、诛奸猾，邢州治安情况大转，流民闻讯迅速回归。但是脱兀脱及其部从却依仗权势，从中作梗。被惩治之奸猾往往贿赂脱兀脱，张狂于市。张耕、刘肃感到有些筹划谋事很难展开，故特让赵良弼亲自把情况禀告忽必烈，要他代向忽必烈表明，若脱兀脱在，他们只好辞职。赵良弼赶到西番行营，终于见到

忽必烈，先禀明了邢州的情况。忽必烈一听大怒，立刻下令罢免脱兀脱，派蒙古急使立刻奔赴邢州传达，并要急使安抚张耕、刘肃，叫他们尽力治邢。当听到赵良弼讲了董文炳千里从军之事，他非常感动，马上命董文忠带马匹干粮去迎接其兄。

忽必烈率大军出六盘山，经临洮，过西番，越大渡河，时已至初冬。十月，大军在崇山峻岭中行进，路多崎岖险要。羊肠小道，有马也难以乘骑。侍卫阳城人郑鼎，身高力大，就背负忽必烈而行。山间虽白雪皑皑，寒风刺骨，郑鼎却汗流浹背。到了谷地，山花烂漫，流水淙淙，忽必烈骑上马，对郑鼎说：“你太辛苦了。”至金沙江畔，忽必烈在陡峭的江岸，骑马观察滔滔的江水，郑鼎说：“这里地势危险，请大王赶快下马。”说着他把忽必烈扶下马。忽必烈即在江边招集军将制造革囊和木筏准备渡江。

忽必烈一路南下，虽遇一些抵抗，但无大战斗。渡过金沙江后，即与宗王抄合、也只烈所率东路军相合。忽必烈派出使者先期到达大理，晓谕其王段兴智，劝其降顺。至12月兀良合台与其子阿术西路军也如期到达，三军会合在大理城下。当时大理国王已是傀儡，国事决定于大臣高祥，高祥不理睬忽必烈之晓谕，并将使者杀死。至忽必烈兵临城下，高祥又扶国君逃跑。忽必烈率军入大理城，子聪劝忽必烈勿忘徐世隆与姚枢所言，于是忽必烈命姚枢裂帛为旗，大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因此大理秩序安定。忽必烈又和兀良合台追杀高祥于姚州，大理局势遂基本平定。忽必烈令兀良合台向大山中继续进剿残余势力，遂俘获段兴智，攻取了大理各部落。忽必烈就以刘时中为宣抚使同段氏共治大理，遂班师北归。途经吐番时遇见当地圣童八思巴，八思巴时年十五岁，已经能诵经数十万言，忽必烈爱其聪慧，遂留于身边。至1254年夏驻于六盘山。

忽必烈得关中封地后，将京兆蒙古诸将府第俱迁至兴元等地，又奏请蒙哥允许割解州盐池，以供军需；屯田凤翔，立京兆府；把杨惟中从河南调到京兆宣抚司为使，又派使者征聘曹州济阴商挺字孟卿者

为郎中以辅。这商挺之父商衡仕金，与元好问过从甚密，死于兵事。汴京城破时，商挺24岁，北逃至赵天锡处，遇到元好问，与其相游，后被东平严实聘为诸子师。严实死后，其子严忠济任其为经历，出为曹州判官，名闻于时。那杨惟中与赵璧协助史天泽经略河南，屯田唐、邓、申、裕、嵩、汝、蔡、息、亳、颖诸州以供军需，郡县治理的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曾有一万户名刘福者，贪鄙残酷，称霸一方，作威作福达二十余年。甚至于凡郡中百姓婚嫁，各家都必须先给他贿赂送礼，经其准许后才能行事。河南人皆呼他为爹为爷。其部属董主簿助纣为虐，曾强抢民女三十余人供刘万户奸淫。赵璧查实其事，董主簿供认不讳，赵璧遂将董斩首，令民女各还己家。此事让刘福极为震惊。一个大雪天，他去拜谒赵璧。赵置酒相待，刘福向赵璧敬酒说：“经略下车伊始诛除强猾，故天降瑞雪为应。请经略饮。”赵璧满饮之后说：“像董主簿这样的奸猾之徒已被下官翦除，比他更奸猾者，尚有其人，待等全都诛掉之后，上天将会显示更大的瑞兆。”他注视着刘福哈哈大笑。刘福心中有鬼，吓得不敢再说话。赵璧把刘福的罪证调查清楚后，杨惟中召问刘福。刘福惟恐自己罪不容诛，假称有病在身，不肯奉召。杨惟中设人挺于座，派人再召刘福说：“你不奉命，我即以军法从事。”刘福不得已，带数千人前呼后拥至经略司。杨惟中命只准刘福一个人进衙，数其二十多年罪恶，以大挺责之。数日后刘福死，其党羽皆被法办，河南遂大治。所以关中宣抚司立，忽必烈特调杨惟中为使，商挺为辅。

当时关中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人人如惊弓之鸟。商挺佐杨惟中进贤良、诛贪暴、明尊卑、出淹滞、定规程、减税役、开商市。一个多月后，关中民心大安。郡中有一郭千户，养着一帮打手，一向横行不法。以前的官吏皆惧怕他，不敢管束。杨惟中、商挺到任后，他又干出杀人之夫夺人之妻事。杨惟中、商挺抓到实据，审其罪恶，将其绳之以法，其党羽遂四散，众人皆拍手称快，关中遂秩序肃然。

忽必烈回师六盘山后，蒙哥调杨惟中他任，忽必烈即派亲信廉希宪为宣抚使。廉希宪为畏吾儿人，其父布鲁海牙尝为成吉思汗扈从，为唆鲁和帖尼所信任。窝阔台汗时曾为断事官，执法平允。廉希宪为其次子。1231年布鲁海牙官拜燕南诸路廉访使。诏命下达之日，恰希宪降生。布鲁海牙说：“我闻古时有以官为姓者，现在莫不是老天要以‘廉’为吾宗之姓乎！”从那时起，其子孙皆为汉姓“廉”。廉希宪身躯高大伟岸，自幼举止不同一般小儿。他五六岁时，其家奴四人偷盗了五匹马逃去，后被抓获，于当时法律应被处死。布鲁海牙怒极，要将四个家奴送交官方处置。希宪知道了，就哭着说：“人命比马重。”哀求其父，四奴遂得免死。后来又有两个家奴乘着酒醉，无端奚落戏耍希宪，希宪说：“他们是看我年幼可欺。必须要教训教训他们才行。”于是命人将二奴送官府打了一顿屁股，人皆奇其识见不凡。廉希宪到关中后，即任命郎中商挺为副使，协助他工作。为恢复当地被兵乱所毁的农业，忽必烈又专派姚枢为劝农使，赵良弼为参议。姚枢至关中，为教化民众，奏请忽必烈征召许衡为京兆提学。

许衡字仲平，河内人。其家世代务农，许衡却自幼好学。他对书中所讲的经义刨根问底，明白之后就身体力行。在他年龄不大时，遇到了兵乱，在逃难途中，正值炎热的中伏天气，人们个个汗流满面。走到河阳地界，道旁有一片梨树。众人争相攀枝摘梨而食。惟独许衡端坐在树下，不和众少年一起采摘。有人问他：“为何不摘梨解渴？”他说：“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们说：“兵荒马乱，梨树主人也不知逃到哪里去了。”许衡反问：“梨无主，难道我们的心也无主了吗？”众人皆讪笑许衡迂傻。许衡任众人取笑，处之泰然。1235年姚枢与杨惟中从军南伐，奉窝阔台汗之命寻求儒道释医卜各等有专长之人。姚枢得见当时名儒赵复，获其所传程颐、朱熹所著经书，姚枢辞官后居于辉州专门诵读那些经书。许衡逃难至魏，闻姚枢之名，就专程至辉州找姚枢抄录程朱之书。不久，许衡移居苏门，与姚枢、窦默三人一起讲习研讨学问。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

货、水利之类等，无不演习。许衡尤慨然以传道为己任，曾对人说：“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姚枢、窦默对许衡钻研学习精神甚佩服。他们曾屡向忽必烈言其姓名学识。忽必烈由六盘山至秦，与廉希宪一起聆听许衡讲学，然后忽必烈对廉希宪由衷地称赞许衡：“此真儒师也。”廉希宪、商挺暇日则与许衡、姚枢一起谈论治道，教育人才。从窝阔台时即定制儒者不隶奴籍，但是京兆豪强多不执行，常以儒者为奴。廉希宪乃悉令儒者恢复为儒户，于是关中文风大盛。

忽必烈南征，一路眼见汉地各处城郭壮丽，深感自己祖辈所居的帐篷未免过于简陋，于是在1256年春，即命子聪和尚卜地桓州东，滦水北，营建开平城。大兴土木，建造宫室，要把开平建成一座王都。子聪觅得地界，设计了蓝图，忽必烈认可后，即命获鹿人贾居贞监理筑城之事，又命侍卫谢仲温为工部提领。征调远近民夫十数万人日夜加紧施工。此后，一座巍峨的新城即屹立于滦水北岸，它就是未来的元朝第一国都——中都城。

从忽必烈奏请张耕、刘肃治理邢州，史天泽经略河南，任命廉希宪、姚枢经理关中，凡忽必烈所辖各地俱获大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街市繁荣。于是被忽必烈罢黜的脱兀脱就向阿蓝答儿耳边吹风，说忽必烈任用汉人排斥蒙人，邀买人心，声望日高，全不把蒙哥汗放在眼里。阿蓝答儿在蒙哥为大汗后，被擢为和林宫阙府库留守副使，常为忽必烈权柄声望盖过阿里不哥愤愤不平。他听了脱兀脱的言语，便伺机向蒙哥进言说：“忽必烈总漠南汉地军柄，人言其甚得河南、关中民心，他又筑城池于桓州，与和林相对，此事大汗不可不防。”蒙哥也连连听他人讲述忽必烈变更祖宗法制，重用汉人，抑制蒙人，不少勋亲大臣皆受汉人所制；忽必烈所置官吏皆横行不法，心中早对忽必烈有所猜疑。至闻阿蓝答儿言，正击中他的心思。所以他立即颁下诏书收回忽必烈所有兵权，解散忽必烈所置的经略司、宣抚司，派阿蓝答儿为陕西左丞相，刘太平为参知政事，设钩考局，稽查

京兆、河南等地钱粮。一些蒙古勋旧趁机卷土重来，关中、河南等地忽必烈所任命的官吏就无端经受了一次灾难和考验。忽必烈刚刚欲有所作为，就遭到一场来自蒙古守旧势力的猛烈打击。

## 15. 转机

阿蓝答儿、刘太平领得诏命后，以河南、关陕府署多专权不法，务要将忽必烈在两地所任用的官员全部翦除干净。他俩选用酷吏，大开诬讦之门，吹毛求疵，寻衅找碴，滥施刑法，锻炼冤狱，坑害无辜。他们定出一百四十二条罪名，把两地的官员一一对号，扬言：待审核完毕，只将史天泽、刘黑马二人报送蒙哥汗处置，其余都要径行诛杀。他们为什么不敢擅自处置史天泽、刘黑马呢？那是因为窝阔台即位时，曾特封史天泽、刘黑马、重喜三人为万户。他们一个个都立有卓越的功勋，在蒙哥朝他们都属于三朝元老。可是忽必烈既然任命史天泽为河南经略使，他们猜想史天泽一定跟蒙哥不一心；刘黑马虽然没有接受过忽必烈的任命，但是他一直驻兵关陕，他们怀疑他一定和忽必烈的官员们串通一气，所以也要将两人问罪。阿蓝答儿、刘太平两人在京兆府经过逼供信，已诛杀二十余名吏员，为官者人人不寒而栗。

面对阿、刘两人的淫威，史天泽、廉希宪、赵良弼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在河南史天泽对稽查的官吏说：“我是经略使，你们不责我，而罪责我的下属，没有道理。有什么事你们找我算账好了。”在陕西廉希宪对稽查的官员说：“宣抚司的事皆由我定，有罪我自己承担，与我的僚属无干。”赵良弼则对阿蓝答儿申说：“关中兵乱，百废待兴，今局面刚有好转，人心安定，诸大臣来稽查钱粮，如果我们确有损公肥私、贪污克扣之事，愿领一切责罚；如果有人诬讦，也望诸大臣能够查明。”但是阿、刘两人已有成见在胸，任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他们

只是一朝大权在握，率意孤行。

这期间有一个名马亨，字大用的人，他是邢州南和人。1230年窝阔台依耶律楚材的建议，设立十路征收课税使，马亨因习于吏事，遂得为掾。四年后耶律楚材闻其名，荐他为转运司副使。1250年，子聪以同乡荐他人忽必烈幕府。1253年忽必烈征云南时，留他为京兆榷课所长官。阿蓝答儿稽查钱粮，马亨首当其冲。可是马亨自问于心无愧，依然照常行事。他把课银五百锭装好车，亲自押送往忽必烈王府。当他道经平阳时，恰路遇阿蓝答儿南往关中。阿蓝答儿不认识马亨。马亨想我若主动去拜见他，课银必被他没收；我若不去见他，日后他知道，必加罪于我。他经过权衡，以为如其银被没收，宁可让他罪我。于是他躲在道旁，让过阿蓝答儿，径直把银两送达到忽必烈王府。阿蓝答儿到了关中，闻知马亨押运银两至金莲川，立刻派人向忽必烈索要马亨。

忽必烈已被解除一切权力，他无法不交出马亨，就问马亨怎么办。马亨反而安慰忽必烈说：“王爷不必忧虑。我秉公执事，银两本该送归王府，我又没私自克扣，他能把我怎么样！”忽必烈却觉得有些对不住马亨，为其准备酒宴送别，嘱他回到关中凡事多加小心。马亨连饮三杯之后，就跨上坐骑，随阿蓝答儿的使者疾驰而去。

一到关中，马亨即被关押起来。酷吏严刑拷打逼供。马亨被打得遍体鳞伤，仍然不承认有截留、挪用、贪污税银之事。他面对拷问，只是回答一句话：“账目俱在，若有丝毫差错，可以拿我是问。”阿蓝答儿、刘太平等百查不得其漏，对账又无一丝差错，最后只能抓住马亨用公车转运，曾多付运费一些芝麻小事，勒索马亨赔款若干了事。马亨被释放免职。忽必烈闻讯，替马亨松了口气。暗中派人给马亨送去三十二锭银补偿他的损失。

河南经略司、关中宣抚司，官署被撤消，所有的官员全被撤职。有些人回到忽必烈的王府，有些人各自回到家乡或投靠其他所在。忽必烈闷闷不乐，对蒙哥心生幽怨：我任命的官员就全是贪赃枉法之人？

你任命的官员就全是清廉奉公之臣？凭什么对我如此无端猜疑？他憋忍不住，一天对手下人说他非要找蒙哥问个明白，弄个清楚。连亲兄弟都不信，他还信谁！真是当了大汗就成了孤家寡人不成！必定是有小人拨弄是非，进献谗言，我非得找蒙哥当面问个明白！姚枢听说后，就对忽必烈说：“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相与计较。而且时间一长，恐怕还会遭受一些意料不到的灾祸。我为殿下想，不如您携带王室成员，举家迁回和林老营，让蒙哥汗以为您将永久在他身边居住。这样，大汗对您的猜疑或者就会自然消失。”忽必烈听姚枢所言，是要他委屈求安，心中不免有些不快。他把姚枢的主意告诉了子聪和尚，征求他的意见。子聪也以为姚枢所说不失为一个良策，当下一切辩解申述都于事无补，惟有以兄弟亲情打动蒙哥。而这需要的恰恰是姚枢所建议的行动。他劝告忽必烈见到蒙哥以后，不要多说话，仅默然流泪，显出伤心难过的样子就可以了。忽必烈怕到和林之后有不测之祸，想叫子聪一同随行。子聪安慰忽必烈说：“大王于蒙哥汗只有功，而无过，此番蒙哥汗绝不会为难大王。况且有姚枢等人在大王身边，大王不用担心。我要留下继续为大王建造开平城。如果我们停止工程，反而会给那些进谗言的人以口头，好像我们真心里有鬼似的。蒙哥大汗既然命大王总理漠南汉地，开平这里地处蒙古草原南边，地势冲要，既便于与和林联系，又便于控制中原，在这里建城，正是要更好完成蒙哥汗交给大王的使命。现在工程进行到一半，决不可以中途停建。”

117

忽必烈以为子聪说得有理，就带领察必诸后妃，朵儿只、真金、忙哥刺、那木罕等小王子以及他的幕僚、护从、亲军组成一支浩荡的队伍，从金莲川返回和林。蒙哥闻讯，怀疑忽必烈有什么阴谋，派使者远道迎接，同时传谕忽必烈，只准他一人到蒙哥大营相见。其余部从在三十里以外候旨。

忽必烈只身一人随使者到了蒙哥营帐。他一见蒙哥，满肚子的委屈皆化为流不尽的泪水，跪在地上泣不成声。蒙哥已先接到阿蓝答儿

派回的使者报告，说钩考稽查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又见忽必烈见面喊了一声“大哥”以后，一句话不说，只是哀哀地哭，他猛然想起唆鲁和帖尼所嘱咐的话：“你们兄弟之间可要永远团结啊！”他的心仿佛受到了某种谴责，就离开座位，走到忽必烈面前；他搀起忽必烈，把忽必烈搂到怀里，也不禁流下泪来。他双手轻轻拍着忽必烈的后背，在忽必烈耳边喃喃地说：“你不要再哭了。你什么也不用说。我都明白了。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抹了抹自己脸上的泪水，双手抱住忽必烈的双臂，端详着忽必烈的面孔，说：“你带兵平定大理，旭烈兀西征捷报频传，你们都劳苦功高。我看你又黑又瘦的，你先好好休息一阵子，我要亲自带兵征讨不肯臣服的赵宋王朝去了。以后我还有许多事要你去办。”忽必烈止住哭，避开蒙哥审视的目光，说：“一切听从大汗的安排。”

蒙哥登上大汗之位以后，忽必烈南征，旭烈兀西征，两人皆获大胜，在蒙哥诸王中声望日高，他深怕两兄弟的功业、声望盖过他，所以他要立意亲征赵宋。遵照蒙古习俗和母亲唆鲁和帖尼的遗嘱，蒙哥命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大营，并辅佐蒙哥的儿子玉龙答失管理漠北军政。他自己率西路军由陕入川，史天泽率部相从；他命宗王塔察儿率东路军，直捣荆襄。忽必烈原来统领的部队交由塔察儿指挥<sup>①</sup>。他有意不让忽必烈带军，对外公开宣布的理由就是忽必烈因患有足疾需要休息。

蒙哥原以为用他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南征赵宋，一定会旗开得胜，马到功成。他实在是把伐宋之战看得太轻易了。他亲率四万大军，扬言十万军旅南下。他自率一军由陇州入散关；其弟末哥率一军由洋州入米仓关；万户李里率一军由渔关入沔州，纽麟由马湖进叔州。三军每进一步都遇到宋军的顽强抵抗。尤其蒙哥所进的四川，地势险要，极不利骑兵驰骋，再加上那里气候多变，蒙古兵多不适应，所以进军

<sup>①</sup> 这里的塔察儿是成吉思汗之弟斡惕赤斤的孙子，不是《元史》卷19所载之塔察儿。其事见《蒙兀儿史记》卷22。

更为缓慢。蒙哥调山东益都的李璫出兵为援，李璫却以益都地处南北要冲，兵不可动为由，拒不发兵。而东路军的塔察儿也攻襄樊不下，末哥攻打礼仪山也不克。1258年11月初，东西路两军会于和溪口，蒙哥面对进退维谷的形势十分恼怒。他对塔察儿攻城不下即不再攻，竟自撤兵，尤为不满。他派使者严厉申斥塔察儿无能，并宣告回师后一定要对他进行严惩。塔察儿对蒙哥也不满，反唇相讥说：“我没本事，你自己去攻打试试！那襄樊城防守得像铁桶一般严实，再攻打，我的兵就会全死在那里。”蒙哥听使者汇报后，直气得他七窍生烟。虽说塔察儿是蒙哥的臣下。可他是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的孙子，有独立的领地和特权，蒙哥关乎塔察儿父祖面子，也不能太随意处置他。蒙哥生气地跺着脚。这情形就如同当初拔都受到贵由谩骂时一个样。正在这时，有使者来递交给蒙哥一封忽必烈的书信。

忽必烈在大营安闲度日，不时听到前线传来的进军不利的消息。有一个康里人名叫线真，原是成吉思汗西征时所俘虏的幼童，被唆鲁和帖尼抚育长大，后来给了忽必烈作侍卫。一日从前线又传来不好的消息，线真知道后，对忽必烈说：“蒙哥大汗既对王爷心存怀疑，今大汗远征，身临危难，而王爷以皇弟身份，独处安乐，似坐山观火，不更加重大汗对王爷的疑心了吗？”忽必烈说：“不是我不想去参加征战，实在是因为大汗对我不信任，已解除了我的兵权。是他叫我休息的呀。”线真说：“这难道不是大汗考察王爷用心之计吗？望王爷跟汉人姚枢等人细细计议此事。”忽必烈觉得线真说得不无道理，就召来姚枢询问。姚枢也以为线真所说有理，就建议忽必烈给蒙哥修书一封，向蒙哥汗请战，以观大汗的心意如何。

蒙哥展看忽必烈的来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哥哥，蒙哥大汗：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我的脚病已好。哥哥亲冒矢石之险带兵出征，叫我这个做兄弟的怎能再在家中坐视呢？我又于心何安？

请派我到哥哥帐前侍应，能为哥哥效力，则是我最大的快乐。

### 三弟 忽必烈

蒙哥看过信，自言自语道：“这信来得正好，来得正好。”他立即派使者急召忽必烈到军前代替塔察儿指挥东路军。他下令解除塔察儿的职务，听命于忽必烈。由此塔察儿对蒙哥更加不满。

120

忽必烈接到诏书后，于1258年秋回到开平。此时子聪所督建的开平已见规模。他在子聪的陪同下参观了城东南的皇城。皇城呈正方形，每边约有三里路，高约两丈，城墙上宽七尺半，底宽三丈六，墙表皆用坚固的石料砌成。城的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南北墙各开一门，东西墙各开两门。其南门为正门，即明德门。城门外都有瓮城。雄伟的城门楼与角楼皆金碧辉煌，与皇城内一座座琉璃照顶、裹金雕龙、漆画粉绘、巍峨的宫殿群相映生辉。忽必烈看后十分满意。说：“这比和林万安宫那里强多了。可是，是否太豪华了？”子聪说：“中原比这里更豪华富丽的城市有的是。他年有机会，臣僧还要给大王再造一个更美的城出来。”忽必烈笑了。说：“只可惜我马上就要出征，不能在这里多观赏了。”他对子聪说：“你赶紧把工程的事做一下交代，跟我去打仗。要是这一仗打不赢，这么好的城，就不知道要留给谁住了。”

这一年11月末，忽必烈从开平启程。转年2月，在邢州会集了诸王的军队。张柔也率本部军马相从。忽必烈一路招贤纳士。5月抵达濮州，命东平严仲济率师间道会攻鄂州。濮州毗邻东平，忽必烈早闻东平人才济济，于是他在濮州稍做停留，召征东平名士相见，想听听他们对征宋之战的意见。

东平名士以濮州长子人宋子贞名气最大。宋子贞字周臣，原是金朝太学生。金末战乱，他依严实，被委任为详议官兼提举学校。严实与耶律楚材曾有矛盾。虽然耶律楚材为中书令，但严实有事直接找窝阔台汗的近侍，不理中书。宋子贞至，就力劝严实凡奏事先请示中书，由是使严实与耶律楚材的矛盾得以化解。宋子贞为严实幕府多方征集

流亡名士，拔名儒张特立、刘肃、李昶等人于羁旅，与其同列。窝阔台得严实请求，命宋子贞为行台右司郎中，宋子贞为严实谋划地方治理，使东平不仅人才茂盛，而且地富兵强。严实死后，严仲济更加礼敬宋子贞。宋子贞又延请金进士康晔、王磐为教官，招生几百人，使齐鲁儒风大盛。宋子贞、李昶，还有从关中返居东平的商挺前后到达濮州，忽必烈招呼他们与随军的子聪、张文谦、姚枢、郝经、廉希宪等人共聚，一起商谈南征之计。子聪等请新到的宋子贞、李昶先发表高见。宋子贞毫不推辞，大声说：“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南宋所以拒命者，不过畏死而已。若大王南征时做到投降者不杀，协从者勿治，则宋之郡城可传檄而定也。”李昶字士都，为东平须城人。原系金进士。他侃侃而谈，说：“治国要讲究用贤、立法、赏罚，用兵要讲究伐罪、救民、不嗜杀，为君之道要讲究务本、清源……”子聪合什，说：“两贤士所言甚是。大王前征大理不妄戮一人，神人共赞。今伐宋定当一如既往，行姚枢裂帛为令禁杀无辜之举。”张文谦也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宋、李两贤士所说极为重要。”忽必烈说：“你们说得对。此次伐宋，我定当与卿等共守。令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屋舍。你们再讲讲南征的方略。”郝经应声而道：“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今宋未有败亡之衅，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敝于外，我只见其危，而未见其利也。大王不如修德布惠、招贤纳士、绥怀远人，控制诸道、结盟备防、以待西师，上应天心、下系人望、顺时而动，宋实不足图也！”忽必烈此前曾与张柔一起议过南征之略，不料郝经所说竟与张柔的意见一致。忽必烈问郝经：“你与张柔元帅议过此事吗？”郝经说：“我虽在元帅府上坐馆，听过他的议论，但刚才我所讲乃是我自己的臆想，不曾和元帅说过。”忽必烈点头，暗想这个书生倒有经略之才，遂有刮目相待之意。商挺以为忽必烈不同意郝经的意见，就赶忙说：“伯常所说的话很有道理。蜀道险远，万乘岂宜轻动？西师此举胜败难测，大王一定不可再孤军深入！”

经过众人的议论，忽必烈对未来的征战已有了主张。他命杨惟中和郝经为正副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使，带领归德军先行，一路宣布恩信，招纳降附。继命赵璧为江淮荆湖经略使，赵良弼为江淮安抚使。命塔察儿带兵攻荆山，他自带领张柔军去攻鄂州。

蒙古军与南宋军在东西两线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战斗。南宋王朝面临着—场生死决斗。

## 16. 蒙哥的死讯

1259年中秋忽必烈大军渡淮。他命张柔率军东出虎头关，自己带领董文用兄弟、郑鼎等将领西下大胜关。同时他命蒙古元帅拔都儿从蔡州攻宋，令严仲济由蕲州渡江，期会于鄂州。8月21日忽必烈军进抵黄陂，拟取淮西台山寨，命董文炳前往攻打。董文炳单骑驰至寨下，对守寨军士谕以祸福。守寨军士不加理睬。董文炳脱下甲冑，又大呼说：“我所以不马上攻打你们，就是想让你们保存性命。如果你们再不降，就不要怪我率军焚寨屠杀了！”守寨军士看到董文炳身后众多的马步军卒，料想自己不是对手，就开了寨门投降。

忽必烈派出董文炳后，忽然想起在濮州与众人之约，他深怕董文炳嗜武多杀，就又派廉希宪前往去招降台山寨。等廉希宪到时，董文炳未动一刀一枪，已取下台山寨。廉希宪回报后，忽必烈非常高兴地说：“文炳果然不负我望。”

占领台山寨以后，先锋郑鼎未待命即乘胜独进。但是他道路不熟，一下子走入沼泽地中，军士陷于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埋伏于芦苇中的宋兵突然蹿出，向郑鼎军发起攻击，郑鼎率众奋力还击，他一人连砍杀三人，宋兵见郑鼎兵士勇猛，杀了一阵就自动撤去。郑鼎收拾队伍回到军营，忽必烈闻讯急召郑鼎。郑鼎以为他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他耷拉着脑袋去见忽必烈。忽必烈却并没有对他多加责怪，只是谆谆告诫他说：“你身为大将，行动应当慎重。不可恃勇轻进。你不为你自己的性命着想，你也得为你的部下生命负责。”郑鼎表示要牢记这

次的教训。忽必烈说：“以后不奉我的命令，决不可再径自与敌交战。”郑鼎请求给他处罚，忽必烈说：“你明白了错误，还处罚你什么。”郑鼎自是对忽必烈心存感激。

8月底，忽必烈军至江北阳罗堡，准备渡江。东线战事基本顺利。

可是在西线，蒙哥进军依然不顺，他带领军队一步步艰难地推进。宋将杨大渊兄弟的投降以及史天泽击败四川节度使吕文德，使蒙哥军终于元月底直指合州。蒙哥派宋降将晋国宝招降合州守将王坚，被王坚斩首示众。随后王坚与全体守城将士宣誓以死守城。他们大开城门，向蒙哥军发起了突然袭击。不怕死的勇士们向蒙哥军勇猛冲杀，蒙古军虽然骁勇善战，但是由于猝不及防，一时也难以抵挡王坚军士的猛冲猛打。蒙古军后退十多里以后才稳住阵脚。王坚得胜后却不再追击，他乘胜收兵回城，只是固守。蒙哥整顿军队后再到城下，指挥攻城。无奈合州城坚人勇，戒备森严，蒙哥连攻一个多月，还是攻打不下。

1259年4月间，合州地区阴霾连连，不是雷雨交加，就是潮雾蒙蒙。蒙哥军习惯了北方的干燥气候，对这种潮湿阴冷的天气很不适应。再加上长途跋涉，长久作战，蒙古军士的体力消耗很大，到6月合州还未攻下，可是军中大半人却染上了时疫。军中士气大大低落。蒙哥军中的都总帅汪德臣很恼火。他的父亲汪世显是有名的将领，曾因功被窝阔台赐名为“中山”，他也因军功被赐名为“四哥”。从跟随蒙哥出征，他一路冲杀，虽遇到过不少阻击，但是全被他冲了过来。逼宋将杨大渊投降，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为此蒙哥称赞他：“身甚小，而胆甚大。”对他甚是爱惜。他偶染疾病，蒙哥就亲自慰劳，赐他葡萄酒，有一次还把自己所佩玉带解下，赠给了他。但是面对这个小小的合州城，竟一连五个多月攻不下来。他自觉脸上甚无光彩。他心烦气躁，在6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就选了一队勇士，摸黑强登上合州外城的马军寨，杀了寨主和守寨的兵士。王坚闻讯立刻率兵到城楼指挥迎战。城墙上人声汹汹，天空中雷声隆隆。狂风骤起，不一会儿，大雨

倾盆。汪德臣一面咒骂着鬼天气，一面冒雨在马上向王坚高喊：“王坚，我来救活你们一城军民，你快点投降！”他的话音未落，从城上飞下一块大石，直冲其头砸下。汪德臣急忙躲闪，却被大石击中右肩。他唉呀一声大叫，跌落马下。汪德臣部下所树起的攻城云梯也被城上飞下的大石砸的纷纷折断。主将受伤，云梯折断，这次偷袭攻城只得又宣告失败。汪德臣回营后，又气又愧，又急又痛，发热发冷，遂一病不起。蒙哥又亲自慰劳，赐以汤药，但是终没能救活汪德臣的性命。

围合州半年，将士伤的伤，病得病，亡的亡，进不得，退不得，蒙哥的心情和合州的天色一样灰暗。他整日忧心忡忡，以酒浇愁，一筹莫展，竟也郁闷成疾。遂养病于合州城外的钓鱼山。他留三千军士守卫，派大军转而去攻重庆。

西线进军不利的消息传到忽必烈军中，忽必烈很不理解。郝经即为忽必烈写下一篇洋洋大观的《东师议》为他加以分析说：欲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术图。并之以力则不可久，久则顿弊而不振；图之以术则不可急，急则侥幸而难成。他指出蒙古国建立五十年来，一直在不断用兵。自古以来用兵没有时间这样久，打仗如此多的。其力安得不弊乎！而且伐宋之役，朝下令则夕出师，举全国之兵，皇帝亲征，虽志锐力强势大，而术则未尽也。他论说蒙古用兵一向长于用奇，所以屡屡取胜。他认为惟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而后可以用奇。他尖锐地批评西线之战说：“岂有连百万之众，首尾万余里，六飞雷动，乘輿亲出，竭天下，倒四海，腾掷宇宙，轩豁天地，大极于遐徼之土，细穷于委巷之民，撞其钟而掩其耳，啮其脐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执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他进一步分析道，蒙古兵长于骑射，过去多在平原作战，易于发挥优长。而川南多大山深谷，道路崎岖，骑兵的优势不得发挥。“力无所用与无力同，勇无所施与不勇同，计不能行与无计同”，西线盘桓而不得进，正所谓强弩之末不能射鲁缟者也。然后他为忽必烈献策说：“为今之计，则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而

已。西师既构，猝不可解。如两虎相斗，猝入于岩阻，见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国以并命，我必其取，无由以自悔，兵连祸结，何时而已。”他建议忽必烈派使者于宋，令其割地讲和，保存自家实力以图后举。如果宋人不想议和，再发兵不迟。即使发兵，也要调配兵力，严明军纪，毋伤人民，毋焚庐舍，尽量围而不战，建久驻之基，收拢民心，静观其变，使对方自疲，以弊其力。然后避实就虚，各个击破。他又为忽必烈具体设计了进军路线：即先荆后淮，先淮后江。因为宋人认为“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今当从彼所保，以为我攻，命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一军出寿春，并取荆山；一军出维扬；三道并出，东西连横，如是则未来之变或可弥，已然之失或可救也。<sup>①</sup>

忽必烈详细览读过郝经的议论之后，感到心里豁然多了。九月初三他登上香炉山察看地势，浩淼的江水波浪滔滔，江北是武湖，湖东是阳罗堡。南岸相对是浒黄州。宋人以大舟封锁江面，筑堡于岸，军容甚整。忽必烈心想鄂州之战看来是一场硬仗，决不可掉以轻心。董文炳在忽必烈身旁，对忽必烈说：“长江天险，宋人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臣愿试攻。”其三弟文用、八弟文忠闻言，一起说：“我们愿与文炳哥哥同行！”忽必烈望着董氏三兄弟果敢勇武的神色，想了想，嘱咐他们说：“我要你们只能胜，不能败。”三兄弟异口同声向忽必烈立下了保证。

下得山来，董氏兄弟立即挑选了百十名勇士，组成了敢死队。忽必烈亲自为他们挑选了战舰，命张文谦为他们准备好甲冑兵器。当夜，董文炳率领敢死队乘战舰入武湖，百十人奋力鼓棹，大叫：“宋军赶快投降！蒙军已全力攻打来了！”他们在湖中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顺利地驶抵湖岸。阳罗堡中的宋军早听说蒙军锐不可挡，及见到来兵个个都

---

<sup>①</sup> 郝经《东师议》是一篇著名的论策。其原文甚长。详见《元史》卷157，第3698—3705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身高体壮，像是庙中所塑的罗汉，天兵神将，他们全都从心里发怵。刚一交锋，就败退逃亡。董文炳也没想到宋军如此不堪一击，他命文用驾轻舟回去向忽必烈报捷。忽必烈正骑马巡视军营，见到董文用到来，他忙问：“可否顺利？”等听了董文用的报告后，他兴奋地举起马鞭，仰面大呼：“这是天意！”他命令诸军马上向阳罗堡进发，准备明日渡江。

忽必烈正在湖岸向军将部署渡江诸事时，末哥从合州钓鱼山派来的使者到达，向忽必烈呈上了一封紧急加密文书。忽必烈马上拆阅，还没等他把文书全部看完，他就大呼：“不可能！这不可能！”他跳下马，一把揪住使者的胸襟，怒睁双眼，厉声喝问：“你说，你是什么人？这密报是什么人伪造出来的？”使者攥着忽必烈的手，问忽必烈：“大王，您不认识我了吗？”忽必烈盯视着使者，使者赶忙说：“我从小在末哥王子帐下。我们小时还在一起骑马、摔跤、做游戏。”忽必烈松开了手，恍惚记起了眼前这个人。他问：“你从哪里得来的这份密报？”使者说：“这是末哥大王亲自写给您的。写的什么，我不知道。”忽必烈压低声音，附耳向使者问道：“蒙哥大汗真的驾崩了？”使者说：“是呀。那是7月间的事了。”忽必烈重新拿起文书细看，赵璧在一旁见忽必烈变颜变色，就问：“有什么紧急军情？”忽必烈把文书递给赵璧，赵璧见文书上写道：

忽必烈王兄：

蒙哥大汗，我们亲爱的好哥哥，已于七月癸亥驾薨。我军在近日北还和林。今特告知你这一噩耗，望你速作计划，尽快北归。

弟 末哥

赵璧问忽必烈：“这是真的？”忽必烈止不住泪水横流，他哽咽着说：“想不到，哥哥英年早逝……”，这一句话出口，那感情的闸门就再也关抵不住，他终于放声号啕大哭起来。赵璧也不禁落泪，但他看到有

很多将士不明所以，疑惑地望着他们，就马上提醒忽必烈说：“请大王节哀，现在有好多急事要办。众军正整装待发，是进还是退，军队还等待您的命令呢。”忽必烈也觉察到了将士们疑惑的目光，他抹了一把泪水，说：“我奉哥哥，大汗之命，南征到此，怎可无功而还？继续前进！渡江计划不变！兀良合台已平定交趾，你马上派急使命他迅速北上，配合我夹击宋军。我一定要为哥哥报仇。”赵璧对那些征望的军士们说：“你们赶快各自执行自己的军务，不要站在这里发愣了。渡江大战就要开始，谁要散布谣言动摇军心，立杀不赦！”待忽必烈安排了最紧要的几件事后，赵璧就劝忽必烈回到大帐。

廉希宪在忽必烈刚刚回到大帐后就跟了进来。他已听军士们议论说蒙哥大汗已经驾崩了，所以赶忙过来劝忽必烈早定大计。他问得蒙哥汗去世的消息属实后，就对忽必烈说：“殿下系成吉思汗的嫡孙，蒙哥大汗之亲弟，前征云南，克期而定。今南伐，率先渡江，天意可知。殿下一向招罗英俊贤杰，遗惠黎庶，现蒙哥汗捐躯沙场，大汗虚位。我愿大王作计迅速北归，正大位，安天下，决不可久滞江南！”忽必烈说：“你所言有理。只是事出仓促，渡江之举，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想且观事态变化，就派你先北还，审查形势。你看如何？”廉希宪说：“刘太平、霍鲁海在关右，浑都海在六盘，征南诸军散在秦蜀，刘太平其性险诈，平素畏惧殿下英武，假如此时他趁机依靠关中形胜，另有异图，恐怕难以制约。可派赵良弼到那里考察人情事宜。”忽必烈嘱咐廉希宪尽快安排。

## 17. 撤军

九月初四拂晓，阴风嗖嗖，细雨霏霏，长江江面上水雾弥漫。忽必烈预定的渡江时间就要到了。阔阔对忽必烈说：“大江雾气蒸腾，此时渡江，怕有埋伏。”董文炳说：“我看不清宋军，宋军也看不清我们。这正是渡江的大好时机。”忽必烈说：“既定之事，不再变更。倘若此次命该破宋，上天也会助我。”他命令董文炳、赵璧、郑鼎率军并进。郑鼎率十余艘滕艚战舰，扬旗鸣鼓，领先出发。紧跟着忽必烈指挥众军登舟陆续渡江，一艘艘战舰消失在江面的水雾之中。待众舰驶至大江中流，忽然一阵北风劲吹，云开天霁，江雾刹时消散。董文炳兄弟顺风鼓帆，向宋军水寨冲去。宋军没想到蒙军会在大雾天气渡江，毫无准备。等他们看清蒙军大舟之时，蒙军大队舰船已到达他们寨前。他们以为是天兵天将从云外飞来，仓促应战，丢盔卸甲，抵挡一阵，就纷纷溃逃。忽必烈率大军登岸之时，董氏兄弟已将浒黄州沿岸宋军防线冲破。宋军皆逃奔鄂州城。

忽必烈没有想到渡江如此顺利。他以为这是苍天保佑，于是他在江岸虔诚地抛洒马奶，敬谢上天的恩惠。他被顺利渡江的兴奋所主宰，命令军士不必扎营，直取鄂州。他以为攻取鄂州会像渡江一样容易，甚至以为鄂州会望风而降。大队人马到达鄂州城郊，他派出三个使者去劝鄂州守将张胜投降。张胜却已早做准备，鄂州守城军士已严密防范蒙军的到来。忽必烈派遣的使者刚到鄂州东门城下，不容他们开口，城上的飞箭就如一阵急雨射了下来。一个使者中箭被俘，另两人只好

抱头鼠蹿。忽必烈得知鄂州坚决抵抗，只得下令大军在泚黄洲先安营扎寨。他派出急使传令张柔、严仲济、兀良合台迅速进兵，围攻鄂州。

南宋当政的皇帝是赵昀，闻知鄂州的军情后，一面令出内府帑帑，命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犒赏军士御敌；命右丞相贾似道进军汉阳支援鄂州，一面令襄阳统制高达、四川节制吕文德由重庆支援鄂州。忽必烈在泚黄洲驻扎不久，南宋的各路援军也已先后抵达鄂州。九月十一日，忽必烈登上鄂州城外东北方向的压云亭，他攀上在那高阜所筑起的五丈多高的瞭望楼，向鄂州城观望宋军的守备情况。随他登上瞭望楼的有子聪和尚以及子聪少年时的同学张易，在南征之前子聪把他介绍给了忽必烈。张柔当时已赶到鄂州，他也跟随忽必烈登上了瞭望楼。跟上楼来的还有廉希宪和赵璧。廉希宪想看看渡江结果才北行，所以没有马上动身。忽必烈与众人看了一会儿，对在他身边的张柔说：“我好像是个猎手，不能擒拿圈中的豕猪，以供你们享用。你可以自己破圈去取啊。”张柔观察了一阵鄂州的防守情况，说：“我打算从城的西南角攻打。从这里看，那边的防守最薄弱。”忽必烈说：“如何去取，你自己看着办吧。”他对子聪等人说：“听说贾似道一来，一夕就筑成木栅环城。看来这个人才干非凡。我要能得到像贾似道这样的人才，还有何愁。”张易说：“咱北方有的是人才，就看是否有人发现有人使用。据我所知，山东的王文统，其才干决不在贾似道之下，现为李璫的幕僚，志不获骋。大王尽可召他使用。”忽必烈问廉希宪：“你听说过王文统吗？”廉希宪回答说：“只闻其名，不识其人。”这时忽必烈看到鄂州的守军从西门蜂拥而出，他问赵璧：“谁在西门？”赵璧回答：

“元帅拔都儿。”忽必烈说：“是拔都儿，那我就放心了。此次南下，他独挡一面，从蔡州出发一路势如破竹。真是不减乃祖木华黎的雄风。宋军打不过他的。”忽必烈像想起一件大事似的，对子聪说：“说起拔都儿，让我想起件事来。当年蒙哥汗登位时，我曾劝他立京都于回鹘，休兵息民。拔都儿跟我讲，他南征北战，所过之地甚多，惟见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胜天下。那里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如果要

想经营天下，京都设立之地非燕城不可。三年前我叫你在金莲川修造了开平城，这次收兵之后，你可以想想如何修建燕京城。不要在金国旧城上修修补补，要建造出我们的气势来，要与我们强大帝国的气势相称。”子聪说：“拔都儿元帅很有眼力。大王的决策甚是英明，我朝国都就应定位在那里。我当找人好好设计，一定建成一座比开平更雄伟的城市，要比汉唐的长安、洛阳更加壮丽辉煌。”

果然，不出忽必烈所料，鄂州守将张胜与拔都儿大战，被拔都儿击败，张胜竟自刎而死。吕文德继续和拔都儿大战，也被拔都儿打败。吕文德只得退回鄂州死守。张柔令部下制造攻城器械“鹅车”，与云梯一同使用，指挥军士从城的西南角登上城墙。此时吕文德迅速从城内调兵增援，守城将士与民众同仇敌忾，又把张柔的兵士从城上赶下。来回拉锯，数番攻打，张柔始终未得在城上站稳脚跟。无奈，张柔只得暂时收兵。

兀良合台受忽必烈的催促，急速北上，至十一月兵围潭州，江西全省大震。身为南宋前线宣抚的贾似道非常焦急：鄂州围未解，潭州又告急，他听说蒙军还在不断从北、西、南三个方面集结、增兵，他真怕未来的局面不可收拾。所以他就想出一条称臣纳币的议和之计。当时贾似道驻守在黄州，那里地处两湖与江西的要冲。他派部将宋京至鄂州，向忽必烈表示了议和之意，请忽必烈派使臣到鄂州城谈判。忽必烈即派赵璧前往。临行，忽必烈对赵璧说：“你登上鄂州城楼以后，要随时留心观察我的旗号，只要我的旗帜一摆，你就速速归返。”

赵璧由鄂州城东门而进，上至城楼，见到宋京。宋京当即说：“北兵如果马上撤退，我们愿割江为界，每年奉上银两、绢匹各二十万。”赵璧微微一笑，强硬地说：“当我大军至濮州时，如果你们有这种想法，或者还可以商议。现在我军已渡江来，你们再讲这种条件还有什么用！”他见宋京语塞，就又说：“你们的贾制置使现在在哪里？请他出来讲话。”宋京解释说贾似道人在黄州，这时，赵璧眼见忽必烈的帅旗摆动，就对宋京说：“既然你们的主事人不在这里，那就他日再谈。”

说完，竟自下楼而去。

赵璧向忽必烈汇报了宋京所言的议和条件，忽必烈称赞赵璧回答的对，说：“咱们就是同意，也不能马上答应。”两人正说着，侍者来报察必王后派来急使脱欢和爱莫干求见。忽必烈一听是王后派来了使者，他猜想一定有非常重要的情况。于是他叫赵璧先退去，立即召见脱欢和爱莫干。

132 脱欢和爱莫干确实给忽必烈带来了十分重要的消息。他们讲述蒙哥的确已经驾崩，灵柩正运往斡难河大营。旭烈兀还远在大食，阿里不哥却派阿蓝答儿从漠北征兵，派脱里赤从漠南征兵，并开始调度大营的护卫队。察必王后听说阿蓝答儿亲自到离开平百余里的军中调兵，就派人质问他：“发兵大事，成吉思汗的曾孙真金在此，为什么不让他知道？”阿蓝答儿只是支支吾吾。察必王后又得知脱里赤赶往燕地征兵，觉得事态紧急，事情蹊跷，就赶忙派亲信脱欢和爱莫干给忽必烈报信。忽必烈问脱欢：“王后没给你们信件？”脱欢说：“王后怕有闪失，只让我们背诵了一句话传给大王。”忽必烈着急地问：“什么话，你们倒说呀！”脱欢背诵道：“大鱼的头被砍断了，在小鱼中除了你和阿里不哥外，还剩下谁呢？答案由你想。”忽必烈叫爱莫干再背诵一遍，字句和脱欢一模一样。忽必烈吩咐两人去休息，他一个人琢磨着王后所捎来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大一会儿，他终于明白了。王后是要他赶快北归呀。大营那里由于蒙哥大汗的去世，可能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的变乱。脱欢、爱莫干所说的情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但是，眼下手头的事，与宋兵的交战正处于难解难分的状况，这可怎么办好？

忽必烈召开了军前紧急会议。到会的有子聪、张文谦、廉希宪、赵璧、郝经、赵良弼、张柔、拔都儿、董文炳兄弟。会上的意见明显地分为两派。张柔、董文炳、拔都儿都主张决不能撤兵，眼看胜利在望，一定要打到底。他们说兀良合台在潭州严重威胁着宋兵，严仲济在东路也屡屡获胜，眼下大军已渡过长江，宋军首尾难顾，他们已自知灭亡临近，所以要割地求和，形势正对我方有利，怎可使前功尽弃？

如果撤兵，就等于给了宋军的喘息时机。子聪、张文谦、郝经坚决主张立即撤兵北归，而且说刻不容缓。他们说宋军虽然面临困危，但不是一两天内就可以把他们击溃的。宋朝还有相当的国土，有相当的实力，绝不会在一两天内被我们灭亡。现时迫在眉睫的是赶紧处理后院起火的事。如果现在不马上扑灭后院的大火，只怕将来连回归的地方都没有了。这可是关键的一着棋，如果这一步棋走错，必将导致满盘皆输。众人议论到深夜，主撤兵派才占领上风。但是忽必烈一时还定不下来。他命大家先睡一会儿，再好好想想，转天再议。郝经回营后，连夜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文字，天一明就交给了忽必烈。忽必烈马上掌灯展读：

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庐舍，不伤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毁其坟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劝径趋临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虽不杀戮，亦被践踏，吾所不忍。若天与我，不必杀人；若天弗与，杀人何益；而竟不往。诸将归罪士人，谓不可用，以不杀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棄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益禁杀人。虽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归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断也。

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半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臂相依，在于背肋；西域诸胡窥视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敕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敕江上，欲归得乎？

昨奉命与张仲一（张易字仲一）观新月城，自西南隅抵东北

隅，万人敌，上可并行大车，排槎弗楼，结构重复，必不可攻，祇有许和而归耳。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輜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之奸谋僭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汗灵輿，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兀、阿里不哥、末哥及诸王駙马，会丧合林。差官于汴京、京兆、咸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以示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sup>①</sup>

忽必烈读后，连连拍案，大声说：“郝伯常料天下事如指诸掌。不撤军则不得为天下王也！”他看看天色已亮，吹灭了蜡烛。他活动了一下腰肢，侍者即侍奉他梳洗。他心里盘算着如何北撤……这时一个侍卫来报，阿里不哥派急使到来，要求觐见。阿里不哥派什么使者？忽必烈满心狐疑。他吩咐叫使者稍候，嘴里咕嘟着：“鬼知道阿里不哥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来的急使忽必烈不认识，他们自称是受阿里不哥所派，是向忽必烈进行慰劳的，并呈上了马奶酒。忽必烈问他们阿里不哥抽调大营的卫队和军士都派到哪里去了？急使们急忙说：“我们这些奴仆对这种事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大概是谣传吧。”忽必烈一愣，阿里不哥大肆调兵，这些急使却否认或隐瞒调兵之事，这使他产生了怀疑。他想，如果阿里不哥需要一些侍卫和士兵派到某地作什么用场，这无需对他这个亲哥哥隐瞒，这里说不定真有诡计。察必叫我赶快北归是有道理的。他又想起郝经的分析，就对急使说：“替我谢谢阿里不哥，我这里进展还算顺利，你们看到我已经渡过长江，正围攻鄂州，我想我们一定能攻下来，然后向东直捣临安，让阿里不哥放心。你们就这样转告他

<sup>①</sup> 此处引文为节选。可参见《元史》卷157郝经传，第3705—3708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吧。”阿里不哥的急使们休息了一天便返程了。忽必烈马上找来子聪和他商议如何北撤。子聪说：“撤军一定要不动声色，使宋军不能察觉。要妥善安排防御，防止宋军尾追偷袭。”他们商量好部署，忽必烈先召来拔都儿，要他统帅留守的蒙古诸军，继续围困鄂州待命。又召来张柔，叫他统领所部蒙军、汉军驻于白鹿矶，听命调遣。他带领董氏兄弟兵发牛头山，声言要直攻南宋都城临安，同时命人传檄兀良合台，命他马上从潭州撤兵，调军至新生矶。让张杰、阎旺在新生矶赶筑浮桥，准备叫兀良合台的兵马，从那里渡江北回。闰十一月初一忽必烈带军驻在青山矶，转天叫张文谦传谕各将，六天后将撤离鄂州，退回济黄州。

忽必烈在这里急速调兵部署北撤，贾似道那里还蒙在鼓里。十一月贾似道收到合州守将王坚送来的口信，说蒙古大汗蒙哥已死，估计围鄂的蒙军也一定会撤军，让贾似道放心。可是贾似道眼看忽必烈围鄂的军队有进无退，且江西也连连告急，对王坚派人所报的消息半信半疑。为稳妥计，他还是想走议和之路。于是他又派宋京去鄂州再次商议割让江北之地，岁奉银绢各二十万，请忽必烈退兵。忽必烈得知这一消息，仍派赵璧去鄂州，并吩咐他先不要答应议和的条件，等大军过江后再允诺。于是赵璧到鄂州见到宋京说：“贾制使以生灵之故派你来请和好，其意甚善。然而我军奉命南征，岂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我们当先请于朝廷而后定。上次你谈过条件后，我们已派使者回朝禀告，这一两日就会有消息。请你们再稍候一些时日。”当赵璧到鄂州谈判之时，蒙古大军即开始大举渡江北回。二十天后，忽必烈军即抵达汴京。

当赵璧度量蒙古大军已安然过江之后，就和宋京签订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庆和议。和议签订后，南征的塔察儿，还有宗王合丹等，皆各带所部北还。当兀良合台撤军至湖北，由新生矶渡江之时，贾似道已知蒙军全面北撤，遂令夏贵尾追兀良合台至新生矶。此时蒙军已大部过江，兀良合台的部队再无心态战。夏贵带兵追至，切

断了浮桥。蒙军殿后的一百余人全被杀死。贾似道隐瞒了和蒙军签订和议之事，反而向宋朝廷谎报诸路作战大捷。鄂州、潭州围解，蒙军全部北归，从此江汉又恢复平静，大宋王朝转危为安。糊里糊涂的赵昀皇帝，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贾似道凯旋而归。奖谕升迁贾似道、吕文德、高达、刘整、夏贵等数十名官吏。

当忽必烈回到汴京后，已确知阿蓝答儿和脱里赤征军索兵的事实，于是他便派急使到阿里不哥那里，指责阿里不哥乱征军士，要求他把强征的军士和牲畜还给被征的各部，包括属于忽必烈、塔察儿、合丹以及末哥诸王营地的部从。忽必烈带领军队继续北还，派张文谦顺道去东平招回商挺，并征询商挺对大军北撤的意见。商挺答应随后去忽必烈那里，嘱张文谦先转告忽必烈，北撤途中，军中当严查符信，以防奸诈。张文谦急追上忽必烈并转告了商挺的意见。忽必烈听后，骂了一声说：“怎么没有一个人跟我提及此事，不是商孟卿，几乎要坏我大事。”于是遣使至各路北撤军申明约束信符。然后，他派赵良弼去京兆地察访秦、蜀守将动向。

十二月忽必烈快到达燕京时，派急使到燕京城中的脱里赤那里，要求脱里赤派一个代表和急使一同来见他。脱里赤则赶忙派急使到阿里不哥处，要求阿里不哥派人带着礼物和忽必烈的急使一同去见忽必烈。忽必烈驻扎在燕京近郊时，阿里不哥所派的万夫长带着海东青和其他礼品随忽必烈使者随后也到了<sup>①</sup>。阿里不哥的万夫长奉承忽必烈劳苦功高，并说阿里不哥接到忽必烈使者的通知，已停止了征兵，并把战士和牲畜已分别退还了，阿里不哥将亲自来问候。忽必烈表示满意，准备了一些南方的物品作为回赠礼物，让万夫长带回，并问阿里不哥好。脱里赤和万夫长也一起回到了阿里不哥处，他们向阿里不哥说：“忽必烈已经知道我们的图谋，现在看谁先下手为强了。”阿里不哥问他们的意思，脱里赤说：“赶紧通知召开宗王大会，继承大汗之

<sup>①</sup> 海东青是一种名贵品种的鹰，蒙古人用于助猎。

位，就可以号令天下。”阿里不哥问：“忽必烈那里怎么办？”脱里赤说：“派人到那里去劝说他来参加大会。待他到来，一切就由不得他了。”阿里不哥表示同意，向各地宗王发出通知，派脱里赤再回忽必烈处，通知忽必烈速到和林参加蒙哥的丧礼。当脱里赤到达忽必烈处后，宗王塔察儿、合丹等一起听了通知，都说这是件大事，我们应当去参加，但是我们远征还未回过自己营地，我们先看看自己家人，然后就去参加大会。脱里赤令手下人去向阿里不哥回报，他留下要和忽必烈一起回和林。

赵良弼访察秦、蜀一个来月，回到忽必烈身边报告说：“宗王末哥无有他心，可以将西南六盘山军事俱委他掌管。浑都海屯军六盘山，兵强马壮，人心思北，恐事有不测。纽邻总秦、川蒙古军，多得秦、蜀民心，少年英勇刚强，应当宠以重职，尽快解其兵权。刘太平，霍鲁海今行尚书省事，声言办集粮饷，阴有据秦蜀之志。百家奴、刘黑马，汪惟正兄弟，蒙大王德惠，俱悉心候命，可以信任。”忽必烈听后就对秦蜀之人事已做到了心中有数，遂派出急使通知尚在南方的拔都儿和兀良合台迅速带兵北归，通知随蒙哥出军的蒙哥之子阿速带速回。末哥这时已死于军中，军队全由阿速带统领。1260年春，忽必烈带兵北归至新建成的开平。在这里即将发生一桩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 18. 忽必烈登基

阿里不哥向各宗王发出了举行忽里台大会的通知，通知声称：旭烈兀、别儿哥（拔都之弟）等宗王已同意举我为大汗，不要听从忽必烈、塔察儿和合丹（贵由之弟）他们的话；不要服从他们的命令。请速到和林参加大会。有一些送信的使者在漠南被截获，送到了忽必烈那里。忽必烈对阿里不哥要抢夺汗位已抓住了真凭实据。他以为阿里不哥做得未免太过分，为蒙古国计，为苍生计，他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了。

当时，宗王们已分成两派：在和林的，要拥立阿里不哥；在开平的，要拥立忽必烈。阿里不哥已采取了行动，要召开忽里台大会确认他的大汗地位。忽必烈却行动迟缓，不由得使拥戴他的宗王们十分焦急。他们背着忽必烈进行了商讨，要趁阿里不哥大会未开之前，抢先宣布拥立忽必烈为蒙古大汗。这叫做先占山立旗者为王。他们把商量好的主意告诉了忽必烈身边的汉人谋士。那些长久跟随忽必烈的汉人谋臣也感到形势很严峻，就纷纷劝说忽必烈承续汉统，早日登基称帝，定位正名。赵良弼、张文谦、廉希宪俱以社稷安危间不容发之言相劝，忽必烈听了，只是微笑，不置可否。廉希宪摸不着头脑，一日他找到子聪和尚，问道：“我们连日都劝大王称帝，你平日最得大王信任，大王也最听你的话，你为什么至今不说一句劝进的话？”子聪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人生诸事皆前生注定，万事皆有因缘，岂可强求？”廉希宪不满地说：“你别跟我故弄玄虚！你说大王应当继承大汗之位是

明摆的事，他为什么不痛快答应？”子聪把眼睛一闭说：“大王不答应的原因，你自当去问大王，来找贫僧问，岂不是走错了门！”廉希宪气得一把抓住子聪的僧袍，不讲理地说：“我就是问你！人们都急得火燎眉毛似的，你还在这里跟我打哑谜，今天你非得跟我说个明白不可。”子聪挣脱着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这个廉孟子怎么也这样野蛮起来。你快松手，我的袍子都要叫你撕破了。”廉希宪松了手，坐在椅子上，大有不听到满意的回答，他就决不离开的架势。

子聪整整袍袖，给廉希宪斟上一碗茶，这才慢条斯理地说：“我看你也是糊涂一时。你想大王登基只是当汉人的皇帝吗？如今蒙古诸王意见分歧，开平的诸王虽有意推大王为大汗，可是竟无一个人出头，只在背后鼓动你们出来说话。依我看，如果诸王不明确表态，你们就是再劝说一百次也是白费口舌。”廉希宪拍着巴掌说：“我怎么没有想到！我这就去找塔察儿王爷。”子聪叮嘱道：“你可要小心，弄不好就会惹火烧身。”廉希宪抬腿就走，甩给子聪一句话：“谁还管那么多！”廉希宪从子聪那里出来，正碰上找寻他的一个书吏。那书吏告诉他忽必烈大王急着传唤他，所以他就到子聪书记这里来找他。廉希宪只好先到忽必烈那里去。原来，忽必烈知道塔察儿爱吃熊掌，厨师这一天给忽必烈烹制的熊掌味道十分鲜美，他叫廉希宪专门去送给塔察儿品尝。廉希宪心想这正是好差使。他携带着礼盒就到了塔察儿那里。

塔察儿见到忽必烈送来的熊掌，十分高兴。虽然他已吃过饭，但还是忍不住又吃了几口。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廉希宪试探地说：“王爷，我听说近日阿里不哥就要继承大汗之位了，您怎么还不动身去和林立个拥戴之功啊？”塔察儿把眼一瞪，撂下了正在吃的熊掌，说：“你说这话，真叫人倒胃口。阿里不哥有什么本事，有什么功劳，我凭什么要去拥戴他！忽必烈不比他强的多！”廉希宪马上顺势问：“那您为什么不赶快拥戴忽必烈做大汗呢？”塔察儿说：“我们几个亲王商量过，想再征求旭烈兀、别儿哥几位王爷的支持。让别儿哥出面拥戴最好。”廉希宪着急地说：“他们远在西域，而且听说阿里不哥已先派使

者到他们那里去了，如果他们先同意了阿里不哥为大汗，你们还怎么办呢？”塔察儿搔着头皮，望着廉希宪，问：“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也让忽必烈身边的汉臣去试探过，劝忽必烈登基称汗，可忽必烈不答应。我们又能怎么办！”廉希宪点拨塔察儿道：“那您为什么不亲自去劝说呢？”塔察儿惊讶地说：“我？我没有想过。”廉希宪说：“您不想想忽必烈为什么给您送熊掌来？”塔察儿说：“因为我爱吃熊掌呀。”廉希宪一笑：“王爷，您要知道熊掌和鱼，两者是不可得兼的啊。您得好好想一想，认准喽，做一个率先拥戴的大臣不好吗？”

廉希宪的点拨还真有作用，转天，塔察儿就到忽必烈那里，借着谢熊掌，就明白劝说忽必烈登基为汗。子聪、廉希宪、赵良弼等也都在场。起初忽必烈还只是笑而不答。直到合丹等诸王及廉希宪等人一再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待阿里不哥一旦宣布为汗，就悔之晚矣，忽必烈才问一直不说话的子聪：“你看如何？”子聪掐指数算了一番，说：“大王应遵天意，天命不可违！”廉希宪说：“今日大王若是不从天意，不顺人愿，臣就死在大王面前。”塔察儿、合丹诸王也纷纷跪下，以死相请。忽必烈这才起身，严肃地望着众人说：“既然上天降大任于我，众爱卿又这么信得过我，全力支持我，我只得勉力为之。”大家见忽必烈终于答应为汗了，不禁一齐高兴地欢呼起来，当即决定了举行登位大典的日期。由子聪和尚建议，委任王鹗起草即位诏书。

1260年3月24日一大早，塔察儿和合丹率众宗王，子聪和张文谦率众汉臣，皆聚会于开平忽必烈的王府大殿。大家一齐宣誓效忠忽必烈，在殿上向他行了九叩大礼。于是从各宗王处选派一百名急使，分赴没有到会的其他宗王府，向全蒙古国宣布忽必烈即位为大汗的消息。当天，为祝贺忽必烈登基在开平则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当这一天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依旧沉浸在欢乐的醉酒与歌舞之中。留在开平的阿里不哥的使者脱里赤趁人们不注意，悄悄逃离了他的住所。但是，很快被监视他行动的人发现，报告了忽必烈。忽必烈立刻派人急追。在开平北边的第一个驿站就把他抓获了。合丹对脱里赤进行了审讯，

脱里赤从头至尾全部供出了他们的计划。其中也说到阿里不哥为汗后将对忽必烈进行歼击。于是忽必烈命令把脱里赤囚禁起来。

忽必烈一直念念不忘在鄂州时张易所说的，王文统才干可以与宋朝的丞相贾似道相比的话。他北归后就派人到山东立召王文统到开平。王文统到开平先拜见了子聪和尚，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表白他的建功之志，说得子聪也以为他是一个难得的盖世奇才，遂即向忽必烈奏请王文统可以大用。王文统又去拜见张易，感谢他的举荐之劳。张易则向忽必烈力保王文统其才不凡，可与张仪、苏秦相比肩。忽必烈即委任王文统为第一任平章政事，以张文谦为左丞，为王文统的下属。王文统字以道，益都人，好权谋，金末曾遍干诸侯，得李璿赏识。被李璿聘为儿子李彦简的老师。王文统又把自己的女儿送给李璿为妻。益都军政之事遂多听王文统谋决。一时王文统的才智之名传播中原。但是王文统为人忌苛，容不得不同意见。因此张文谦不能与他和睦相处，也不愿与他一起分担所事的责任，不久就主动要求离开了中书省。

但是由于王文统能积极献计献策，所言都是只顾眼前得利，见效迅速的话语，所以他很快博得忽必烈的信任和欢心，以为他确实得到一个宝贵人才。他放手把民事和税赋大权全交给了王文统。王文统又善于察颜观色，他知道忽必烈对子聪和尚很尊重，也很信任，于是凡子聪所提出的主张、建议，王文统就事事支持，因而也博得了子聪对他的好感。王鹗起草好忽必烈的即位诏书，送给子聪过目，子聪又送给王文统。王文统问子聪什么意见，子聪说写得不错。王文统说：“大师都认为不错，我更没有意见。就送交陛下审阅吧。”忽必烈审过，就于4月4日将即位诏书宣告天下。其诏书曰：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於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忧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门之师，遽遗鼎

湖之泣。岂期遗恨，竟勿克终。

肆予冲人，渡江之后，盖将深入焉。乃闻国中重以签军之扰，黎民惊骇，若不能一朝居者。予为此惧，駉骑驰归。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乃会群议，以集良规。不意宗盟，辄先推戴。左右万里，名王巨臣，不召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咸谓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王。天道助顺，人谋与能。祖训传国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从。朕峻辞固让，至于再三，祈愿益坚，誓以死请。於是俯徇輿请，勉登大宝。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冰，罔知攸济。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呜呼！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勋亲斯托，敢忘烈祖之规？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sup>①</sup>

即位后，忽必烈为了稳定政权，首先派郝经为国使，何源、刘人杰为副使，到南宋去进行和谈。郝经等人临行，忽必烈赐以葡萄酒，为他们饯别，说：“朕初即位，诸事草创，卿等远行，一路想到有可辅朕者，就飞马告知。”谆谆嘱咐郝经此次出使，肩负重任，一切可从权处置。有什么决定不了的事，就派急使直接找他禀报。

皇帝登基后依照汉人王朝的习惯，就要建立年号，子聪和王文统议定年号为中统，含有继承中国传统之意。忽必烈也欣然同意。于是在1260年5月19日发布了建元中统的诏书。诏曰：

<sup>①</sup> 见《元史》第64—65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纁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故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仍以兴利除害之事、补偏救敝之方，随诏以颁。於戏！秉筭握枢，必因时而建号；施仁发政，期与物以更新。敷宣恳恻之辞，表著忧劳之意。凡在臣庶，体予至怀！<sup>①</sup>

王文统与子聪等议，由忽必烈批准，设立了十路宣抚司，委任了各司的官员。他们是：燕京路以赛典赤、徐世隆为正副使，益都济南等路以宋子贞、王磐为正副使，北京等路以杨果、赵炳为正副使，平阳太原等路以张德辉、谢瑄为正副使，东平路以姚枢、张肃为正副使，大名彰德等路以张文谦、游显为正副使，西京路以粘合南合、崔巨济为正副使，以布鲁海牙与刘肃并为真定路使，以史天泽为河南使，以廉希宪、商挺为京兆等路正副使。忽必烈又接受廉希宪的建言，将高丽国王之子护送归国继承王位。高丽王子是觐见蒙哥汗而来，因蒙哥出征，所以滞留中原三年。当时高丽老国王已去世，王位正待人继承。忽必烈此举甚使高丽王子感激，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高丽一直与忽必烈所建立的帝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忽必烈又接受商挺的建议，调回在南方的部队，加强京师的防卫；令西边的部队加强警戒，并适当调整了部队的指挥官。

忽必烈忙于他的政权建设，阿里不哥也没有闲着。当忽必烈在开平即位的消息传到和林后，拥戴阿里不哥的宗王们，蒙哥的儿子阿速带、玉龙答失，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合丹的儿子忽鲁迷失，塔察儿

<sup>①</sup> 见《元史》第65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的儿子乃蛮台，斡儿答的儿子合刺察儿等就匆忙也扶阿里不哥登位，阿里不哥也称大汗，并向各地的宗王发出了消息。

一个蒙古国同时有两个大汗是不可能的。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和林与开平之间的上空。

阿里不哥称大汗后，没有忽必烈那么多的繁琐事，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击败忽必烈。所以在简单的庆宴之后，就立刻派兵南下。他分兵两路：东路由合刺察儿及他自己的儿子玉木忽儿率领，从和林直指开平、燕京，西路则由阿蓝答儿率兵，出河西，下六盘，旨在与那里的浑都海部相会合。

忽必烈闻讯，为了保卫自己的新生政权，他不得不马上准备应战。

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在其父去世后，继续担任中书省令一职，留在和林。当阿里不哥称大汗后，阿里不哥派遣耶律铸到六盘召浑都海从令。耶律铸从他父亲那里就已知道忽必烈是一个贤明的必将大有作为的王子，而后他又亲眼看到忽必烈的行事，他料定忽必烈必能战胜阿里不哥。所以他见到浑都海以后却反而劝浑都海投忽必烈。浑都海不听耶律铸的劝告，耶律铸无奈，只得单身匹马飞奔到开平，把他所知道的阿里不哥的一切部署，全都详细报告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得到珍贵的情报，对耶律铸的行为给予了很高的奖赏。

浑都海得知耶律铸投靠忽必烈后，大怒。他曾派人急追，但没有追上。恼怒之下他就派人监视住耶律铸的妻子和耶律铸的儿子耶律希亮，并要裹胁他们一起投奔阿里不哥。耶律希亮与耶律铸曾随同蒙哥一起征蜀，蒙哥死后耶律希亮就携带家资老小回到了陕西。阿蓝答儿到达陕西，得知耶律铸投奔忽必烈了，也是大怒，他立刻叫人把耶律希亮拘押到自己的驻地，他亲自审问耶律希亮，问：“你父亲现在在哪里？”耶律希亮镇静地回答说：“我又没和他在一起，我不知道。与我父亲曾在一起的人应该知道。”浑都海一听，这不是暗指我与耶律铸合串同谋吗？他气得大骂：“你这个兔崽子，你父亲上哪里我怎么知道！他不是从这里逃跑，去找忽必烈去了吗？”耶律希亮一本正经地反问：

“你既这样说，你怎么说你不知道我父亲的下落呢？”阿蓝答儿看看耶律希亮，又看看浑都海。耶律希亮面目平静。浑都海却面红耳赤，急得有口难辩，对阿蓝答儿说：“您不要信他胡说八道。我确实不知道他父亲在哪儿，不，不，不是，我知道他父亲劝我一起去投奔忽必烈，我没有同意，老天可以作证。您要相信我。”阿蓝答儿不理浑都海，望着耶律希亮。耶律希亮从容地说：“我要知道我父亲上哪里去了，我一定会跟随他去的。我也就不会再在这里受您的审问了。”阿蓝答儿找不到耶律希亮交通忽必烈的证据，只好把他放了。

忽必烈把内政都交给子聪和王文统处理，他亲自带领军队从开平北上迎击阿里不哥的东路军。临行，他嘱咐王文统一定要保证军需供应。王文统一口答应没有问题。阿里不哥跟随东路军，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忽必烈亲手擒获。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忽必烈从耶律铸那里已知道了他的全部军事与行动计划。当阿里不哥的军队到达麻思契地时，他更不知道忽必烈的部队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阿里不哥的军队一到，就陷入了忽必烈军的包围圈。忽必烈军是有备而战，士气高昂；阿里不哥军是仓促应战，毫无提防。这一仗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阿里不哥军是一触即溃，全线奔逃。忽必烈指挥大军乘胜追击，一直把阿里不哥驱赶到乞儿吉思，直到忽必烈感到阿里不哥的军队已经七零八落，再也没有反手之力时，才停止了追赶。

东线之战忽必烈顺利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西线的战事，情况却要复杂的多。京兆原是忽必烈的封地，也是他的根据地。蒙哥与阿里不哥曾联合派阿蓝答儿、刘太平等对其地进行钩考，驱除忽必烈的势力，任命刘太平、霍鲁海行尚书省事于关右。忽必烈也未曾放弃对其地的经营，他从征宋前线回来时，就先后派廉希宪、赵良弼到该地了解情况。他即位后，立刻要恢复这块根据地，派他最得力的辅臣廉希宪、商挺为正副宣抚使，以赵良弼为参议司事前往。当年他们被阿蓝答儿、刘太平赶出关中，如今又重新回来，心中自不免有许多感慨。但是他们深知阿蓝答儿、刘太平绝不会自动撤离，一定要有一场硬仗

要打。况且蒙哥死后，他的儿子阿速带护灵北归，军队都由征蜀名将哈刺不花统领。哈刺不花的副将浑都海则驻军六盘山，准备随时配合阿里不哥的出兵。而阿里不哥实际已派阿蓝答儿出兵了。赵良弼先一步动身，临行前他对蒙古断事官八春说：“浑都海想北归阿里不哥，当先遣使奉上旨督促驻川蒙军统帅纽邻入朝，命刘太平速还京兆，使他们各个孤立。”八春原是忽必烈的侍卫，对赵良弼的建议自然答应照办。当赵良弼至陕川宣抚司时，纽邻已移营入泾，刘太平要起兵至六盘会合浑都海军，被八春以忽必烈诏命制止。赵良弼的这些安排，廉希宪和商挺完全不知道。在赴任的路上，商挺对廉希宪说：“浑都海在六盘的行动可能有三种：一是集中精锐占领京兆，这是上策，对我们最不利；二是聚兵六盘，伺机而动，这是中策，将使我们和他们对峙；三是北投和林，这是下策，如此我们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廉希宪问浑都海将出何策，商挺说：“我想阿里不哥称大汗，他必选投奔和林之路。”他俩没想到刘太平、霍鲁海竟比他们早三天到达了京兆府。八春、赵良弼迎接廉希宪和商挺至宣抚司，才向他们说明刘、霍入京兆是他们的主意，用的是忽必烈汗的诏旨，怕的是刘、霍直奔六盘与浑都海联合。廉希宪和商挺以为也对，就商议派使者去说服浑都海，让他归属忽必烈汗。

不料浑都海却杀死了廉希宪他们所派遣的使者，并通知其党羽密里火者、乞台不花以及刘太平、霍鲁海等同日举兵反叛。廉希宪得到密报，与八春、商挺、赵良弼共议：忽必烈大汗刚即位，命我们到京兆，正为防范叛乱。现在叛乱就要发生，我们一定要抢先行动。于是他们果断采取措施：先派万户刘黑马协同京兆官吏去逮捕刘太平、霍鲁海。刘、霍猝不及防，分别在睡梦中被抓获入狱。接着廉希宪派刘黑马去成都诛杀密里火者，派汪惟正去青居诛杀乞台不花。又调汪惟正之叔汪良臣率军攻六盘山。汪良臣因未得圣旨不敢移兵，廉希宪即解下自己所佩虎符银印授之，说：“此皆身承密旨，你只管按我说的办。”又给他银一万五千两以充功赏，又出库币为制军衣，汪良臣遂举

兵进讨。廉希宪同时征发蜀卒更戍及在家余丁，组成一支杂牌军，由八春为帅随行。廉希宪对八春说：“君所将之众，未经训练，六盘兵精，不可与之争锋。但虚张声势，使浑都海不敢东向，则大功告成。”

廉希宪部署停当，从开平有使者持诏书来赦免刘太平。廉希宪命把刘太平、霍鲁海绞死于狱中，陈尸大道之上，然后才出府迎接诏书。待读过诏书，其内容已无用。廉希宪、商挺遂让使者入奏，自劾停赦行刑、征调诸军、擅自以汪良臣为帅等罪。待使者临行，赵良弼又具密状给使者说：“一开始捕刘太平他们时，只是囚禁，等待皇上圣旨处置。我私下以为他们不诛，人心惶然，应急诛，以安人心。擅杀在臣，实不在宣抚司。假若皇上怪罪廉希宪与商挺，愿使者出我密报以奏。”使者回京将情况报告了忽必烈，忽必烈不但没怪罪廉希宪、商挺，反而说：“圣人经典所谓‘行权’，就是要这么做呀。”又赐廉希宪金虎符，使节制诸军。下诏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权，事当从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机。”

浑都海与哈刺不花不敌汪良臣，率六盘兵北走，恰遇阿蓝答儿自和林引兵南下，相遇于甘州。阿蓝答儿盛气凌人，哈刺不花与阿蓝答儿言语不和，遂自引兵北去。阿蓝答儿与浑都海合军向东南，击败了廉希宪所派的后随军队，一时使河右大震。再加上有人夸大其词，消息传到京城，有些人在朝议中就主张要放弃两川，退军兴元。廉希宪与商挺闻讯，力言不可。于是忽必烈派宗王合丹率骑兵与八春、汪良臣兵会合，兵分三道以敌阿蓝答儿、浑都海军。双方会兵于甘州东面的耀碑谷。合丹列阵于东北，八春在南，汪良臣居中。交战之时突然狂风怒起，漫天黄沙飞扬，刹时间天地昏黄，人人站立不稳。汪良臣对兵士大呼：“今日之事，关系国家安危。胜则富贵可保，败则身死家亡。大家如能奋力征战，纵死于阵间，也不失忠孝之名。”众人应和着汪良臣的呼声，大叫着：“杀呀！”汪良臣命令士兵跳下战马，以短兵突袭敌军的左面，绕出阵后，汪良臣率先手刃敌兵十数人，众军士奋勇冲杀，很快击溃了敌人的右军。八春从正面直捣敌军，合丹率精骑

截敌归路，三道军配合默契。阿蓝答儿军刚一交战就陷入一片混乱，风沙中其军分不清敌我，自相践踏，竟至溃不成军。阿蓝答儿、浑都海皆在混战中，不知被何人杀死。其首级被人割下，传送到京兆示众。

汪惟正到了青居，正遇上乞台不花发兵响应浑都海叛乱。汪惟正即派大力士将乞台不花杀死。川陕平定之后，忽必烈高兴地对左右人说：“廉希宪，真男儿也！商孟卿，古之良将也！”遂改宣抚司为行中书省，进廉希宪为中书右丞，商挺为行省佾事，旋改为参知政事。仍以赵良弼为行省参议。其余从征诸将皆有升迁。

## 19. 王文统当政

当忽必烈亲征阿里不哥时，对国事并没有完全放手不管。相反，他刚一即位就把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切都按他的部署行事。他与以往大汗的最大不同就是他大胆使用汉人和儒生，吸取一切有才干的人士到他的政权之中，为他服务。他不问一个人是哪个国家的，哪个民族的，也不管这个人原来的从属、信仰、道德、品格、性情如何，只要他有一技之长，他愿为我用，忽必烈就给他机会，给他职务和权力，让这个人去充分发挥他的才干。他在即位前就兼收并蓄各种各样的人才，即位后就更加贯彻他的这种惟才是用的方针。各民族、各地域，怀有各种技能才干的人或因其召，或因其赏识，或因人推荐，不断地向忽必烈身边聚集。这些人见解不同，主张不同，行事方略不同，人品不同，彼此之间可能互不相容，忽必烈就像一个调合高手，使这些人都围绕着他的意志转动，为他的政权稳固和国家建设各尽其能。忽必烈，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个铁腕君主。

王文统到忽必烈身边后，忽必烈不问其他，只以为他有贾似道那样的才干，就委任他为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亲征阿里不哥时，王文统竭尽能力保障前线的军需供应。他又革除吏弊，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使财政收入大增。中统钞与银并行于市，原来各地已发的旧钞限期废止，统一了全国的货币。他又规定了二五户丝的赋税制度以及官吏制

度，确实对元朝初期的政权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sup>①</sup>。忽必烈对他也很满意。但是王文统所行之事多急功近利，与儒家所奉行的道义多有不合。再加上他为人尖刻，度量狭窄，所以他和忽必烈身边不少儒臣就有难解的矛盾。

郝经是元好问的学生，比王文统早跟随忽必烈。郝经的不少建言对忽必烈的行动都有重大影响，王文统对郝经不免就有所忌妒。郝经被派出使宋，王文统暗中派人嘱托李璫去偷袭宋，想让宋出兵加害郝经。郝经一行人到达济南，李璫派人送给他一封信，劝他不要南行。李璫怕的是他南下和议成功，对王文统有所不利。郝经却把李璫的信派人送回朝，不理睬李璫的劝阻，继续南行。李璫按王文统的建议出兵至淮安，结果被宋军打败。郝经行至崔州，派副使刘人杰去和宋人联系。宋朝江淮帅守李庭芝因李璫攻宋，果然对郝经使宋的目的大加怀疑，对郝经所说为使两家和睦之辞大不信任。郝经想尽快到达宋朝廷的计划就受到阻隔。

张文谦因看不惯王文统的作为，两人意见不合，张文谦主动要求离开了中书省，他临行对王文统说：“人民因连年战乱已很穷困，现在又赶上大旱，你再不下令适当减少赋税，百姓对明年还抱什么希望！”王文统不以为然，说：“皇上新即位，国家经费就仰仗赋税开支，如果减少赋税怎么保证开支？”张文谦说：“百姓足，皇上怎么会不足？等来年时和岁丰，再取之亦不为晚。”王文统无话可对，只得答应减常赋

---

<sup>①</sup> 窝阔台为政时，曾发行交钞。所谓交钞，即是纸币。纸币在北宋和金朝皆曾发行。金末滥发纸币使其失去信用。所以窝阔台时发行不过万锭。当时制度不一，各路地方政府也各自印发纸币，在本境内流通。中统元年（1260）十月所发行的纸钞，不限年月，与银并行于全国各地。窝阔台当政时曾规定居民每二户出丝一斤上交官府，每五户出丝一斤上交该地的领主。王文统则改为每二户出丝二斤交给官府，每五户出丝二斤交给领主。称为二五户丝制。二五户丝要全部上交国库。这实际是王文统加大民间税收、扩大财政收入的一种措施。《元史》中华书局版卷206，第4596页，王文统传曰：“文统虽以反诛，而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云。”

十之四，商酒税十之二。但由此两人矛盾却更加深一步。

一直辅佐皇子真金的窦默，后来因年老回乡。忽必烈即位后想起了窦默，就派人把窦默召到了开平。忽必烈问窦默：“朕欲求像唐代魏征那样的贤臣，不知当今能否找到这样的人不？”窦默回答说：“犯颜直谏，刚毅不屈，现有许衡；深谋远虑，有宰相才，是史天泽，陛下尽可任用。”其实忽必烈是想用王文统为丞相，他怕王文统出身系一介布衣，众人不服，所以要拉窦默来，想让窦默进行推荐。不料窦默却压根儿不提王文统一个字。忽必烈忍不住，就直截了当地问窦默：“你看王文统这个人如何？”忽必烈这一问，窦默就顺势从袖中抽出一封奏书，双手交给忽必烈说：“请陛下过目。”忽必烈只见奏书写道：

臣事陛下十有余年，数承顾问，与闻圣训，有以见陛下急于求治，未尝不以利生民安社稷为心。时先帝在上，奸臣擅权，总天下财赋，操执在手，贡进奇货，炫耀纷华，以愉悦上心。其扇结朋党、离间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当路，陛下所以不能尽其初心。救世一念，涵养有年矣。

今天顺人应，诞登大宝，天下生民莫不欢欣踊跃，引领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立国家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排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别选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则天下幸甚。<sup>①</sup>

151

忽必烈看后，默然无语。虽然奏书没提王文统的名字，但那意思已很清楚。忽必烈就不再和窦默说王文统的事。

1261年2月，忽必烈召中书平章王文统、玛玛率各路宣抚使赴朝，

<sup>①</sup> 见《元史》卷158《窦默传》，第3730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听他们一年来的治事汇报。忽必烈听后相当满意。几天后，窦默、王鹗、姚枢正在忽必烈身边，王文统来见忽必烈奏事。窦默竟当面指着王文统对忽必烈说：“此人学术不正，必祸天下，不可处于相位。”忽必烈心中对窦默不免有些不满，老大不高兴地问：“你说谁可以为相？”窦默偏不知趣，大声说：“许衡可以为相！”忽必烈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不予理会。王文统知道窦默、姚枢、许衡都是忽必烈所敬重的人，他们又比自己早到忽必烈身边，虽然忽必烈一时不听窦默之言，但如果三人联合，再结集其他的人在忽必烈耳边吹风，难保自己不受害。于是他一面把自己在朝里的处境派人告诉了李璫，一面想方设法要把窦默、姚枢、许衡三人赶离忽必烈的身边。

李璫是潍州人。他的父亲李全在成吉思汗派木华黎围益都时投降，后来接受窝阔台汗的命令攻打宋城扬州时死去。李璫遂袭职为益都行省长官。专制其地，已经营三十年。三十年来他拥兵自重，多次借口防守要地，不受蒙古朝廷调遣。他又以王文统的谋划，进攻宋朝城池，以扩大自己的地盘。忽必烈即位后，命他为江淮大都督，李又以宋兵屡犯边界为口实，要求忽必烈给以粮饷兵马，不断扩增实力。这也同样是出于王文统的主意。王文统是想万一在朝中保不住自己的地位，仍然回李璫那里。

一天，王文统独自在忽必烈身边，就像他一心为社稷着想似的，借机建言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他明为尊崇三人，建议将他们升职，拜为三公，实际是想一下子把三人都从忽必烈身边调离。忽必烈还以为他是好意，就同意了。窦默因为屡屡攻王文统不倒，就想离开朝廷避祸；姚枢一时也不知道调任是王文统的主意，两人就准备接受新的职务。他们俩一起邀请许衡向忽必烈谢命，许衡把他俩让进屋里，慢条斯理地说：“您们想过没有，此事实在有大大不妥之处？”窦默和姚枢同问：“有何不妥？”许衡说：“按礼仪，师傅与太子位分东西，师傅坐，太子乃坐，仅此一条，公等以为能做到吗？如不能，则师道自我等而废也。”姚枢点头，说：“对

呀，皇太子尚未立，怎么能先有太师呢！”于是三人去见忽必烈，窦默说：“太子位号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姚、许二人也坚决辞职不受。忽必烈只得重新改任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不久窦默、许衡见忽必烈依然信任王文统，就相继以病辞职归家。忽必烈在他们走后问姚枢说：“窦默、许衡为什么对王文统怀有那么深的偏见？”姚枢回答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观王文统学术不纯，他以游说干谒诸侯，他日必反。我愿陛下对他多加留心为是。”忽必烈半信半疑，他冷眼凝望着姚枢，好一会才说：“是否中原文士相互难以安处？曹植不就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吗？”姚枢说：“文人各怀利器，互不相容，是一个方面；而人有忠奸，心性各异，就不只是相轻与否的问题了。”忽必烈觉得姚枢说得有道理，他心中已在想如何调整中书领导班底了。

没过多久，忽必烈宣布以史天泽、不花为中书右丞相，忽鲁不花、耶律铸为中书左丞相，塔察儿、廉希宪、王文统为平章政事，粘合南合、张易为中书右丞，张文谦、阔阔为中书左丞，杨果、商挺为参知政事。又以史天泽、王文统、廉希宪、张易行省事于燕京。建立了翰林国史院，王鹗请修辽、金史，建言史天泽监修国史，耶律铸、王文统监修辽、金史，采访两朝遗事。忽必烈皆批准执行。整顿了中央政权之后，忽必烈才想起郝经，一问，得知郝经被宋人拘留，不由大怒。立刻命人问罪宋人稽留信使，侵扰边疆之罪。紧跟着就下了一道伐宋诏书。书言：

朕即位之后，深以戢兵为念，故年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务远图，伺我小隙，反启边衅，东剽西掠，曾无宁日。朕今春还宫，诸大臣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朕重以两国生灵之故，犹待信使还归，庶有悛心，以成和议，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载矣。往来之礼遽绝，侵扰之暴不已。彼尝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理当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见。今遣王道贞往谕。卿等当整尔士卒，

砺尔戈矛，矫尔弓矢，约会诸将，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尚赖宗庙社稷之灵，其克有助。卿等当宣布朕心，明谕将士，各当自勉，毋替朕命。<sup>①</sup>

且不说蒙古国官兵接到忽必烈的诏书加紧备战，只说宋朝宿州守将闻知蒙古信使郝经连连请求确定入国日期，他们不敢耽搁，迅即派急使禀告丞相贾似道。贾似道本来已经向朝廷隐瞒了他私派宋京与赵璧签订开庆和议的事，举朝独知道他指挥宋军打败了蒙军。如果让郝经到达朝中，他的那段隐情就会全部暴露出来。所以贾似道坚决阻止郝经入朝。偏偏郝经这个人非常执拗，换别一个人，人家不叫人朝，回去也就算了，可郝经是抱定决心，不完成使命决不回朝。他连连向宋朝的政府和枢密院发函，在不得回音的情况下，他向宋朝前线指挥李庭芝发出通知，他要指日到达宋朝都城临安。贾似道闻讯，眼看自己的秘密就要暴露，情急之下乃出拘留郝经之下策。他下令真州忠勇军营扣住郝经，将郝经监管起来。郝经被扣，愤而上书宋廷进行质问。书上，如石沉大海。郝经不屈不挠，再作书抗议。书送出，仍无回音，郝经就又再写。一连多封书信，任凭郝经花去多少心思，陈述多少利害关系，无奈书信全被贾似道扣住。贾似道一手遮天，宋朝皇帝是一点消息也不得知。郝经那里不但无人理睬，而且被看管得越加严密。后来就有人出面劝郝经投降，说如果他投降，就给他自由。郝经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的随从对被拘押的生活有些难以忍受，郝经就勉励他们说：“过去如果我受命不进，是我的责任。今已入宋境，死生进退，一听宋人所使。我终不能屈身辱命。你们既随我南来，我劝你们保持气节，耐心等待。他们这样对待一国信使，我看宋朝的国运大概不会久长了。”

贾似道瞒得了初一瞒不过十五，蒙古国有信使到达的消息终于传

<sup>①</sup> 见《元史》，第72页《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

到宋朝皇帝赵昀的耳中。他听到消息后却反问贾似道是否应当接待，是否应当和来使进行议谈。贾似道怎么会同意接待和议谈呢，他的理由还冠冕堂皇：“和议的主张是蒙古人先提出来的，我们不应该轻易地就答应与他们谈判，那样太失我们大国的身份。如果他们真想与我们交好，他们应当带着礼物前来。我们与他们礼尚往来，互相友好，到那时再与他和谈也不迟。”贾似道花言巧语骗过皇帝之后，就立即着手把当日知情的官员找个借口罢免的罢免，害死的害死。四川守将刘整闻知贾似道的作为，预感自己也不能幸免，就索性把他掌管的泸州十五郡拱手交给了蒙古。刘黑马之子刘元振接受了刘整的投降，以礼待之，将刘整护送到开平，忽必烈对刘整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贾似道得知刘整投降了蒙古，派吕文德为四川宣抚，吕文德趁刘整不在泸州，刘元振疏于防备，出兵夺回了泸州，贾似道又在赵昀面前大报喜功。一时间赵昀只以为满朝文武只有贾似道一人是擎国栋梁。赵昀对贾似道又赐钱又赐地，任贾似道兴建庭园楼阁，作威作福。赵昀满以为有贾似道一手经营军国大事，他赵家江山就可以无忧无虑了，他哪里知道蒙古人正在秣马厉兵，大宋江山已危在旦夕。

## 20. 诛李璿

忽必烈在下达伐宋诏书，部署伐宋计划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远逃的阿里不哥。他很明白阿里不哥的问题不解决，作为蒙古根据地的大本营地带永远不会安定。在阿里不哥逃到乞儿吉思后，忽必烈即下令断绝了从汉地至和林的交通运输。和林城的物资饮食一向靠汉地供应。交通一断，和林地区物价顿时飞涨，紧跟着就发生了饥荒，再无力西向供应乞儿吉思。阿里不哥几乎陷入绝境，他赶忙派在身边的察合台之孙阿鲁忽去主持察合台领地，征集兵械粮饷，防守阿姆河边疆，以免旭烈兀和别儿哥的军队再援助忽必烈。忽必烈也曾向察合台领地派出察合台的曾孙阿必失合去主事，但途中被阿里不哥截获。在阿里不哥败至乞儿吉思时，他把阿必失合杀死了。阿鲁忽离开阿里不哥到达可失合耳时，聚集了大约十五万骑众，却不再听从阿里不哥之命。

忽必烈听说阿必失合被阿里不哥杀死后，立即愤怒地处死了关押在他那里的脱里赤。阿里不哥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就派出使者向忽必烈请求宽恕。使者带来阿里不哥的口信说：“我们这些做弟弟的有罪，但都是出于无知。你是我们的兄长，可以对我们的罪孽进行任何审判，无论你怎么处罚我们都会听从。尤其是我，绝不会违背你的命令。等我养壮了牲畜之时，我就会亲自去叩见你。别儿哥、旭烈兀、阿鲁忽也会一同前去，我正等待着他们。”忽必烈听了使者的话后，动情地说：“浪子们知道回头了啊，啊，啊，他们终于清醒了，聪明了，回心转意了。他们知道认错了，好啊！”他对使者说：“旭烈兀、别儿

哥、阿鲁忽到达阿里不哥那里时，让他们立刻派急使来。急使一到，我们就确定兄弟们大聚会的时间和地点。”

阿鲁忽摆脱阿里不哥的控制后，就向旭烈兀派出使者联系。因为他知道旭烈兀一向佩服忽必烈，不满阿里不哥。阿鲁忽的使者向旭烈兀讲述了阿里不哥的一些作为后，旭烈兀就派使者对阿里不哥进行了批评，让他放弃对抗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鲁忽各派使者到忽必烈处，表示他们对忽必烈的支持和拥护。忽必烈对旭烈兀和阿鲁忽对他的支持与拥护表示感谢，他派出使者告诉旭烈兀和阿鲁忽：从阿姆河到尼罗河地区以及大食地区由旭烈兀掌管，从阿尔泰西到阿姆河各部由阿鲁忽掌管，从阿尔泰东到大海由我掌管，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光耀祖先的事业。

1261年秋，阿里不哥经过一个时期的休整，马也肥了，兵也壮了，他本该前往与忽必烈聚会了，可是他却带领着军队对忽必烈进行了突然袭击。他的军队在漠北接近忽必烈的军队时，诈言说是来投降忽必烈的。守将信以为真，毫无防备，阿里不哥顺利地突破忽必烈军队的防线，不仅迅速收复了失地，其军队还直逼漠南。忽必烈匆忙调集军队应急。他派张柔等七个汉军万户率兵北上，命线真将右军，史天泽将左军，又命宗王塔察儿率本部人马前往迎战。11月，双方军队在大漠南缘的昔木土湖边进行了一场大战。这是双方主力军的一次大决战，尽管阿里不哥声势凌厉，意在必胜，然而在忽必烈训练有素的大军面前，阿里不哥的兵士还是显得太散漫无纪了。一句话，阿里不哥的军队抢掠还算得上个个英勇，但是面对大兵团作战，他们就只像是一盘散沙。战争开始不久，阿里不哥就显示出了指挥无方，部队马上就溃不成军，各个只顾自己逃命去了。忽必烈下令：“不要追赶！他们都是些不懂事的孩子，他们明白过来，就会后悔的。”

十天之后，阿里不哥带着回逃的军队遇到了来支援他的蒙哥之子阿速带。阿里不哥把自己的军队和阿速带的军队合在一起，又卷土重来。在失儿干湖旁，阿里不哥与阿速带的联合军同忽必烈军再一次进

行了较量。这一次阿里不哥有了些经验，指挥不再忙乱，双方从中午一直厮杀到半夜。忽必烈亲自在右翼督军，取得了胜利。左翼却一直难分胜负。双方就在黑山脚下相对峙，各有伤亡，互不退却。原因是蒙哥原属下的军队也颇为善战。双方相持了一冬，到1262年春，阿里不哥看不能马上取胜，想起阿鲁忽对他的背叛，愤不能忍，就主动撤兵，回师去打阿鲁忽了。忽必烈则乘机又收复了和林。他正想继续去追击阿里不哥时，开平来的急使传来了李璫叛乱的消息。后院起火，不能不马上去扑救。忽必烈也就赶忙撤军，兵还开平。

路上忽必烈询问姚枢，回军征李璫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姚枢为忽必烈分析说：“假如李璫乘我们北征之机，临海边直捣燕京，封闭居庸关，令人心惶恐，这是他的上策；假如他与宋联合，仰仗其城池坚固，兵力雄厚，长久骚扰我们的州县，使我们疲于奔救，这是他的中策；如果他出兵济南，等候山东各地人马响应支援，他必被擒。”忽必烈问姚枢，李璫会采取什么策略，姚枢说：“我料他必出下策。因为他三十年来一直固守山东，不敢贸然北进，他也没有诚意去和宋人联合。”忽必烈狠狠甩了一下马鞭，说：“果如你说，那是我蒙古国的一大幸运啊！”

李璫是一个反复无常之人，怀有不可告人的野心。他趁忽必烈远征在外，就勾连宋朝，把原来攻下的宋朝城池还给了宋，歼灭了在其境内的蒙古戍兵，举起反蒙的大旗。他的儿子李彦简本在开平作人质。他早就在益都至开平间设立了私驿。当李璫谋反时李彦简即从私驿奔回益都。山东诸郡得知李璫反，都赶忙加固城堡，以求自保。李璫谋反所出的行动方针果然不出姚枢所料，他兵锋所向，首指济南。他占领济南后，耀武扬威，以为就可以称王天下了。宋朝为满足他的称王之心，也就派人送了他一个“齐郡王”的封号。李璫继而向山东、河北各郡发出檄文，号召各汉军万户响应他的行动。然而应者寥寥。

忽必烈回到开平马上询问怎么知道李璫谋反的，人们告诉他先是淄川达鲁花赤李惟忠和他的儿子李恒弃家来告变，继而济南益都路宣

抚副使王磐也乘驿车来讲述。忽必烈即召见王磐，令姚枢一同商定讨伐李璫之计。王磐讲述了他知道的情况后说：“竖子狂妄，成不了气候，很快就会被擒获的。”忽必烈大声赞同道：“说得好。但是也不可轻敌。对待阿里不哥我就太小瞧他了，还不是让他成了漏网之鱼。对待李璫一定先要揭穿他的可恶面目，让人们知道我们不是平白无故对他进行讨伐。”于是姚枢等起草了诏书，揭露李璫以往不听命朝廷，拥兵自重，虚报军情，冒领军饷，等等罪行。忽必烈猛然想到李璫为什么恰恰在自己不在开平时谋反，是不是朝廷中有什么人和他勾连？他想到这里不由心里一惊。如果真是那样，那还了得！于是他马上下令追查朝中有什么人和李璫勾连呼应。此令一出，不少人都指出李璫是平章政事王文统的女婿，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更有人指出王文统曾遣其子王尧与李璫通音信。还有人说李璫之子李彦简是王文统放跑的。王文统的疑点越来越多。忽必烈决定亲自审问王文统。王文统被召到忽必烈面前，忽必烈故作厉声问道：“王文统，你教李璫为叛，已有多年，举世皆知。朕今天只问你都给李璫出过什么计策？你给我如实讲来！”忽必烈原以为王文统会大声为自己辩解，他说完只静静等待王文统的申述。出乎他意料的是王文统听完忽必烈的话后，面色变得十分苍白，额头上直冒虚汗。他战战兢兢地说：“臣，臣……臣一时想不起来了，容臣细想后，写给皇上过目。”忽必烈原本不相信王文统会参与李璫之反，只不过是碍不过众人的检举，才故意诈他一诈。可是王文统作贼心虚，不经诈唬，一审就自己召认了。忽必烈又生气又惊异，他气恨地瞪着王文统，命令说：“你立即写来！”王文统被人带了出去。忽必烈还自己和自己生气，自言自语：“我怎么就这么看不准人，怎么一即位就让这种人当上平章政事，我怎么就那么相信他？”他在大帐中一个人想来想去，一会儿又喝起闷酒来……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王文统被带了回来。他把写好的供词呈给忽必烈，忽必烈接也不接，命令到：“你给我自己念！”王文统数说着自己给李璫出的一个个主意，俱是隐瞒朝廷以肥李璫之事。念到最后几

句，竟是“蝼蚁之命，苟能存全，保为陛下稳取江南。”忽必烈一直铁青着脸听王文统念，此时他突然哈哈大笑，冲王文统“呸”了一口，说：“你还要骗朕！要你替我取江南？那时不知朕的头颅早让谁取走了。”这时近侍交给忽必烈新截获的王文统给李璿的三封书信。忽必烈接过，看着，王文统观察着忽必烈的神色，两眼发直，浑身瘫软，抖个不停。忽必烈看着看着，忽然问：“这信上写的‘期甲子’是什么意思？”王文统跪在地上，连眼皮也不敢抬，竭力为自己辩白说：“李璿久蓄反心，因为臣在中书，他不敢马上反。臣早就想禀告陛下逮捕李璿，只因陛下用兵北方，战事未靖，等到甲子（1264）还有两年，臣跟李璿这么说，是故意让他延缓反叛的时间。”忽必烈冷冷地笑着，语带讥嘲地说：“真是伶牙利齿！”他十分激愤地问道：“王文统，朕且问你，朕拔你于布衣，授你于权柄，待你不薄，为什么你如此负朕？”王文统还要强词辩解，忽必烈一挥手，侍卫们将王文统拉出帐外绑缚起来。王文统哭喊着：“皇上饶命！臣还能陛下效力啊！”忽必烈命把子聪、王鹗、张柔、姚枢一同召进大帐，他把王文统所写的书信和供词让他们看过，问：“你们说王文统当得何罪？”王鹗说：“人臣无将，将而必诛！”张柔大声说：“当剐！”忽必烈扫视了所有的人一眼，说：“你们都认为王文统当死吗？”众人异口同声说：“确实当死。”忽必烈说：“罪证确凿，王文统不能不服。他是死有余辜啊！”接着他感慨很深地大声说：“从前只有窦汉卿一个人对朕坚决说王文统不可用。假如再有一两个人像窦汉卿那样坚决劝朕，朕能不认真考虑这个人是用还是不用吗？”子聪、姚枢都低下了头。忽必烈继续他的反思，说：“当初，蒙哥汗命我伐宋至汴梁时，粘合南合就告诉过我：李璿承国厚恩，坐治一方，然其人多诈，反叛不远矣。不想南合言犹在耳，李璿即反叛于我！”<sup>①</sup>子聪真是后悔死了，要不是他和张易推荐，

<sup>①</sup> 粘合南合，其家世原为金人贵族。其父粘合重山从成吉思汗，后曾与耶律楚材并为左右丞相。被封为魏国公。南合袭父爵。中统初为宣抚使、中书右丞、中书平章等职。

王文统怎么会到忽必烈身边呢。可是事到如此，后悔又有何用！他只能劝忽必烈说：“此事是一极大教训。用人当慎之又慎。”

王文统和他的儿子王尧被斩首后，忽必烈下诏书晓谕天下，曰：“人臣无将，垂千古之彝训；国制有定，怀二心者必诛。何期辅弼之僚，乃蓄奸邪之志。平章政事王文统，起由下列，擢置台司，倚付不为不深，待遇不为不厚，庶收成效，以底丕平。焉知李璫之同谋，潜使子尧之通耗。迹者获亲书之数幅，审其有反状者累年，宜加肆市之诛，以著滔天之恶。已于今月二十三日，将反臣王文统并其子尧，正典刑讫。於戏！负国恩而谋大逆，死有余辜；处相位而被极刑，时或未喻。咨尔有众，体予至怀。”

然后，忽必烈紧急调遣军队进攻李璫。他先令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和大名万户王文干集军于东平万户严忠范处，命济南万户张宠、归德万户邴泱等会集滨棣，诏宗王合必赤总督征讨。然后他又令右丞相史天泽节度诸军，派宋子贞、王磐为军前参议。史天泽至军中，知李璫军聚济南城，大笑说：“这头野猪乱撞，已跑到圈中，还能有什么作为！”宋子贞单骑到济南观察李璫军形势，回来对史天泽说：“李璫拥众东来，坐守孤城，我们应增筑外城，防备他奔逃。待他粮尽援绝，可以不攻自破。”史天泽深以为是。他对总督合必赤讲：“李璫狡诈而兵士精良，我们不应和他力较，当以迁延岁月，让他自毙。”于是蒙古军在济南城外深沟高垒，只围而不攻。四个月后，济南城内粮绝。李璫命他的士兵趁黑夜四面突围，然而蒙军早有防备，李璫军直是冲不出城。

张柔的第九子张弘范跟随合必赤征李璫，张柔很爱他的这个小儿子，所以送他出来参战，让他经受实际的锻炼。临行他谆谆告诫儿子说：“你围城不要躲避险要之地。你要勇敢，你手下的兵士才会誓死以从。主帅考虑你所守是险要，如果敌兵来犯，主帅也必然要派人支援，你正可借此时机建立功勋。”张弘范守在济南城西，见李璫军突围惟独不向西来，他对部下说：“我们守在险要，李璫故意不向我们这里突围

是麻痹我。其后他必以奇兵来袭击。他以为我看不透他这步棋。”于是他命令士兵加筑长垒，内伏甲士，外挖壕沟，开自家营垒东门等待着。夜晚他令军士将壕沟更加深扩宽。李瓊对张弘范这个年轻的军官没放在眼里，对张弘范的举措根本没有注意。转天，他果然命令军士拥架飞桥，从张弘范守围处突冲，可是壕沟宽阔，飞桥和人马纷纷坠落壕沟之中。其饶勇者虽能跨过壕沟，突入垒门，却又遇到伏兵，皆被杀死。一仗下来，张弘范就俘获李瓊的两个将领。张柔听说后直高兴地拍手，连声说：“好样的，真不愧是我的儿子！”

史天泽的侄子史枢，在济南城的西南守围。那里有大涧直连历山。史枢就夹涧建立营垒，竖木栅于涧中围堵。正赶上一场大暴雨，涧水猛涨，水势凶猛，把木栅全部冲毁。史枢对手下说：“贼兵知我木栅已毁。必然要趁机从我们这里突围。今夜大家准备好火炬，要严加防备。”当夜三更鼓刚刚响过，李瓊的军士果然蜂拥而至。史枢的兵士们用一根根火炬向敌兵掷去，风怒火烈，军士们乱箭齐发，可怜李瓊的士兵争相逃命，自相践踏。刹时间尸横遍地。史枢也立一大功。

围困李瓊的部队人数众多，每天都需要大量的供给，几个月后物资供应出现了匮乏。史天泽、合必赤都很着急，他们派急使禀告忽必烈，务必要保证军饷。忽必烈命令赵璧尽速筹集。赵璧从济河就近筹集了粮草、猪羊，及时送到军中，解了燃眉之急。李瓊虽然势孤，却依然做困兽之斗。到底还要围多久，谁心里也没数。史天泽也有些烦躁。董文炳说：“穷寇可以计擒。”史天泽问以何计。董文炳笑而不答。他单骑至济南城下，对着城头上李瓊的部将，一位姓田的都帅，大声喊道：“反叛者只是李瓊一人，其余人只要投奔过来就是一家人。不要白白替李瓊送死了！”他反复喊着，那个田都帅竟用一根大绳把自己吊下城来。他向董文炳跪地投诚，董文炳忙下马将他扶起，大声说：“我们就是一家人了。”田都帅是李瓊的爱将，田既降，其他军士人心大乱。成十成百缒城出降。李瓊已制止不住。他见大局已不可挽回，就亲自杀死了他的爱妾，一个人乘舟到大明湖，一头扎进湖水之中。偏

偏水浅，淹不死人。蒙古军蜂拥进城，至大明湖，见状立刻把李璿从水中拽出，捆绑了送到合必赤面前。史天泽说：“应当马上把他处死，以安人心！”合必赤没有多想立即下了处死李璿的命令。

李璿被处死后，合必赤要进行屠城。其部将撒吉思力争说：“王者之师，诛止元恶，协从罔治。”合必赤知道李璿军士有两万余人英勇善战，他怕这些人将来再成为祸害，就要把这些军士全部杀死，分给各个将领执行。董文炳当杀两千，他接到命令后对合必赤说：“这些士兵也是被李璿胁迫，杀了他们我怕有违皇上仁圣爱民之意。从前皇上征南诏，有人妄杀人，哪怕是大将，皇上也会对他进行责怪。所以我以为对眼下这些士兵还是不杀的好。”经董文炳这么一说，合必赤也不敢再一意孤行，任性杀戮了。然而待他改变命令时，不少兵士皆早已做了刀下之鬼。

李璿被诛后，山东还有他的羽翼。史天泽就带兵东行至益都。益都不敢抵抗，开门投降。史天泽就以董文炳为山东东路经略使。董文炳至益都，将兵士俱留于城外，他只叫数骑跟随，脱下戎装，便服入城。到了官衙，他也不用警卫，在大庭召见李璿故旧将吏，对他们说：“李璿狂贼已死，你们皆为王民，今天子仁圣，派遣我这个经略使来安抚你们。你们不用害怕。凡是对维护治安有功的人，我都会给以重奖，凡是破坏捣乱者，我也会严惩不贷。”在董文炳的治理下，山东李璿之反所形成的混乱很快平息。但是忽必烈却由李璿之反，对汉人拥兵掌权产生了疑惧。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要采取新的措施。

## 21. 费寅诬告

李璿的反叛被平定后，宋子贞随史天泽回到开平。他上书给忽必烈说：“官爵，人主之柄，选法宜尽归吏部。律令，国之纪纲，宜早刊定。监司，总统一路，用非其才，不厌人望，乞选公廉有才德者为之。今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穷无告，宜迁转以革其弊。人才系治国之大要，宜建国学教育子，敕州郡提学课试诸生，三年一贡举。”忽必烈览后，心有所触，将其书发给中书省，令依次施行。实际上，李璿的叛乱，已使忽必烈感到，从成吉思汗以来，中原地方投诚的军阀各据一方，世袭为侯，兵权太重。还不只是州县官相传以世的问题。恰在这时，中书省又报上一件大案，使忽必烈十分震惊，他不得不亲自过问。

1261年夏，刘整以泸州降，他被送到开平时，还带了数百人，都是当初蒙古朝投降宋朝的人。对那些投降宋朝的人，一些军将主张将他们处死，以为来者戒。当时因为商挺出面保奏，使那些人得以获释。这些获释的人中有一个叫费寅的，他后来做了兴元判官。因贪赃枉法，事被察觉，他怕被诛杀，就给中书省写了一封密信。信上说廉希宪、商挺在京兆修城治兵，潜蓄异志，恐怕是为响应李璿的举动。他列举了廉、商二人征兵、修城、收税、交结、用人、收买人心等九件事，作为他们有异志的证据，同时还说参议赵良弼可以为人证。其言之凿凿，不容人不信。此信恰又落到赵璧手中。赵璧因廉希宪、商挺经营关陕，劳苦功高，甚得忽必烈倚重，把他俩视为股肱，心里老早就觉

得不是滋味。李瓊反山东，事连王文统，赵璧就向忽必烈讲：“王文统是由张易、廉希宪所荐引，才得大用。关中形胜之地，廉希宪深得民心，再加上商挺、赵良弼为辅，此事陛下不得不多虑一层，廉希宪是否与王文统是一流人物？”那时赵璧还未得到费寅的书信。忽必烈对赵璧说：“希宪自幼事朕，朕知其心。商挺和良弼都是正直之士，你怎能将他们和王文统相提并论。他们把关陕治理得井井有条，省却了我多少心思。我正可以因有他们，对关陕高枕无忧。”赵璧当时听了这番话，惟觉内心更加酸涩。但他没有任何证据，也不好再说什么。等他得到费寅的密信后，以为他的猜测已经获得证实，就高兴地把信交给了忽必烈。忽必烈看信后，虽然极其疑惑，但是经过李瓊之事，他不敢大意，立刻命中书右丞粘合南合替代廉希宪，调廉希宪、商挺、赵良弼进京，他要亲自审问。

忽必烈首先审问费寅所指的证人赵良弼。赵良弼反复声言：“廉、商二臣是忠良贤士。臣敢担保他们无有叛逆之心！”忽必烈问：“费寅所举之事，你是否尽知？”赵良弼说：“臣尽知。”忽必烈怒喝道：“既然你尽知他们所为，怎说他们不叛？是否你和他们原是同谋？还是你接受了他们的贿赂？”赵良弼听忽必烈这么问，他为廉希宪、为商挺、为自己一心为国为民，忠心耿耿，却落得人主如此猜疑，直感到满腹委屈。他不能喊，不能叫，再说喊叫又能解决什么问题，他一肚子的委屈，都化作两行清泪，潸然而下。他无声地哭泣着，哭泣着……忽必烈被他哭得也有点伤心了，语气放缓和了一点，说：“你只管哭什么？不用怕。朕给你做主。只要你说出实情，朕保你无罪。”赵良弼用袍袖擦着泪水，说：“陛下要臣说什么？自陛下在藩邸，臣就跟随陛下。二十年来为幕邢州，参议关陕，随征鄂州，平叛浑都海，臣愿剖心以明，臣对陛下是一百个忠诚。”忽必烈不高兴地说：“我知道你忠诚，我问的是廉希宪、商挺！王文统在中书与李瓊书信交结，廉希宪和商挺有没有交结阿里不哥之事？他们和李瓊有没有交结？”赵良弼连连叩首，以致前额出血，说：“我和廉希宪、商挺共事十余年，只见他

们对陛下的忠心，对社稷的公心，对民生的关心，从未见他们有什么私心二志。”忽必烈急躁地说：“不是要你给他们歌功颂德，朕是要你讲他们反叛的事。现有费寅首告，指你为人证。”赵良弼大声说：“陛下，费寅难道不是诬告？费寅是什么人？一个节操不贞反复无常的小人。廉、商是什么人？凛凛然立于天地间的伟丈夫！”忽必烈大声截断赵良弼的话，喝道：“你要再所答非所问，信口开河，我就叫人割去你的舌头！”赵良弼突然“嘿，嘿，嘿”冷笑起来。忽必烈一拍几案，问：“你疯笑什么？”赵良弼悲怆地说：“我忽然想起了古之良将范蠡和韩信。”忽必烈说：“你又胡扯古人，越扯越远，朕看你是不是真有些疯了？”赵良弼一边落泪，一边擦着，他又摇头又叹气，说：“陛下，您可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说？现在飞鸟、狡兔还没有死尽，陛下难道就要开始藏弓、烹狗了吗？”忽必烈叫道：“大胆，你敢讥讽朕？”赵良弼平静地说：“臣不敢。但是，就是陛下把臣车裂、凌迟，臣也不能诬陷廉、商二臣。我不能为得陛下一时高兴，落下千秋万载的骂名。”忽必烈见反复审问赵良弼都一口咬定廉希宪、商挺是忠臣，他心中才略微放心。但他表面上仍然对赵良弼呵斥道：“朕且看你嘴硬到何时，先把他押下去，监管起来。”

紧接着，忽必烈在便殿召见商挺。他语气平和、以十分关切的口气问道：“卿在关中、怀孟，治理皆有成效，为朕所素知，但是近来说卿坏话的有不少。是卿于同僚不睦，还是卿位高权重懈怠政事了呢？近日议论王文统不轨的人有不少，卿为何独无一言？”商挺应声而答：“臣素知王文统之为，曾经和赵璧议论过，我想陛下一定还能记得。臣在秦三年，有不少过错，也有从权应变者，如果功成全归于自己，事败就分咎于人，臣必不敢。陛下如果认为臣罪当戮，臣请受之。”忽必烈这才摊牌说：“费寅告卿有异志，卿有什么话辩解？”商挺朗声说：“臣没有什么话辩解。臣只相信陛下自会明察秋毫。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泾渭自不同流’，陛下若相信费寅所言，臣惟就戮而已。只是事不关廉希宪。”忽必烈不置可否，让商挺回馆舍待传。

晚上，忽必烈召廉希宪到御榻前，廉希宪至，跪见，忽必烈让廉希宪坐。廉希宪落座之后，不等忽必烈问话，就先自述说起来：“当关陕叛乱，川蜀不宁，事急如星火之时，臣随宜行事，并没有征求僚属的意见。如果费寅所说的事，陛下以为有罪，罪止在臣一人。臣请速系于有司。”忽必烈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抚搓着床边，直视着廉希宪，缓缓地说：“当时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有何罪？费寅无知，无耻！”他似毫不介意地说：“赵璧讲是你和张易引荐的王文统，你和王文统很熟悉吗？”廉希宪向前探了探身子，压低了声音说：“陛下还记得吗，四年前，攻打鄂州时，宋丞相贾似道做木栅环城，一夕而成，陛下环顾扈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当时子聪和张易即进言：‘山东王文统，才智之士也，今为李璫之幕僚。’陛下问臣可知其人，臣答的是：‘也曾听说其人，实未尝认识其人也。’”忽必烈点着头，说：“朕也记得此事。可恨费寅小人，几乎害我心腹忠臣良将。”他又盯着廉希宪的双眼，问：“商挺其人如何？”廉希宪坐直身子，大声回答：“陛下应当最清楚。”于是忽必烈深情地回忆起他所知道的商挺往事，历数商挺前后所建言大计就有十七条之多。他感慨地说：“商挺有功如此，还自己说有罪，如果这样的人也有罪，谁还再为朕效力啊！”

忽必烈弄清了事实真相，愤怒地将费寅处死，并将此事告知他所有的亲信、皇子、驸马等，要他们一定识别忠奸，不要乱听谗言。他又特给右丞相史天泽下了一道诏书，说：“朕或乘怒有所诛杀，卿等应留一二日，复奏行之。”

虽然费寅的诬告是一场虚惊，赵良弼被无罪释放，商挺、廉希宪分别又被委以要职，但是在忽必烈心里，王文统与李璫勾结谋反的阴影总也不能抹去。他时时言“决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生”，周围的人却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由于他过度焦虑，晚上竟连做噩梦。一天夜里，他刚刚睡着，就又进入梦境：一只眼的张荣双手抱着一包马蹄金，一块块向空中掷去，大叫：这是李璫送的，这是李璫送的！他的

儿子张邦直大叫着：爹，爹，然后揣起马蹄金，振臂一呼，带领一支队伍跟在李璿后面冲杀<sup>①</sup>。老将张柔从云雾中涌现出来，直奔张邦直，张邦直竟化做张柔的儿子张弘略，张柔拉着张弘略，跳出厮杀的队伍，张柔劈头给了张弘略一个嘴巴，斥责他：你竟敢和李璿书信交往，你不是我的儿子！突然，红光一闪，李璿被斩，血淋淋的人头骨碌碌直滚到监斩官吏天泽跟前，双眼瞪着史天泽，张口大叫：你为什么杀我？为什么不把我交给忽必烈发落？那人头哈哈大笑：忽必烈不会放过你们！那声音怪里怪气，那人头忽然又滴溜溜乱转，一下子转到忽必烈胸前，吓得忽必烈哎呀呀大叫起来。察必皇后忙把忽必烈推醒，问：“陛下，又做噩梦了吧？”

忽必烈揉揉眼，问：“什么时候了？”察必坐起身，看了看滴漏，说：“大概丑时已过了吧。”忽必烈霍地坐起来就穿衣服，自言自语道：“不睡啦。”察必劝说道：“陛下这些日子太劳累了，天一亮又会有许多事找陛下。还是再歇一会儿吧。”忽必烈伸伸胳膊，踢踢腿，对察必说：“要睡，你自己睡吧，朕当这个皇帝可不能总睡觉。不然，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察必说：“不要一朝被蛇咬，天天怕井绳。我看陛下这几天总有些疑神疑鬼的，自己劳累自己。十个指头不一般齐，人也一样，总不能个个都是李璿。”忽必烈站在床前，望着察必，想了想，说：“你说得也有道理。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多加防范，决不能再出第二个李璿。”察必见忽必烈没有再睡的意思，就下床准备叫侍女侍奉忽必烈梳洗。她一面穿衣，一面不经意地说：“天下很大，人才众多。蒙古人、回回人、汉人都可以用，相互取长补短，正如烧菜，五味调合方成佳肴。”忽必烈眼睛猛地一亮，他搂住察必的双肩，说：“嘿，我的好皇后，想不到朕想了好久的问题，让你一个烧菜倒给我解决了。”察必不明白，问：“解决什么了？”忽必烈兴奋地松开抓着察

<sup>①</sup> 张荣，字世辉，济南历城人。为山东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李璿曾馈赠其金以行结交，张荣不受。其子张邦直为行军万户。其事见《元史》卷150，第3557—3559页张荣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必的双手，挥舞着，很快地说着：“阿合马这小子，朕原以为他不懂汉人的孔孟之学，不懂治国之道，没有什么大用。谁知朕让他清点燕京货库时，他却提出立和众所，竟是一把理财好手。我又叫他领中书左右部，总管财赋，他干的也不错。只不过他太爱专权，想不要中书省过问他的事。张文谦就反问朕：‘分制财用，古有是理；中书不预，无这种道理。若中书不问，天子将亲莅之乎？’是呀，中书再不管着点，就得朕亲自去管他了。我哪管得过来！可是他到底是个人才。王文统去了，可以有阿合马。这是咱自家的心腹，是决不会背叛朕的。”察必将一件袍子给忽必烈披上，说：“瞧陛下高兴的，阿合马不过是出身商家，做买卖天生的精明，要论治国安民，恐怕未必是一把好手。”忽必烈来回踱着小步，猛地站住脚，反驳察必说：“不，李璫被除掉前，阿合马就说过汉人诸侯权力太重，早晚要生事端。王文统被诛后，他又说回回人虽会投机钱物，不像汉人秀才竟敢造反。”察必不同意阿合马的说法，她反问忽必烈：“不能将汉人、回回人这样笼统而论。回回人就都忠心？汉人秀才就个个造反？陛下当最清楚，有多少汉人秀才为咱蒙古国出过谋划过策，忠心耿耿。要不是有他们，恐怕陛下也难以顺利登基。”忽必烈搔着头皮，不得不赞同说：“是呀，是呀，不过汉人秀才们的肚肠花花转转太多，头脑里的鬼点子一个又一个。我真不知道对他们到底怎么样才好。”察必笑着说：“陛下怎么忘了，您不总念叨成吉思汗的一句名言——理乱丝者断以刀，节乱发者束以绳，治乱国者齐以法吗？”忽必烈像顿开茅塞似的，他一把将察必搂在怀里，感激地说：“你今天不知是怎么啦，好像天上的启明星，总是给朕有益的启示。太谢谢你了。”察必挣脱着，说：“我不明白，我不过是重复你常说的话语罢了。”忽必烈哈哈笑着，在察必皇后的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放开臂膀，说：“今天再不睡了，一场噩梦，几句启示，已足够朕要好好想想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了。”

## 22. 审判阿里不哥

聪敏的史天泽从征讨李璫回开平以后，就嗅察到忽必烈的情绪有些不对。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擅自做主处死李璫已引起忽必烈的怀疑，继而他又风闻由李璫事，朝中蒙古人议论汉人诸侯权势太重，他立即联想到自己一门从父亲史秉直起，父子兄弟叔侄，除死于兵事外，还有十七人在官。或为万户，或为总管，皆事一方之政，必遭人嫉。早在蒙哥汗时他就已虑及这个问题，曾向蒙哥讲过：“我一门处三要职，实为不妥。”<sup>①</sup>蒙哥当时对他说：“卿奕世忠勤，有劳于国，一门三职，何愧何嫌？”史天泽既已意识到忽必烈不同于蒙哥，皇帝既已有疑心，不如自解权柄。所以一天他就主动向忽必烈说：“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忽必烈一听，正中下怀，欣然同意。于是一天之内史家解兵符者十七人。

由史天泽带了头，忽必烈就下了一道圣旨：“各路总管兼万户者，只理民事，军政勿预，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者，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他将地方军民分治，把军队的领导权和调动权全集中到中央。又下令禁止民间私造、私藏兵器，规定违令者处死。接着又开始改组中书，加强蒙古人和回回人的力量。张柔于1261年将亡金时所获的《金实录》献于朝后，就致仕还家养老，他的儿子张弘略袭

---

<sup>①</sup> 史天泽继其兄史天倪为军民万户，后为河南经略使。其兄史天倪之子史楫又为真定兵马都总管，史权为真定等五路总管万户。见《元史》卷147，第3481—3483页所述史天倪及其诸子事，中华书局1976年版。

其职为万户，张弘范为新军总管，至此全被解除兵权。严实之子严忠嗣兄弟也都被罢官。

正当忽必烈强化蒙古政权之时，阿里不哥与阿鲁忽在漠北展开了激战。在赛刺木湖一战阿鲁忽将阿里不哥击败。他在伊犁河地带扎下大营，以为阿里不哥已无力反击，就把自己的军队遣散。他没想到阿速带会为阿里不哥复仇，阿速带趁他懈怠之时出兵，一下子就把他赶到了撒马耳干。于是阿里不哥又占据了阿鲁忽之地，他继续骚扰忽必烈领地的西部边疆。阿里不哥横征暴敛，作威作福，他属下的人普遍对他不满，纷纷逃到忽必烈处。有一天，阿里不哥正在帐中寻欢作乐，突然刮起一阵旋风，将阿里不哥的大帐撕破，卷起，连支帐篷的立柱都被吹折，帐中不少人受了伤。对此人们纷纷传扬说，这是上天降兆：阿里不哥将不会持久。逃亡的人就更多了。一部分人逃到木儿罕河畔，聚集在蒙哥的儿子玉龙答失那里。玉龙答失看阿里不哥成不了大气候，就怀揣蒙哥汗的玉玺，带领着他的部众投奔了忽必烈。

阿鲁忽得知阿里不哥失去民心，军力衰弱，就又聚集军队攻打阿里不哥。他战胜之后，又出兵攻打别儿哥，洗劫了讹答刺之地。由于连年征战，积劳至病，阿鲁忽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木八刺沙继承了他的王位。

阿里不哥被阿鲁忽击败之后，真的是势穷力竭了。他在万般无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在1264年8月，向忽必烈投降。阿里不哥到达开平忽必烈大帐前，他按照罪人请罪的传统习俗，揭下大帐的门帘，披在自己身上，跪在大帐门外，等候忽必烈的召见。他跪了大约一个时辰，忽必烈才召他进帐。阿里不哥低着头，不敢仰视。侍卫将阿里不哥拦在离忽必烈座位有两丈多远的地方，阿里不哥站住了，仍然低着头。忽必烈注视着阿里不哥，只见他又黑又瘦，头发蓬乱，胡子拉碴，忽必烈叫了一声：“阿里不哥。”阿里不哥抬头望了望威严的忽必烈，不觉得双膝一软，跪了下去。或许是由于百感交集，他竟顾不得

其他，呜呜地大哭起来。忽必烈看到阿里不哥哭了，自己也不由得感到一阵心酸，眼泪不由自主扑簌扑簌滚落下来。好一阵，忽必烈抹去眼泪，问道：“阿里不哥，咱俩到底谁对谁错？”阿里不哥哽咽着说：“原来我以为我对，现在看来是你对。”忽必烈叫阿里不哥站起来，意味深长地说：“知错就好。你先去休息，过几天会有许多账要算的。”

忽必烈接受阿里不哥投降的情况传到了旭烈兀那里。旭烈兀派使者来质问忽必烈：“你怎么能那样接见你的兄弟？你使我们的宗族蒙受了耻辱。你忘记了先辈的教训——兄弟永远是兄弟吗？”忽必烈听了使者传达旭烈兀对他的批评后，他表示接受批评，承认那一天自己对阿里不哥太傲慢了。但是，他改变不了自己内心对阿里不哥的不满。所以就一直不和阿里不哥见面。他要等待众亲王大臣们一起共审阿里不哥。

终于，塔察儿、合丹、阿只吉、只必帖木儿、忽刺忽儿、也松格、爪都、昔里吉、塔海、朵儿别台、李罗、安童等宗王和蒙古大臣都聚集到一起<sup>①</sup>，他们要共同审问叛乱的阿里不哥及其党羽。大帐里的气氛极其庄严肃穆。阿里不哥等人全被捆绑着，由卫士们押了进来。审讯一开始，阿里不哥就要求首先讲话。得到容许后，他对众审判官说：

① 塔察儿：系成吉思汗之弟斡惕赤斤的孙子。

合丹：系窝阔台第六子。

阿只吉：察合台的曾孙，其父即不里，其弟阿必失合曾被依附阿里不哥的蒙哥之子阿速带杀死。

只必帖木儿：系阔端之子，窝阔台之孙。

忽刺忽儿：系成吉思汗之弟哈赤温之孙。

也松格：系成吉思汗之弟孛只合撒儿之子。《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别作“移相哥”行文中又作“也先哥”。

爪都：系成吉思汗之弟别里古台之孙。

昔里吉：系蒙哥第四子。

塔海：诸王，世系不详。

朵儿别台：诸王，世系不详。

李罗：忽必烈时蒙古大臣，后历官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院使、枢密副使等职，封泽国公。又作“博罗”。

“他们——”，他的目光环扫了一眼他的党羽，“没有罪。我是罪魁祸首。”可是没有人对他的话有所反应。忽必烈威严的目光逼视着阿里不哥，质问道：“蒙哥大汗时，没有人敢违抗他。因为人们知道谁违抗，谁就要被处死。可是你，你们，”他怒视着阿里不哥的党羽，“却发动了连年的战乱。有多少宗王、大臣和蒙古士兵死在这场战乱中？你，你们说，该当何罪？”阿里不哥和他的党羽们都低着头，好长时间没有人说话。忽然，阿里不哥的一个大臣，名叫秃满的人大声对他们自己那帮人说：“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你们的舌头都让狗吃了？我们拥戴阿里不哥那天，就宣过誓：要死在他的御座前。今天就是我们死的日子，你们遵守自己的诺言吧！”忽必烈生气地说：“好，愿光荣归于你的誓言。”他接着审问阿里不哥：“谁唆使你作乱的？”阿里不哥说：“阿蓝答儿说：忽必烈和旭烈兀远征去了，蒙哥出征时把大营交给了你，难道你要让我们像羊一样被人割断喉咙吗？我问他跟脱里赤商量过吗？他说还没有。后来他和脱里赤一商议，大家都同意我为大汗。”忽必烈斥责他说：“你不要因为阿蓝答儿、脱里赤都死了，就把一切都推在死人身上。你们这些人自己都有什么罪过？”阿里不哥的党羽互相攀扯，在大帐里争吵不休。争来争去谁也逃不脱罪责。最后宗王们一致裁定将参加阿里不哥叛乱的一千多党羽全部处死。忽必烈问身边的安童：“朕要把这些人都处死，行不行？”安童说：“当时，人各为其主，陛下刚刚平定这场内乱，就马上以私憾而杀人，又怎能使那些还未诚心归服的人来投靠陛下呢？”忽必烈惊奇地说：“想不到你这么年少，说出这么老成的话来。这话正合我心意。”于是忽必烈下令只诛杀阿里不哥手下罪恶深重的秃满、不鲁花、忽察、阿里察、脱火思等十个大臣，其余全部赦免，被发配到各地服役。

对于阿里不哥如何处置？忽必烈念他和阿速带都是成吉思汗之孙，主张饶恕他们，给予自由。宗王们也都同意，最后还要征求一下旭烈兀、别儿哥、阿鲁忽的意见。然而这三位宗王相距路途实在遥远，阿鲁忽先已去世，旭烈兀与别儿哥之间又发生了纠纷，他们的意见还没

有传来时，阿里不哥就于1266年病死了。别儿哥、旭烈兀不久也相继死去，他们的儿孙辈又开始了难解难分的争战，使忽必烈也卷了进去。不过那已是后话了。

安童是木华黎的四世孙，拔都儿的长子。拔都儿在征阿里不哥时战死。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就将安童召为宿卫长。当时安童才十三岁。安童的母亲是察必之姐，故安童实为忽必烈的外甥。安童人虽年幼，却早熟，不与一般大的孩童玩耍，行事说话皆似老成之人。忽必烈早就有心起用安童，让他参加审讯阿里不哥，向他问话，不过都是试探他的才干能力而已。

忽必烈审理完阿里不哥动乱的案子，召见了张文谦推荐的郭守敬。郭守敬字若思，邢州人。是子聪的弟子。他到开平已好几天了，正遇上忽必烈审案，只好等待。一听忽必烈召见，郭守敬急忙从馆舍到了忽必烈的大帐。忽必烈见郭守敬还很年轻，就试探地问：“张文谦说卿善于巧思，尤习水利，颇有所谋，你跟朕说说。”于是郭守敬侃侃而谈，从从容容讲述了他考虑很久的一些想法。他说燕京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每年可省雇车钱六万缗。如果将顺德达泉引入城中，分为三渠，可灌城东之地；顺德泮河东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一千三百余顷，此水开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种。自小王村经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筏。磁州东北溢、漳二水合流处，引水由溢阳、邯郸、名州、永年下经鸡泽，合入泮河，可灌田三千余顷。怀、孟之沁河，虽浇灌，犹有漏堰余水，东与丹河余水相合，引东流至武陟县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两千余顷。黄河自孟州开引，少分一渠，经由新、旧孟州中间，顺河古岸下，至温县南复入大河，其间亦可灌田两千余顷。忽必烈听郭守敬讲得头头是道，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心中想，不要小看年轻人，他所言皆为利国利民之大事。这些是身边的大臣们从来没有讲过的，可又是多么切合实际，多么急切应做的事啊。他一句也没有打断，直到郭守敬讲完，他才说：“亏卿想得如此周全。你也

讲累了，先喝口奶茶，喘口气。”随着忽必烈的吩咐，卫士给郭守敬送上了奶茶。郭守敬接过茶，并不急于喝，更重要的是他要看忽必烈对他所说的事抱什么态度。只听忽必烈对张文谦说：“任事者如此，人才能说不是白吃饭啊。”当下就宣布任命郭守敬为诸路河渠提举。

过后忽必烈越想越觉得郭守敬所讲的事非常重要，就又加授郭守敬银符副河渠使，专管水利。由郭守敬忽必烈想到他的老师子聪，子聪数年来跟随自己身边，从不离左右，可他依然是一副和尚打扮，也没有任何官职，因他在寺院中曾执掌书记，所以人们多年来就叫他“聪书记”。记得王鹗曾有奏章说：“子聪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勤劳绩，宜被褒崇。圣明御极，万物惟新，而子聪犹仍其野服散号，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显秩。”那时自己也觉得王鹗说得有理，曾就还俗事征求子聪的意见。子聪也没有反对，只是说“躬听圣裁”，可是事忙，就一直拖着没来得及办。他想这事不能再拖了。转天他对子聪连招呼也没有打，就当众宣布诏令：命子聪复其原姓“刘”，赐其名为“秉忠”，拜其官爵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众人皆大声称贺，向子聪——刘秉忠道喜。人们的贺喜声还未停，忽必烈又下了一道诏书：以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匹配太保刘秉忠为妻，赐第奉先坊。众人又是一阵热烈的欢呼。在众人的欢呼庆贺声中，刘秉忠脱掉了袈裟，换上了官服。刘秉忠依朝礼向忽必烈叩头谢恩。忽必烈也十分高兴，问刘秉忠有什么话要说。刘秉忠当即说了两件事：一是开平虽定为国都，但其地处中原偏远，不如燕京形胜，更适宜作为国都。二是内乱已经平定，建议更改年号为“至元”。忽必烈欣然接受了刘秉忠的建议，改开平名为“上都”，燕京名为“中都”，命令刘秉忠前往燕京去修筑中都城。随后即颁布了改年号的诏书。书曰：

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朕以菲德，获承庆基，内难未戢，外兵未戢，夫岂一日，于今五年。赖天地之异矜，暨

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气，会於上都。虽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

比者星芒示微，雨泽愆常，皆阙政之所繇，顾斯民之何罪。宣布维新之令，溥施在宥之仁。据不鲁花、忽察、秃满、阿里察、脱火思章，构祸我家，照依太祖皇帝扎撒正典刑论。可大赦天下，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於戏！否往泰来，迓续亨嘉之会；鼎新革故，正资辅弼之良。咨尔臣民，体予至意！<sup>①</sup>

176

然后忽必烈任命阿合马为平章政事，阿里为中书右丞，对中书省一班人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

<sup>①</sup> 见《元史》，第99页《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

## 23. 疑虑与不安

费寅诬告廉希宪之事被查明以后，忽必烈对廉希宪更加信任，留他任中书平章政事。廉希宪也深深感到地方诸侯以及被历届大汗分封的诸王，各据一方，扩张实力，甚至抗拒中央命令，不利一统。他想改变这种状况，出于对朝廷的一贯忠心，就拜职受命。于是在至元元年（1264）12月，他向忽必烈建言：“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土及使命之臣，皆令世守其地，至今将六十年。他们的子孙皆奴视部下，都邑长吏都被他们视作皂隶童使。这是前古所无有的现象，应当迅速加以改变。臣建议考课黜陟，行迁转之法。”忽必烈极为赞成，马上执行。下令对汉人的封邑进行减缩削减。像史天泽、张柔、严忠济的封户，皆改民籍，隶属地方长官管理，再不是属他们个人私有。

忽必烈正想和廉希宪再议官员迁转法的细则时，廉希宪的母亲去世了。廉希宪虽然是畏兀儿人，但自幼读孔孟之书，遵孔孟之道，行孔孟之礼，竟率亲族子侄行汉族丧礼。他披麻戴孝，送葬祭奠，结庐墓旁，寝卧草土，日日号哭。当时丞相线真、塔察儿等想劝其节哀，共议国事，相率至其墓庐时，远远听其号痛之声，竟不忍言，又掉头而回。

那时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事，专总财赋。有人状告阿合马贪污，忽必烈令中书审查，可是人都怕阿合马，没人敢接。所以忽必烈下旨令廉希宪从中都立回上都。廉希宪不敢违旨，但孝服从事，归家则更换丧衣。廉希宪奉旨主持审理阿合马案，史天泽、线真、塔察儿、耶

律铸、赵璧、粘合南合、赛典赤、张文谦等人列坐左右。阿合马坐在他们对面，态度十分傲慢。其时他不仅官中书左右部首领，且兼开平府同知，又依仗他是皇后察必之人，自幼侍忽必烈，深得忽必烈信任，全不把这一班丞相、平章、左右丞放在眼里。廉希宪奉忽必烈之命推审一丝不苟，他大声问：“阿合马，你可知罪？”阿合马傲然回答：“我罪从何来？自我领左右部以来，兴铁冶，铸农器，收盐利，输谷粟，哪一件不是利国兴邦之事。你们怎可听凭小人诬告，鸡蛋里头挑骨头。所有的事我都向陛下宣讲明白，已得谅解，你们还审个什么鸟蛋！”廉希宪听阿合马所言不由气从中来，一拍几案，叫道：“阿合马，功是功，过是过。今天不是叫你摆功，而是问你有何罪错！”

史天泽也说：“你既和陛下宣讲明白，也不妨对我们大家说清。我们也是奉陛下之谕审理。”阿合马对史天泽说：“什么叫贪污，你们去查账去！账目清楚，说我贪污，要拿出证据来，总不能红口白牙信口胡说！你当丞相的怎么能人云亦云？”他又对线真说：“你以为你们当丞相的和陛下一样吗？别太看大了自己，有些话能对陛下说，就是不能对你们说。要想知道怎么回事，你们自己问陛下去！”廉希宪说：“阿合马，你敢藐视中书？凭此我就可以给你治罪！”阿合马嘿嘿一笑：“廉夫子，你忘了费寅告你们之时，陛下亲自审你们了。”众人都大惊失色，虽然人们不知忽必烈如何审的廉希宪，却都知赵良弼被审关押的冤状。阿合马在众人面前提及此事，无疑是当众羞辱廉希宪。廉希宪却哈哈大笑：“今天却是我奉命审你，你倒是招，是不招？”

阿合马瞪着廉希宪：“我不招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廉希宪大喝一声：“来人，将阿合马拉出去杖打四十！”众人面面相观，谁也不说话。阿合马大叫大嚷起来：“你敢！”侍役们听到廉希宪吩咐，不敢怠慢，将阿合马拉扯下去。阿合马跳着脚叫：“廉老二，你等着看，我饶不了

你！”<sup>①</sup>廉希宪不理睬阿合马的大呼小叫，阿合马被重重打了四十大棍。廉希宪与众中书官商议，决不能让阿合马这么专权跋扈地统领左右三部。就禀告忽必烈撤消左右三部，其事归中书直接管辖。对阿合马的账目进行全面清查，以后再行审问处理。

忽必烈看众大臣都对阿合马所为气愤不过，只得同意廉希宪所请。他对廉希宪说：“官吏不守法就会贪污，民众失去家业就会逃亡，民力凋敝，财政拮据，这种问题存在好久了。自卿等为相，朕可以不再担心这些事情了。”廉希宪说：“陛下圣犹尧、舜，臣等未能以皋陶、稷、契之道赞辅治化，以致太平，怀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陛下称誉。”忽必烈说：“唐有魏征而有贞观之治，我朝能有这样的人吗？”廉希宪说：“忠臣良臣，何代无之，就看人主用与不用了。”忽必烈说：“人心难测。譬如丞相史天泽，近来有人对朕讲，他亲党布列中外，威权日盛，渐不可制……”廉希宪不待忽必烈说完就道：“陛下听何人胡言？”忽必烈说：“也不用谁胡言，只他自己敢擅杀李璫一事，就足以可证。”廉希宪说：“陛下要怎样？”忽必烈说：“朕要下旨罢免史天泽，交中书鞫问。”廉希宪扑地跪在地上，大声说：“此事万望陛下三思！天泽事陛下长久，知天泽者无如陛下。始自潜藩，天泽多经陛下任使，他将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为辅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当熟察其心迹，果有肆横不臣事乎？今日陛下信臣，故臣得预此旨；他日有议论臣者，臣也会遭到猜疑。臣等备员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我们怎么能安心从事？如罢免天泽，臣亦乞请罢免。”忽必烈见廉希宪激情陈词，不觉默然良久，说：“卿先退下，容朕再想想。”

转天朝会后，忽必烈对廉希宪说：“朕已经想过，天泽事无对讼者，暂且作罢吧。”廉希宪刚要谢忽必烈明察公正，忽必烈却又说：“今又有人密告四川都元帅钦察谋反，朕欲命中书急派使，奉朕诏书诛

<sup>①</sup> 廉希宪有兄弟十人，他排行第二。参见《元史》卷125，廉希宪之父布鲁海牙传。布鲁海牙十子中以廉希宪最有名。布鲁海牙之侄，廉希宪之从弟，廉希贤亦有名。这里阿合马呼“廉老二”是对廉希宪的蔑称。

之，卿先去拟旨来报。”廉希宪回家后坐立不安。他的夫人看他两天来情绪一直不稳，饭食不香，夜卧不宁，就问他怎么回事。前次因赵璧心怀忌妒，借费寅诬告，煽风点火，廉希宪被解职进京审查，那时夫人就劝廉希宪：“咱赤胆忠心，天地神明为证，不怕任何审查。越审查，陛下会越明白咱是什么人。就是查不清，至多不做什么官。我和你逍遥于五柳庄上，倒乐的清闲自在。”夫人看着廉希宪愁眉不展的样子，猜测着问：“审查才没多久，难道又有人诬告不成？这个官干脆辞掉算了。老这么战战兢兢过日子，还不如当个老百姓！”廉希宪本来不想说，看着夫人关心他，替他着急的样子，就叹了一口气说：“从李璿叛乱发生以后，陛下最近对谁都怀疑起来。前两天怀疑丞相史天泽对他有二心，要撤史天泽的职，让我顶了回去。今天又说钦察要谋反，让我起草诏书，马上派使者去诛杀。我是发愁这诏书没法写。”夫人说：“陛下怎么变得这样？那史天泽多忠心呀，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东征西杀，立了多少功。人家要有二心还等到现在。那钦察元帅你是最了解的，一直在川陕跟你合作，为扑灭那里的叛乱，保一方安宁出了多少力。”廉希宪唉了一声：“正因为这样我才不好说。钦察的事我都知道，他俘虏的宋朝官员张炳震、王政，两人都因他们老母年高，钦察报告我是否放还，我看他们孝心可悯，都同意了。实际上也是向宋朝宣示我朝大度，对他们施行感化之策。有人就密告：钦察勾结宋朝要反叛。其背后还是指我。要我写诏书杀钦察，是要看我是不是和钦察同伙。”夫人一听就急了：“这官咱不做了！谁经得起这没头没脑的怀疑。”廉希宪说：“现在不是做不做官的问题，而是要把这事一定弄清楚。”夫人说：“诏书你一定不能写，不能冤枉钦察元帅。”廉希宪说：“是呀，明天又少不了看陛下的怒色。”

果然，转天忽必烈一见廉希宪就问：“诏书可曾写好？”廉希宪说：“没有。”忽必烈立即板起了脸，说：“朕看你是根本不想写。”廉希宪也生气说：“对了，臣就是不想写。”忽必烈说：“朕看你越来越木讷。过去在王府时，什么事你都随和。朕当了皇帝，你为臣子，倒一再顶

撞抗旨，朕看你真不知自爱。”廉希宪说：“王府事轻，天下事重，臣若屈从陛下，天下即受害，并不是臣不知自爱。”他看忽必烈绷着脸不说话，就缓了口气说：“钦察是一方元帅，且不说臣以前禀报陛下，他为保一方平安有过多少功劳，陛下对他有过多少赏赐，只说现今陛下接到小人密报，仅以一方之词就要我起诏书，派人诛杀；果真如此行事，多少忠鯁之士将不寒而栗？哪有不审就诛的道理。倘若陛下当初听信费寅之词，不加审问，臣与商挺不早成了刀下之鬼。此事至少应把钦察召回，与讼者廷对，如果钦察真的有罪，可广告天下以服民心，再诛杀也不迟。”忽必烈扑哧一笑：“好，就依卿言，朕先派人去审问调查。”调查结果是所讼全无实据。后来廉希宪才知，讼者全系阿合马指示，矛头就是针对他。然而忽必烈却对阿合马不但不追究，反而超升他为平章政事，与廉希宪为同僚。既而忽必烈又任他的外甥安童为右丞相，代替了史天泽。忽必烈又从他弟弟旭烈兀所派的使者中挑选出伯颜为左丞相。廉希宪想忽必烈是要把朝廷要职全安排他自己家族和他认为靠得住的人了。但看他们如何行事吧。有阿合马在，中书省是不会平静的。

## 24. 安童为相

伯颜系蒙古八邻部人。他的曾祖即事成吉思汗，祖、父皆为一方断事官。其父晓古台跟从旭烈兀开拓西域，伯颜即长于西域。至元元年（1264）伯颜二十九岁，被旭烈兀派为使者见忽必烈奏事。忽必烈见伯颜身躯伟岸，相貌不凡，言语明快，一表人才，从心里喜欢，就对一起来的人说：“伯颜非诸侯王臣也，朕要留他在身边。”遂不把伯颜遣返西域。

忽必烈闲来与伯颜细论国事，伯颜阅历广博，又有实际战争经验，谈吐与见解皆高出于一般蒙古大臣。忽必烈对伯颜就更加喜爱。遂令伯颜娶安童之妹为妻。忽必烈对安童说：“卿妹为伯颜妻，亦无愧你的氏族。”伯颜与安童妹结婚，即成为忽必烈的外甥女婿，婚礼由忽必烈亲自主持，其排场之浩大，景象之热闹，喜宴之豪华，自非一般人家可比。转年，忽必烈即任命安童、伯颜双双为丞相。

安童小伯颜十二岁，拜相时年方一十八岁。他接到诏命后，对忽必烈说：“今西方虽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谬膺重任，恐四方有轻朝廷之心。”忽必烈听后，略一沉吟，说：“朕已深思熟虑，再没有比卿更合适的人选了。”安童见忽必烈对他十分依重，不好推辞，就提出让中原老成之士为他的辅佐。忽必烈问：“卿以为何人可辅？”安童说：“知人无如陛下，臣听说许衡其人忠直可嘉。”忽必烈说：“许衡诚是一老成人，不过他和王文统不合，早已辞官回乡。要是卿以为他可以做你的辅佐，朕就下一道诏书命他前来入省议事。”安童说：“那就谢

陛下了。”谁料诏书至，许衡竟以身体有病为辞，拒不应诏。忽必烈叫安童另外再物色人选，安童却说不要别的人。忽必烈说：“许衡不来有什么办法？”安童道：“我亲自去请。”十月寒天，大雪纷飞，安童只带一个小厮，扬鞭奋蹄，直奔中书省南部怀庆府河内乡。一路上他顾不得欣赏粉妆玉裹的山川美景，只一心想尽快请到辅佐他安邦定国的贤臣。当他到达河内乡时只见大街上人群熙攘，街道两旁小贩的叫卖声一个比一个声高。原来正赶上初一十五的大集。安童只好勒紧马缰，放慢速度。小厮大声吆喝着，让人们给让让路。街上的人们望着桌上的安童，窃窃私议：“这么漂亮的公子哥儿，准是京城里来的。不知是上谁家还是路过的……”人多，走不动，安童和小厮都下马而行。一面向人打听许衡的住处。一个老者告诉他们，穿过集市，走到村头，再向前走一里路，就是沁北村，村里有一处庄舍，门前有一株古槐树，那就是许衡先生的家了。安童向老者谢过，老者问：“是来向许先生求学的？”小厮“嗯”了一声。老者说：“这可找对了老师。去吧，许先生可是个有大学问的人。远近几百里都有人来向他问学啊！”

安童按着老人的指点，顺着乡间小路，奔驰到沁北村，果然望见有一处庄舍，门前有一株枝桠虬盘的古槐。他们远远下了马，缓缓走到那幢庄舍，越过矮土墙，只见院内有两个孩童在堆雪人。庄舍的柴门没有关，小厮站在门口，问那两个小孩：“许衡先生是住在这里吗？”两个孩童跑到门口，说：“你们是找我爷爷的吗？他不收学生了。京里要他去做官呢！”安童笑着直往院里走，两个小孩问：“你认识我爷爷？”安童也不答话，他在一间青砖瓦房前站住脚，只听从屋内传出朗诵诗歌的音声：

莫怪新贫压旧贫，贫来尤觉此心真。  
自怜孤力膺邪议，常欲幽居远市尘。  
千里烟霞山障晓，一竿风月野桥春。

凭谁寄向乡间老，我去何人愿卜邻？<sup>①</sup>

184

两个小孩抢先推开屋门，高叫着：“爷爷，爷爷，有两个学生不听话，自己闯进来啦。”安童只好跟随小孩跨进门槛。迎面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从里屋走出，向安童双手一拱：“家父身体不适，望公子他日再来。”小厮不高兴地说：“他日再来？你说得容易！我们千里迢迢而来，就让我们吃闭门羹吗？”那男子面有难色，打量了一眼安童，他看安童仪表堂堂，甚是不俗，猜不出来者是什么身份。他迟疑了一下，说：“这冰天雪地，也难为你们不远千里而来。这样吧，若不嫌弃，就在敝舍暂歇一宿。只怕粗茶淡饭，公子难以下咽。”小厮还要说什么。安童一挥手，小厮把话咽了回去。安童说：“敢烦相公，前去禀告令尊大人，只说京师安童特地前来求见。”安童话音刚落，只听一个响亮的声音从里屋传出：“不知丞相驾到，有失远迎！师可，快请丞相进屋！”许师可回身一看，许衡已从屋里迎出，他赶忙上前搀扶，问：“爸，谁是丞相？”许衡向安童行礼说：“小儿不知丞相亲自光临寒舍，多有冒犯，许衡这里赔礼了。”许师可见父亲对安童十分恭敬，马上乖觉地跪地向安童请安。两个小孩从里屋探出头来，相互做着鬼脸，趁人们不注意，赶紧跑走了。

安童被让到厢房上座，许师可捧上了茶，也退了出去。安童环视了屋宇一周，说：“许先生好清贫啊。难为您自安如此。”许衡说：“丞相不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贫富于我何忧之有。”安童说：“在下亦闻‘明士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我知先生不忧贫富，当忧天下百姓，未必常自得其乐耳。”许衡默默不语，他没想到这个年轻的丞相确实不一般。心说：木华黎、拔都儿有后也。这大概是天赐蒙古国的福分。安童见许衡不说话，就又说：“陛下令我

<sup>①</sup> 此诗原题为《病中杂言》，共五首为一组。此处所选为其第二首。见《元诗选》初集上册，第43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为相，我自忖我有何德何能？所以在陛下面前推荐先生为我辅佐。昨听说先生以病为由不赴征召，我心内如焚，所以特地千里拜请先生，愿先生有以教我。”安童的虔诚、稳重、虚怀若谷，使许衡预感此人必将是国家的栋梁。他推心置腹同安童进行了一番长谈，向安童全面讲述了他的治国主张。他讲道：“从前代历史考察，北方民族占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所以后魏、辽、金历时最长。不能行汉法者，皆乱亡相继。史册俱载，昭然可考。假使我们国家长居朔漠，就没有必要说这些了。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热，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现今我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我曾经想过好长时间，寒之与暑，固为不同，然寒之变暑，始于微温，温而热，热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尽；暑之变寒，其势亦然，是亦积之之验也。如果能逐渐地，一点点慢慢改动，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此在丞相劝陛下尊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政治之功，也许可以成就。”安童静静地听完许衡的话，说：“先生所教甚是。行汉法，确为治国之首要也。”许衡看安童同意他的看法，又说：“中书之务，不胜其烦，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然人之贤否，未知其详，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为君子，孰为小人，而复患得患失，莫敢进退，徒曰知人，而实不能用人，于治国又有什么好处！治理民众，根本在于律法也。人法相维，上安下顺，而宰执优游于廊庙之上，不烦不劳也。已仕者当给俸以养其廉。未仕者当宽立条格，俾就叙用。则失职之怨少可舒矣。外设监司以察污滥，内专吏部以定资历，则非分之求渐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举下，则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于贵家之世袭，品官之任子等事亦不可缓，当依次为之。”

安童佩服地说：“妙，先生对治国之事了如指掌，真丞相当先生莫属也！”许衡连连摇手，说：“议与行，不是一回事。当今之困非如丞相出身者难以号令也。史天泽为相，虽功高才大，然难以为用，必不

久远。陛下自李璿变乱后，心思多变，疑虑丛生，汉人已难处中书机要，行汉法而治国，必如丞相者。天降丞相乃国之大幸也。”安童说：“我祖宗三世，戮力报国，至我亦不能辱没家世。先生高才，实不应蜚居草野，埋没山林，我恳请先生与我一起回朝，常相扶助，请先生为社稷计，为苍生计，三思之！”

186 许衡有感于安童一片真诚，就同他一起回到京师。安童报告忽必烈他请来了许衡。忽必烈问：“卿以为许衡其人如何？”安童答：“我原以为他略高于一般汉臣，深谈之后方知乃有十倍百倍之别。”忽必烈说：“以前窦默就和朕说过许衡有相才，看来名不虚传。卿告知他，让他明天来见我。”转天许衡拜见忽必烈。忽必烈赐许衡就座，语重心长地说：“安童尚幼，少历练，未更事，愿卿善加辅佐。卿有何建言，当先禀告朕，朕将为其择定。”许衡说：“安童聪敏，且有执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领解。臣不敢不尽心力。但虑其中有人离间之，则难行；外用势力纳入其中，则难行。臣入省之日浅，所见仅此。对于建言大计，臣将上疏陛下，他日呈上，供圣览。”

从忽必烈那里回来后，许衡用了好几天的工夫，把他对治国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写成了奏章呈交给忽必烈。内里除了和安童讲过的治国当行汉法与中书之要务外，还讲述了为君之道。他写道：“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为臣自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为君之难，尤陛下所当专意也。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出言不容不慎矣。一般为人上者多乐舒肆，为人臣者，多事容悦：容悦本为私也，私心盛则不畏人矣；舒肆本为欲也，欲心盛则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与不畏人之心，感合无间，则其所务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则口欲言而言，身欲动而动，又安肯兢兢业业，以修身为本，一言一动熟思而审处之乎？人君处亿兆之上，操予夺、进退、赏罚、生杀之权，不幸见欺，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其害有不可胜概也。大抵人君以知人为贵，以用人为急，用得其人，则无事于防矣。既不出此，则所近者争进之人耳，好利之人耳，无耻之人耳。彼挟其诈术，

千蹊万径，以蛊君心，欲防其欺，虽尧、舜不能也。人君处崇高之地，大抵乐闻人过，而不乐闻己之过；务快己之心，而不务快民之心，贤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故其势恒难合。大禹圣人，闻善即拜，其臣益犹戒之以‘任贤勿贰，去邪无疑’，修德、用贤、爱民，此为治本，本立，则巨细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则爱恶相攻，善恶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为治，万不能也。”此外他还讲述了兴学重教、农工商并举以及安民乐土种种问题。忽必烈阅后，对许衡是心悦诚服。

安童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依靠许衡的帮助，主持中书省事，大力推行汉法。不知是哪个蒙古权臣在背后“捅了安童一刀”，正如许衡所担心的，有人告中书自安童执政以后，政事大坏，忽必烈早已忘掉许衡所说的“为君之道”，他听后，也不调查，也不推问，立即勃然大怒，下令对中书大臣们要统统问罪。幸而中书左丞姚枢犯颜直谏，马上写了一封奏书。书言：

太祖开创，跨越前古，施治未逮。自后数朝，官盛刑滥，民困财殫。陛下天资仁圣，自昔在潜，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道。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之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使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国难并兴，天开圣人，继承大统，即用历代遗制，内立省部，外设监司，自中统至今五六年间，外侮内叛继继不绝，然能使官离债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廩粗完，钞法粗行，国用粗足，官吏迁转，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

今创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餉以待歉，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

帝德，遗子孙，流远誉。以陛下才略，行此有余。逖者伏闻聪听日烦，朝廷政令日改月异，如木始栽而复移，屋既架而复毁。远近臣民不胜战惧，惟恐大本一废，远业难成，为陛下之后忧，国家之重害。<sup>①</sup>

忽必烈览奏，静下心来，细想姚枢所言头头是道，他的怒气才消。但是安童行汉法仍然不顺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sup>①</sup> 见《元史》，第3714—3715页《姚枢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 25. 相位之争

背后“捅安童一刀”的不是别人，就是阿合马。他为了争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扳不倒安童，就想将安童架空，或与安童分权并立。他先使人向忽必烈建言：安童执政声望日高，可位列三公。继又使人建言立尚书省，明确提出以阿合马为统领，将尚书省与中书省进行合并，以加强管理。忽必烈还以为这些建言是对安童的褒奖，是有利政府工作，就将这些建言交付中书省公议。

商挺首先说：“安童，是国家柱石，若位为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实夺其权，此建言断不可行！”

王磐说：“如果要建尚书省，合并中书省，就以右丞相安童总领最为便当，不然还不如依旧。三公既不预政事，则不应虚设。”

许衡更说：“中书佐天子总国政，各院、司之事俱应呈报中书。”商挺、高鸣担心地说：“院、司主事多宗亲大臣，若一忤犯，祸不可测。”许衡说：“我论国制，何及其他。”

这时在中书省有人手拿一份推荐阿合马为丞相的上言书，挨个让人签名。他们看王鹗年龄最大，就首先让王鹗签名。王鹗把塞到他手中的笔生气地扔到地上，高声说：“吾以衰老之年，无以报国，让吾举任此人为相，吾死都不会安心。”说完，他拂袖而起，要离会而去，被众人劝止。但阿合马所策划的让人联名举荐他为丞相的事，也因大多人的拒绝而告吹。另立尚书省的建议也没有得以通过。

其实忽必烈要想起用阿合马，撤消安童的职务，不过是一句话的

事。他大可不必将什么建言让中书省去讨论。他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他心中对儒家的治国之道还认为大有用场。他就是安童行汉法治国方针的最大支持者。而阿合马背后也有一批蒙古大臣支持他，忽必烈不想自己出面“得罪”阿合马所代表的蒙古旧臣的势力，所以才把矛盾下到中书省，由那些汉人儒臣去抵挡。阿合马的谋划与活动受挫后，忽必烈进而阅读《五经要语》，那是他命商挺、姚枢、窦默、王鹗、杨果等人专门为他编选的。该书将儒家经典要言分为二十八类，供忽必烈随时翻阅。忽必烈看着《要语》，就想起徐世隆与他讲的“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的话。徐世隆告诉他事之大者，首推祭祀，祭祀必需建立庙宇。徐世隆还为他绘制了太庙图。以前忙于征战，没有来得及做这些事。他命人把徐世隆所绘制的图找了出来，下令叫有关部门按图兴建。同时就命徐世隆制定祭祀之礼。

蒙古人向来没有汉人那些礼节，一到议事之时，臣下俱聚集在大汗帐前。他们既无次序又无约束，在帐前随意交谈，高声议论，帐殿前经常是乱糟糟闹嚷嚷的，像集市一样。王磐就对忽必烈讲：“按旧制，天子宫门，不应入而入者，谓之‘阑入’，‘阑入’之罪，由第一门至第三门，轻重有差。宜令宣徽院，藉两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其越次者，殿中司纠察定罪。不应入而入者，准阑入罪。这样，朝廷之礼，渐可整肃。”忽必烈以为他说得有理，就命刘秉忠、张文谦、许衡、徐世隆一起制定朝议、官制。

待礼仪制成，进行演习，忽必烈亲往观看，他非常高兴。以为推行兴平可贺。有一个原西夏进士高智耀曾在蒙哥汗时大力向蒙哥讲述儒家之道，忽必烈即位后就把他召到身边。他曾反复向忽必烈讲儒术治国之理，忽必烈让他专理儒户免役之事。他曾巡查各郡县，发现各地官更多有不懂法纪，不守法纪之事。这时他趁机对忽必烈说：“国初庶政草创，纲纪未张，宜仿前代，置御史台以纠肃官常。”忽必烈觉得有理，就让中书再议一下。刘秉忠、许衡等都觉得高智耀的建议应当尽快得到实施。他们一致同意设立御史台，下设各道提刑按察司。

忽必烈于至元五年（1268）七月批准建立御史台，任命了御史大夫和各道提刑按察使。他对首任御史大夫塔察儿说：“御史台的官职在于直言，朕或有不当，卿应极言无隐。你不用害怕任何人，有朕为卿做主。”从至元三年（1266）阿合马以中书平章政事兼制国用使司事，一直专管国家财利及转运，大权独揽。现在有了御史台，增加了监视机构，他非常不满。就对廉希宪发牢骚说：“庶务责成诸路，钱谷付之转运，今绳治之如此，事情到底怎么办！”廉希宪正言回答他说：“立台察，古制也。内则弹劾奸邪，外则察视非常，访求民瘼，裨益国政，无大于此。若去之，使上下专恣贪暴，事岂可集耶！”阿合马无话可答。王磐更将转运司横征暴敛为害百姓的事禀告安童说：“方今害民之吏，转运司为甚，以至税人白骨，应将其撤消，以苏民力。”安童就将转运司危害百姓的事呈告了忽必烈，忽必烈马上批准撤消了转运司。阿合马更感到他行事处处受到汉人儒臣们的掣肘，对汉人儒臣深深怀恨在心。他暗地发誓，一定要建立尚书省，非得把安童整倒不可。

至元七年（1270）新年之际，忽必烈下诏赦免京师所系罪犯。罪犯中有一个西域人叫匿赞马丁，他曾事于蒙哥汗，因善营商，资累巨万。阿合马征其税超过常数，匿赞马丁不交，阿合马即以其违法漏税罪，把他系于狱中。中书左丞耶律铸接到忽必烈的赦令后，就签署了释放匿赞马丁的文书。不料阿合马听说此事，就使人上书忽必烈，说中书执政私放要犯匿赞马丁。忽必烈对税收极为重视，接到上书后，立即召见廉希宪质问该事。当耶律铸签署文件时，廉希宪没在京师，本来与匿赞马丁事没有关系。但当他知道是阿合马使人上告时，他便取文书补上了自己的签名，说：“天威莫测，岂可侥幸以独不署名获取苟免！”

廉希宪应召到了忽必烈面前，忽必烈问他为什么要释放匿赞马丁，廉希宪理直气壮的回答：“有赦诏为凭。”忽必烈生气地说：“诏书是说释放囚犯，难道有诏书说要释放匿赞马丁吗？”廉希宪紧跟忽必烈的话说：“中书也没有接到不准释放匿赞马丁的诏令呀！”忽必烈大怒，

斥责廉希宪说：“你们号称读书饱学，到办事时就这么办，你们该当什么罪？”廉希宪说：“臣等忝为宰相，有罪即当罢退。”忽必烈未假思索，脱口而出道：“那就这么办吧！”于是廉希宪与耶律铸同日被罢官。

廉希宪被罢官后，忽必烈有些后悔，时时想起他来。一天他问侍臣：“知道廉希宪在家干些什么吗？”侍臣顺口答应：“无非读书而已。”忽必烈“哼”了一声：“他读书固是由于我的教导，可是读了书，不肯用，再多读又有什么意思！这个迂夫子，就不懂自己来认个错！”阿合马在一旁马上趁机说：“廉希宪每天与妻子设宴游乐，快活得了不得的，他那还有心想陛下的事！”忽必烈陡地变了脸，训斥阿合马说：“廉希宪一向清贫，他哪里来钱开宴游乐？”阿合马自讨了个没趣，不过他也不在乎，说：“陛下要想知道廉希宪到底干什么了，派个人一看，不就全都清楚了。何必一个人纳闷儿呢。”

原来廉希宪劳累加生气，病倒了。忽必烈一听，急忙派了三个太医去诊视。医生说病无性命之忧，只是要将养些时日，忽必烈这才略微放心。医生给廉希宪开的药需要沙糖做药引。而沙糖在当时却很难寻觅。廉希宪的家人急得四处托人。这消息让阿合马知道了，他立刻拿出二斤，送给了廉希宪的家人，不但一文钱不要，还让家人替他问候廉希宪，嘱咐说：“沙糖不够用时，尽管来拿。”家人拿回沙糖，转述了阿合马的话以后，廉希宪躺在病床上，连连摆手，训斥家人说：“假如这沙糖能够活人性命，我也终究不会以奸人所给的沙糖来存活。你赶快替我把糖给阿合马送回去！”

阿合马把这事向忽必烈讲了，说：“臣是看陛下的面子，才拿了积年存下的沙糖给他治病。他却不知好歹。这种人死了也活该！”忽必烈理也不理阿合马，急忙命令官人迅速给廉希宪送沙糖去。还嘱咐说：“到那里问廉爱卿要用多少，记住：他需要多少就给多少，只能多，不能少！”然后自言自语说：“这个迂夫子，向我张一张口，何所不得！”阿合马说：“他不懂好歹，根本不值得陛下为他这么操心。”忽必烈瞪一眼阿合马，吩咐道：“快去干你的事吧。”

阿合马是干他自己的事去了。他纠集一些蒙古王公大臣天天替他游说，终于使忽必烈在至元七年年初撤消了制国用使司，同意建立尚书省了。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达到了扩大权力的第一个目的。他更加急征暴敛以聚利。忽必烈只看到阿合马能敛财，就以为他有富国之术，对他放手信任。安童对阿合马倒行逆施急功近利很看不惯，阿合马也没把安童放在眼里。他有事就直接找忽必烈禀告，根本不理睬中书省。一次朝会，安童忍无可忍，对忽必烈讲：“臣近言尚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宜各循常例奏事，其大政令，从臣等议定，然后上闻，陛下已允准。今尚书省一切径直奏圣上，似违陛下前旨。”安童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立尚书省时，忽必烈曾明确说过：“凡铨选官吏，吏部拟资定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可是阿合马专权，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忽必烈立即要阿合马对质。阿合马却花言巧语回答说：“陛下事无大小皆委托臣处置，所用之人臣宜自择为妥。”忽必烈竟不置可否。安童见忽必烈并不反驳阿合马，就断然说：“那好，我们当着陛下把事说清楚，从今以后惟有重刑和官迁上路总管之事属臣管，其余事都归阿合马管。这样事体也可以分理明白。”忽必烈竟同意这种分工，让他们相安无事就好。

经过那场朝辩，阿合马几乎独揽朝政，但他仍不满足。为扩大自己的权力，他又要忽必烈任命他的儿子为枢密院金使，以便把他的势力伸向军队。忽必烈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当阿合马面询问安童和许衡。许衡愤愤不平地说：“理国家之事，掌国家之权，不外乎兵、民、财三者而已。今阿合马已掌民、财，其子又要掌兵权，绝对不可！”忽必烈问：“卿难道担心他会造反吗？”许衡说：“也许他不会造反，但一家执掌国家大权，这就给他造成一种造反的条件。”阿合马见许衡坚决反对，还说什么造反不造反的，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讥讽地说：“你表面上不嗜利禄，显得像多么清高，其实你骨子里不过是为邀买人心。你当谁看不透！你这样表里不一是为什么？是不是为造反拉拢人？”许衡气得脸色煞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想不到这个阿合马竟这么胡搅

蛮缠，血口喷人。憋了好一会，许衡才说：“我是什么样人，什么样心，陛下最清楚。”阿合马嘻嘻一笑，说：“我自幼跟随陛下，陛下对我比对你还了解。”但是这么一吵，阿合马的儿子去枢密院的事也就被搁置起来。阿合马对许衡也就怀恨在心。

阿合马的鬼主意就是多。过了两天，他向忽必烈举荐许衡为中书左丞。他的想法是你许衡只是给安童当参谋，没官没职，我不好治你；只要你当了官，在我的手下，那你就攥在我的手心里，看那时你还敢不敢跟我作对。忽必烈却还以为阿合马胸怀大度，称赞他当大臣就得有肚里能撑船的海量。于是忽必烈没有征求许衡的意见，就下了委任令，诏命许衡为中书左丞。许衡已知这一安排是出于阿合马的建议，他马上明白了阿合马的用心，坚决不就职。忽必烈也宁上来，就是不许许衡辞官不就。阿合马看他们僵持暗笑，心想看你许衡怎样下这个台阶。最后还是忽必烈给了许衡一个台阶，也是给自己一个台阶，让许衡回去考虑考虑。

许衡本来是有事要禀告忽必烈，让这个当官不当官的问题一搅，他也忘了说，出离大帐，他才又想起来，就又折回，去便殿求见忽必烈。谁知忽必烈的侍卫告诉他，忽必烈说有别的事不见他。许衡在殿外徘徊，许久，他又让侍卫传达他有事求见。侍卫去而回转，说：“圣上问您以什么身份求见。若以是中书左丞就见，否则不见。”许衡无奈，顺口说：“就以左丞身份吧。”可是当许衡进了便殿，向忽必烈跪下，奏事的第一句话又是：“臣国子祭酒许衡启禀陛下，中书左丞一职，臣实不能任。”忽必烈也无奈地说：“你起来吧，没见过你这样的人，给你升官，你却一再坚辞。朕已再三和你说过，任你为左丞，不独是阿合马之意，也是朕所愿。”许衡固执地说：“若要臣任左丞，必需先将阿合马驱逐出中书。臣必不能与阿合马同列。”忽必烈不高兴地说：“卿也未免太固执了。阿合马有什么不好！”说着，他命令侍卫：“与朕把许爱卿掖出去，让他好好想想。不答应任左丞，就别来见朕。”左右侍卫驾许衡离开便殿，出了大殿门槛，许衡反身向忽必烈喊道：

“陛下命臣出殿，是否放臣回家乡？”忽必烈哈哈笑着说：“谁叫你回家乡？你倒想离开朕，朕偏不允。你休想无官一身轻，去过你的清闲日子。”

许衡坚辞中书左丞之事被窦默、张文谦、王磐等人知道了。王磐对窦默说：“许衡硬顶，是顶不住的。自古哪有臣能抗君之理。目前是陛下爱惜其才，久之，将陛下惹恼，许衡必定要招罪端。”张文谦说：“只是许衡的脾气也挺犟，他和阿合马誓不同列为官，谁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心。”王磐说：“许衡为国子祭酒，有师无徒，不过是个虚名。如果建言陛下开太学，以许衡实任祭酒，陛下也就不会非让他任左丞了。”窦默说：“对，对。明天上朝我就去和陛下讲。”

第二天早朝，窦默就启奏忽必烈说：“汉唐所以风俗淳厚，历数长久，皆因设学养士所致。当今宜尽快建学立师，博选贵族子弟教之，以示风化之本。”忽必烈表示可以考虑。窦默又说：“君有过举，臣当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则不然，君曰‘可’，臣亦以为可；君曰‘否’，臣亦以为否，此非善政也。”忽必烈马上警觉地问：“卿言何事何人？”窦默轻轻一挡，说：“臣言只是一个‘理’字，何必实指何人何事。”忽必烈嘴上不讲话，心里却琢磨窦默说得是谁，是什么事。他最恨汉人儒臣这种拐弯抹角的话，不像蒙古人直来直去。可是他又不能叫汉人儒臣一个个都改成直肠子，他有时又恨蒙古大臣的花花肠子太少，脑瓜子就是显得比汉人迟钝、愚笨，这真叫他无可奈何。

转天刘秉忠陪忽必烈去打猎，中间刘秉忠与忽必烈在帐殿里议事，忽然一个使者来报，说猎者丢失了一只苍鹞。忽必烈听后，立即大怒，吼道：“打那猎者二十杖！”忽必烈身旁的蒙古侍臣忙迎合说：“应该打，狠狠地打！让他记住这个教训。”忽必烈突然意识到什么，好像不认识那个侍臣似地，盯视着，那个侍臣被忽必烈看得有点发毛，他疑惑地嗫嚅着：“陛下，陛下……”忽必烈猛然对待卫说：“把这个侍臣狠狠打二十杖！把猎者释放，叮嘱他以后小心就是。”刘秉忠暗自偷笑。打猎回来他对窦默讲了蒙古侍臣奉迎挨打的事，说：“要不是前天

你那番话，陛下也不会有如此的感悟。” 窦默说：“我所言哪是为此区区小事。” 刘秉忠说：“陛下还算得上是圣明啊，他能闻过必改，这已经是不错的君主了。你不要太着急，太学之事会很快建立。你得给人一个领悟的时间。”

果然，不久忽必烈就下诏开太学，命许衡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生员则由忽必烈亲自从贵胄子弟中挑选。许衡也很高兴，主动向忽必烈去拜谢，并请求允许召他的弟子姚燧、耶律有尚等十二人为伴读。忽必烈马上允准，下诏命许衡的十二个门徒从各地乘驿马赶赴京师，分处各学斋为斋长。

## 26. 建立大元朝

八思巴自 1253 年得遇忽必烈后，一直跟随在忽必烈身边。八思巴年龄虽不大，佛学知识却很渊博。他不仅对本派萨迦教论熟稔，而且其他教派知识丰富，忽必烈对他甚为佩服。忽必烈及其后妃、王子皆以师僧事之，先后由八思巴为他们举行了密宗灌顶仪式。

全真教原本是在北方很流行的一种宗教，尤其自成吉思汗接见其首领邱处机，称之为“神仙”以后，发展更快。至其徒尹志平，祁志诚时，佛教势力兴起。他们深感对全真道教的发展是一种威胁，就大力宣扬起“老子化胡经”。所谓“老子化胡经”是晋惠帝时天师道王浮与僧帛远争论佛道正邪时所写的一卷书，至唐代增饰至十卷之多。内容大致是说老子出关，渡流沙，至天竺国，化为佛陀，教化胡人，于是才有了佛教。说明佛教乃是老子创立的，是属于道教之下的一个支派。佛教众僧自然不能承认，这种争论一直持续了一千年。至祁志诚时，眼看忽必烈受佛戒，对八思巴日渐亲信，就又抬出了“老子化胡经”。

八思巴对尹志平、祁志诚大力宣扬“老子化胡经”自然不服，就闹到忽必烈处。请求忽必烈加以评定。忽必烈也难以明断两教谁是谁非。1258 年夏在开平，忽必烈就令八思巴和祁志诚进行公开辩争。八思巴阐述佛教自有起源，历数本教发展源流，举出大量事实说明佛教与老子毫无关系，争辩获胜。全真教的发展因此受到遏制。1260 年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后，即奉八思巴为国师，授予玉印，并命他创制蒙

古新字。由此藏传佛教一时大盛于时。

先前忽必烈曾答应元好问、张德辉，称他为“儒教大宗师”，或许是因为儒家本是一种学派，而不是一种宗教，儒家崇拜的是孔子，忽必烈对他是不是儒教大宗师也并不放在心上。反而一有机会就动员大臣们接受佛戒。但是他也并不强求，也不一味崇佛，他从内心信仰的就是他本民族的原始的萨满教。他所崇拜的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天神。所以大臣们如安童仍和祁志诚交好，不受佛戒，他也不加怪罪。而道士依然传布其道，甚至炼丹所用钱物忽必烈仍令中书省供给。一次忽必烈要中书省拨给长眷宫所需的敕文到了廉希宪手里，廉希宪拿着敕书去见忽必烈说：“秦始皇、汉武帝追求长生不老，叫道士炼丹，一个也没长寿。而古来尧、舜寿长，却从不是因为服用道家丸丹。”忽必烈说：“是，道家炼丹未必可信，那就收回敕书吧。”廉希宪把敕书交上，忽必烈说：“你不信道，那就皈依佛门，受戒多好。”廉希宪说：“臣已受孔子之戒。”忽必烈惊奇地问：“孔子也有戒？”廉希宪说：“是的，为臣当忠，为子当孝，这就是孔子之戒。”忽必烈一笑而罢。

八思巴不负忽必烈所托，精心研究数年，参以藏文，畏兀儿文，制成蒙古新字。字母四十一，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忽必烈阅后很满意，认为比汉字、畏兀儿字要方便明达。于是在至元六年（1269）发布诏书说：

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旨。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於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

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sup>①</sup>

于是升号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察必皇后在燕京城西高粱河畔建大护国仁王寺，以后忽必烈又在平则门内建大圣寺、万安寺，俗称白塔寺，规定了僧侣的服色：土番僧人衣红，汉僧不可；主讲僧衣红，长老衣黄，一般僧人则只能衣茶褐色。

平则门是忽必烈命刘秉忠所建中都城的南门。至元四年（1267）刘秉忠受命正式动土兴工。他经过全面规划设计，在金朝旧城的东北修建新城。经过一年就把宫城先建成，然后陆续修建大内宫殿以及外城。全部工程大约用了九年时间才完成，建成之后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雄伟壮观的大都市。在刘秉忠修建中都之前所建的上都城，至至元三年（1266）大安阁落成，就标志它的建设已全部完成。大安阁在上都宫城的中央，是由宋朝汴梁城中的熙春阁迁建而成。阁分三层，高达二十丈，极其瑰丽，时人喻之为“广寒宫”，是忽必烈在上都处理政务之所在。八思巴作佛事也常在那里进行。<sup>②</sup>

官制礼仪、文字文书都确定了一定的规矩之后，刘秉忠、王磐等人又向忽必烈建言官吏的服装也应当有一定的制式，每当朝会及节日，和政府颁布诏令、宣敕朝廷通知之时，官员都应当衣官服行礼。忽必烈接受他们的建议，在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颁布了官服的等级和规定。大体是一至五品官为紫罗服，六七品官为绯罗服，八九品官为绿罗服。而各种色泽的官服又依其花色图案的不同加以细致区别。

199

在政局稳定，制度齐备，礼仪完善之后，刘秉忠等即建言忽必烈正式继承中原正统。于是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十二月十五日，

<sup>①</sup> 见《元史》，第4518页《八思巴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sup>②</sup> 许有壬《至正集》卷27《竹枝十首和继学韵》有诗句：“大安阁是广寒宫，尺五青天八面风”。张昱《张光弼诗集》卷2《辇下曲》有诗句“大安阁是延春阁，峻宇雕墙古有之。四面珠帘烟树里，驾临常在夏初时。”参见史卫民著《元代社会生活史》，第172—1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向天下宣布建国号大元。

发布了建国诏书，说：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白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官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为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徇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於大业，宜早定於鸿名。在古制以当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於戏！称义而名，固非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sup>①</sup>

转年二月，忽必烈令中都改为大都，作为国都。又为作养人才，忽必烈命天下大兴儒学。在大都设立国子学。忽必烈为大都城定了位，从此以后，大都就成为中国第一城。

忽必烈至大都后，有跟随的蒙古宿卫首领奏言，欲割京城外地面，就近牧马。忽必烈没怎么考虑，当即就顺口答应了。几天后首领们拿着地图，请求忽必烈批准他们所要求画定的地界。察必皇后正好在一旁，她对刘秉忠说：“你是汉人当中的聪明人。你说话，皇帝一向听从。你为什么不讲话？假如是刚刚定都时，画地牧马还有商量。现在军旅和各部都定下了他们的营地，再从他们手里夺回，重新划分，这

<sup>①</sup> 见《元史》，第38—139页《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

事果然可行吗？”说着她斜眼瞟视忽必烈。忽必烈马上意识到察必的话是冲他而言。面对宿卫首领呈上来的地图，他一时没有说话。他见刘秉忠也望着他，耳边好似响起了刘秉忠“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的话语，他稍微想了想，也觉得把京郊耕地重新再划为牧地，不大合适。就以此事还得中书再商议为由，把宿卫首领们打发走了。宿卫首领都是蒙古勋旧，他们久不见回答，对忽必烈不准割地为牧场的作法很不满意。

旭烈兀等西北藩王听说忽必烈以汉制建都、立国号、行汉法等事，就派使者质问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不同。今留汉地，建都邑城廓，仪文制度遵用汉法，为什么？”忽必烈必须回答这些藩王的质问。忽必烈想起了原西夏进士高智耀，他曾劝自己力行儒道。当淮、蜀之地的儒士被俘，沦为奴隶时，他奏说：“以儒为驱，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厉天下。”那时忽必烈派他巡视郡县，解救了数千儒士。有蒙古大臣说他滥行解救，忽必烈问他，他说：“士，譬如金也。金色有深浅，谓之非金不可；儒士才艺有大小，谓之非士亦不可。”后来又是他首议建立御史台。这个人不是汉人，又能言善辩，得他去向西北藩王解释，最为合适。恰值高智耀从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任满回朝入见，忽必烈问他可愿西行见诸王回答其所问，高智耀说愿往，并试讲了一遍如何回答，忽必烈很满意，便派高智耀前往。

阿合马自立尚书省后独揽大权，得意横行，变着法儿的搜刮民间钱财，增加赋税。建立元朝后他又创立行户部于东平、大名，私造钞币，收民间铁器，交官铸造为农器，再高价配给农户，在各转运司安插其亲信，干预地方行政，危害民生。张文谦在忽必烈面前极论立尚书省阿合马专权，大臣中又有为分散阿合马之权利，上书建言设立门下省与中书、尚书省并立的三省制，忽必烈让众臣议之。真定人高鸣字雄飞者，元好问曾荐之于忽必烈，后来他为旭烈兀所得，荐为彰德路总管，忽必烈即位后召他为翰林学士，御史台建立后，官为侍御史。他坚决反对三省之立，说：“臣闻三省设于近古，其法由中书出政，移

门下，议不合，则有驳正，或封还诏书；议合，则移还中书；中书移尚书，尚书乃下六部，郡国。方今天下大于古，而事益繁，取决一省，尤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贤俊萃于一堂，连署参决，自免失政，岂必别官异坐，而后无失政乎！故曰政贵得人，不贵多官，不如一省便。”忽必烈听高鸣所论有道理，既然中书、尚书两省不合，他干脆就下令取消了尚书省，事并于中书。阿合马却进而为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又得寸进尺，为其子谋得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之职，其势炙手可热，遂有人对阿合马进行弹劾，忽必烈总以其能够敛财而不问。

原来忽必烈一直派各路兵马征伐南宋，战争连年没有停歇，军需浩大，阿合马经营财政，保其支出。仅此一点就使忽必烈对阿合马只能放手使用。忽必烈不仅伐宋而且他还准备东征日本。

赵良弼在费寅诬告一案被证明无罪后，不久即被派出使日本。至元七年（1270），赵良弼带官吏二十四人，甲兵三千人乘舰至日本金津岛。日本人见大海来舟，众人聚集，举刀在岸边，准备迎战。赵良弼乃舍舟登岸说明忽必烈大汗想同其国通好之意。金津岛守官将赵良弼领到一间木板屋中，木屋由兵丁守围着。夜幕降临后，熄灭了蜡烛，兵士大呼小叫吓唬赵良弼。赵良弼则泰然自若。至明，日本府太宰府官陈兵四山接见赵良弼。赵良弼数其对友好邦国使者不礼之罪。太宰官愧服，求国书。赵良弼要求见日本国王递交。太宰官不得已，送赵良弼等至对马岛入见。至元十年（1273）五月，赵良弼从日本回朝。忽必烈听赵良弼所述，一方面称赞他不辱君命，一方面对日本的桀傲表示愤慨，要聚兵征讨日本，问赵良弼以为如何。赵良弼说：“臣居日本一年多，观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又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且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如征讨正是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臣以为不讨战的好。”忽必烈基于当时伐宋前线襄阳城已被攻下，知府吕文焕投降，正忙于更大举攻宋。就说：“先灭南宋再说吧。你稍事休

息，然后即到枢密院，随伯颜听命。”

伐宋之战，其实进行得很艰苦。虽然最后南宋灭亡了，但是南宋人与元军进行了坚决的抗争。这当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有一些人物的英雄气节，令忽必烈也深深地佩服。

## 27. 调兵攻襄樊

忽必烈自即位为大汗后，念念不忘实现其祖父成吉思汗的遗愿，要继承父兄辈的事业，统一华夏，称雄中原。郝经出使南宋被扣，忽必烈即想大举出兵南征，曾下令各军做好出战的准备。由于北有阿里不哥之乱，南有李璫之叛，他只能先忙于巩固政权，无暇全力向南宋进取。但是自他发布征宋诏书后，与宋的战争一直在局部进行。四川、湖北、江淮的战火一直没有停息。

至元四年（1267）十一月，北方叛乱已平，忽必烈对中央政权机构和人事也进行了一番调整。原宋朝降将刘整，此时已任蒙古昭武大将军，他从前线回朝，拜见忽必烈，为忽必烈分析南线形势说：“宋朝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之劳，先攻襄阳，撤其屏障。”当时即有人反对刘整之说，认为全面大举伐宋的时机还不成熟。刘整乃慷慨陈词，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今圣朝有天下十之七八，为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呢？”他的话正说到忽必烈的心坎上，忽必烈一拍几案，大声说：“好！朕意已决。朕就取它个四海一家，刘爱卿就为朕再细细谋划。”忽必烈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他人就只有听命了。

转年正月，忽必烈即命陕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战舰五百艘，交付刘整使用。七月战舰造成，忽必烈命刘整为镇国上将军、都元帅，与阿术共同督军，兵围襄阳。阿术是兀良合台之子，曾从其父攻大理、安南。他临阵勇敢，力敌万人，英勇之名传到忽必烈耳中，忽必烈即

位后就命阿术为近侍宿卫。征李璫时阿术因功升职，官拜征南都元帅，治兵于汴京。至元元年（1264）他带兵略地两淮，声威大震。至元四年（1267）初，他观兵襄阳，驻军虎头山，面对襄阳城的地形，他指着汉水东边的白河口，对部下说：“如果在此地构筑堡垒，襄阳城的粮道即可阻断。”刘整到达襄阳城外，阿术向刘整讲述了自己的方案，得到刘整的赞同与全力支持。于是他们就在白河口与鹿门山建造起城堡来。

宋四川宣抚使吕文德明知蒙古兵在加紧修筑城堡，他却毫不在意。他以为襄阳城墙坚固，壕沟深阔，粮食储备丰厚，足可支持十年以上。他心想让蒙古兵围城吧，一旦他们耗不下去时，他们就会自己撤兵，到那时他们无心恋战，再打他们个屁滚尿流。襄阳守将吕文焕可不那么乐观，他遣人报告吕文德一定要防范蒙古军大举攻城，反被吕文德斥责为太胆小多虑。他让吕文焕放心，他使的是“以逸待劳”之策。吕文德未及见他的“策略”有怎样的结果，就一病呜呼了。他的女婿范文虎代其职守，和他一个论调，眼睁睁看着蒙古兵在襄阳城外构筑工事堡垒，竟不闻不问不管不顾。

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又调史天泽至襄阳，帮助刘整、阿术进行策划。刘整先与阿术商议说：“我精兵突骑，锐不可挡。只是水战不敌宋军。如夺其所长，我们也造战舰，习水战，则战无不胜。”两人把想法告诉了史天泽，史天泽也以为有理，就禀告给忽必烈。忽必烈马上批准造战舰五千艘，每天加紧练习水战。刘整、阿术不敢怠慢，就是风雨天气，不能到水上操练，也要画地为船，进行训练。短短时间他们一共训出了水军七万人。忽必烈接到史天泽的报告后，又增派张弘范以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领李璫原属下之益都军至襄阳，听史天泽调遣。张弘范到鹿门堡不久就对史天泽建议说：“国家取襄阳，为延久之计而不速战，是重人命，欲其自毙。过去夏贵乘江里水涨送衣粮入城，我军坐视，不加拦截，而其地又南连江陵、归、峡，商贩行旅络绎不绝，怎么能有自毙之时呢？所以我想应当在万山建城，断其

西道，建栅灌子滩，绝其东路。如此，或许可以使他们束手待毙了。”史天泽与刘整、阿术商议张弘范的建议，都觉得张弘范所说是个好主意，就命张弘范去戍守万山，令郡王合丹去守灌子滩，各自建造工事。

张弘范在万山筑成工事后的一天，他正与将士们在东门习武校射，不提防宋军突然而至。军将们都怕寡不敌众，要赶紧退入城堡内。张弘范说：“我与各位到这里干什么来了？敌至我们就不能战吗？谁再言退者，立死！”说完他率先飞身上马，将二百骑布成长阵，下令说：“听我鼓声则进；鼓声不响，谁也不准动！”宋军步兵骑兵混同冲上来了，张弘范指挥自己的队伍有秩序地退却，避开宋军的锐气后，张弘范对鼓手说：“敌军盛气已衰，马上擂鼓！”张弘范的将士听到咚咚的鼓声，马上返身冲杀，宋军都以为张弘范的军士不敢应战，心里早已放松了警惕，不料张弘范军士猛然反扑，宋军还没做好应战准备，就已被张弘范的军骑杀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了。从此宋军再不轻易出城。于是双方处于长期僵持状态之中。

至元七年（1270）史天泽被调回，忽必烈又调宣武将军、益都、淄莱新军万户、西夏人李恒来支援，与张弘范共守万山。张弘范则加筑一字城直逼襄阳。到转年五月，襄阳已被围五年，四面八方与外界的联系通路全被切断。外界的来援也一次次全被蒙军击退。襄阳被围，情况危急的消息，在宋朝，可以说人人皆知，就是有一个人不知道，那就是皇帝赵禕。他比宋理宗赵昀更加依赖贾似道，称贾似道为“师相”，为贾似道在西湖建造了别墅，让他三天一朝，大小事体皆听贾似道决断。贾似道将襄阳被围的消息一个字儿也不透露给赵禕，他还以为天下太平得很呢。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赵禕从宫女那里听说襄阳被围的事，他还不相信，去问贾似道，贾似道大不高兴，连声问此消息从何处得来。赵禕告诉贾似道说是听宫女所言，贾似道马上说：“陛下既信宫女，要臣何用？”立刻要辞职。迫使赵禕把那个宫女立即处死才算完事。但贾似道也知襄阳被围的事情再也包瞒不住，这才命李庭芝、范文虎去设法支援襄阳。于是李、范派张顺、张贵为都统去援救。

襄阳西北有一条水流，名叫清泥河。张顺、张贵在那里造轻舟百艘，每三舟联系在一起，为一舫。中间的一舟载物资，左右两舟皆埋藏伏兵。张顺、张贵及敢死勇士三千人，在水涨之时驱船进发。至高头港，结成方阵，各船皆置火枪、火炮、炽碳、巨斧、劲弩待用。午夜三刻，起碇出江，以红灯为标记。张贵为先锋，张顺殿后，乘风破浪，直冲蒙古围军，企图破围而入。至磨洪滩，蒙军舟舰布满江面，江中横贯数不清的铁索，插着参差不齐的木桩，二张军无隙可入。他们破索砍桩，转战一百二十里，到黎明终于冲到襄阳城下。城中数月绝援，听说救兵至，勇气倍增。众援军进得城，才发现不见了张顺。数日后方见其尸体从水中浮起，身中四枪六箭。吕文焕将张顺厚礼埋葬，劝张贵与他一起守城。张贵则要为襄阳再谋求支援。他招募了水性极好的勇士，让他们带着蜡封的求援信去往郢州联络。蒙军防守更加严密了，水路连锁数十里，列撒星桩，虽鱼虾皆难以偷渡。两个勇士硬是在水中将拦路的星桩一一锯断，游至郢州，送达了信件。郢州还报发兵五千人驻龙尾洲，约定时日共同夹击蒙军。

至元九年（1272）正月忽必烈加封刘整为诸翼汉军都元帅，刘整骑马至襄阳城下，琢磨如何能尽快破城立功。恰巧吕文焕也登城视察军情。刘整认得吕文焕，就对吕文焕大声喊道：“吕将军，请听我一言，你昧于天命，害及生灵，难道是一个仁者所为？你连年龟缩城内，不敢出战，徒然使天下勇士为你感到羞愧，你敢不敢定日跟我决一死战？”吕文焕恨恨地看了眼刘整，也不说话，却悄悄命令埋伏在城上的弓箭手暗射刘整。刘整正期待着吕文焕答话，没防备，一枝冷箭射中他的右臂。众军士慌忙护卫刘整回营。刘整与阿术看襄阳一时难以攻克，就商议分兵先破樊城。那已是三月间的事了。可巧，刘整在计划攻打樊城时，获得襄阳张贵手下一个军卒的密报，得知张贵要出城求援。于是他命士兵多扎草牛，置于汉水岸边，绵亘数里。众人不知何意，因是军事行动，谁也不多问。

张贵得到郢州回信，就告别吕文焕要去迎接救兵。待整队时，他

才发现部下少了一个人。张贵大惊，知道那个人因犯有过错被他鞭挞，一定心怀不满叛逃了。他不敢稍有耽搁，立时击鼓发炮，连夜放舟，顺流东下。他没想到蒙古军竟没有怎么截击他，半夜时分，他比较顺利地到达小新城。他还以为是天助他成功呢。然而就在他暗自高兴的时候，蒙古的舰队却像从水中一下子冒了上来。刘整与阿术亲自指挥进行截击，汉水五十里沿岸，不知谁放下数不清的草牛，一个个全被人点燃，火光烛天，照耀的水面如同白昼。张贵率军仓惶对战，顺流至勾林滩，即近龙尾洲。张贵已望见龙尾洲的船舰旗帜飘扬，他暗庆侥幸能够脱险。按照约定，他举起流星火的联系暗号，龙尾洲的船舰向张贵他们驶近。然而待驶近后，张贵才知来者竟是蒙古的舰队。他此时才知情报已经泄漏，只得做困兽一斗。结果张贵身中数十枪，在柜门关英勇牺牲。其部队也全军覆没。

宋人恨刘整为蒙古人尽心效力，就想设法让蒙古把刘整除掉。至元九年（1272）的冬天，宋荆湖置制史李庭芝让永宁僧人带着金印牙符和宣布刘整为汉军都元帅、卢龙军节度使、燕郡王的书信送到刘整处。永宁僧人竟直到大都，把他所带的印符和书信全交给了朝廷。忽必烈闻知书信的内容后，极为恼火。他真担心又出一个李璿。他急速派人把刘整从前线召回，命张易、姚枢察问。刘整至京都听张易、姚枢说明情况后，不由他不火冒三丈。他也不和张易、姚枢多说，直闯忽必烈大殿，嚷着：“这事臣必需亲自和陛下讲个明白！”忽必烈召见了刘整，问他有什么话说。刘整又气又急地说：“陛下，宋人怒臣画策攻襄阳，所以设反间计，要借陛下手中之刀杀臣。李庭芝给臣什么官封，什么印信，臣实在毫无所知。”忽必烈说：“卿也不必着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即刻就此给李庭芝修书一封回答他好了。”刘整也不推辞，当时就挥笔给李庭芝做书道：“刘整受命以来，惟知督厉戎兵，意在攻克襄阳。尔等宋将果若以生灵为念，应郑重派遣使臣，请命于朝廷。只要此等反间劣计，又何益于事！”写完交给忽必烈，忽必烈看过，即派僧人送出。然后他安慰刘整说：“朕岂是轻信宋人反间

之人！若是信宋人书信，卿就不会现在还站在朕面前了。朕召卿来是要问卿有什么计策攻下襄阳。”

原来忽必烈当初派将南下之时，曾有命令：只围不攻，俟其自降。所以刘整、阿术、史天泽、张弘范等皆从围而不攻之策，在襄阳城外构筑城堡，断绝襄阳四方支援。但五年过去，襄阳依然无有降意。忽必烈想改围为攻了，他要尽快结束和南宋的对峙局面。刘整也感到忽必烈要改变计划，琢磨忽必烈说的“有什么计策攻下襄阳”，那就意味着要采取主动进攻的行动了。刘整说：“汉水出于襄阳、樊城之间。宋兵植木江中，联以铁锁，造浮桥，相互支援。我军攻破樊城外城之后，他们又闭守内城，依靠的就是襄、樊的相互支援。臣意当令善水者断木沉索，督战舰直趋城下，焚毁樊城墙外之木栅，樊城即可下；樊城下，襄阳即不保。”忽必烈听后说：“就以卿言。”遂命刘整立即返回前线。

刘整到京之时，忽必烈已派阿里海牙以参知政事身份到军中辅助阿术。刘整回来后，传达忽必烈要改围为攻的战略部署，阿里海牙当即说：“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我意应先攻下樊城，樊城下，襄阳即不攻可得。”刘整见阿里海牙意见和自己不谋而合，就与阿术一起命阿里海牙以水军兵士用锯断木，用斧断索，焚毁樊城与襄阳相连之桥。为了加强攻击的力量，忽必烈又把从西域调来的火炮手亦思马因派到前线，刘整迅即把亦思马因调配给阿里海牙，务要阿里海牙一举攻下樊城。

至元十年（1273）正月，阿里海牙趁一夜大雪，寒风呼啸，宋人过年松懈防备之时，黎明前突然开始了他的攻城行动。蒙古将士奋勇争先，樊城守将官兵紧急应战，双方进行了殊死战斗。只听彼此发射的炮声隆隆，箭声嗖嗖，人喊马嘶，杀声震天；只见烟火蒸腾，箭如飞蝗，石如暴雨，攻城的蒙古士兵如蚁，搬运薪草土牛急急填垫城壕，忙忙竖起一架架云梯，攀登城头；守城的宋将兵士如蜂，乱糟糟放箭投石发炮，急匆匆掷火炬挥刀枪，砍杀登城人。拂晓，激战愈烈，樊

城外已见尸横遍地，宋人又列舰江上以助城上之兵。刘整令列炮齐轰，派勇士纵火烧船。风助火威，宋人船一百多艘起火，仓皇逃去；排炮将城墙轰破，守将范天顺、牛富等率军兵出城鏖战。刘整军中部将李庭、隋世昌等率军士迎战。双方短兵相接，刀对刀，枪对枪，兵对兵，将对将，在雪地上捉对儿厮杀。架不住蒙古军是有备而战，精心策划，战鼓咚咚，士气逼人；说不得宋家士兵困守孤城精疲力竭，只凭一股英勇拼死抵挡。在范天顺、牛富双双战死之后，宋军无首也就只能是溃散奔亡了。

樊城被攻下后，阿里海牙立即移炮去攻襄阳。一枚炮弹射中谯楼，声如巨雷；全城震动，立时城内人心惶惶，纷纷乱跑乱藏。一些军士吓得翻越城墙逃跑。刘整要马上粉碎襄阳，亲俘吕文焕，报一箭之仇。阿里海牙不主张力攻，他说：“让我再去劝谕一番，如果他们知惧而降，又何必多杀生灵。请将军也不要斤斤计较那一箭之仇，不过是彼此各为其主之事，我要说得成功，将军务必要大人有大量。”刘整无有理由反对，阿里海牙就单骑至城下，招呼吕文焕讲话。吕文焕挺立到城上，望着阿里海牙，阿里海牙大声说：“将军一人守孤城多年，辛苦啦！将军已为你家主子尽了心尽了力。而今飞鸟路绝，我家主上深深赞赏你的忠诚之心。如果你愿降，你可以照样有尊官厚禄，我们决不会伤你性命。”吕文焕只是望着阿里海牙，一句话也不说。阿里海牙又继续说：“你不认识我，我是大元朝的参知政事阿里海牙，受我主之命特来招降将军。我说话算数。如果我失言，就让我像我手中的箭。”说着他“咔嚓”一声把一支箭折断，“我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你。”吕文焕见阿里海牙确实语诚意恳，就打开城门归降了元朝。

吕文焕随阿术、阿里海牙一起北上大都，忽必烈欣赏吕文焕的忠勇，封他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命他与阿里海牙一起镇守襄阳。阿里海牙对忽必烈说：“襄阳，自古用武之地，今天助我顺利攻克，宜乘胜顺流长驱直下，宋可必平。”阿术也说：“臣略地江淮，备见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时不能再。”刘整也有

书奏说：“襄阳破，则临安摇矣。若将所练水军乘胜直下长江，南地必非属宋所有。”忽必烈转而征询史天泽的意见，他瞥了一眼史天泽的胡须，史天泽没有在意，说：“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枢密院事伯颜，两人选一，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立待也。臣老矣，如副将者，犹足为之。”忽必烈说：“那就命伯颜挑此重任吧。”史天泽说：“也好。伯颜对军机更为熟悉。”于是忽必烈以伯颜、史天泽并为荆湖行省左丞相，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以合丹为准西行省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东西两路大举征兵，准备全力进行对宋的歼灭性的战争。

都部署完毕，忽必烈又指着史天泽的胡须问：“几日不见，卿的髭须怎么由白变黑了？”史天泽捋着胡须，笑着说：“臣近日览镜自照，深感衰暮之年日近，而效力陛下之时短，所以将其染黑，不想让陛下见臣已老。”忽必烈哈哈大笑，说：“难得卿一片忠心。卿壮志不老，谁又能说卿老！此番伐宋，朕愿卿马到成功，朕将恭候你们的佳音，为你们准备好庆功大宴。”

## 28. 东逼临安

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忽必烈签署了全面进攻南宋的总动员令，颁发给各行中书省各级官员和蒙古、汉军万户、千户，晓谕全体军民。其诏令说：

爰自太祖皇帝以来，与宋使介交通。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请罢兵惠民。朕即位之后，追忆是言，命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计也，而乃执之，以致师出连年，死伤相藉，系累相属，皆彼宋自祸其民也。襄阳既降之后，冀宋悔祸，或起令图，而乃执迷，罔有悛心，所有问罪之师，有不能已者。

今遣汝等，水陆并进，布告遐迩，使咸知之。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戮何疑。<sup>①</sup>

七月，伯颜向忽必烈辞行，率军出征。忽必烈亲自为伯颜饯行。忽必烈举酒勉励伯颜说：“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伯颜表示要谨记圣训，不令忽必烈失望。

大军刚刚出发不久，史天泽就发现各路军队号令不一。史天泽急

---

<sup>①</sup> 见《元史》，第155—156页《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

忙派人禀告忽必烈说，“今大师方兴，荆湖、淮西各置行省，势位既不相上下，号令必不能一，以后这样，必会败坏大事。”忽必烈认为史天泽说的有理，马上下令改淮西行省为行枢密院。

九月初一，各路军会师于襄阳。忽必烈诏令大军分为左右两军。右军受伯颜、阿术节度，左军受博罗欢节度。博罗欢为中书右丞兼淮东都元帅。两路军分道水陆并进，旌旗连绵百里。二十二日，伯颜、阿术以吕文焕为先锋，循汉江直趋郢州。郢州在汉水北，以石为城，宋人又在汉水南筑新郢，横铁索，锁战舰，密植树桩于水中。元兵水军受阻不得顺利南下。郢州下流黄家湾有河溪，经鹞子山人唐港，通藤湖，数里即可达长江。但宋人在那里也修建了碉堡。阿术军至盐山，所获俘虏言：宋沿江九郡精锐，都聚在郢州东西两城。你们的水军从两城中过，骑兵不能在岸上保护，这是很不安全的一条路。不如取道黄家湾。那里东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辗转入江更为便当。阿术与伯颜计议，伯颜派李庭、刘国杰去攻打黄家湾堡，一举攻克。船队遂由藤湖入汉江。诸将请回军攻郢州，伯颜说：“攻城，下策也。大军之出，岂为攻此一城哉！”遂舍郢州，顺流而下。

当时史天泽已是七十三岁高龄，他出京之后不久就病在途中。病中他上书忽必烈请专任伯颜担承伐宋之事。忽必烈即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所属并听其节制。大军至鄂州界，史天泽病更加重，不能前行，只得还襄阳将养。忽必烈闻讯，遣侍臣赐以葡萄酒，谕言：“卿自朕祖宗以来，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异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为忧，可且北归，善自调护。”史天泽得旨，则北归真定，派人上书忽必烈说：“江汉未下之州，请令吕文焕率其麾下临城谕之，令彼知我宽仁，善遇降将，亦策之善者也。”忽必烈即将史天泽此议传告伯颜执行。

十月中，伯颜大军至沙洋，伯颜命吕文焕招降守将王虎臣、王大用，二王将吕文焕骂了个狗血淋头，撕毁了射上城楼的黄榜檄文，还杀死了派去劝降的使者。伯颜大怒，乘夜向沙洋城发射猛烈的炮火，

沙洋立时陷入一片火海，浓烟滚滚，人众乱逃，城内秩序大乱。元军迅速攻下沙洋，万户忙古歹生擒了王虎臣、王大用。伯颜指挥大军马不停蹄南下新城。他命万户史弼、帖木儿等将沙洋所俘人众列于城前，又射黄榜檄文招降其守将边居谊。边居谊却指名要吕文焕上前讲话。吕文焕至城下，还没开口，从城上射下的飞箭直抵他的头面，他一闪，箭中他的右臂。吕文焕差点摔落马，新城城里突然冲出一队士兵，直奔吕文焕，幸而元兵见势抢先一步把吕文焕救走。伯颜见边居谊不肯投降，就下令攻城，李庭率先攻破其外堡，众军蜂拥而上，登上城头，边居谊看大势已去，就自焚而死。王虎臣、王大用始终不降，遂也被处死。

十一月大军至复州，知州献城投降，诸将请入城，伯颜不听，命令各将不得入城，违者以军法论处，仍令原知州管理城池。大军驻在城外。阿术派阿里海牙来问渡江之期，伯颜不答。转天又来使者问，伯颜还是不答。最后阿术自己前来，伯颜对阿术说：“何时渡江，这是军中绝密大事，陛下以亡宋大事交付咱们二人，怎么能让他人知道我们的底细。”阿术顿时醒悟，承认自己太疏忽大意了。两人遂密定了渡江日期。

伯颜亲自到汉口观察形势，知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舰万艘据守要害之地，扼江、汉之口。都统王达守阳逻堡，又有京湖宣抚朱祀孙以游击军扼控中流。伯颜见对方把守如此严密，大军显然不能顺利前进。他审势熟思，决定采取调虎离山声东击西之策。他扬言要由汉口渡江，派军围困汉阳，夏贵果然移兵援救汉阳。十二月中，伯颜却将大军驻汉口，暗中派阿剌罕开坝，引船入沧河，大军自沧河从阳逻堡西入沙芜，进入大江。战舰数千艘泊于沧河湾，江北有数十万蒙古军、汉军列营于岸。诸将言：“沙芜南岸，有宋人许多战船，可以攻取。”伯颜说：“我也知攻可必取，我只怕你们贪小功误大事。我们要一举渡江，毕全功于一役。”于是伯颜令军士准备攻战器具，先取阳逻堡。可是攻了三天，也没能攻下。阿术对伯颜说：“攻城，下策。若分军船一

半循岸西上，至青山矶对面而泊，伺隙捣虚，或许可以成功。”伯颜同意说：“宋人谓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坚，攻之徒劳。你于今夜以铁骑三千，泛舟直趋上流，渡江袭击南岸。事成后速派人告知我。”伯颜再使声东击西之计，派阿里海牙、张弘范、忽失海牙等先以步骑攻阳逻堡，夏贵又来支援。伯颜命阿里海牙遣张荣实、解汝楫等四翼军舳舻相接，直战夏贵，夏贵怕被缠住有失，就引船退却。阿里海牙紧追，直至鄂州东门，使夏贵不敢再出兵他顾。同时伯颜又暗中命阿术出其不意地率万户忙古歹、史格、贾文备、晏彻儿四翼军，溯流西上四十里，对青山矶而泊。那一夜风雪大作，宋军未及预防，阿术登舟指挥诸将，遥见近南岸多沙洲，即命直驶向沙洲。史格一军抢先，宋守将程鹏飞发现，指挥战舰迎击。两军在中流激战，史格身受三处创伤，渐渐不支，阿术船迎上，程鹏飞又与阿术交战。终因阿术有备而来，程鹏飞仓促应战，阿术战舰上的弓箭嗖嗖地一支接一支，直逼的宋军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程鹏飞身上七处负伤，其部将高邦显也被元兵掳去，看看不敌，程鹏飞军只好逃散。阿术获船千余艘，抵沙洲，后遂登南岸，与岸上的宋军又展开一场步战。待他站住脚，立刻派人报告了伯颜。

伯颜闻讯即挥师全力进攻阳逻堡。其麾下明威将军李恒一军当先，夏贵命其子夏松迎战，李恒额中流矢，血流如注，伯颜命他退出战斗，李恒却不顾伤痛，挽弓射箭，瞄准了夏松，一箭将夏松射死。阳逻堡守将王达已发觉元军此次进攻势头凶猛，他抱着拼死的决心带领军士奋勇厮杀。双方从寅时战至申时，打了一天，伯颜最后命以火炮轰击，王达战死，数十万宋军也几乎死伤殆尽，夏贵才听说元将阿术已带兵飞渡长江。他赶紧为保存自己实力，引麾下三百艘战舰逃离阳逻堡。诸将对伯颜说：夏贵是大将，正可趁机擒拿，不可让他逃逸。主张立即去追拿。伯颜说：“阳逻之捷，我正想派使者去告诉宋廷。夏贵一去，已代我宣告，不必追他了。”伯颜登上武矶山，望大江南北皆是元军，心中对灭宋充满了信心。他与阿术计议大军下一步行动，有将领

说可以取蕲、黄州，顺流而下。阿术说：“若赴下流，退无所据，应先取鄂、汉，虽迟十几天东下，可为万全稳妥之计。”伯颜以为阿术所说有理，就命阿术北攻汉阳，自带兵南攻鄂州。伯颜兵临鄂州，又先命吕文焕招降，不成，张弘范与囊加歹在江上焚毁宋人战舰三千艘，火光映红了半个天空，汉阳、鄂州两地军民恐慌，遂相继投降。

留下阿里海牙守鄂州，继续进攻荆州，伯颜与阿术率水陆大军东下。中书右丞行枢密事阿塔海、参知政事董文炳先后从淮西带军与伯颜会合。在淮南的刘整早就上言要渡江而战，其议未被采纳，没能成行。他听说伯颜渡江东来，捷报频传，连声说：“首帅阻止我的行动，使我不得立此大功。人言‘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果然！”他自我叹息，遗憾、愤懑，竟排解不开，一夕遂郁郁而死。享年六十三岁。

阿术军一路顺利取得黄州、蕲州、江州。十二年（1275）正月率舟趋安庆，范文虎降，又继下池州。这时宋度宗赵禛已亡，贾似道拥立其四岁的儿子赵显为帝，奉谢太后临朝听政，实际上完全是贾似道把持朝政。他拥兵于芜湖，面对元军咄咄逼人的军势，贾似道又使出老花招，他派宋京去见伯颜，说请还江南州郡，他们每年上贡，望双方能够讲和。伯颜问阿术的意见，阿术说：“如果讲和，恐怕已得之地难守。宋人言而无信，他派使者来讲和，下面来报，他们还在射我军船，执我巡逻的兵士。我主张不和，继续进军。事若有失，罪归于我好了。”于是伯颜派囊加歹去面见贾似道，说：“我军未渡江时，议和人贡还可商议；今沿江诸郡皆已归我，如真想议和，请丞相亲自出面，到我们那里去谈。”贾似道不敢答应。打点起诸路军马十三万，号称百万，以步军指挥使孙虎臣为先锋，淮西制置使以战舰两千五百艘横亘江中，贾似道亲自督军，在丁家洲准备与元军大战。伯颜则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在两岸架设火炮，向江中猛轰。炮声隆隆，声震百里，宋人水军，无力还击，只能躲避，而又无处可避。所以水军先自乱成一团。夏贵先跳下小舟，自顾逃命，小船经过贾似道的大船时，他还对船上人大喊：“敌众我寡，我们打不过啊！”元军的战舰在

宋军船队混乱之时，迅速冲来，忙兀台勇夺孙虎臣所乘的巨舟，贾似道眼看一片混乱，指挥不灵，马上鸣金收军。不知谁第一个喊起来：“宋军大败喽！”紧接着江上、岸上全是“宋军大败喽！”的呼喊。宋军个个人心惶惶，船只自家乱撞。阿术先在岸上奔骑召降，后来他弃马下舟，亲手把舵，冲击宋船，同时以小旗指挥李庭、何纬并舟深入，追逐宋船。伯颜则在岸上命步骑紧密配合，一共追杀一百五十余里，得宋船两千余艘，其他军资器械图籍符印无数。宋军几个主将各奔东西，贾似道逃到扬州，夏贵奔到庐州，孙虎臣走到泰州，朱异孙回到江陵。丁家洲一战之后，宋朝灭亡的局面已难逆转。

前线的捷报频频传到大都，阿合马深深忌妒伯颜的功绩。他对忽必烈说：“别看伯颜南征时答应陛下要像曹彬一样。可是据说丁家洲的降卒全被他杀害。”忽必烈惊讶地问：“是这么回事吗？”阿合马说：“陛下不信，可以问从前线刚回来的焦德裕。”忽必烈说：“我倒要问问。”原来焦德裕从伯颜南征，官金行中书省事。阿合马事先许诺，如果焦德裕给他作证，就将提升他为中书参政。当忽必烈询问前线战况时，特别问及伯颜是否有大杀降卒之事，焦德裕却回答：“没有这么一回事。”忽必烈对阿合马说：“你又是道听途说，瞎猜疑。我不会看错，伯颜就是一个难得的将才。”

十二年（1275）二月，元军抵达建康的龙湾，江东诸郡已城破的城破，投降的投降。宋朝已危在旦夕。三月，忽必烈派的国使廉希贤与严仲范到达建康，传忽必烈旨意，要诸将各守营盘，毋得有侵掠、骚扰行径。他们请伯颜派兵保卫他们到宋朝朝廷进行谈判。伯颜说：“你们既是使者，交锋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而会误事。”廉希贤坚持请伯颜派兵，伯颜无奈，只得给他们派兵护卫，但是却说：“你们既是使者，却又带兵，你们是谈啊，还是去打啊，我只怕这些兵跟随你们，反而引起误会。”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伯颜所料，廉希贤一行至独松岭被宋兵杀死。伯颜派左右司员外郎石天麟回大都禀告军情，忽必烈即命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塔海、董文炳行枢密院驻镇江，阿术奉诏

去攻打扬州。伯颜即质问宋人杀死廉希贤等国使事。宋廷马上派使者回复伯颜说，杀死使者事，太皇太后与嗣君实在不知，都是边将之罪。他们一定要抓回处置。以前所扣的国使郝经，即派人送回。最后提出他们愿意赔款求和，希望伯颜能够罢兵。伯颜对来使的要求不予理睬。他对部下说：“他们谲诈，实来观我虚实。我们当派人跟使者同回，看他们到底如何打算，要宣布我们的威德，令他们作速投降。”于是派议事官张羽为使，可是张羽至平江驿又被宋人杀死。

218

四月，忽必烈却突然诏令伯颜回朝，说：“夏天暑热，不利行师，等到秋天再战。”张弘范闻知对伯颜说：“圣恩对士卒诚厚，然缓急之宜，不可遥度。现在我们已经打掉敌方的士气，正应当乘破竹之势，勇往直前。绝不应该迂缓纵敌，使敌方反得时机，准备东山再起之计。”伯颜也深以为有理，就派人还奏说：“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我已扼其喉咙，少纵之，就会令其逃逸。”所以他不能马上还朝。忽必烈对伯颜的使者说：“将在军，不从中制，兵法也。宜从丞相言，那就听他从权处置吧。”但是没过一个月，忽必烈又急诏伯颜，命他务必赶快回京。伯颜以为朝中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他不敢耽搁，只好立刻启程。

## 29. 西北边乱

忽必烈为何从前线把伯颜急忙召回，这话得从忽必烈和他的兄弟子侄的关系说起。在忽必烈经营漠南汉地时，他的兄弟们则致力于西北边远地区的开拓。早在蒙哥伐宋时，旭烈兀就远征西亚，抵达巴格达。蒙哥死后，他退返波斯，指责阿里不哥，声援忽必烈。做为回报，忽必烈则指令自阿姆河至埃及之门、大食之地，由旭烈兀管理和守卫。旭烈兀即建立了一个伊利汗国。忽必烈又下令自阿尔泰山之西至阿姆河边，察合台所建的汗国，由察合台之孙阿鲁忽管理。拔都所建的钦察汗国由拔都之弟别儿哥管理。他们对忽必烈的政权都积极支持。至元二年（1265），阿鲁忽去世，其侄木八剌沙继位，忽必烈派木八剌沙的叔伯兄弟八剌辅佐，至元三年（1266）八剌却废掉木八剌沙自立。1265年旭烈兀病死，他的儿子阿八哈继位。1266年别儿哥也去世，拔都之孙忙哥帖木儿继位，他们都承认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正统继承人，是蒙古国的大汗，是一切蒙古君主之主。所有的蒙古国有大事，如攻讨敌人、断处大臣死罪等，虽无需请命于忽必烈，但是必需以其事报告忽必烈。忽必烈也不断发诏书，派使者，令这些汗国保持和平。对于各汗国原在汉地的封邑都给予保留，其地的二五户丝收益由专门的总管府收贮，作为忽必烈的岁赐分给他们。他们的贵族子弟也接受忽必烈的征召，充任忽必烈宫廷的宿卫。忽必烈若看中各汗国的人才，就留在自己身边使用。

忽必烈的兄弟子侄中，除上述三个汗国外，阿里不哥曾自称为大

汗，与忽必烈对立，后来失败降服。窝阔台汗一支始终有人不服忽必烈。因为窝阔台为大汗时，曾与诸王有约：大汗位当永属他的后裔，不奉他系宗王为大汗。但是贵由死后，蒙哥继位，大汗位便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一系了。为了消除窝阔台系的势力，蒙哥除了保留与其友好的阔端的河西封地，将窝阔台其他子嗣多予谪迁或充军。窝阔台之孙海都被迁于海押立，海都在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争位时，与蒙哥之子阿速带、玉龙答失、昔里吉等一起站在阿里不哥一方。阿里不哥投降后，忽必烈以诸王都是成吉思汗后裔，对他们不加问罪，而且还把蔡州赐给海都为封邑，封昔里吉为河平王。但是海都拒不臣服忽必烈，并以大汗位当属窝阔台系为由，积极谋划自立为大汗。他聪明又狡诈，训练部伍号令专一，赏罚信明，为窝阔台系诸王所拥戴。

至元六年（1269）海都联合八剌及其他西北宗王在答刺速河畔召开了忽里台大会，策动众王推举他为大汗，一致对抗忽必烈和阿八哈。他们共同立誓要保持蒙古族传统的习俗和游牧生活。他们派使者责问忽必烈“尊用汉法，背叛祖制”，当然责问不过是他们向忽必烈发动进攻的借口，他们根本也不要听忽必烈的解释。不久就派出大军向东进发。忽必烈闻讯，以同是宗室，不忍和他们交兵，就派铁连为使劝解海都息兵。

铁连的祖父是拔都的王傅，铁连也曾为拔都的宿卫。拔都的分邑在平阳，铁连后来就为平阳马步站达鲁花赤。铁连临行，忽必烈叮嘱他先到钦察汗国，去见忙哥帖木儿，跟忙哥帖木儿商议该怎么办。然后再去见海都。铁连出行后，想先看看海都的虚实，竟直抵海都军帐。海都设宴招待铁连，想借故把铁连杀死。可是宴间抓不到一点铁连的言语过失，只好放了他。铁连见到忙哥帖木儿，说明忽必烈不想与宗亲自相残杀之意，忙哥帖木儿说：“祖宗有训，叛者人得诛之。如果海都不接受和好的建议，忽必烈即可举师以行天罚，我即以外应掩袭，剿绝不难！”铁连回报忽必烈说：“海都兵繁而锐，不宜速战。其来，我则坚垒待之；其去，则勿追。我们自守坚固，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忽必烈称赞铁连说：“有卿，则朕之宗族不会失和了。”海都得知忙哥帖木儿军备森然，俨然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架势，他确实担心一旦自己把全部兵力都深入东方腹地，后院着火，他可就无法扑救了。所以他虽然列兵东向，却不敢下定长驱东往的决心。犹疑之间，他也只好接受铁连的和好建议。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与忽必烈的对抗，时不时对忽必烈的西北边疆进行骚扰。忽必烈也总觉得西北问题不解决是一块心病。

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亲自巡视西北，派皇子真金驻兵称海。真金在中统二年（1261）十二月被忽必烈诏封为燕王，领中书省事。那时忽必烈刚刚为他完婚不久。由于忽必烈的长子朵儿只病弱早亡，忽必烈对真金十分疼爱。一次他出外打猎，追踪猎物，奔跑了许多路，感到很口渴。正好不远处有一座蒙古帐房，忽必烈就到帐房那里想找主人讨一些马奶喝。他骑马奔到帐房，只见一个少女在帐房外缉驼绒。他就向少女说明了他的要求。少女站起身，说：“马奶有是有，可是我父母兄弟都没有在，我一个女孩子家，不好给你。”忽必烈不好难为人家，就想回马再到别处去找。那少女又说：“近处没有别的人家。我一个人在这里，您来到了，又走了，也不大合适。我父母马上就回来，您稍等一会儿可好？”果然，少女的父母很快回来了。给了忽必烈马奶喝。忽必烈告辞后，在路上说：“谁家要娶这样好的女孩儿做媳妇，那可是好运气。”其实他心里想的就是要把这个少女给真金作妻子。后来忽必烈就让人去说媒，果真把那少女给真金娶了回来。由于少女生性贤惠，也很得察必皇后的喜爱。少女名叫阔阔真，即后来的元成宗铁穆耳的生母。此次忽必烈派真金守边，也是要给真金锻炼的机会。他同时派蒙古万户及断事官镇守吉利吉思、谦谦州，派出大军击败海都于别失八里。

忽必烈对他的四儿子那木罕也很喜爱。他常嫌真金太文雅，多书生气。他以为那木罕更有他的气质，比真金要勇武的多。至元二年（1265）他封那木罕为北平王后，每年忽必烈都要给他特别的赏赐，依

重他留守蒙古和林根据地。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为了让那木罕也加以锻炼，就派那木罕进军阿力麻里，随那木罕前往的有蒙哥汗后裔昔里吉、阿里不哥之子玉木忽儿、灭里帖木儿，以及忽必烈的其他侄子辈诸王：脱黑铁木儿、兀鲁兀台、札鲁忽合等。他们组成浩荡的大军，先以声势威慑海都。那木罕是忽必烈与察必的第四子。在察合台汗国的八剌君主于至元八年（1271）去世后，察合台之孙聂古伯继位。聂古伯就与海都联合东犯，忽必烈即派诸王孛兀儿率所部兵马与那木罕军会合，共同进剿海都与聂古伯。至元十一年（1274）那木罕击败聂古伯。聂古伯死不久，海都又立八剌之子笃哇继位。这时元军正大举攻宋，海都以为可以乘虚而入，就联合笃哇、昔里吉等再次大规模进袭元朝西北边疆。那时忽必烈已年届花甲，南北战事未平，不免使他忧心忡忡。在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他病倒于大都。病中他一方面急调伯颜回都，一方面派昔班为使者去劝说海都息兵。

昔班的父亲曾从成吉思汗西征，昔班在忽必烈为藩王时任书记官，忽必烈继位后任真定路达鲁花赤，后改户部尚书，又管理宗正府。当阿里不哥叛乱时，曾为使，劝说举棋不定的万户阿失铁木儿归顺忽必烈。忽必烈曾感叹说：“战阵之间，得一夫之助，犹为有济，昔班说动阿失铁木儿以二万军至，其功岂少哉！”所以紧急之中忽必烈希望昔班能够再说动海都。但是他也知道海都不会轻易被说动，当昔班急驰海都处时，忽必烈再次急诏伯颜回都。伯颜由建康至上都，忽必烈病已痊愈，伯颜就向忽必烈讲伐宋之战大功垂成，不可功亏一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忽必烈此时感到自己的身体还很强健，情绪也很饱满，认为伯颜所说有理，就命伯颜赶快回去，对南宋首都临安发起总攻。对于北边之事，他想起史天泽讲的话来：“伯颜、安童得一人为帅，可平天下。”又有阿合马对他说：“北平王那木罕五年来孤守一隅，必须有勋贵重臣辅以征戍。”忽必烈想伯颜既忙于南征，他就命安童辅佐那木罕北征，并派其弟拔绰之孙牙忽都相随。

昔班到达海都处，当即为其分析形势，指出以其之兵决敌不过诸

王番卫之兵，劝他不要以卵击石。在昔班劝说海都之时，安童已率军赶到，并击败了响应海都向元朝进兵的火忽大王的部队。海都怕安童兵势凶猛，自己一时抵挡不住，就决定暂时退兵，他对昔班说：“我杀你不难，但念我父亲合失大王曾经受书于你，有这层关系，我姑且放你回去。你去报告忽必烈，我出兵是为讨个公道，并不是我的过错。我这次退去，还会再来！”

海都退军了，不料又起新的变故。安童击败火忽以后，与诸王进行宴饮，他在向诸王敬酒时，忙乱中由于疏忽，没有向脱黑铁木儿敬酒。脱黑铁木儿是忽必烈的庶弟雪别台之子，以为安童是故意轻视他，就心怀不满。过后他借口安童分拨军饷不公，就对昔里吉说：“大汗的位置本来应当属于你，忽必烈对待我们的父辈，对我们这些宗族兄弟十分无理，我们受了他多少屈辱，你怎么还能忍受？”他紧接着表示愿意拥戴昔里吉为大汗。昔里吉本来就和海都勾连，听脱黑铁木儿一说就更加坚定了他要发动叛乱的决心。昔里吉先派人对牙忽都进行威逼利诱，让牙忽都跟随他叛乱。牙忽都不听，报告了那木罕。昔里吉没有说动牙忽都，却说动了那木罕的部属八鲁浑。八鲁浑引兵投奔昔里吉，那木罕与牙忽都马上联合进兵追拿八鲁浑，最后将八鲁浑擒获。昔里吉闻讯大怒，与脱黑铁木儿联兵进攻那木罕，把牙忽都俘虏而去。昔里吉乘胜前进，由于蒙哥孙撒里蛮和阿里不哥子玉木忽儿、灭理帖木儿等人皆倒戈叛乱，昔里吉在阿力麻里劫获了安童、那木罕与那木罕之弟，忽必烈第九子阔阔出。脱黑铁木儿为求得广泛的联合，就派人把那木罕和阔阔出兄弟送至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处，把安童送至海都处，并让使者带信说：我等受恩于君，不忘君之德。今以谋，将讨君之那木罕及安童拘捕致送，愿我等合力同心共逐敌人。海都得知脱黑铁木儿要立昔里吉为大汗，就不愿与他们合作，所以不加理睬。脱黑铁木儿没有得到海都的兵力支持，即和昔里吉引兵东向，一路散布谣言说：拔都诸子忙哥帖木儿等与海都已结盟，随后引大兵东来。他们兵至和林，掠夺了祖宗所御大帐后即北撤。

谦谦州守将伯八万户闻变，欲提兵往讨，还未及行，昔里吉军已抢先对他进行了袭击，伯八被杀。伯八之子八刺、不兰奚被俘，脱黑铁木儿劝他们随顺自己，八刺兄弟佯装顺从，暗地结交脱黑铁木儿的近侍，要刺杀脱黑铁木儿，为父报仇。不料其谋被脱黑铁木儿近侍的家人告发。八刺兄弟被抓获。脱黑铁木儿审问八刺说：“我待你们不薄，为何要杀我？”八刺说：“你背叛君上，杀死我父，掠我亲人，我誓欲杀你，以报君父之仇。今被你执，任你处置，何必多问！”众人命其跪，八刺就是不跪。侍卫以铁挝击碎其膝，终不跪。兄弟遂遇害。

忽必烈闻知昔里吉欲为大汗，裹挟众王反叛，劫持了皇子那木罕、阔阔出及大臣安童，又杀害了不少军将，心里无比焦躁。他恨不能立刻将西北边疆的骚乱平定，但是必需等待南线战事有个了结。可喜的是伐宋大军频频传来捷报，最后是大获全胜，南宋朝廷宣布投降。忽必烈立刻将南军北调要全力消除西北边疆的威胁。

## 30. 灭亡南宋

伯颜离开上都时，志在此行必灭南宋。忽必烈付其以诏书，使传谕南宋皇帝尽快投降。伯颜取道山东，调淮东都元帅博鲁欢、副都元帅阿里伯以所部溯淮河而进，命令他们于至元十二年（1275）九月会师淮安城下。一路守将如果不降，就强攻之。大军经宝应、高邮，与阿术会合，共围扬州。十月，忽必烈诏命合并行枢密院于行中书省，以阿术为中书左丞相，阿塔海、董文炳同署行省事。诏书命阿术守淮南，说：“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诈，须卿守之。”阿术即驻兵瓜州，以绝扬州兵南下，使伯颜攻临安无后顾之忧。十一月，伯颜分军三道，同指临安。参政阿剌罕领右军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奔独松岭；参政董文炳领左军，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澉浦、华亭，范文虎为先锋；伯颜与右丞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以吕文焕为先锋。水陆两军同时并进。

当伯颜军至常州时，常州守将坚守不降。伯颜亲督帐前军临南城，多竖火炮，张弓箭，昼夜强攻，宋浙西制置使文天祥遣军来援，皆被阻隔。帐前军士强登城上，大竖伯颜帅旗于城头，攻城各军遥见，皆大呼：“丞相已登上城头啦！”勇气倍增，奋力猛冲。宋兵遂大败。伯颜攻取常州后即分兵下无锡、奔太湖、趋平江，各路均皆连连告捷。伯颜派使者奉忽必烈的诏书副本直趋临安。当伯颜抵达无锡时，宋使柳岳奉国书与伯颜相见，柳岳泪流满面，乞告说：“我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小，且在衰经中，自古礼不伐丧，望哀矜而班师，以后我们会

每年进奉修好，今日事至此地步，都是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所致。”伯颜并不为其哀求所动，说：“我主即位之初，奉国书以修好，你国执我使者一十六年，所以我们不得不兴师问罪。今年你们又无故杀害廉奉使等，都是谁的过错？如果说你们想叫我军不再前进，你们是要效法钱王纳土呢，还是要效法李后主出降呢？从前你们宋朝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天又失于小儿之手，莫非此乃天意？请不必多言！”柳岳只是磕头哭泣不已。

于是伯颜派囊加歹同柳岳还临安计议。南宋复派尚书夏士林、侍郎吕师孟、宗正少卿陆秀夫同囊加歹返回，递上国书，请尊忽必烈为伯父，世修子侄之礼，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伯颜不允，再派囊加歹同宋使回临安计议。同时派兵进取湖州、嘉兴。宋宰相陈宜中又送书来，后递上宋主称臣的表文副本，约伯颜会于长安镇。命都统洪模持书与囊加歹先还。可是当伯颜如期抵达长安镇时，陈宜中却失约不至。伯颜遂进军临平，驻于皋亭山。宋主赶忙派了临安知府贾余庆等奉传国玉玺及降表到军前。表云：

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难，权奸贾似道，背盟误国，臣不及知，至勤兴师问罪，……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惟是世传之镇宝，不敢爱惜，谨奉太皇命戒，痛自贬损，削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二广、四川见在州郡，谨悉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欲望圣慈垂哀，……不忍臣祖宗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裁处，特与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弥忘！<sup>①</sup>

伯颜接受了玉玺降表，又派囊加歹随贾余庆还临安，与宋宰臣商议出降事。当时陈宜中已逃离，宋廷命文天祥代丞相。文天祥不受职，

<sup>①</sup> 见《元史》，第176—177页《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

自请到军前见伯颜。

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伯颜大军已进至临安北十五里处。而其左右两军也到达临安相会。董文炳破江阴，降张瑄，下盐官由海路如期到达；阿剌趋溧阳，下独松斩张濡，也兵临城下。临安已岌岌可危。随军谘议孟祺对伯颜说：“宋人之计，惟有南奔闽海，若以兵急迫之，彼必速逃。那时一旦盗起临安，三百年之积，将焚荡无遗矣。不如以计安之，令彼不惧，正如取果，稍待时日耳。”伯颜以为孟祺说得有理，就命董文炳、吕文焕、范文虎分头巡视城堡，安谕军民。囊加歹与洪模来报陈宜中、张世杰等已挟益王、广王下浙江，航海而南，只有谢太后及幼主在宫中。伯颜马上派使者命令右军阿剌罕、奥鲁赤，左军董文炳、范文虎据守浙江，以劲兵五千人追击陈宜中、张世杰。

伯颜下令严禁军士进入临安市，派吕文焕持黄榜告示临安军民，使他们安居如故。他又派程鹏飞等人官，慰谕谢太后。谢太后遣丞相吴坚、文天祥等谒见伯颜。文天祥对伯颜说：“北朝若以宋为国，请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与金帛犒师，北朝得全师而退，最为上策。若必欲毁宋宗社，恐淮、浙、闽、广，尚多未下，兵祸连结，利钝难料。请执事详察。”伯颜见文天祥言词不逊，怀疑他有异志，只将吴坚等人遣回，却把文天祥扣在军中。文天祥几次要求请归，伯颜皆笑而不答。文天祥生气地说：“我此来为两国大事，那些人都会被遣回，为何惟独扣留我？”伯颜却不紧不慢地说：“不要发火。你为宋朝大臣，责任不轻。今日之事，正当与我慢慢共商之。”令忙古歹、唆都软禁文天祥于馆舍中。因宋朝虽然递了降表，却在表中仍自称皇帝，伯颜命程鹏飞与贾余庆回临安，修改降表，去其帝号。他怕放文天祥回去多生枝节，所以要扣留他。

伯颜驻军于临安北之湖州，派囊加歹等将宋朝献上的传国玉玺先北送于忽必烈。他密切注视着临安的形势变化，每天率左右翼万户进行巡视，他的心就和浙江潮一样激烈地动荡。直到有一天张弘范、孟祺、程鹏飞带着宋朝新的降表以及宋主和太后令未附州郡皆降的手谕

到他面前，他心中才一块石头落地：总算兵不血刃，取得江南土地。他可以无愧忽必烈的嘱托了。当下他立即令唐兀歹解散文天祥所招募的义兵两万人，分别命人去招降夏贵和未降的州郡。他要准备亲自接受宋主的投降。他命唆都负责保卫临安城及护卫皇宫，命右丞张惠、参政阿剌罕、董文炳、吕文焕一同去人见谢后。宋主遂率文武百僚望阙拜发降表。伯颜接受了降表后，即命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以忙兀台、范文虎治府事。令张惠、阿剌罕、董文炳、吕文焕查实军民钱谷之数，核实仓库，收缴百官诰命、符印、图籍，罢免宋朝一切官府。将宋主迁出皇宫，居于别室。于是谢后命吴坚、贾余庆、家铉翁与文天祥并为祈请使，带降表北上去见忽必烈。伯颜致书忽必烈说：

臣伯颜等诚欢诚忭，顿首顿首，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叶，统接千龄。梯航日出之邦，冠带月支之域；际丹崖而述职，奄瀚海而为家。独此岛夷，弗遵声教，谓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敌王师。连兵负固，逾四十年，背德食言，难一二计。当圣主飞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为城下之盟。遽凯奏之言旋，辄诈谋之复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招纳我叛臣，盗连海三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载襄樊之讨，彼居然无一介行李之来。祸既出于自求，怒致闻于斯赫。

臣伯颜等，肃将禁旅，恭行天诛。爰从襄汉之上流，复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于江表，烽烟直接于钱塘。尚无度德量力之心，荐有杀使毁书之事。属庙谟之亲褻，谓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剌罕取道于独松，董文炳进师于海渚，臣与阿塔海忝司中阃，直指伪都。犄角之势既成，水陆之师并进。常州已下，列郡传檄而悉平；临安为期，诸将连营而毕会。彼知穷蹙，迭致哀鸣。始则有为侄纳币之祈，次则有称藩奉玺之请。顾甘言何益于实事，率锐卒直抵于近郊。召来用事之大臣，放散思归之卫士。崛雄心在，四郊之横草都无；飞走计穷，一片之降幡始竖。其宋国主已于二

月初五日，望阙拜伏归附。所有仓廩府库，封籍待命外，臣率扬宽大，抚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易，一代之繁华如故。兹惟睿算，卓冠前王，视万里如目前，运天下于掌上。致令臣等，获对明时，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龙庭之想，上万年而为寿，敬陈虎拜之词。

臣伯颜等，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sup>①</sup>

忽必烈接到伯颜的贺表后，当即下诏晓谕临安新附府、州、司、县的官吏、士民、军卒说：

间者，行中书省右丞相伯颜遣使来奏，宋母后、幼主暨诸大臣百官，已于正月十八日，赍玺绶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应抗拒王师及逃亡啸聚者，并赦其罪。百官有司、诸王邸第、三学、寺、监、秘书省、史馆及禁卫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余物权免征税。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鹵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嫠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贍给。<sup>②</sup>

伯颜将诏书广泛宣告张贴，派人同宋朝原内侍收整宫中各种文物，招降南宋各郡守官。宋室福王赵与芮致书伯颜欲归顺。伯颜即使人告

<sup>①</sup> 见《元史》，第3111—3112页《伯颜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sup>②</sup> 见《元史》，第179页《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

知说：“尔国既已归降，南北共为一家，王不要多疑，宜速归来，同预大事。”宋将夏贵见朝廷已降，也就带领淮西诸城降。伯颜正在安排江南诸事，囊加歹却传来圣旨，命伯颜和宋朝投降的君臣一起回朝。伯颜于是以阿剌罕、董文炳留治行省事，继续经营闽、粤；命忙兀台以都督镇浙西，唆都以宣抚使镇浙东，命李庭、唐兀歹护送宋君臣北上。三月伯颜北行，紧接着阿塔海宣诏催促宋君臣出发。因谢后有病不得行，其余宋主、福王、沂王、隆国夫人以及各大臣、学士数千百人俱迤迤北行。

宋扬州守将李庭芝拒不听从降诏。阿术在城下宣读谢太后的降诏，李庭芝却说：“我只知奉诏守城，不闻有诏命降。”阿术只得强攻，但是急切里却攻不下。当李庭芝闻知宋主被挟北上时，他痛哭流涕，发誓要夺回宋帝。他将自己家财全部犒劳将士，命姜才率四万人在瓜州截击元军。姜才与护送宋主的李庭芝进行了一场激战，但终敌不过阿术派来的援军，在双方夹击下只得败退，回扬州去了。

忽必烈听说伯颜将到大都的消息后，即命百官准备到郊外迎接。阿合马抢先跑在百官之前，远远地去迎接伯颜，伯颜见阿合马跑数十里外迎接自己，忙摘下身上所佩的玉钩赠给阿合马，说：“宋廷宝玉确实很多，只是我实在一无所取，以此为赠，还望勿以为薄。”当时阿合马就很不高兴。他认为伯颜太瞧不起他了。玉钩他连接也没接，心中怀着对伯颜的强烈不满，拱了拱手，就策马而去。伯颜望着远去的阿合马，摇摇头，心中忽有所感，想起前些时在金陵所作诗一首，就信口哼出，他在马上由小声哼，不由得越哼声音越大：

马首经从庾岭回，王师到处悉平夷。  
 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sup>①</sup>

<sup>①</sup> 此诗原题为《过金陵梅岭冈》。原载清刻本《七修类稿》卷46。此从陈衍辑撰《元诗纪事》卷四所录文字，第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哼着，哼着，他忽然哈哈一笑，依时兴小调，又唱起一支自己顺口编的小曲来：

金鱼玉带罗襦扣，  
皂盖朱幡列五侯，  
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  
得意秋，  
分破帝王忧！<sup>①</sup>

大都众官将伯颜迎到中书官衙后，伯颜稍事逗留，等李庭他们护送宋朝君臣一到，就又赶紧北去上都。

中统元年被忽必烈任命为国使的郝经，在南宋被扣留了十六年才放他回归。郝经的身体已十分虚弱，忽必烈闻知，立刻派大臣前往迎接，一路照料。待郝经到达上都，忽必烈特别设宴招待郝经，看着郝经清瘦的面容，花白的胡须，慰劳他说：“卿受委屈了！”郝经说：“臣为国事，何得言委屈二字，臣奉命而去，未能完成使命，只有愧疚。”忽必烈说：“往昔苏武出使十九年，不改大节，卿之事直可与苏武相比。你让鸿雁捎来的书信朕已见到，朕已命将它永藏史馆，以使后人知我建朝立业的艰辛。”原来郝经在被放回的头一年，于被拘留处，曾写下一信，系于一大雁之足。开封一个市民在金明池射雁，得到了系在大雁足上的帛书，他即上交官府。层层传达，终于到了忽必烈之手。那帛书写的是一首诗：

霜落风高恣所如，  
归期回首是春初。

<sup>①</sup> 此曲为〔中吕〕喜春来。原载明人所著《草木子》卷四及《尧山堂外纪》卷69。此从隋树森编《全元散曲》所录文字，第7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上林天子援弓缴，  
穷海縲臣有帛书。

诗后题：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由于郝经被拘留，与外界隔绝，他不知元朝已改中统年号为至元。但是短短一诗却表明他时刻没有忘记大元，表明了他的忠心。所以忽必烈见到帛书后十分感动。他眼见郝经身体确实羸弱，他在勉强支撑着，就赶快结束了宴饮，嘱咐郝经既已回到家里，就安心歇息，将养身体。待他日身体恢复健康之后再操劳国事。

五月，忽必烈在大安阁接受宋主朝拜，察必皇后与忽必烈并坐在上。忽必烈命伯颜坐在侧旁，称赞他平宋之功，伯颜谦逊地说：“奉陛下成算，阿术效力，臣何功之有！”忽必烈一笑，紧接着宣布册封宋主赵显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瀛国公，命伯颜告于天地宗庙，大赦天下。然后举行盛大的欢庆宴会。

忽必烈由于高兴喝了很多酒。猛然间他发现皇后察必既不喝也不吃，两道蛾眉攒在一起，脸色沉沉，就问道：“我今平定江南，自此不用甲兵，大家都很开心，你似乎闷闷不乐，却是为了什么？”察必看着坐在下坐的赵显说：“妾闻自古无千岁之国，但愿我们的子孙不致落得他这种下场，那就是万幸了。”忽必烈嗨嗨笑着说：“我当是为了什么事！你真是多虑了。想中原从秦皇汉武到贞观盛世，哪朝哪代比我朝强大？比我朝地域宽广？从祖父开业到我已经五代，不是越来越强吗？皇儿真金睿智多才，沉稳恭谨，你对他还不能放心吗？我们蒙古子孙的血管里流的就是不屈的传统，哪怕一时被人打倒，也终究还会站起来光耀祖业。我坚信这一点，你也要坚信这一点。”察必说：“但愿我们的子孙洪福齐天。”

从宋朝缴获来的各种珍玩、字画、珠宝、山石、织绣全展于大殿。人们在观赏着，品评着。忽必烈领着察必观看，向她介绍那些物品的来历、价值，察必很有兴味地听着，赞叹着。当看到宋徽宗的一幅真

迹时，察必不由脱口而说：“只可惜了他这个风流皇帝。他要把这些心思全用在治国保民上，他也就不会受那么多屈辱了。”等大略看过后，忽必烈问察必想要点什么，察必一听，神色突然变得十分严肃，她端望着忽必烈，好一会儿，才缓慢地说：“陛下，宋人贮蓄这些宝物留给子孙，其子孙不能守，归于我朝。我又怎么能忍心取用？我什么也不要！”忽必烈说：“真是我的好皇后！”察必说：“皇上，您难道能忘记大都大明殿前所栽的‘誓俭草’吗？<sup>①</sup>我们都不能忘记创业是多么难，不能忘记骄奢淫逸足以亡国之论啊！”忽必烈神情不由得也严肃起来，他看着察必，鼓励她继续说下去。察必看忽必烈在听她说，就进一步说出她一直考虑的问题：“陛下当学习汉人的精明治国之术，不可学习他们天子的那些风流玩乐。对几个皇子要让他们多经受风雨，不能让他们只长在深宫，光会享乐。不懂民间疾苦，就不知道治国之难啊！”忽必烈说：“咱两人想到一起了，我正准备派几位皇子再到北边去，让他们过过军营生活，让他们在不同地方各守一线，让实际来锻炼锻炼他们，好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治军，什么是治政，什么是治国。”察必说：“陛下考虑周详，我就放心了。还有一事，宋太后金氏到北方水土不服，可否让她回江南居住？”忽必烈连忙说：“这可不行，不行。你可怜她是好心，可是她一回南方，那些南宋遗民簇拥她干起反叛之事，你就把她导向死路了。反不如你对她多加体恤，让她安心北方生活更好。”察必说：“陛下比臣妾想得远，我顾虑不及。”

忽必烈与察必正说着话，察必看见阿合马似乎要找忽必烈，就对忽必烈使了个眼色。忽必烈叫阿合马走近，问他有什么事，阿合马小

---

<sup>①</sup> 大明殿建成于至元十年（1273），是皇帝登基、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极其宏丽壮伟。在台基，据忽必烈命令，种有从漠北成吉思汗原居地移植的莎草。忽必烈特命其名为：“誓俭草。”用以警戒自己和子孙不能忘记祖宗创业的艰难。柯久思曾有诗颂其事道：“黑河万里连沙漠，世祖深思创业艰。数尺栏杆护春草，丹墀留与子孙看。”（参见柯久思《草堂雅集》卷一《宫诗十五首》之二及《元诗纪事》卷17，第391页。）

声对忽必烈说：“臣看了宋廷的物品，但听人说有一只皇宫里的玉桃盃，极其精美，却不见陈列在此。有人说是伯颜私自取用了。他要能取这一件，就不知他会私自扣留多少件……”忽必烈顿时十分生气，说：“你不用管，我会查清楚这事的。”阿合马偷偷溜了远处的伯颜一眼，心想这回有你的好看，叫你瞧不起我！这时忽必烈猛然瞧见刘秉忠的学生郭守敬，不由得想起两年前去世的刘秉忠，深为刘秉忠未能眼见天下一统而遗憾。他接着又想起刘秉忠曾对他说：“大明历自辽金承用，已经有二百多年，应当加以修改了。”可是以前哪有精力顾及呢。现在好了，可以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了，朕绝不会让卿感到遗憾。朕说过，朕一时做不到或不能做的事，并不是朕永远不能做或做不到的。他把郭守敬召到近前，向他交代了制定新历的任务，并命许衡、王恂一起完成。郭守敬听后说：“先师早就跟弟子说过此事。臣一定完成陛下的嘱托，完成先师的遗愿。”他继而向忽必烈提出要完成新历的制定，必须要进行实地观测，观测则需要一定的仪器设备。忽必烈告诉郭守敬：“仪器，卿去制作。朕给你时间、金钱的保证。但是朕要求你一定要把新历制定的尽善尽美，使它能传之久远。百代之后人们也要知道这历法乃是我大元朝所定。”郭守敬即领圣旨专门和许衡、王恂制定历法去了。后来他果然没有使忽必烈失望，元朝的“授时历”闻名于世界。

## 31. 扫平昔里吉

当伯颜大军亡宋之时，正是北方战事越发激烈之时。庆宴之后，忽必烈立即派护送南宋君臣北返的将领李庭，于至元十三年（1276）七月率军北上，防卫昔里吉大举南下。

李庭系女真人，本姓蒲察，为人多智谋。至元六年（1269）从军，参加伐宋，围襄阳，曾与宋将夏贵、吕文焕战，在万山堡单骑横枪冲阵，杀死二人，枪折断，倒持枪杆回击一人坠马。他自己身中两枪后，又夺敌枪力战，勇猛冠于军旅。在樊城大战中流矢中其左腿，炮伤其额头及左右手、右肩，他仍勇往直前，俘获吕文焕麾下的勇将王总管，屡立战功。至元十年（1273）攻樊城时，他运薪草土牛填城壕，立云梯，冒着如雨的矢石，抢先攀登，身中炮石，坠落城下，气绝。待其复苏后，裹好伤，再次攀登，一连四次，终于登上城头，人称不怕死的军将。襄阳城降，因功升金虎符管军总管。再后来随伯颜攻郢州，与刘国杰一起拔宋黄家湾堡，攻沙洋、新城，为宋军炮伤，箭贯前胸，几乎生命垂危，是伯颜命人剖开水牛，将他置入牛腹中，好长时间才得苏醒。因功又升明威将军、万户。在汉口他与马福共同献计由沙芜口入江，勇破武机堡，随阿术顺流而东，战于丁家洲，夺敌船二十余艘，以功加宣威将军。伯颜攻常州，他率先夺北门而入。宋降，伯颜命他护守内城，收集符印珍宝，又令他与唐古歹护送宋君臣北赴大都。他的一系列功绩忽必烈从伯颜的报告中已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庆宴之时，忽必烈即令李庭坐于左手诸王下，百官之上位。并对他说：

“刘整在时，也不曾令他坐此位。因为卿有大功，所以特加此殊礼，愿卿子孙谨志毋忘。”

北边军情紧急，忽必烈本来是想派伯颜前往。但是因为阿合马的密告，忽必烈要对伯颜加以审查，才改派李庭。他召见李庭说：“卿在江南多出死力，男儿立功要在西北。今有违我太祖成宪者，朕特命你前往征讨。”李庭自是感激皇上对他的信任。忽必烈遂封李庭为镇国上将军、汉军都元帅，即日出征。为了以防万一，忽必烈又急令南征大将阿术带兵西巡，防备昔里吉由西北南下。同时忽必烈令阿木部将相威为都元帅，总领汪惟正军镇守西边。一面又令安西王、皇子忙哥刺出兵北征。

忙哥刺是忽必烈的第三子，真金之弟。在至元九年（1272）立相府于秦，忽必烈以商挺为其相，以赵炳为京兆路总管兼府尹。赵炳字彦明，惠州滦阳人。其父从木华黎征战有功，赵炳即以勋阔之子侍忽必烈于潜邸。忽必烈开府金莲川时任他为抚州长，后判北京宣抚司事，入中书为刑部侍郎兼断事官。他执法严峻，忽必烈以关中重地，风俗强悍，必以刚鲠旧臣才能治理，所以忙哥刺开府关中时，忽必烈特调赵炳前往。忽必烈命忙哥刺北征，就拜赵炳为镇国上将军、安西王相相从，派人对留守商挺说：“关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张之。”

正在忽必烈调兵遣将防卫昔里吉时，蒙古弘吉刺部的贵族只儿瓦歹在应昌起兵响应叛乱。应昌距离上都甚近，不过百十里路，一时上都与大都形势十分紧张，全实行了戒严。于是忽必烈准备亲自带兵北伐。他派使者急召董文炳北上。至元十四年（1277）四月董文炳到达上都，忽必烈当即召见。董文炳已知北边战事紧急，但也没有料到，他刚到忽必烈就急急渴渴召见，他怕军情紧急，一刻也不敢耽搁，飞马奔至忽必烈处，满头大汗地见了忽必烈就说：“今南方已平，臣无所效力，请陛下立即派臣至北边前线。”忽必烈却对他说：“朕召卿，意不在于令卿出征。”董文炳心里纳闷，不叫我出征，风风火火急急忙忙召见我又做什么呢？他疑惑地望着忽必烈。忽必烈说：“竖子盗兵，朕

自会抚定。我召卿来，是要告诉你：山以南，是国家的根本所在，朕尽以之托付给卿。如果有什么事情，卿可以便宜处置再向朕禀告。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都要向卿请示而行。我已敕告省院的主事者，你要不负朕所托，勤勉行事。”董文炳没有想到给他如此重任，一时他感到这任命非同小可，就婉言力辞不肯受命。忽必烈认定的事几乎从不改变，他当然不准董文炳不干。董文炳推辞不得就禀告说：“臣离开江南时，阿里伯正奉诏检搜宋人藏匿的货宝。他追索的实在过于细刻，人人感到苦恼难过。宋人还没有感受到我朝的恩德，却一开始就向他们遍索财宝，臣以为这不是安怀之道。”忽必烈说：“这事好办，朕诏其停止追索就是。”董文炳又说：“宋泉州守蒲寿庚降；其人素主市舶，臣想应重其事权，使之为我歼海寇，诱诸蛮臣服，就解下臣所佩金虎符给了他，请陛下恕臣专擅之罪。”忽必烈说：“卿何罪之有！事即当便宜处之。”遂更赐董文炳金虎符，留其在宫中晚宴。嘱董文炳宴后即速回大都主事。

这时阿合马所诬伯颜私匿玉桃盃事已查清，纯属子虚乌有之事。忽必烈来不及追查阿合马诬告之责，伯颜也是大度之人，也不跟阿合马多计较。由于军情紧急，忽必烈立即命伯颜复职，火速调集征宋主力军与屯驻高丽的军队，由伯颜统率，指挥北征。博罗欢、土土哈、伯答儿、别乞里迷失等各率本部人马听从伯颜调遣。李庭迎击昔里吉于和林时，脱黑铁木儿率兵南下支援只儿瓦歹，土土哈则截击了脱黑铁木儿，使他不能顺利南下，并一直将脱黑铁木儿追击到兀刺河。博罗欢则与只儿瓦歹大战于应昌，伯答儿与别乞里迷失联合共战只儿瓦歹，将只儿瓦歹逼还和林，将其歼灭。

参加叛乱的人们见到忽必烈的军队纷纷而至，而昔里吉所说的拔都和海都的军队要到来和他们一起作战，却只是一句空话，迟迟不见拔都和海都军队的踪影，昔里吉又与撒里蛮、脱黑铁木儿相约集合在八邻部也儿的石河与忽必烈的军队大战，可是还没等到他们集合就被忽必烈的军队分路截击，因此叛乱的军队人心动摇士气十分低落。李

庭越岭北与撒里蛮大战，将其迫至大漠。伯颜率土土哈军至斡鲁欢河，与昔里吉夹水列阵，相持终日，伯颜乘其懈怠，突分两路军进攻，将昔里吉打败，夺回大帐。原被拘系的牙忽都则乘乱逃归。土土哈乘胜西越阿尔泰，和安西王忙哥刺军会合，击败六盘山响应叛乱的扎忽台与吐鲁军。别乞里迷失则洗劫了脱黑铁木儿的辎重，另一汉军都元帅刘国杰则抄了脱黑铁木儿的后路，袭击了他的老巢。脱黑铁木儿请求昔里吉相助，昔里吉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就没有派兵支援。脱黑铁木儿由此怀恨昔里吉，退兵与撒里蛮会合，不再拥昔里吉为大汗，而改拥撒里蛮为大汗。昔里吉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派急使责备脱黑铁木儿。脱黑铁木儿强横地对使者说：“昔里吉没有勇气和胆量。我要拥戴能胜任的撒里蛮为大汗。”转而昔里吉派使者对撒里蛮说：“如果你要想当大汗，可以找我要，何必依靠脱黑铁木儿呢？”脱黑铁木儿派人反问昔里吉：“为什么向你索帝位？为什么要到你那里去？你要想和我们联合就到我们这里来。”昔里吉害怕自相残杀会削弱军力，就到脱黑铁木儿处，答应拥戴撒里蛮为君主。脱黑铁木儿要求昔里吉派使者通知拔都的儿孙和海都，让他们表态愿意尊奉撒里蛮为君主。昔里吉只好听从吩咐。脱黑铁木儿又扣留灭里帖木儿为人质，只让昔里吉一人离开，回到自己的营帐。他说：“在玉木忽儿到来以前，灭里帖木儿不能离开。”玉木忽儿看他们相互争权夺位，不愿与他们合作。脱黑铁木儿就派兵攻打玉木忽儿。两军对阵，脱黑铁木儿的部下不满他的狡诈，就纷纷倒戈。脱黑铁木儿只带了十二人狼狈逃窜，又被倒戈的士兵追获，把他交给了玉木忽儿。昔里吉得知后，要求玉木忽儿把脱黑铁木儿交给他，玉木忽儿怕再生枝节，就把脱黑铁木儿处死了。撒里蛮势孤力单，就又投奔昔里吉处，并且说：“我是被脱黑铁木儿逼的，现在他死了，咱们和好吧。”昔里吉不敢相信撒里蛮，就派了五十名军士将撒里蛮押送往钦察汗国术赤的孙子火你赤处。撒里蛮原来的部下集合起来，在中途救下了撒里蛮。撒里蛮重新整理军队，抢掠了昔里吉的辎重后，就要投奔忽必烈的军队。

昔里吉得知撒里蛮的动向后，十分恼怒，他立即引军截击撒里蛮。他未曾料到他的部下对他的欺骗和狡诈早已不满，他和撒里蛮一交战，他的军队就全都投降了撒里蛮。昔里吉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一下子竟成为撒里蛮的俘虏。玉木忽儿听说后，对撒里蛮十分不服，也引兵要与撒里蛮决一雌雄。他也没有想到他的军士们已经厌战，心向忽必烈，军士们听说撒里蛮带军要投向忽必烈去，他们就纷纷离开玉木忽儿，投奔了撒里蛮。玉木忽儿自己送上门来也做了俘虏。撒里蛮要把昔里吉和玉木忽儿全交给忽必烈处置，玉木忽儿却暗中叫人捎信给成吉思汗之侄斡勤，并送大批礼物给斡勤，请求他来救援。斡勤即派出军队突然袭击了撒里蛮。撒里蛮毫无准备，全军溃败。他只带不多的人马投奔于忽必烈。玉木忽儿夺取了昔里吉和撒里蛮的营帐投到火你赤那里去了。昔里吉走投无路，后来也投至忽必烈处。

西北的战事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昔里吉一边节节失败，而驻守六盘山的吐鲁于至元十五年（1278）又起兵叛乱。幸而商挺早令老将军李忽兰吉练兵为备，叛乱一起，李忽兰吉就以所带延安路军会合别速台、赵炳、汪惟正的帅府兵迅速进剿。吐鲁据西山，汪惟正将安西王军兵分三路列阵。吐鲁向中路冲击，汪惟正在中路，令军士全下马，手持弓，引满不发。待吐鲁兵跑近，他一声令下，箭如急雨，吐鲁的骑兵纷纷落马，军士掉头就跑。汪惟正复令他的军士上马急追。吐鲁军退至武川，与李忽兰吉军大战，兵败被俘。吐鲁的叛乱虽被平息，但是安西王忙哥刺却在这次北征中因不胜劳顿而死。

忙哥刺死后，王妃命商挺请命于朝，以王子阿难答嗣位。忽必烈回复说：“阿难答年少，祖宗之训未习，卿姑且行王相府事。”继而忽必烈召见赵炳。赵炳从关中赶到京师，忽必烈命他在便殿相见。当他猛地看见赵炳胡髭皆白，一脸倦容，不由得感叹说：“卿去数载，衰白如此，关中事情不好办，可想而知啊！”赵炳说：“臣为国执法，理当尽心尽职。”忽必烈让他讲述关中的情况。赵炳即说自安西王驾薨之后，王府运使郭琮、郎中郭叔云欺嗣王年幼，窃弄权柄，肆意不法。

忽必烈本来半依于卧榻，听赵炳说有人竟敢欺侮他的皇孙，立刻坐起来，说：“闻卿此言，令老者增健。岂可令此等鼠辈张牙舞爪！”他令侍者向赵炳敬上马奶酒加以慰劳。然后命赵炳为中奉大夫、安西王相，兼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课税屯田事。即命赵炳回关中按察郭琮、郭叔云事。

赵炳回到关中，还没有来得及察问，郭琮、郭叔云就抢先下手，假传王旨，诬陷赵炳不法，将赵炳下于狱中，囚禁到六盘的崆峒山中。赵炳的儿子赵仁荣星夜奔至上都诉冤于忽必烈，忽必烈闻听勃然大怒，立即命近侍持诏驰驿西行，要近侍立刻释放赵炳，把郭琮二人械系至京。郭琮见忽必烈的近侍到达，以美酒佳肴热情款待，却秘密令人将赵炳毒死于狱中。当时是至元十七年（1280）三月，赵炳年仅五十九岁。近侍酒醒之后大惊，马上派人飞马先报与忽必烈知道。忽必烈听报后，拍着书案愤怒地大叫：“奸诈小人，大胆坑我忠良，使我失一良臣！”待近侍将郭琮等一百余人械系至京，忽必烈亲自审问，郭琮等招认伏罪，忽必烈命赵仁荣手刃郭琮、郭叔云于东城，为其父报仇。并命将二郭家财抄没，全赐给赵仁荣。赵仁荣说：“不共戴天之人，他们所蓄之物皆取之于民，我何忍心接受。”遂谢恩不受。行刑时，安西王府女奴彻彻在刀架于她的脖子上时，突然大叫：“奴临死有一句话要说！”监斩官让她讲。她大声问：“我不知我说出来是否可以将功折罪？”监斩官说那要看你说的是什么话，立有什么功了。彻彻于是叫道：“安西王相商挺和他的儿子商璘曾参与杀害赵炳！”监斩官一听这话非同小可，马上命令停止行刑，上报忽必烈。忽必烈闻说，气不打一处来，暴躁地喊叫着：“商挺这个老书生竟又要谋反了！”他马上传旨，将商挺拘捕审讯，与其子商璘一起系于大狱。虽然有董文忠等多人为商挺父子求情，说商挺父子不会参与杀害赵炳。但是忽必烈就是不信。最终也没有查到商挺父子的罪证，忽必烈竟然蛮不讲理，说什么，那也不能无罪释放。结果，抄了商挺的家，商挺父子才被释放。

## 32. 一统江山

当南宋朝廷投降之后，陈宜中、张世杰拥戴益王赵昀、广王赵昺由海路至福州，立赵昀为帝于闽，南宋未降各郡县纷纷起兵拥护。这时文天祥也从被押北上的途中，在镇江乘夜逃出，泛海经温州达福州，奔至益王处。可是文天祥与陈宜中识见不合，不久文天祥就又到江西集结兵力抗击元兵。

在四川宋制置使张钰守重庆，安抚使王立守钓鱼山皆已坚持二十余年。忽必烈命建东西行枢密院督兵作战，务要拿下川蜀。合丹与阔里吉斯领东院攻钓鱼山，不花、李德辉领西院攻重庆。李德辉分守成都，俘获了王立的部将张合，将要杀之，许衡之徒吕域当时任枢密院都事，对李德辉说：“宋之川蜀守将不降，就是因为他们从前坚决抵抗，担心如今投降会被处死。现在如果把张合释放，借他的口去劝说王立，王立或许就可投降。”李德辉以为吕域说得有理，就让张合去劝说王立，并保证说只要王立投降，保他官留本位。王立知道大势已去，就让张合带蜡书给李德辉，书说只要李德辉肯亲自到他那里他就投降。李德辉于是只带五百骑至钓鱼山，请东院人一起接受王立投降。东院人却不出面，李德辉就独自接受了王立的投降并授王立为安抚使，知合州。一时泸州、思州等数郡，闻之皆降。东院见此光景，羞于自己无功，竟奏称李德辉越境邀功，把王立下于长安狱中。要把王立诛杀。吕域至京师把情况对许衡讲明，许衡又告诉了大都留守贺仁杰，贺禀告了忽必烈，忽必烈十分生气，他召来东院枢密使说：“你们以人命为

儿戏吗？今召王立来，他活着，就什么也不说了；他如果死了，你们也别想活！”王立得忽必烈援救，终得为合州安抚使。张钰不降，被不花、汪良臣进击，兵退涪州，遇到埋伏被俘，以弓弦自经而死。川蜀遂平。

在江淮，李庭芝、姜才也仍在坚守扬州。阿术对诸将说：“今宋已亡，李庭芝还不投降，是因为他还有很多外援。如果我们绝其声援，塞其粮道，他就可能奔泰州或逃命江海。”于是他重新部署，树栅建营于扬州西北的丁村，遏制高邮、宝应的粮运，贮粟于湾头堡，屯兵新城，进逼泰州，又命千户伯颜察儿率甲骑三百助湾头堡，告诫伯颜察儿说：“李庭芝水路绝，必从陆出。要谨慎防守。如果丁村烽火骤起，你要首尾接应，断其归路。”继而阿术又索得北上之赵昱的诏旨，要李庭芝投降。李庭芝却将送诏书的使者杀死于城头。城中粮尽，食草糠牛皮，军民仍不降。至元十三年（1276）六月中，姜才得到高邮运粮来的消息，他要打通粮道，夜出骑兵步兵五千直击丁村，伯颜察儿闻讯，拂晓从湾头堡来援，所率皆阿术部下精兵，其军旗画着双赤月，随风招展，军士们望见，都以为阿术亲自到来，互相鼓励说：“丞相来啦，丞相来啦！”士气倍增。宋军士也认得阿术的旗帜，也以为阿术亲自督军而来，他们心自胆怯，不少人临阵逃遁。姜才军步兵几乎全被歼灭，他只率一部分骑兵逃脱。赵昱从福州派使者来加封李庭芝为右丞相，李庭芝则命朱焕守扬州，他带姜才东去要朝见赵昱。阿术不肯放走李庭芝，带兵紧追，李庭芝进入泰州，筑垒以守。七月朱焕以扬州投降，接着泰州守将也投降，把李庭芝和姜才绑送到扬州。阿术责备李庭芝他们不识时务，姜才大骂：“我是第一个不降！你要杀就杀，那里来那么多废话！”阿术还有些爱惜他们的忠勇，不忍就匆匆杀戮，无奈降将朱焕挑唆说：“扬州自用兵以来，积尸满城，都是因为李、姜他们两个顽抗，若不杀他们，必会再起后患。”于是李、姜两人皆被杀害。两淮平定后，九月，阿术奉命北上觐见忽必烈，他讲述了李庭芝和姜才的事情，忽必烈也连声嘘唏。

阿术走后，此时董文炳还在前线，他与阿剌罕、忙兀台、唆都等师出明州，塔出、李恒、吕师夔等以骑兵出江西，水陆两军大举南下，直指闽广。阿里海牙则兵出广西共同进剿宋军剩余力量。至元十四年（1277）李恒追击文天祥，反被文天祥率军将其一部分军队围赣州。军中有人言说文天祥的祖坟在吉州，若派兵发其祖坟，赣州围必解。李恒说：“我们是王师讨伐不服者，岂有发人坟墓的道理？”他分出一支军队去援救赣州，自己却率精兵偷偷潜至兴国，文天祥没料到李恒军兵猝至，出于无备，败走空坑。李恒俘获了文天祥的妻女，文天祥的部下赵时赏伪称他就是文天祥，元军不辨真假，文天祥遂得逃走。

李恒在江西获捷后，又奉命与阿剌罕、董文炳合兵阻击益王。众人都议论应发兵福建，李恒却说不可。他认为如果诸军都至福建，对方必然要窜向广东。那么梅岭、江西又会有危险。他主张兵出广东，与已在福建的诸军夹击对手会更有利。于是他率兵直趋梅岭，果然与宋军相遇，由于宋军无备，李恒出其不意而攻之，又获大胜。忽必烈闻讯升李恒为参知政事，行省江西，给予嘉奖。

各路反元的武装力量逐渐被一个个平定，只有张世杰奉着小皇帝赵昀在大海边到处流荡。一夜狂风骤起，波浪滔天，赵昀所乘坐的龙舟经不起海浪的颠簸，被狂风掀翻，赵昀落入海水之中，虽然经水手将他救起，却连惊带吓，一病不起。十五年（1278）六月这个可怜的小皇帝就死去了。群臣看皇帝一死，就要各奔前程。当时陆秀夫朗声而言：“古人一城一旅尚致中兴，今有皇子赵昀还在，我们还有军卒万人，天意并没有要灭绝我大宋，我们何妨再立一个皇帝，为什么不再进行一场拼搏？”于是陆秀夫、张世杰又立赵昀为帝。张世杰探得崖山天险可守，就在那里建屋造舟，以之为根据地。

忽必烈得报后，就命镇国上将军、江东宣慰使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前往讨伐。张弘范临行，向忽必烈说：“汉人没有统帅蒙古军的先例。请派一蒙古信臣为首帅。”忽必烈说：“你知道你父亲与察罕的事吧，在破安丰时，你父亲要留兵守之，察罕不从。军队南下，安

丰复为宋人所有，使得他们进退几乎没有了站脚之地。你父亲深深悔恨，总结教训就是由于将帅委任不专啊。朕怎可使你再有你父亲的悔恨呢。今朕付你大事，能以你父亲之心为心，我就很高兴了。”忽必烈赐给张弘范锦衣玉带，张弘范俱不接受，他要忽必烈赐给他利剑坚甲。忽必烈命武库中的剑甲任由张弘范自择，谕之说：“剑，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处之。”张弘范又要求以李恒为自己的副手，忽必烈即命李恒亦为蒙古、汉军都元帅，随同张弘范讨伐。

张弘范至扬州，点起水陆军两万，分道南征。其弟张弘正为先锋，所向披靡。军至潮阳五坡岭，遇到文天祥的新屯兵。文天祥的兵士正在用饭，张弘范的军队突然而至，文天祥的军队不及抵抗就溃散。文天祥仓惶出走，被士兵抓获。文天祥被押送到潮阳见张弘范，左右命文天祥跪，文天祥不屈，张弘范为其正义所感，待以宾客之礼。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张弘范由潮州发船入海，挟文天祥至崖山，与李恒军会合。

张世杰已集海舰千余艘，碇泊海中，用巨索相连，中舳外舻，四周起楼栅如城堞，又用石泥涂于船舰表面，以防火攻。有的将士以为张世杰的做法不妥，张世杰说：“多年航海，什么时候才算一站？不如与蒙古军决一死战。胜则国家洪福，败则同归于尽罢了。”张弘范至张世杰布防前，观察了一会儿，他叫李恒去劝文天祥作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对李恒说：“我不能捍卫父母，反教人叛父母，我能够做这种事吗？”李恒却一再要求文天祥写，文天祥无奈，拿起笔，一挥而就，掷在了桌案。李恒看也没看，赶紧拿起送给了张弘范。张弘范一看，是一首诗，他轻声念道：

辛苦遭逢起一经，千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sup>①</sup>

张弘范念罢一笑置之，说：“文天祥是个好人，写得一首好诗。”就不再逼文天祥。张世杰在崖山用大船所筑的营寨，东西两门对峙，其北部水浅，只有潮涨之后大船才能进入。张弘范就从山之东转南入大洋，才得逼近张世杰所建营寨。他令李恒断张世杰军营的汲水之道，又烧毁其官室，张世杰虽然处境很狼狈，但是他仍不投降。张弘范于是又命李恒从北，他亲自率兵从南，准备在二月对崖山发起总攻。有人建议用火炮轰击，张弘范说：“炮轰，火起，船散，不如我军力战。”他把自己的军队分成三路：一守东，一守南，自领一军与两路相距一里多地。他下令说：“待潮水上涨之时，宋军必东遁。你们要急攻之，不要使他们逃脱。记住，听到我船上鼓乐声起再战，违令者斩。”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六日他先令李恒北军乘潮至而战，自晨至午，李恒军没能攻克，只得顺潮而退。这时张弘范船上奏起鼓乐，张世杰军以为元军作乐宴饮，没有在意，也没有加强戒备，张弘范的船舰率先冲向张世杰军，众舰闻听乐起，也一起进发。他们的船上皆预在船尾建构有战楼，以布幕遮盖，命将七负盾埋伏在里面，并对埋伏的士兵们下有死令：听到军号声再出战，凡妄动者斩。宋将发现张弘范军舰冲来，猛烈放箭，元人军舰幕布上扎满了箭，就像一个个大刺猬，埋伏的士兵却一动不动。待元人船与宋人船几乎相接时，张弘范命令吹响军号，撤去幕布，弓弩火石齐发，埋伏的士兵一跃而出，顷刻破宋人七舟，宋军大溃。战斗一直进行到日暮，风雨突然大作，水雾迷漫，陆秀夫看残局已无可收拾，就背负其主赵昀投海而死。张世杰解缆绳率十六舟南逃。李恒追至大洋，没有追上。

<sup>①</sup> 此诗原题为《过零丁洋》。原诗后有注曰：“上巳日，张元帅令李元帅过船，请作书招谕张少保投拜。遂与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书此诗遗之。李不能强，持诗以达张。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见《文山先生全集》卷14《指南后录》卷一上，第349页，中国书店1985年版。

张世杰在大洋中遇到飓风，他登上舵楼，对天祷告说：“我张世杰为大宋已尽了全部心力，一君亡，又立一君，今又亡，想是天意不容我再生。假如还有希望，上天请让飓风立刻停止；若无望……”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巨浪就把他的船掀翻，张世杰即死于大海。张弘范闻讯在崖山之阳勒石纪功，军中张乐庆贺。张弘范亲自请文天祥参加宴会，他到文天祥的居室，见文天祥在写着什么，文天祥看见张弘范进得屋来，就先问张弘范有什么事，张弘范说：“宋国已亡，你为丞相已尽忠孝，你能以事宋之心，改事大元皇上，仍将不失为丞相。”文天祥悲痛难忍，泪流满面，他哽咽着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我又怎敢逃死而有二心乎！”张弘范看到他几案上有新写就的诗，拿起来念道：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

兵家胜负常不一，纷纷干戈何时毕？必有天吏将明威，不嗜杀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无疾，我生之后遭阳九，厥角稽首并二州，正气扫地山河羞！

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间关归国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当。

出师三年劳且苦，咫尺长安不得睹！非无哮虎士如林，一日不戒为人擒。

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夺搏。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

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飘血洋水浑。

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酣睡声。

北家去军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惟有孤臣泪两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飞杳霭知何处，大水茫茫隔烟雾。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sup>①</sup>

张弘范念后说：“你也未免过于痴情了。”遂不言请其赴宴事，只说：“明日回京，愿你好自为之。”张弘范敬佩文天祥是个人才，护送他至大都，安排他住在宾馆。后被人移至兵马司，被监管起来。忽必烈也闻文天祥之名，想让他效力于元朝，只是文天祥一再拒绝为官，忽必烈还是不忍心杀他，希望有待时日，文天祥能心回意转。但是后来所发生的事却出人意料。

---

<sup>①</sup> 此诗原题为《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见《文山先生全集》卷14《指南后录》卷一上，第349页，中国书店1985年版。

### 33. 阿合马行事

忽必烈自登基以后，为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威力，为了巩固统治和扩大地域，他向四方发动的战事连年不断。这就需要国库付出巨大的开支。在中央为其谋划税收和操办费用的心腹重臣，不是那些儒臣，也不是蒙古宗王，而是他一手提拔的阿合马。尽管阿合马有不少奸行劣迹一再被人揭发，诸如忽必烈所信任的安童、许衡、张文谦、廉希宪、王磐、商挺等也都向忽必烈反映阿合马为人奸诈，好欺上瞒下，多行不法之事，但是忽必烈依然倚重阿合马。有一天忽必烈的宿卫秦长卿也上书给忽必烈说：“臣虽然愚笨，也能够识别出阿合马心怀不善。他为政擅自专权杀人，人人怕他，所以谁也不敢多言，但是人们对他却早已积满了怨愤。我看他禁绝异议，杜塞忠言，情况就和秦时的赵高一样；他私蓄家资，其心不规，我看就和汉时的董卓一样。我请求陛下在其事未发之前诛之，以防将来难以制服。”忽必烈看了秦长卿的上书，心有所动，却把这封上书又交给中书省议论。阿合马闻知此事，一方面花言巧语地为自己辩解，一方面大肆贿赂有关官员，反将秦长卿扣上了一个诬陷诽谤大臣的罪名。同时还有刘仲泽和亦麻都丁也因违背他的意志，与秦长卿一起被关押到狱中。

阿合马对待御史张雄飞说：“如果你能把这三个人杀死于狱中，我将保你官为参政。”但是这一次阿合马看错了人，张雄飞是一个不为金钱所动的正直之人。当初御史台的建立就出于张雄飞的建议。张雄飞对忽必烈说：“古有御史台，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间疾苦，皆可

向皇上建言；百官奸邪贪秽者，即纠劾之。这样朝廷纪纲就会整肃，天下达到大治。”忽必烈同意了张雄飞等人的建议，设立了御史台，并任命张雄飞为侍御使，勉励他说：“卿既为台官，职在直言，朕为国君，如果有什么所为不善，也应当直言极谏，对百官的作为就更不在话下。你应当懂得朕的意思。他人要忌妒你，谗害你，你不用怕，朕为你撑腰！”所以张雄飞听了阿合马的话后敢于不买他的账，冷冷地说：“杀无罪以求大官，我不会干这种事！”阿合马见张雄飞竟敢顶撞他，气冲冲地威胁张雄飞说：“你别以为我离开你就办不成事！你小心点自己吧。”果然，没过多久，张雄飞就被中书调出，到澧州去任安抚使了。狱吏竟用濡纸堵塞三人口鼻，造成自杀的假象，将秦长卿等三人害死。

对于安童，阿合马先是要架空他，而后干脆把他挤出了中书，让他到北边前线辅佐皇子打仗去了。至于许衡、张文谦、商挺等所有妨碍他独揽大权的人，也全被他一个个排挤出朝。他惟一没奈何的是真金王子。真金厌恶阿合马的奸诈，从没给过他好脸色。阿合马却能伸能屈，真金越讨厌他，他见了真金越加恭顺，就像个哈叭狗一样媚颜媚态。无论真金怎样冷淡他，训斥他，他从来也不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懊恼，总是低声下气，连连陪笑。他越是这样，真金却对他越厌恶。

有一次在上都打猎，忽必烈与真金各带鹰犬弓箭奔向不同方向。阿合马为奉承真金，竟不随忽必烈，而紧随真金。他的理由也很堂皇：他要保护太子。忽必烈为此对他竟大加赞许。那时真金刚刚听说他架空安童，诬陷史天泽，排挤张雄飞、许衡、张文谦，又听廉希宪讲了他许多劣迹，他对阿合马是憋着一肚子的怒气。真金见他跟了自己打猎，就像对下等奴才那样呼喝他，使唤他，阿合马竟一任驱使，面无愧色。真金射中了一只野兔，野兔带箭而逃，真金叫阿合马去追，阿合马二话不说，驰马加鞭，终于把野兔追获，献给了真金。真金却连看也不看，令军士收下。阿合马与真金并马而行，没话找话，说：“殿下精力充沛，正值盛年，何不修密宗大法，此乃极乐之事。要知道汉

人女郎别有一番风味……”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真金挥起手中的角弓就向阿合马打去。阿合马猝不及防，重重挨了一弓，帽子被打落在地，脸上也被打破。他本能地抖动缰绳，跑开了。真金大声怒斥他说：“父皇就让你这样辅国吗？”他怒气难消，驰马追赶，还要再打阿合马。东宫赞善王恂赶紧策马追上。阿合马倒也乖觉，不想拍马拍到了马蹄上，他见真金追来，就慌忙翻身下马，跪在草地上，大声喊：“奴臣有罪，请殿下息怒！请殿下多保重玉体。如果殿下打了罪臣高兴，也请殿下不要自己动手，吩咐军士责打罪臣就是了。”王恂也喊道：“殿下不要跟他这种人生气！”真金到了阿合马跟前，扬起了弓，却没有打下，他喝斥阿合马说：“起来！我父皇和母后待你不薄，为的是要你忠心报国，不是叫你专行邪术。做人要做正人君子，不要净做些蝇营狗盗的事情。”阿合马连连点头，找到自己的帽子戴上，尽量想盖住脸上的伤痕。

打猎结束，真金与忽必烈会合，忽必烈发现了阿合马脸上的伤，问是怎么啦，阿合马遮掩道：“是不小心让马踢着了。”真金很生气地说：“你真无耻！你何不告诉父皇是我打的！”忽必烈问怎么回事，真金让忽必烈问阿合马，阿合马连忙说：“是奴臣有罪，该打。”忽必烈看着真金与阿合马两人的神色，不再追问，心里只觉得他们像小孩子打架，很好笑。谁知诡诈的阿合马却对忽必烈说：“海都和昔里吉连年困扰北疆，臣观察殿下英明神武，正可前往防卫剿叛，以立盖世之功。”忽必烈马上严肃起来，称赞阿合马说：“你说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正想亲自前往教训教训那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真金要能代我前往更好了。真金，你意下如何？”真金也正想立功疆场，马上答应说：“孩儿愿往。”于是就有了至元七年（1270）真金北上守卫称海之行。阿合马心里暗笑，他心说，谁要得罪我，就试试看。

挤走了真金，阿合马就再没有顾忌，更加飞扬跋扈。他把安童挤到北边后，又见伯颜不顺眼，就又排挤伯颜。他为所欲为，甚至把国库也置于其家中，他收四方之利，名之为“和市”，公然卖官鬻爵，凡

向他进献贿赂与女色者，皆可得官。他竟发展到随心所欲强占官员妻女的地步。常常是阿合马听说谁家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他一示意，其爪牙即到那人家，说：“你有一个女儿，阿合马平章看上了，你马上送过去。你要什么官马上可以得封。”人人都知道阿合马的淫威，除非自己想找死，谁敢不答应。不仅是阿合马，就连他的鹰犬，也都狐假虎威，在市井任意为非作歹。对此，忽必烈不是不知道，但是连年战争，他需要阿合马为他聚敛钱财，所以他听到阿合马一些劣迹也只是不闻不问，只要阿合马对他忠心耿耿，就足够了。

至元十三年（1276）张文谦为御史中丞，阿合马怕宪台揭发他的奸行，就以汰除冗官为由，启奏忽必烈要求罢除诸道按察司，企图架空御史台。张文谦与他在忽必烈面前力争，陈说按察司决不可罢除。阿合马竟讥讽张文谦有私图，是为保自己的势力才不同意罢除，气得张文谦直要辞职。王磐看不过眼，大声说：“各路州郡距京师遥远，贪官污吏侵害小民，无所控告，惟赖按察司为之申理。如果把按察司指为冗官，一例罢除，则小民冤死也无有地方说理了。如果说京师有御史台可以纠察四方之事，实际情况是御史台纠察朝廷百官，京畿州县都顾不过来，那能顾及外路千百郡县之事呢。如果像阿合马所说把按察司并归转运司，转运司以营利增税为其职，与管民官常分彼此，又岂能有时间顾及小民之事的冤与不冤呢。”忽必烈听王磐这样一说，才没有同意阿合马的建言。待灭亡了南宋，天下一统之后，忽必烈听到的阿合马专权不法的事似乎越来越多了。

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召见在南方各省任职的官员，他要亲自了解各省的情况。首先到达的是湖南行省左丞崔斌。崔斌在中统初官西京宣慰司参议，有一次他到上都觐见忽必烈，忽必烈曾问他治政大体当以何为先，崔斌回答当以任相为先。忽必烈就让他说谁可以担任丞相的职务，崔斌当即说安童、史天泽可以为相。忽必烈听后默不作声。当时崔斌正跟随忽必烈去打猎的路上，两人并骑而谈，崔斌见忽必烈不语，就说：“陛下难道以为臣职卑微，所说不见得是公论吗？

现有不少近臣要员都随行在旁，请让我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陛下听听如何？”忽必烈不知他要怎样征求，就微笑着点头说：“随你。”崔斌于是双脚蹬住马蹬，站起身，回头向随行的人们大声喊道：“陛下有旨，问安童为丞相是不是可以？”众人一起欢呼：“万岁英明！”由此崔斌给忽必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伐宋时，崔斌金河南行省事，升宣慰使，保证军需有功，升湖南行省参知政事，又因与阿里海牙一道平定湖南，官升左丞。崔斌到达时忽必烈正在察罕脑儿春猎，他就直奔猎场。忽必烈对崔斌印象很好，就在猎场赐他一起吃烧烤鹿肉。崔斌坐在忽必烈对面，吃了一口就不吃了。忽必烈奇怪地问：“怎么啦？不好吃？还是在南方住久了，不习惯吃烧烤野味啦？”崔斌慌忙回答说：“陛下，肉是很好吃。可是一拿起肉，我猛然想起天下民脂民膏，几乎要被阿合马搜刮殆尽，因而一时难以下咽。”忽必烈把自己正吃的肉也撂下了，他吃惊地连问了两声：“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崔斌显得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他慢吞吞地说：“治安之道在于谋人。我却觉得现在所用多非其人，到处是阿合马的党羽走狗，不少官吏办事都需仰望阿合马的意志神色，已几乎到了顺他则昌，逆他则亡的地步。陛下，您难道还不知道吗？”忽必烈忽地站起，一把揪住崔斌的肩膀，瞪着他：“你说的可都是真话？”崔斌面不改色，斩钉截铁地说：“臣说得句句是实话。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皆为要官。”忽必烈松开崔斌，马上传旨令御史大夫相威和枢密副使李罗自上都至大都，共同查问阿合马之事。

相威虽为贵胄，但为人正直，不饮酒，寡言笑。曾跟随伯颜伐宋，与阿术一起攻扬州，以功封征西元帅。至元十四年（1277）调为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这次他奉命入觐也想对忽必烈讲述阿合马种种不轨之事，不想他还没讲，就接到圣旨。他与李罗一起到达大都后，立刻传唤阿合马，阿合马却借口有病，拒不听传。李罗就想以阿合马有病不得审理回复忽必烈，相威不依，厉声厉色对李罗说：“我们奉旨察问，不问如何回奏？就是叫人抬，也要把阿合马抬来，问个清楚明

白。”阿合马无奈，只得到大堂应对。相威历数阿合马滥封官职，所用非人，亲族俱任要职等罪，阿合马一听皆是不关痛痒之事，一一招承，并自认用人不明，庇护亲族之罪，同意有司沙汰罢免有关人员。相威、孛罗没有想到审问如此顺利，就让阿合马画了押，把审理结果报告了忽必烈。忽必烈命江南行省汰减冗员，罢黜阿合马亲党，检核其不法之事。又取消了阿合马所设立的天下转运司衙门。长期受阿合马欺压的官员无不感到长吐了一口气。

对于阿合马本人，忽必烈以为他能自认过错，就让他任职依旧。忽必烈以为他对阿合马的事情处理已毕，不料从南方来觐见的淮西宣慰使昂吉儿又言江南官僚特别冗滥，郡守而下佩金虎符者大有人在，由行省官而超授宣慰使者甚多。昂吉儿只是说出了这种现象，指出其原因为宰相无能所致。由于他还没有来得及挑明阿合马纳贿卖官，忽必烈即对他讲：“宰相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能兼此三者，乃为称职。你纵有功，宰相非可觊觎者。回回人中阿合马才堪任宰相，阿里年少亦精敏，南人如吕文焕、范文虎率众来归，或可以相位处之。”这些话一下子堵得他再不好提阿合马不堪任职宰相了。当时已七十五岁的姚枢尚在朝中，忽必烈对他微有责怪说：“江南官吏冗滥，你们应该知道，你们不说给我，反是昂吉儿来才讲说此事！”于是他命令平章政事哈伯等传谕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说：“翰林院及诸南儒今为宰相、宣慰，及各达鲁花赤佩虎符者，俱多谬滥，其议所以减汰之者。凡小大政事，顺民之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再一次命姚枢偕平章哈伯、左丞崔斌、翰林承旨和礼霍孙、符宝郎董文忠一起审核、裁减冗官赘习。结果合并了一些官衙，取消了一些官员的兼职，罢免了一些官吏。但是由于阿合马的地位没有丝毫动摇，几个月后他的子侄亲属又纷纷复官。甚至更有升迁。而第一个弹劾阿合马的崔斌，在江淮行省左丞任上，竟被阿合马嘱其党羽罗致罪名，诬陷他与阿里伯合伙盗用官粮四十万担，由阿合马党羽一手定案，未经上奏予以处死。

当阿合马要处死崔斌的消息传到真金那里时，真金正在吃午饭，

他听到属下报告后，愤怒地把筷子一扔，大声骂道：“贼子奸人，阿合马，你真是要无法无天了！”他赶紧派人去法场阻止行刑，但是使者到达刑场时，崔斌的人头早已落地。真金得到回报只有顿足悲叹不已。

## 34. 忠良早卒

董文炳奉忽必烈特命至大都之后，每日到中书省、枢密院察看，但是不署案卷。阿合马身为平章政事，在中书省、枢密院里党羽密布。自安童被挤到北边以后，中书省几乎被阿合马一手遮天。董文炳到大都来，阿合马以为是针对他而来，小心谨慎了好几天。继而他看董文炳对什么事都不表态，就想摸摸董文炳的底。一天他拿着一叠案卷请董文炳签署，并说：“相公官为左丞，当署省案。”他特地点出董文炳的官衔职责，实际是暗指董文炳是他的属下。董文炳却连看也不看，说：“平章自有属下，该叫谁签署，你把案卷交给谁就是了。”他言外之意就是告诉阿合马，他并不是他的属下。阿合马却执意说：“相公既到中书，就需理事。签署文件是相公之职责。”董文炳不高兴地拂袖而起，明明白白对阿合马说：“我的职责是什么，不用平章费心。陛下自会考查我尽职与否。”阿合马终于憋不住了，直言问道：“相公职责到底是做什么？”董文炳怒视着阿合马，没有做声。阿合马进一步逼问说：“终不会是我等做什么事都要向你禀告吧？”董文炳说：“陛下有言：‘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咨卿而行’想此言平章不会不知，又何必明白装糊涂？”阿合马把案卷收起，说：“那是陛下让你来监视我们了？”董文炳冷冷地说：“随你怎么想。我只愿平章以国为重，好自为之，善自为之。”阿合马奸笑着说：“好，好。”讪讪而去。但是他却抓住“事无大小，咨卿而行”这句话，让属下每天以大量琐事烦扰董文炳。董文炳天天被人们纠缠着，天天有处理不完的杂事，不到

半年就病倒了。

忽必烈闻讯后，于至元十五年（1278）夏，派人对董文炳说：“大都暑热，不利养病，可到上都来，病当会很快痊愈。”董文炳到了上都就向忽必烈提出辞职的请求。他说：“臣病不足统领机务，西北高寒，能令人筋骨舒畅，会使臣病不治自愈。请派臣尽力于北边。”忽必烈却不同意董文炳辞职，他说：“西北之事自有人料理，卿还是要命枢密院事，任中书左丞不变。”董文炳虽然已知阿合马恃宠用事，生杀任性，不可控制，但是他不了解细情，无法以猜测之辞向忽必烈禀告。只是想多行不义必自毙，阿合马的奸行早晚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正巧崔斌、昂吉儿先后到达上都，向忽必烈报告了阿合马的奸行，忽必烈派相威等人去察问阿合马，董文炳心里着实高兴了一阵子，谁知数十日过后，察考结果竟没有对阿合马的地位有丝毫动摇，他的心情不禁又一沉，疾病陡然加重。到了九月中，董文炳自知医治无望，就把其弟董文忠等叫到床前，嘱咐说：“我家先人死于王事，只恨我不能为国死于疆场。事情到此地步，也是我命该如此。我只愿董氏世有男能骑马者，勉力报国，则我死就可瞑目了。”说完竟双目一闭，撒手而去。忽必烈听说董文炳病死后，悲悼良久，命其弟董文忠护丧，回葬其家乡蕞城，令沿途所过官府以礼吊祭。董文忠是董文炳的八弟。忽必烈即位时官为符宝郎。因其父兄俱有功于国，文忠最幼而有文采，忽必烈很喜欢他。经常只叫他“董八”，而不称呼他的名字。当安童刚为丞相时，即建言十事，因不合忽必烈的心意，忽必烈立即进行了批驳。安童不善于辩解，只有唯唯诺诺。董文忠在一旁，对忽必烈说：“丞相素有贤名，今秉政之始，人们正要看丞相有何作为，今其请不得陛下支持，那叫他以后怎么行事？”接着他又替安童阐述其建言，终使忽必烈明白安童建言的价值，改批驳为同意。当宋亡之后，一些宋朝的降将来到元朝朝廷。忽必烈问那些人：“宋国为什么灭亡？”那些人都说因为贾似道当国，不重视武将，将士们多有怨言，没有斗志，所以天朝大军一至，纷纷解甲归降。宋朝没有武将为其效力，自然就不

能长存。”忽必烈问身边的董文忠那些人说得是否是实际情况，董文忠当即责问那些降将：“贾似道是没有重用你们，可是宋国国君给你们官职俸禄，使你们个个显贵，没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你们对贾似道有怨，却移到你们的国君身上，你们不肯死战，坐视国亡，做为臣子，你们的气节何在？如此说来，贾似道瞧不起你们，难道不是预知你们这些人不足以依靠吗？”一席话说得那些人个个面红耳赤无颜以对。由此忽必烈更加喜爱董文忠的辩才。

又有一次一个蒙古官员向忽必烈诉说：一个汉人打伤了蒙古人，太府监的一个小吏偷剪了官府的布匹。忽必烈大怒，马上下令要把这两个人杀死示众。董文忠立即进谏说：“陛下，今刑曹对于囚犯有罪应当处死者，有了招供，还要详细核实证据，怎么可以仅凭一人之言就马上杀死两人呢！陛下当把两人交付有司查证，再量罪定刑。”忽必烈愤愤地说：“那你就和突满两人分别去速速查来。”查的结果是两事俱系诬告。忽必烈听后，质问身边的大臣说：“当我发怒时，你们怎么都不讲话？不是董文忠一言，则直叫我妄杀两个无辜之人，必将招致中外讥议！”他随即赏赐董文忠一个金尊，说：“聊以此旌卿之直吧。”真金悄悄对身边的人说：“当天威震怒之时，董文忠能够从容谏言，实在是难能可贵啊。”后来太府监那个人带着礼物去谢董文忠，董文忠对那人说：“我并不了解你，我只是为国平刑而已。你也不必感谢我。”坚决不收他的礼物。

送葬董文炳回来后，忽必烈想让董文忠继其兄之位，为中书左丞。董文忠坚辞说：“臣兄有平定南方之劳，可以居其位。臣功不及，怎么敢冒居其职？”他反而向忽必烈推荐廉希宪，说：“希宪是国家名臣，今宰相虚位，不可使其久居在外，应当把他尽快召还。”忽必烈随即接受了董文忠的建议，下诏召还廉希宪。

原来自安童北伐，阿合马独当国柄，大立亲党，他在朝中所惧怕的就只有廉希宪一人。当廉希宪因忤怒忽必烈而被罢职后，他在家颇闲居了一些时日。后来忽必烈又想起廉希宪，于至元十年（1273）把

廉希宪派到北京行省。廉希宪临行，忽必烈让廉希宪坐在自己身边，对廉希宪说：“从前卿深识事机，每以事王之道启朕。至鄂汉班师，屡陈天命，这些事朕永不会忘记。卿实宜担任丞相之职，只是北京行省是诸王、国婿分地所在，有些乱子。他们都知道卿是能臣，所以暂命卿往镇守。望卿能体谅朕意。”廉希宪到北京行省后刚正不阿，严正执法，其地很快得到大治。阿合马怕廉希宪复入朝为相，值阿里海牙攻下江陵，图画地形上于朝廷。阿合马就以江陵新附之地，极需能臣为由，把廉希宪于至元十二年（1275）又调到了荆南行省。廉希宪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水土，但是他到荆南后仍勉力为治，终使地方得到人心归顺。然而他却也染上了疾病。董文忠建言把廉希宪调到朝廷之时，廉希宪抱病到达上都，忽必烈闻讯忙召国医为其诊治，其病稍有起色。这时礼部尚书谢昌元请立门下省，封驳制敕，以绝中书风晓近习奏请之弊。忽必烈以为谢昌元所言有理，就责备王磐说：“如此有益之事，你不入告，而使南方后至之臣言之，你的学问都干什么去了！”他命立即建立门下省，并命廷臣马上议论门下省人选。

忽必烈的意思是让廉希宪出任门下省最高长官侍中，并遣使告知廉希宪说：“鞍马之任，不以劳卿，坐而论道，时至省中，事有必需执奏的，乘肩舆而上朝也是可以的。”廉希宪让使者回禀忽必烈说：“臣疾何足虑，输忠效力，乃我平生所愿。”真金闻讯也派人向廉希宪说：“皇上命卿领门下省，不要惧怕群小。我将帮卿清除他们！”可是廷臣们的议论结果是奏请董文忠为侍中。忽必烈对朝廷大臣们的议论还没有明确表态，阿合马闻讯当着董文忠的面对忽必烈说：“陛下别置门下省，很有必要。然而得人则可以宽圣心，新民听；今臣闻盗诈之臣与居其间，却不可。”说着他斜眼瞟着董文忠。董文忠马上针锋相对说：“皇上每称臣不盗不诈，现在你看着我讲这番话，意思是说我盗诈，你就摆出来我有那哪些盗诈之事。不能任你信口雌黄！”忽必烈叫阿合马出去，董文忠冲阿合马背影愤愤地说：“你说我盗诈，其实朝中谁不知你是第一奸诈。害国殃民，你做的伤天害理的事还少吗？”忽必烈劝慰

董文忠说：“朕都清楚，他说的也不是你，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

过了两天，阿合马派人给董文忠送去万缗钱钞，表示向董文忠赔礼，希望和董文忠交好。董文忠把钱钞退了回去。由此阿合马对董文忠怀恨在心，就又想算计董文忠。不过董文忠一向清廉谨慎，阿合马一时找不到什么把柄。董文忠这时向忽必烈上了一道奏折说：“陛下始以燕王为中书令、枢密使，后立燕王为太子，不断让太子明习军国之事，如今已有十多年。太子一直谦退，不肯实际管事，不是太子不奉陛下的诏令，实际是朝廷处之未尽其道。夫事已奏决，才启报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默然避逊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有司先启禀太子，而后再禀告陛下，太子处理有不妥者，陛下再以诏敕断之，这样就差不多可以理顺，而名分也不会有什么超越。太子也必不敢辞其责了。”忽必烈听董文忠说的有理，即日召见大臣，宣布了董文忠的建言，并令立刻实行。然后他对真金说：“董八，是崇立国本者，你可不要忘记他啊。”真金心想，我不能忘记的岂止是董文忠一个人。早在至元二年（1265）张雄飞就对您说过“太子是天下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闾阎小人有升斗之储，尚知付托，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储贰，非至计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当时您听后，从床上矍然而起，连连称赞张雄飞说得有理。就是您那么认为有理，也是直到八年后才明令我为太子。然而我虽然挂了中书令、枢密院判的头衔，还不是有名无实。大臣有事直接找您商定，我还能再说什么？今后让大臣有事先启奏我，但是您的亲信是绝不会服从我的。像那个阿合马我管得了吗？但他也只是在心里想，并不敢把这些话全讲出来。他知道父亲忽必烈是不会把军政大权完全交给他的。他只有慢慢地等待，小心地等待。

不久真金听说廉希宪病重，他赶紧派亲信去问候，听廉希宪有什么嘱托。廉希宪对真金所派去的人说：“君天下在于用人，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政，群小阿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摒除，不然日就沉

疴，不可药矣。”真金闻廉希宪之言，对廉希宪的一片忠心很为感动，他日夜为廉希宪祈祷，祝愿廉希宪能够早日病愈。谁知廉希宪病人膏肓，已无可治。他临终告诫他的儿子说：“丈夫见义勇为，祸福无预于己，说什么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为不可及，是自弃也。天下事苟无牵制，三代可复也。”他又说：“你们读过狄梁公传吗？梁公有大节，为不肖子所坠，你们应当牢记其教训，谨慎行事，谨慎行事！”他怀着深深的忧虑于至元十七年（1280）十一月十九日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岁。真金闻讯痛惜不已。

## 35. 阿合马被杀

当平定了昔里吉之乱，灭亡了南宋以后，忽必烈又想起尚未臣服的日本。

早在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就派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为正副国信使，持国书，出使日本。其国书曰：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迹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sup>①</sup>

261

但两位信使历经三年曲折，才到达对马岛。日本还不接纳。后来忽必烈又派赵良弼为使，前后历经五年，亦无结果。至元十一年（1274）又派忻都和洪茶丘驱九百艘大小船只，载一万五千士兵东征日本。虽

<sup>①</sup> 见《元史》，第4625—4626页《外夷·日本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然一时攻下对马、一歧、宜蛮诸岛，但兵无后援，又遭暴风骤雨，海船触崖沉没不少，只得匆匆退兵。当忽必烈忙于北征南伐之时，他再无暇顾及日本，只是派信使去联络，日本却只是不加理睬。甚至在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日本国竟还杀死了信使杜世忠。忽必烈腾出手来自然就要立即东征日本。

忽必烈命伐宋将领阿剌罕为日本行省右丞相，范文虎为右丞，李庭为左丞，与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等率兵十万人征伐日本。老臣王磐以为此举不妥，他直言谏阻说：“日本小国，海道险远，胜之不武，不胜则损威，臣以为不伐为好。若皇上一定要派兵征讨，臣断定此次出师必败。”忽必烈决定的事，最厌恶人反对。他见王磐不但公然劝阻，甚至胡说这次出征一定大败，不由大怒。他瞪着王磐，喝斥道：“按我国法，言者不赦。你难道别有用心，竟敢如此大胆阻挠大军出发，咒我必败？”王磐说：“臣赤心为国，所以敢直言不惧。如果臣有其他用心，我何苦从叛乱之地冒万死而来归顺陛下！今臣年已八十，况无子嗣，臣能有什么别的用心。”王磐浑身发抖，说到后来竟泪流满面。忽必烈叫人把王磐搀扶下去。转天他似乎也觉得自己有些冤屈了王磐，又派人去看望王磐，并赐给王磐一个碧玉宝枕。王磐只是摇头叹气，不再说一句话。

阿剌罕等人出发前，忽必烈告诫说：“因为日本羁留我国使者，所以朕特派卿等为此行。朕闻汉人言说，取人家园，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得土地又有何用。还有一事朕实忧虑，即惟恐卿等不和。假如彼国人至，与卿等有所议，你们当同心协谋，如出一口答之。”阿剌罕等表示谨记忽必烈之言，即领命而行。

东征大军分两路进发。忻都等由高丽全州合浦进兵，阿剌罕等由庆元、定海等处渡海。十八年（1281）六月临行，阿剌罕突然病倒，临时改由阿塔海代总军事。昂吉儿上疏说：“臣闻兵以气为主。而上下同欲者胜。近来连事外夷，三军屡屡受挫，已不可以言气。海内骚然，一遇调拨，上下愁怨，非所谓同欲也。臣恳请皇上罢兵息民。”忽必烈

正在气盛之时，他看完后，把奏疏一掷，说：“听此儒儿之言，天下无所成事矣！”遂命大军如期进发。

范文虎、李庭航海七昼夜，军至驻马岛，与忻都兵会合，欲进攻太宰府。八月船队在海上遇到飓风，船多被损坏。范文虎择了一条坚固的船，丢下士卒，自己逃亡。结果众人不死即被日本人俘虏。李庭在海上抱住一块坏船板，浮游飘流，抵达高丽海岸。全军回还十不一二。忽必烈闻报十分震怒，他立命阿塔海继续出征。一时无人敢谏。相威派使者入奏说：“日倭不奉职责，可伐而不可恕，可缓而不可急。过去师行期限太急，战舰不坚，前车已覆，后当改辙。为今之计，应先预修战舰，训练士卒，耀兵扬威，使彼闻之，深自备御，迟以岁月，俟其疲惫，出其不意，乘风疾往，一举而下，完全之策也。”忽必烈怒气才消，决定罢征。

王磐见东征全军覆没，而忽必烈还要继续东征，已听不进劝谏，就以年老要求辞职。以前他曾屡次向忽必烈讲：“前代用人，二十从政，七十致仕，为的是使人发挥他的才力，怜悯人到老年精力不济，养护人的廉耻之心。而今人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他们既不自知廉耻，朝廷也不以为他们所为不对，这样的情况是不应再继续存在下去了。”他要求从他开始实行，到老就要致仕，断绝他的俸禄。忽必烈却总是说：“卿虽年老，所任不是繁重的职务，为什么一定要辞职？”他继续叫有司按时发给王磐俸禄，使得王磐只能继续留任。这一次王磐坚决要求辞职，忽必烈仍然挽留，王磐表示他一定要回家乡，加上和礼霍孙帮他说请，忽必烈才勉强答应，特批给他半俸终身。真金听说王磐要离京回乡，亲自在东宫设宴，对他表示慰问礼敬。王磐临行时朝廷百官为他饯别，真金又专门赐宴圣安寺。众官员一直把王磐送到西泽门外。这当中只有阿合马没去送行。因为王磐文名重于当时，阿合马曾使人带重金托王磐给他写一个碑传，王磐不为重金所动，坚决不肯。由此阿合马对王磐怀恨在心。王磐离去时他自顾在家饮酒歌舞，听家人报说百官都为王磐送行去了，他恨恨地说：“这个老儿不

死，也没有多少时日了。我们乐我们的，玩我们的，不去管他！”

然而老天有眼，咒人死者，正不知他自己死期已到。

至元十九年（1282）初真金随忽必烈至上都，阿合马留守大都。

三月十七日，工部侍郎高麟在宫中宿卫，一早有两个西蕃僧人到中书省来传话，说晚上皇太子与国师要来做佛事，请准备好奇物。中书人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使常出入东宫的高麟等人辨认两个僧人，高麟等不认识那两个僧人，高麟又用西蕃语问：“皇太子及国师现今在何处？”两僧人皆失色，不能回答。高麟改用汉语问，还是答不出来。高麟即命把两个僧人抓起来审问。高麟怕有什么变故，与工部尚书忙兀儿、张九思等集合宫中卫士及官兵，各执弓矢加强了戒备。中午，又有崔总管传皇太子令旨，命枢密副使张易发兵，于当夜会集东宫之前。张易验过令旨，即派人领兵出发。张易也到东宫外观察情况。高麟见到张易，问张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张易说：“夜里你自会明白。”高麟再三追问，张易在高麟耳边小声说：“皇太子要来诛阿合马。”高麟与张九思疑惑地对望着，他们心里都半信半疑。

晚间，有个益都千户名叫王著的人飞马急驰至阿合马宅第，他声称太子将至，令省官全部迎候于东宫前。阿合马听到传令，不敢怠慢，即刻派人领数十骑前往迎接。这一队人出了北城门，驰出十余里，遇见了一队人马，那队人马簇拥着皇太子的仪仗正向大都进发。阿合马所派的一队人全跪伏在道旁，行进中的队伍停了下来。忽然“太子”传来命令说：“来者冲撞仪仗，罪当尽诛。”于是不容阿合马的人分说，“太子”的护卫就把跪伏的人全部杀死，夺了他们的马匹。这一队人马进了城，直奔东宫的西门。半夜，高麟、张九思忽然听到夜幕下传来人马喧嘶声，遥见太子的灯笼仪仗，他们赶紧迎上前，只听一人正在传“太子”令，叫大开宫门。高麟对张九思说：“过去太子殿下还宫，必以完泽、赛羊两人为先行，只有见到他们两人才能开门。”于是高麟大声呼喊完泽和赛羊的名字，可是没有人应声。高麟就质问叫门的人说：“皇太子平日未尝走过此门，今天为什么进西门？”叫门的声音停

止了，人马也离开了西门。高麓估计人马向南门而去，他叫张子政守在西门，自家奔向南门去等候。

二鼓时分，张易的兵马与“太子”的人马在东宫外合在了一起。阿合马与众省官都在东宫外的柳树林里迎候。高麓在南门楼上看见灯笼火把中，像有一个太子模样的人在指挥，招呼着官员的姓名。待叫到阿合马时，不知“太子”对他说了些什么，千户王著即把阿合马拉走，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一铜锤，一锤就击碎了阿合马的脑袋。紧接着阿合马的党羽郝楨也被揪出，被人一刀杀死。右丞张惠被那些人捆绑起来。一个个枢密院、御史台、留守司的官员们都目瞪口呆，他们像做梦一样，一刹时弄不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高麓却突然明白这是一场动乱。他对张九思说：“这是一伙贼人，我们要赶紧捉拿啊！”他大喊宫中的卫士，命令他们迅速打开宫门捕杀盗贼。宫门大开，高麓一马当先，带领将士向“太子”的队伍冲去。留守司的达鲁花赤博敦持挺向前，将“太子”从马上击下。高麓指挥弓箭手乱箭齐发。登时东宫南门外一片混乱，人员四散奔逃。惟有王著挺身就擒。

黎明，高麓与中丞也先帖木儿急驰到察罕脑儿，面见忽必烈报告了大都所发生的这场动乱。忽必烈闻听大怒，立即奔到上都，命枢密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孙、参政阿里一起急回大都，讨平叛乱。二十日，即在高梁河捕获了王著的同党高和尚。经过草草审理，二十二日即将王著、高和尚处死。同时也将张易处死。王著临刑大呼，说：“王著为天下除害，今天虽然被处死，以后必然有人为我大书此事！”当时大都民众知道阿合马被杀后，人人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甚至连贫穷之家也典衣换酒，相互对饮庆贺。一连三天大都所有酒家的酒全都卖的一干二净。

与民众的态度相反，忽必烈却命令要隆重地埋葬阿合马，同时下令追查这次暴乱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他们能那么顺利地把阿合马杀死，他们又为什么要杀害阿合马，王著、高和尚又是什么人，他们和朝中哪些人有联系。这一查可了不得，使忽必烈极为震惊。

原来高和尚不是一个僧人。他的妻女俱被阿合马糟蹋，因此他对阿合马怀有深仇大恨。他知道朝廷中有不少人信奉鬼神，于是就诈称自己有神术，能役鬼为兵，企图以此获得接近阿合马的机会。他托人介绍认识了枢密副使张易，张易让他随和礼霍孙到北边战场试验他的神术。当然神术无验。高和尚说是由于他患病才神术不灵，还说他四十天后就要死去，不过他死后还会复生。北征回还的途中他真像死人一样，直挺挺地，可是他一回到内地，就又活了。人们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他竟成为远近闻名的活神仙，人们称他为“高菩萨”。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王著。王著字子明。为人豪侠仗义。他知道高和尚的心事，同时也耳闻目睹阿合马的恶行，也立志要为国为民除去阿合马这个奸贼。他暗自铸造了一个铜锤，时时藏于怀中，准备伺机除杀阿合马。然而阿合马护卫众多，防守严密，他总也近不得阿合马。于是他就和高和尚策划了趁真金太子不在大都，冒充太子返都的行刺计划。他们募集了一些勇士，又联结了朝廷一些受过阿合马迫害的人，组成了暗杀团队，制作了假仪仗，找一人假扮成了太子。忽必烈知道了动乱的整个过程后，他明白了在整个事件中朝廷里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张易。张易在事前曾和高和尚有联系，事发当天又派兵马支援王著。而且他在事情未发之前就已知道动乱的时间、进程、目标。张易是什么人？是刘秉忠、张文谦的同学。张文谦是阿合马的死对头，他们和张易是否有什么勾连？为什么事发后那么快就将张易处死？张易后面是否还有什么人参与？他越想越不敢想，可是又不能不想。

有一天忽必烈把典瑞少监王思廉召到察罕脑儿行宫。王思廉，字仲常，获鹿人，是元好问的弟子，由董文忠于至元十年（1273）荐举给忽必烈。王思廉经过试用，于十四年（1277）被任命为翰林待制。他曾为忽必烈讲解《资治通鉴》，有一次他讲到唐太宗要杀魏征，长孙皇后进谏劝阻的事，忽必烈听后，就命王思廉又给察必讲述一遍。每次开讲，忽必烈都让蒙古大臣玉昔铁木儿、月赤察儿、撒里蛮等一起聆听。忽必烈以为王思廉博通历史，见解中肯，为人也正直，所以他

有事就要找王思廉来参议。这一天当王思廉应召到达后，忽必烈即吩咐左右人离开。他开门见山问王思廉说：“张易反，你知道吗？”王思廉说：“不大清楚。”忽必烈不满地说：“他已经反了，你还说什么不大清楚！”王思廉沉稳地回答说：“僭号改元谓之反，逃入他国谓之叛，群聚山林谓之乱。张易之事，臣实在说不清属于哪一种。”忽必烈说：“朕即位以来，像李璿那样的叛乱不臣，难道就把我当成了像汉高帝、赵太祖一样遽陟帝位的人吗？”王思廉说：“陛下神圣天纵，前代之君不足以比。”忽必烈叹口气说：“以往朕问事于窦默，其应如响，心口不相违，故不思而得。朕今有个问题问你，你能像窦默那样回答朕吗？”王思廉表示完全可以。忽必烈看着王思廉的眼睛问道：“张易所为，张文谦知道不知道？”王思廉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张文谦肯定不知道。”忽必烈问：“你怎么证明？”王思廉说：“他两人早就不和。张文谦耿直忠正，张易老谋深算。张文谦与阿合马合则共事，不合则求去。张易多年在阿合马身边相安无事，两人对阿合马的态度决不相同。张文谦不会参与张易所事，他是明人不做暗事的人。”忽必烈似乎同意他的看法，又问：“张易又参与有多深呢？”王思廉说：“这个，就不是臣所能知道的了。应当询问知情的人。”忽必烈说：“太子听张九思说，张易应变不审，授贼以兵，坐以与谋，有些过分了。”王思廉说：“当时张九思在场，他应当知道实情。”经过同王思廉的谈论，忽必烈心中的一些疑惑稍有消解，他也就不再追问，要紧的是需赶紧处理阿合马被杀后所面临的一些急迫问题。

首先忽必烈命令和礼霍孙封了府库，要他查核阿合马所经理的财赋。然后忽必烈又在四月明确任命和礼霍孙为中书右丞相，诏告天下。真金对和礼霍孙说：“阿合马死于盗手，你任中书，如果真有利国利民的新举措，你不要忧虑难以推行。假如有人阻挠，我会全力支持你。”和礼霍孙对阿合马及其党羽进行了全面清查，计查出阿合马滥设官府二百零四所，其党羽在中央和地方任要职者七百一十四人。仅其子忽辛一处查出赃钞即有八十一万锭。孛罗将阿合马罔上剥下、内通贿赂、

外欺群臣、强占民田、霸占妇女种种罪行一一禀告忽必烈后，忽必烈愤怒异常。他听后连坐都坐不住了，气得他连声叫道：“阿合马怎么会是这样的人！王著杀他，该杀，真正是该杀！杀了都便宜他。”李罗待忽必烈情绪稍稍稳定后，不紧不慢地又说：“我们在阿合马的妻子滕哲那里找到了这颗钻石。”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颗光芒四射的大钻石。忽必烈接过钻石，看了看，又大声骂道：“阿合马这个混蛋，连朕也敢欺骗。他真是早就找死了！”原来在阿合马被王著杀死后，有一天从西域来了两个商人，忽必烈在言谈中表示他想要一颗大钻石镶嵌他的皇冠。这两个商人却说他们早就给忽必烈献上了一颗美丽的大钻石，问忽必烈对那颗钻石哪里不满意。忽必烈说他根本没有见到过他们送来的什么大钻石。两个商人急了，说是他们亲手把钻石交给了阿合马，并嘱托阿合马一定要把钻石交到忽必烈大汗手中。而当时阿合马是满口答应了的。怎么会没见到呢。忽必烈只好打圆场说也许阿合马交给了后宫，他再查一查。安慰了两个商人一番。等商人走后他可气坏了，特意叫李罗清查阿合马家资时注意有没有一颗特大的钻石。如今李罗把钻石带来了，忽必烈从内心对阿合马产生出一种从没有过的怨恨之情。他问李罗还查出什么别的事情没有。李罗说从阿合马的小妾引住的柜子里，搜出两张熟人皮，人耳俱存，不知是哪个人的皮，引住只说阿合马诅咒谁时，置神座于其上，很是灵验。另外还有两张绢画，画着甲骑数重，围着一座帐殿，甲士皆张弓拉弦，卫士皆挺刃如击刺欲射者。不知帐内象征是什么人。忽必烈听完大怒，他拍着几案骂道：“混账阿合马！枉费朕一片苦心栽培。我一直以为他忠心事朕，岂料想他一心为私！我还为他被杀可惜，令人厚葬，朕真是瞎了眼。”他怒气冲冲对李罗命令说：“传旨，将阿合马的坟墓扒开，剖棺戮尸！朕绝不会让他蒙骗到底的。”

于是阿合马被埋葬不到一个月，其尸体就又被从坟墓里挖出来。阿合马的尸体暴列在通玄门外，任凭野狗撕扯吞吃。百官士庶纷纷聚观，人人拍手称快。紧接着忽必烈下令将跟随阿合马作恶的其子侄分

别诛杀，对其党羽一百三十三人尽行革职，五百八十一人降职察看，没收阿合马家族的田产浮财牲畜，其奴婢全部遣散为民。阿合马所设的官府只留三十三所，其余一百七十一所全部撤消。并将阿合马的罪行诏告天下。然后中书省进行了改组，多年被阿合马排挤打击的人又重新被起用。忽必烈任命了耶律铸为左丞相，张雄飞为参知政事，张文谦、商挺为枢密副使，董文用为兵部尚书等。同时忽必烈又提拔了一批新人加入中书，如何伟、徐琰、马绍、郭佑、杨居宽、刘因等。

## 36. 文天祥就义

文天祥在大都被拘押了近三年，忽必烈怜悯他的一片忠心，一直希望他能归顺自己。尤其他听南宋降臣王积翁说文天祥为南人中的第一流人物，才识无人可比后，就更增强了他要文天祥归顺的愿望。他命王积翁一再去劝说。文天祥本来抱着必死的决心，耐不住王积翁反复言讲宋朝已经灭亡，忽必烈则求贤若渴，对他日夜思念等花言巧语，一天文天祥对王积翁说：“国亡，我本当受死，倘因宽假，我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也可以吧。若是一定要我为官，我这个亡国大夫恐怕对新朝也不会有什么补益。”王积翁得到文天祥的最后回答，就想联合投降元朝的旧僚十几人共同劝说忽必烈把文天祥释放，以满足他为道士的要求。留梦炎却不同意，他说：“如果文天祥被释放后，再号召江南人反抗当今皇上，那我们十几个人的性命可就保不住了。”

王积翁没想到留梦炎那么自私，他为了不连累别人，就单独向忽必烈报告了文天祥的打算。当时阿合马还未被谋杀，忽必烈就与阿合马商议是否可以释放文天祥。阿合马却说：“文天祥几次逃跑，又几次起兵，今天陛下放他回乡，岂不是放虎归山？怎保他再不起事？”忽必烈叹了口气，此事暂时就被搁下了。

阿合马被杀后，福建一个僧人密报忽必烈说，他夜观天象，见有土星犯帝座，是预示将有变乱。恰值中山郡有人自称宋主，集兵近千人要劫持文天祥。大都街市也见到了匿名书帖，说：要在某一天火烧

蕞城苇，率两翼兵起事。<sup>①</sup> 原文丞相无忧等。忽必烈得到报告后，命速将蕞城苇全部撤去，把瀛国公赵显及宋室宗族人员迁往上都。对于文天祥，李罗主张一杀了之。因为他审过文天祥，知道文天祥志不可屈。李罗曾问文天祥：明知宋廷已经投降，还立两王干什么。文天祥回答他说：“无非为社稷计。”李罗又问他立了两王又起什么作用。文天祥回答说：“立君所以存宗社，存一日，尽臣子一日的责任。什么叫起什么作用。”李罗曾给文天祥指出：宋朝大势已去，你复立二王不过是徒劳而已。现今二王都已不在，事实证明立王也没有什么用。识时务者为俊杰，应当为自己的后半生好好考虑考虑。文天祥却反问李罗说：“你也有君主父母，比如父母有病，明知他们将死，断也没有不下药之理！我只是尽我的心意而已。有效与否，只能听天由命。时至今日，我只有一死报国。你何必再多费口舌！”

忽必烈对文天祥却还心存一丝侥幸，他想亲自劝说一番，就命人把文天祥押到便殿。侍者见文天祥到达后只是冲忽必烈长揖而不跪，就大声喝令道：“跪下行礼！”文天祥傲视侍者一眼，正气凛然说：“我天祥为人，生来只跪父母，为宋臣只跪我宋朝君主。岂可向他人而下跪？”侍者要强行迫使文天祥下跪，忽必烈用手势止住侍者，从容问文天祥：“事到如今你有什么打算？”文天祥正色回答说：“我受宋恩，身为宰相，怎肯再事他姓为臣。惟愿赐我一死足矣！”忽必烈犹有所不忍，他看着文天祥，文天祥看着忽必烈，神色自如。好一会儿，文天祥旁若无人，高声朗诵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忽必烈听后，脸色陡变，急忙挥手，令文天祥离去。李罗在一旁进言说：“陛下已亲见文天祥毫无回心转意之态，不如从其所请，以绝谣言四起，防止再生变乱。”忽必烈勉强点头同意。

文天祥被押至柴市，临刑对吏卒平静地说：“今生我事已毕！”遂从容就义。王积翁听说忽必烈已批准处死文天祥后，他赶忙奔见忽必

<sup>①</sup> 元大都城墙系用土夯筑而成，为防雨水冲刷，墙表敷以苇草，称之为蕞城苇。

烈，请求忽必烈格外施恩，免除文天祥一死。忽必烈于是又下了一道免死诏书。但是当使者持诏书到达刑场时，已经晚了。使者返回，报告了文天祥已死的消息，并呈上吏卒转交的文天祥身上的绝笔书——衣带赞。忽必烈看那赞文写道：

孔曰成仁，孟云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sup>①</sup>

忽必烈连连叹息道：“好男儿！好男儿！可惜不能为我所用。其人死，其事毕，而其名将永存天地间！”他端起一碗酒，慢慢地泼洒到地上，继而命令赠文天祥为庐陵郡公，谥忠武。又命王积翁书神主牌位，设坛祭奠。

文天祥死后，至元二十年（1283）正月，查出了中山府上匿名书的人，将其处死后谣言遂消。忽必烈又想起没有臣服的日本和态度摇摆的安南。他命阿塔海依旧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发兵两万人准备出征日本，又增侍卫亲军两万人助征。命令枢密院集议东征之事。御史中丞崔或当即建言说：“江南盗贼相继而起，都是因为集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征讨日本之役，应当暂时先停一停。江南四省应办的军需事务，应当量民力而定，不要强征其土产所无有之物。至于召募水手，应当本其自愿。等我民气得以苏缓，我们的力量充备，过三两年再征日本也不晚。”忽必烈却不听崔或所谏。由于地方上的横征暴敛，造成民怨沸腾，各地相继爆发了民众起义。忽必烈只得先令军队扑灭内乱。他转而寄希望于通过使者下书使日本臣服。他听说日本崇

<sup>①</sup> 此《自赞》文见《文山先生全集》卷10《文集》，第251页，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佛，就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正月派王积翁与普陀僧人如智一同带着诏书和礼品出使日本。可是使团从庆元出发后，中途有人不愿前往，竟在海上把王积翁杀死。使团遂自行消散。恰巧安南、占城事起，忽必烈也无力去追究使团的事，也顾不得征日本，忙下令阿塔海率军助征占城。

安南即古交趾。忽必烈平定大理后，曾留兀良合台与其子阿术与安南继续作战。因为忽必烈即位双方停战和好。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派他的第九子云南王脱欢去镇守边关。至元十五年（1278）唆都平宋后，又招降位于安南南方的占城。至元十九年（1282）占城王子补的专国，与元为敌，扣留经过的使者，所以忽必烈令唆都出兵去征伐。唆都率战船千艘，由广州出海，与占城军相战于南海，占城军败退于大浪湖。唆都乘胜追击，补的逃遁到深山密林，派人向安南求援。安南与占城为邻，不忍拒绝，就答应了与占城联合作战。忽必烈闻讯立即命令脱欢出兵攻打安南。至元二十一年（1284）七月唆都攻占了占城，而脱欢军却在安南受阻。脱欢命令唆都北上，李恒率军南下，想南北夹击安南。安南在北边布有重兵，李恒强攻，才使得安南军后撤。二十二年（1285）脱欢督军到达富良江，安南王陈日烜亲率大军阻击，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陈日烜被击败，逃到山林中去，隐匿了起来。脱欢军进入安南城，屯兵与富良江北，与南来的唆都军相会合。于是脱欢分拨大军为水陆两路，追击陈日烜。五月李恒在安邦海口打败了陈日烜军，不巧的是雨水连绵不断，道路泥泞难行，军队的粮草供应发生了困难，再加上士兵水土不服，疫病流行，作战条件对元军很不利。脱欢与众将商议，以为安南军虽然败散，但是他们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元军不可能很快把他们全部消灭。而元军伤亡也不少，蒙古精锐骑兵在安南这个多山多林之地也不能施展它的优势。所以他们决定退出安南城，撤兵北还。

安南军得知元军北撤的消息后，他们在一路上都设置了埋伏，使得脱欢退兵也极不顺利。当他们北行至册江，架起了浮桥以后，脱欢率

军先过了桥，李恒率军负责断后。埋伏的安南军避免短兵相接，只是藏匿在山林丛莽之中，射出一支支飞蝗般的毒箭。元兵无心恋战，匆忙后退，或中箭或堕入急流，人数众多。李恒指挥部队，只顾催促兵士快走，一不注意，从林中飞来的一支毒箭射穿了他的右膝，当时即跪倒地上。军士赶忙将他背起来，跑上浮桥。李恒大喊放火烧桥。安南军见元兵烧桥，纷纷从林中冲出，大杀一阵，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士兵全被杀死。元军退到思明州检点人马，伤亡惨重。李恒因箭毒攻心也不治而死，享年方五十岁。

脱欢从安南北撤没有通知到唆都，待唆都知道消息，追赶到脱欢的大营，脱欢军却早已人去营空。唆都军被安南军围困在乾满江津，唆都指挥部众左右冲突，也冲不出包围圈。饥饿疲劳的军士虽然还在做困兽之斗，而安南军的毒箭却好像长了眼睛无时无刻不盯准他们的身影，眼看一支队伍很快地死伤殆尽，唆都自感就是自己一个人冲了出去，回到军中也无法向忽必烈交待，他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遂拔剑自刎于江边。

忽必烈听到脱欢和唆都军惨败的消息后大怒，他命令再增兵安南，一定要踏平安南。当时吏部尚书刘宣犯颜直谏，说：“连年日本之役已经使得地方不得安宁，今春陛下宣布停战以后，江浙官民都欢声如雷。安南是个小国，称臣纳贡已经有许多年了。以前边帅生事起兵，他们避窜到海岛之上，使我军的大举进攻徒劳无功，白白的伤亡了不少将士。今陛下再令出征，听到这消息的人都会惊恐不已。自古兴兵必须天时，在中原打仗还要避开盛夏，安南是四时炎热瘴疫之地，毒起伤人比兵刃还要厉害。现在正是七月极热之时，大军会于静江，再到安南，不用打仗，就会病死许多，如果再遇到强敌，如何保证取胜。再说安南无粮，水路难通，陆运粮草车又难行于山道，一个人担米五斗，若十万石，就得用四十万人运输。再加上其他管理调度人员和转载人等，总数得需要五六十万人。这也不过才够大军一两个月的用度。而广西、湖南这几年调拨频繁，民不堪役，多流离失散。况且湖广一向

多流寇。万一有奸人伺机，大兵一出，乘虚生乱，虽有留守部队，人马多是衰老病残，就难以应变了。臣以为陛下当与军将中深知事体的人商量个万全的方略，否则我怕再出兵会重蹈前辙。”忽必烈盛怒之下听了刘宣的一番言辞，就好像头脑发热之时被人敷上了一块凉冰，立时冷静下来，改派使者通知脱欢，让他根据情况自定行止。脱欢看看大军新败，已不可能再行出征，只好养兵休战。

对外征战不利，内廷又发生了新的变故，忽必烈的怒火是越来越大。

## 37. 卢世荣始末

阿合马被杀后，其党羽并没有全部被肃清。有的虽然一时被撤职，不久又以各种因缘挤进官场，他们就又掀起一场又一场政治风波。

有一西蕃僧名叫胆巴，又名功嘉葛刺思，他幼年时曾从天竺僧学习梵密，得其法要。中统时帝师八思巴将胆巴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即任命胆巴为国师。胆巴有一个弟子名叫桑哥，能通诸国言语，忽必烈即任命桑哥为西蕃译使。桑哥为人狡黠豪横，好言聚敛财利之术，因此很得忽必烈的欢心。至元中建立总制院，掌释教兼治吐蕃之事，忽必烈就命桑哥为院使。至元十八年（1281）末，中书省曾令人经营油业，桑哥闻知后就毛遂自荐，要代那人去经营油业。司徒和礼霍孙不同意，说经商这类事不应当由桑哥这样的佛门弟子来主管，桑哥不服，力争说他经营一定会比原来那人盈利。和礼霍孙却瞧不起桑哥。两人越说越气，后来竟相互动手厮打起来。众人解劝开，阿合马做主把一万多斤油给桑哥去经营，一年后桑哥真的获利，并把钱上交给中书。和礼霍孙只得向桑哥道歉，说：“当初我真的没想到你会经营买卖。”桑哥很得意，在忽必烈面前讲论如何做买卖，还以此为例，引得忽必烈哈哈大笑。忽必烈说：“他们儒生哪懂得生财之道，净讲空话。国家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成。”那时忽必烈就有重用桑哥之意。阿合马被杀后，和礼霍孙为丞相主持政事，廷臣都讳言财利之事。忽必烈要东征日本，南攻安南，一帮朝臣只知言民生艰难加以谏阻，忽必烈心中大为不快。忽必烈要一意进行征讨，又感到朝中再没有像阿合马那

样操持财赋支持他行动的人，一天他和桑哥谈起这事，就让桑哥给他推荐可用之人。桑哥就向忽必烈推荐了卢世荣。

卢世荣是河北大名人。他本是一个商人，曾因行贿阿合马官为江西榷茶运使。因阿合马罪行暴露，卢世荣也被牵连罢官。他又结交桑哥，两人意气相投，桑哥就向忽必烈讲述卢世荣如何有才干，能交钞法，增税收，上可富国，下可安民。忽必烈正需要这样的人，马上召见了卢世荣。卢世荣向忽必烈讲说了他的设想，忽必烈大为赏识，于是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二十八日令卢世荣在朝廷上向群臣陈说他的主张。

卢世荣讲：“我立法治财，比平常年景当增一倍收入，而不扰民。”和礼霍孙马上就质问他：“财利无非出自民众，欲增财利而不扰民，除非你是拿自家的钱财出来。”

卢世荣好像胸有成竹地说：“丞相有所不明，容我细说。我一要禁止私人泛海经商。在泉州、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由官方造船给本，令人经商，三七分成。二要禁止权豪之家霸占铁矿，建立常平盐及铁冶都转运司。官方冶铸，造器具售卖。将盐铁之利收余粮米，储蓄，待粮价上升时再卖出，如此则必能使物价恒贱，而国家得获厚利。三是我在上都等路设群牧都转运司，以官钱买布帛，于北方易羊马，交蒙古人收养，收其皮毛、筋角、酥酪，八成交官，二成归牧者，马充军用，羊用于官赐。四是我要建立市易司，令商人物货四十税一，税款四分给牙侩，六分为官俸。五是要各地宣慰司兼都转运使司，以治课程。禁止私人酿酒沽卖，一律收归官营。各地方酒课原有欺盗，现增收二十倍，不如数交则重加罪罚。六是要建立平准周急库，贷钱给民众……”还没等卢世荣把话说完，参政张雄飞即言：“你不用再说了，我已听得明白。这不是讲刚刚汰除不久的阿合马所设的各种制司衙门要重新建立起来吗？是否还要再印发交钞，大兴理算？”

卢世荣却也不急不火，他平稳地说：“参政请听我说完。阿合马滥发交钞自不可取。金银本系民间通行之物，自立平准库后，禁止百姓

私相买卖。今后可听民间从便交易。”右丞麦术丁说：“这也增加不了国库的收入。”卢世荣看了一眼麦术丁，说：“我计划的是要收缴天下的铜钱，改铸至元钱，发行新钞，与交钞相互参用。”张雄飞担心地说：“只怕新钞发行，更加重民众的灾难。”董文用也接着张雄飞的话说：“刚才卢世荣讲他可以立法治财而利倍增，民不扰。正如丞相和礼霍孙所问这钱是出自你自家还是出自于民？如果出自你自家我没有什可问的，如果是出自百姓，我倒要说一说了。牧羊的人一年一般可以剪两次羊毛，现有一个牧羊人每天都要剪一次羊毛，主人对他能多献上羊毛很高兴，可是羊却因为无毛可避寒热，相继一个个死去，主人想要再得羊毛都不可能了。民众之财力也有限度，取之以时，还恐怕其受到伤害，如果要刻剥无遗，百姓还哪里能够生存啊。”朝中大臣都连连称是。

卢世荣向忽必烈说：“陛下，省部元老对臣所言尽行歪曲，臣再讲又有何益？”

忽必烈却对卢世荣说：“朕与你做主，你讲你的！”

卢世荣表白说：“我是一片为国为民之心，前所讲不过是计划，欲纠阿合马之偏失，为国库充盈而设想。至于利民众者，我想，如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给，行乞于市，非盛世所宜见。当令官府给衣食，委任各路正官提举其事。又如怀孟等地竹货，本系百姓栽植，有司禁发卖，使那里民众穷困，又使南北竹货不通，应罢除各地竹监，让民众自行货卖，国家从中收税。再有江南鱼课已有定例，渔民采捕，恃以为生。可是有司拘禁；还有军国事务往来靠的是站驿，而马价近增，站户还要供使臣饮食，使站户负担甚重。今后除驿马外，其余应由官府供给。”说到这里卢世荣停止不讲了。忽必烈问：“怎么？讲完了？”卢世荣说：“臣所筹划的事还有许多，他日将一一具疏，奏明陛下。我只问省部大臣，臣所言难道不是利国利民的举措吗？”忽必烈示意和礼霍孙表态。和礼霍孙说：“卢世荣所言虽有可取之处，只怕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陛下不见阿合马言利忘义、蠹国害民之前鉴吗？”

忽必烈听和礼霍孙所言后人怒，他指责和礼霍孙说：“你就知道兴科举，务虚名，耗费国库钱财，却给朕生不出一个钱来！卢世荣所讲，朕以为能使国富民足，当急行之。今安童已从北边回朝，你还回你的翰林院去吧。今朕仍命安童为右丞相，命卢世荣为右丞，麦术丁、张雄飞、温迪罕等一班人即刻全部调离中书省。”忽必烈说完，众人默默无言。忽必烈问坐在自己身边一直没有说话的真金：“皇儿，你看如此安排可好？”

真金没有料到廷议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是他知道凡是忽必烈决定了的事情，什么人也改变不了他的主意。他只能说：“孩儿惟恭听圣裁。”

众人离开后，卢世荣满怀忧虑地对忽必烈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谗言害臣者，展望前景，臣实在惧怕。”忽必烈安慰他说：“你担心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要想办事就不能怕。就是你行事完全有道理，要想叫别人不议论，也不可能。对你，我完全信任。这一点你应当放心。疾足之犬狐狸不喜，主人却会倍加爱护的。你以后自己饮食起居多加小心，要加强护卫，注意门户安全。”卢世荣听着忽必烈对他特别关照的言语，感激的涕泪交流。他趁机向忽必烈推荐了左丞、参政、参议若干人，忽必烈俱全部批准。

为了使卢世荣在朝中有得力的帮手，忽必烈特地召来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不忽木，命他参议中书省事。不忽木是燕真的仲子。燕真是康里人。六岁时被成吉思汗掠到蒙古，由唆鲁和帖尼养育长大，侍奉忽必烈于潜邸。蒙哥大汗伐宋时，燕真曾教忽必烈主动要求参加伐宋之战。阿里不哥叛乱时燕真又保护察必至上都与忽必烈相会。可惜他不久即去世。忽必烈即位后将燕真之子不忽木就送到真金那里做伴读。不忽木先从王恂学，后来又跟随许衡学。忽必烈检视不忽木的学业，对不忽木的聪明大加称赞。至元十三年（1276）不忽木与同学即曾上书忽必烈说：“臣等向被圣恩，得习儒学。臣等琢磨圣意，岂不以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晓识世务，以任陛

下之使令乎？然以学制未定，朋从数少，如同要在有数的几棵秧苗中选取嘉禾，从不多的几匹马中求找良骥一样，臣等恐其不易得也。为今之计，如欲人才众多，通习汉法，必须像古时一样遍立学校，然后才有可能。”不忽木等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当时阿合马当权，不重儒学，许衡虽为国子祭酒，教授蒙古子弟，但阿合马经常不足供诸生糜食。许衡看当权者不尊儒学，就辞职还乡了。王恂接替为国子祭酒后，到至元十五年（1278）又被召去制定历法，所以从学者就日少一日。忽必烈觉得不忽木很有见地，足以任职，就任他为利用少监。后出为真定提刑按察副使。忽必烈曾派通事护送西域僧人去作佛事，回来路过真定，僧人捶打驿吏几乎致死，驿吏诉告于按察使，按察使不敢问，不忽木做为副使接下了驿吏的讼状，将西域僧人下于大狱。通事强令按察司放人，态度蛮横。不忽木则令差役摘下通事的帽子，痛斥其不尽职守。通事狼狈逃归，向忽必烈诉说委屈。忽必烈却不以为然，说：“不忽木素来刚正，必是你们犯了法纪。”遂不理其说。并升不忽木为按察使。忽必烈屡屡听说不忽木处事公正廉明的事例，所以他要调不忽木到中书辅佐卢世荣。

不忽木到京后，忽必烈对不忽木说：“卢世荣是新进之能臣，他说用他行事，国赋可以增长十倍。朕特调卿来辅佐他，希望能使国富民强。”忽必烈没有料到不忽木听完他的话却连连摇头，说：“陛下，自古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术以惑时君，一开始人们都说他们忠心耿耿，等到他们罪恶昭著，国与民俱被他们搞的凋敝困乏，后悔却已不及。臣愿陛下不要听卢世荣胡说。”忽必烈很不高兴，他问：“你是不打算就任参议一职了？”不忽木坚决地说：“此参议之职，臣绝不敢拜，我只怕他日与其共同获罪。”忽必烈见不忽木态度坚决，只好挥手叫他离去。

忽必烈一心想卢世荣当政能够迅速改变钞法坏乱、民怨丛生的局面，他对卢世荣寄予莫大的期望。卢世荣刚刚上任不几天，御史中丞崔咸却不识时务，上书忽必烈，说卢世荣不宜为相。忽必烈览书大怒，

在朝会上大发其火，怨愤满怀地说：“你们不能为国家增赋致财，朕用一个卢世荣，你等就视为眼中钉吗？卢世荣早就料到他一上任就会遭到攻击，果然不假。”他怒视崔彧说：“朕今即免去你的官职。朕倒要看看卢世荣能不能任丞相？”众臣见忽必烈发那么大的火，谁都不再讲话。卢世荣则趁机启奏说：“天下能规划钱谷之事的人，过去都在阿合马之门，因受阿合马牵连，全被罢职。然而未免打击过宽。臣想择其中一些通才可用之人，却又怕有人说臣起用罪人。”忽必烈说：“你何必有这么多顾虑。你以为可用的人，挑选使用就是了。”于是往日阿合马的党羽多又被恢复任职。一日卢世荣又奏请忽必烈任命阿合马的旧党宣德为浙西宣慰使。忽必烈说：“宣德这个人，人多言其恶，难以再用。”卢世荣说：“宣德说他可以每年上缴国库钞七十五万锭。这可是不少的数目啊。”忽必烈犹疑了一会儿，还是答应了卢世荣的请求。卢世荣又进一步要求专任官职之权。他说：“臣伏蒙圣眷，陛下诸事皆委于臣。臣以为今日之事，如数万顷田，过去没有人耕种，尽生荒草。今臣开辟出来，有已耕的，未耕的；或才播种，或刚生苗，然而如不令人看守，为物蹂践，就十分可惜了。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然而若不尽力，辟田者也是徒劳。守田者尽力，而田不雨，也会没有收成。所谓天雨，是要陛下为臣添力也。望陛下怜臣处事之不易。”忽必烈说：“朕知道你的难处，会全力支持你的。”

卢世荣自恃忽必烈是他的坚定靠山，又安排了诸多心腹党羽，遂在中书专权跋扈，全不把安童放在眼里。左司郎中周某与他意见不合，他即捏造罪名，将周某杖一百后私自下令处死。朝中为之震惊。有人将此事告诉了真金，真金说：“财非天降，要岁取赢利，无非生民膏血。卢世荣所行，岂只害民，实为国家之大蠹。父王一时被他蒙蔽，我断定他不会长久。多行不义必自毙！”果然，到了至元二十二年（1285）四月，监察御史陈天祥即总结卢世荣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上书忽必烈道：

卢世荣素无文艺，亦无武功，惟以商贩所获之费，趋附权臣，营求入仕，舆贿攀附，输送权门，所献不充，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於其任，专务贪饕，所犯赃私，动以万计。其隐密者固难悉举，惟发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掇取于人，及所盗官物，略计：钞以锭计者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锭计者二十五，银以锭计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计者一万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马以匹计者十五，玉器七事，其余繁杂物件称是。已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人所共知。

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既怀无魔之心，广蓄攘掇之计，而又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得专之。是犹以盗跖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当代，亦恐取笑于将来。朝廷信其虚诞之说，俾居相位，名为试验，实授正权。校其所能，败阙如此；考其所行，毫发无称。此皆既往之真迹，可谓已试之明验。若谓必须再试，只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权，岂可轻授。夫宰天下，譬犹制锦。初欲验其能否，先当试以布帛，如无能效，所损或轻。今擢相位以试验贤愚，犹舍美锦以校量工拙，脱致隳坏，悔将何追！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昔鲁哀公欲敛于民，问于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此推之，民必须轻赋而后足，国必待民足而后丰。《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夫财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月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其用之不乏。

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将致十年之积；危万民之命，易一世之荣；广邀增羨之功，不恤颠连之患；期锱铢之诛取，诱上下以

交征。视民如雠，为国敛怨。果欲不为国家之远虑，惟取速效于目前，肆意诛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敛财之方复何所赖？将见民间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殆有不可胜言者。

计其任事以来，百有余日，验其事迹，备有显明。今取其所行与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略举数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始言能令民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者。若不早有更张，须其自败，正犹蠹虽除去，木病已深，始嫌曲突徙薪，终见焦头烂额，事至于此，救将何及？

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崇可期，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缄默自固，亦岂不能！正以事在国家，关系不浅，忧深虑切不得无言。<sup>①</sup>

忽必烈看罢奏疏，感到问题严重，就命陈天祥与卢世荣同到上都对质，命御史台与中书共同审理此事。卢世荣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招认。御史中丞郭佑、参政撒的迷失等回报忽必烈说：卢世荣招认他没有通知丞相安童支出钱钞二十万锭，不与枢密院商议调三行省一万二千人于济州，私派官吏，起用阿合马党羽众多，设立多种牙行，调出县官钞八十六万余锭……忽必烈听了卢世荣所招供的内容，又急又气，他没有想到卢世荣这么快就使他大失所望。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忽必烈只能命令将卢世荣系于狱中。重新命安童与诸老臣修改卢世荣所行的政事。至十一月在众多大臣的要求下，忽必烈只得下令处死了卢世荣。卢世荣的迅速下台，是汉人儒臣与阿合马余党斗争所取得的一次胜利，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到后来汉人儒臣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sup>①</sup> 见《元史》，第3944—3946页《陈天祥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 38. 真金之死

卢世荣事败之后忽必烈即命原中书左丞麦术丁辅佐安童行中书省事，既而又命御史中丞郭佑为参知政事，增加帖木儿为参知政事，位在郭佑之上。他对帖木儿说：“自今天起，诸事朕皆贵于你。”看来帖木儿深得忽必烈信赖，但是他却拿不出什么施政主张。这时却有一个阿合马的余党，名叫答即古阿散的人向忽必烈献计说：“海内财谷，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内外监守，上上下下，皆多有欺蠹。请大行钩考。”

在阿合马时，曾屡行钩考，把钩考作为打击异己和搜刮钱财的手段。每一次钩考都伴随着诸多官员的更迭，每一次钩考阿合马的私人财富都会大大增加。当然每一次钩考对忽必烈也都会有所贡献。忽必烈只图其利，而不计其害，当答即古阿散提出再次进行钩考时，忽必烈为填补他东征日本、南讨安南所造成的国库空虚，就立即欣然批准，并赐答即古阿散三品官印，敕令各部门对钩考不得阻梗。

其实，答即古阿散提出钩考全然不是为了忽必烈填补什么国库空虚，他有两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个是要对张雄飞进行打击报复；另一个目的就更加阴险，那就是要直指阿合马的死敌，儒臣们的撑腰人，皇太子真金。答即古阿散与阿合马的岳丈蔡仲英和阿合马的儿子忽辛都有很深的交情。当阿合马被杀后，随着他罪恶的暴露，蔡仲英和忽辛都被牵连，家被抄，人被逮。忽辛被带到中书省审问，可是谁也审不了他的案子，因为无论谁审，他都要指着审问人的鼻子大声质问：

你当初使了我家的多少多少钱物，你有什么资格审问我？直到参政张雄飞审问时，张雄飞径直问忽辛：“我可受过你家的钱物？”忽辛只得低下头，嘟哝着说：“我爸给你官做，你都不要，也就你没有接受过我们家的钱物。”张雄飞对忽辛说：“那我可要审问你了，你要照实回答。”面对清廉刚正的张雄飞，忽辛从心里佩服，一五一十，对他贪贿不法的行事全都招了出来，因而使阿合马余党的案子很快得以审清。

至元二十一年（1284）春正月初一，和礼霍孙以忽必烈古稀之年御政，率百官奉玉册玉宝，上尊号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忽必烈在大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心中很高兴，就要大赦天下。张雄飞在一旁却向忽必烈进谏说：“古人言，无赦之国，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圣明在上，岂宜数赦？”忽必烈以为张雄飞说得有道理，就对张雄飞说：“大猎而后见善射，集议而后知能言。你言之有理。朕今从你。”于是免了大赦之诏。由此阿合马的余党像蔡仲英之流就失去了一次被赦的机会。答即古阿散恨透了张雄飞。可是忽必烈却喜欢张雄飞的刚直。朝会后不久，一天张雄飞在中书值班，忽必烈有旨急召。张雄飞以为有什么紧急军政大事，谁知到了便殿，忽必烈只对他说：“我听说你很清贫，卿可谓真正做到了廉洁奉公。今特赐卿银二千五百两，钞二千五百贯。”张雄飞当下跪拜谢恩，多余的话什么也没有说，就要退出大殿。当他走到殿门时，忽必烈却又大声召回了他。张雄飞以为忽必烈赏赐他是要他去办什么事情，就赶紧回转身，问：“陛下要臣去办理何事？”忽必烈却一笑：“再赐卿金五十两，一箱纯金酒器。”张雄飞直觉得莫名其妙，平白无故，瞬间两赐金银物品。但是皇上的赏赐是不能拒绝的。他只有再次谢恩。张雄飞领得那些赏赐后，统统把它们封存起来，一直没有动用。

答即古阿散奉命钩考，命下属第一个直奔张雄飞家。真金闻讯，立即叫人传谕安童：“皇上所以赏赐张雄飞是旌表他的廉直，你难道不知道吗？怎可允许小人前往讹诈？”安童派人制止，答即古阿散却以亲受皇命检查百官，不予理睬。张雄飞看着来人将忽必烈以前的赏赐一

一搬走，他只是淡淡地说：“一分不少，一件不缺。当初我封存起来，就是预备会有今天啊。你们都拿去吧，这些身外之物，对我一毫不损。”答即古阿散听属下报告情况后，暗自生气：“这个老东西，竟对钱财毫无感情！”因为钩考量很大，把张雄飞的家抄了，他也就泄了私愤，暂时不去管张雄飞，转而把目标指向了御史都事尚文。

尚文字周卿，祁州深泽人。为张文谦、刘秉忠所知，荐于忽必烈。曾参与朝仪制定，后官辉州守，历户部郎中至御史台都事。当时御史中丞崔彧被罢免，各行台上文皆集于尚文之手。有江南行台不满忽必烈任用卢世荣当政，上奏书一封，讲忽必烈年事已高，太子正青春鼎盛，皇上当禅位于太子，并言南必皇后<sup>①</sup>不应当干预朝廷上事。尚文把这件事报告了真金，真金很恐惧，深怕忽必烈知道这事后，误以为是他指使。尚文当时即把这封奏书压下，不予上奏。而当卢世荣被下狱中以后，南御史台阿合马之党羽把此事报告给了答即古阿散。答即古阿散马上意识到，如果抓到那份奏书，就可以给真金一个狠狠的打击。答即古阿散请求忽必烈进行钩考的真正目的也就在于要搜到那份奏书。

答即古阿散抄了张雄飞的家以后，中书参政郭佑觉察到答即古阿散有些公报私仇，他对忽必烈说：“自平江南，十年之间，凡钱粮事已经过八次理算。今答即古阿散又复钩考，徒增骚乱，臣以为应当停止钩考。”忽必烈表示可以考虑适可而止。答即古阿散得知这一消息后，他赶紧抢先一步，趁忽必烈还没有发出停止钩考的命令时，迅速下令没收内外百司吏案。他亲自到御史台拘封那里的文案。尚文却早已把江南行台所上的奏书抽下。当答即古阿散带人到达御史台后，他坐在庭上，立等属下要把江南行台的奏书查出拿走。从白天查到黑夜，人们把御史台的文案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那份文件。尚文等更佯装不知他们要找的什么文件，说压根儿就没有见到过。答即古阿散只

<sup>①</sup> 忽必烈的次皇后。

得悻悻离去。但是他却把这事报告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半信半疑，命令宗正府的薛彻下去找尚文索取。尚文还是一口咬定说他没有见过那份奏书。薛彻只好空手而回，如实向忽必烈做了回报。

尚文连夜找到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以及安童丞相，说：“这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谋至奸！答即古阿散是阿合马的余党，赃罪狼藉，宜先发其事以夺其谋。”两人都觉得尚文分析的有理。于是转天一早安童即面见忽必烈，向忽必烈讲述了答即古阿散的贪赃之罪，也讲述了南行台奏书的经过以及答即古阿散的狼子用心。忽必烈先是气的胡子都翘了起来，浑身发颤，他责备安童说：“你光讲答即古阿散有罪，你们就没有罪吗？”安童说：“臣等无所逃罪。但是答即古阿散名在阿合马党籍，罪不容赦。他这次钩考明明是别有用心。如果要钩考也要另选他人为长，领导钩考，才不至于引起大的纷乱。”忽必烈这才略微消气，同意安童的建议，撤消答即古阿散的钩考班子。尚文等即乘机向忽必烈一一陈蔡仲英、答即古阿散的罪状，经查核，又很快获得了答即古阿散贿赃的证据。答即古阿散失去了忽必烈的支持，忙于自保，最终还是被系于狱。

答即古阿散所掀起的一场钩考风波虽然得以平息，但是真金自知道忽必烈已了解南行台上书的内容以后，他整日整夜都睡不安稳，他一直担心忽必烈有一天会对他进行严厉的责备或者处罚。由于神经过度紧张，整天在忧虑恐惧中度日，他终于病倒了。虽然卢世荣被处死，答即古阿散被关进监狱，给他一些安慰，但是他身体素弱，竟一病不起。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冬十二月郁郁而死。享年才四十三岁。

真金是察必皇后的第二子。其兄早亡，忽必烈对真金甚为爱惜。真金幼年时忽必烈即命大儒窦默、李德辉、姚枢等人教以儒家经典，学习儒家的治国之道，并将蒙古亲信置于真金身旁为护卫，为辅佐。忽必烈即位后不久，真金还不到二十岁，忽必烈即封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继又命真金兼判枢密院。至元元年，忽必烈命真金到中书省开始签署文书。真金为人朴实谦和。他的乳母知道他要到中书省事

后，替他高兴，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套新衣，让他换上。真金笑着说：“我去办事，不是去赴宴，穿上漂亮的新衣干什么。”在中书他对老臣极为尊重谦恭。史天泽向他奏事，他说：“我年轻，对祖上典则不熟悉，对治政有很多问题不懂。父皇命我担当要职，还要你们这些老臣多加辅教。”一有闲暇他就请老臣给他讲述祖上的训诫和他们自身从政的体会。真金温文尔雅，甚得儒臣们的爱戴。忽必烈闻听到这些情况也很高兴。

真金对父母又很孝敬。有一次忽必烈至上都的途中病倒在驿站上。真金忧急交加，和他的母亲察必皇后一起轮番守候照料，数夜不寐。他请医问卜，祷告上苍，忽必烈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后来察必中风，瘫在床上，真金长期守候在母亲的床边，好言抚慰，而他一个人时却暗自悲泣。忽必烈和察必两个人在一起时都说：“真金是个孝顺孩子。其他几个孩子都难以和他相比。”

当儒臣们建议早立太子时，忽必烈曾有一度犹疑。因为他对四子那木罕也很喜欢。那木罕比真金小几岁，可是却比真金剽悍的多，具有典型的蒙古男儿的骁勇气质。他曾对那木罕私下说过，将来要他继承皇位。自至元二年（1265）封那木罕为北平王以后，忽必烈连年都给他特别丰厚的赏赐，有金钱，有牛羊，有人马等等。真金文雅，那木罕刚强，立谁为太子，忽必烈很费踌躇。最后考虑到儒臣们的倾向，他才选择了真金。而把守卫祖宗基地的重任给了那木罕。

真金被立为太子后，更加崇敬儒臣，推行儒道。东宫殿宇建成后，工部还要凿石为池，如唐代曲水流觞故事。真金不同意说：“古有肉林酒池，你们想让我去效仿吗？”忽必烈以侍卫亲军万人属东宫，真金命将领选骁勇者教以兵法。他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就在一起讲论经典，如《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名士王恂、李谦、宋道常在他身边为顾问。他又聘大儒杨恭懿、刘因为辅。对于真金崇尚儒道，学习汉法，一开始忽必烈积极支持，因为他自己也要以汉法儒术治理中国。所以他把真金做为了他满意的继承人。真金身体素弱，常生病。每有

病，忽必烈都亲自看望，甚至有时亲自为真金调药喂食。更遑近臣为真金早日恢复健康祷告天地神祇。可以说忽必烈与真金之间长期以来父子情深。

可是忽必烈行的是霸道，真金行的是王道。在儒臣的要求下，真金参预朝政，中书大事先启真金后乘忽必烈的情况下，两人行事的分歧逐渐分明。真金是纯用儒士行儒术，以仁义为本，致力于修德政；忽必烈是以儒为表，以功利为实，重用的是阿合马之流，行的是跋武扩张，强权政治。父子俩虽然没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但是在用人行事上双方皆各有不满。阿合马与卢世荣的被杀被诛，与他们父子俩之间的矛盾与行事方针策略不同，多多少少有些关系。真金之死也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一种结果。

真金死后忽必烈非常悲痛。真金是他一手选定的继承人。当至元二十一年（1284）那木罕被海都放回，看到朝廷大事先启后奏，真金已亲自临政时，他曾问忽必烈：“父皇让真金临政，他这不已实际上当了皇帝吗？这不把您架空了吗？”忽必烈当时很生气，斥责那木罕说：“咱们父子本是一家。你怎么能够这样明目张胆地进行挑拨。就你这度量，你给我滚的远远的，再不要来见我！”忽必烈想着，为了真金，他狠心训斥了那木罕，从那时那木罕就和他疏远了。可是真金竟死了，“为什么让我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老天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呀！”他想不开，一连三天没有好好吃东西，觉也睡不着，真金那和善的面孔总是在他眼前晃动。过年了，忽必烈仍沉浸在悲痛之中，宫里一点欢乐的气氛也没有。他总是一个人呆坐着，连南必皇后也不见。有时就喃喃地说：“真金，你这是为什么呀？我还不是在为你铺路吗？你以为我不知道阿合马奸，卢世荣猾，我不过是用他们聚敛钱财罢了。儒、释、道、阴阳、杂家，俱当为我所用呀。做为君主就必须要有铁腕，能驾驭各家。你太善了，也太纯了。也是我把你完全交到儒士们手中了。你只看儒家之长而未见其短，你只见阿合马之短而未见其长，你是盛世的太平太子而缺乏开国君主的雄风啊。我让你历练的太少了。

你怎么就经不住一点波折呢？你太缺乏我祖成吉思汗的坚毅与刚强了。可是你毕竟是我几个儿子中最有王者风度和帝王修养的人了。你去了，你让我把这偌大的事业交给谁去继承啊……”有时他喃喃着就会止不住地老泪纵横。

大年初一本是众臣朝贺新年的喜庆日子，忽必烈下令一切庆典活动全免。他命人将皇太子的位子封住，朝中之事一时全懒得过问。还是桑哥向忽必烈说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珈上书说会稽、钱塘等地原有佛寺，皆为宋毁，宜修复，为皇上和东宫祈祷。于是忽必烈批准了杨琏真珈总理其事。后来脱欢又奏说安南之事未竟，开春之后将要带兵出发。忽必烈才不得不把亡子之痛暂时放下，国家一些大事总得需要他来决定啊。况且安南事未了，北边又发生了叛乱，忽必烈已不能再安坐朝中了。

## 39. 起用南人

至元二十三年（1286）正月，忽必烈封陈益稷为安南国王，命阿里海牙为左丞相，再征安南。大军至，陈日烜又弃城逃奔于山林之中。阿里海牙不能速胜。到了六月，湖广行省派遣使者向忽必烈奏禀说：由于连年用兵，那里百姓不堪重负，官库已无储蓄，民众已不胜其困。特请求暂时罢兵，以待来年民力有所缓转，再图大举。此时，阿里海牙战死的消息也从前线传来。忽必烈只得下令撤兵。

这时和忽必烈一起参预军政的儒臣大都已经亡，一时忽必烈感到人才倍缺。恰有翰林集贤直学士程钜夫向忽必烈奏报说：省院诸司皆有南人参用，惟御史台、按察司不用南人。江南风俗是南人最为熟悉，应当参用南人。<sup>①</sup>忽必烈问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的意见。玉昔帖木儿说：“待我们选择到南人的贤明人士以后，再向陛下回禀。”忽必烈反问玉昔帖木儿：“那就是说你们现在所用的汉人全都是贤明人士喽？”玉昔帖木儿不敢保证。于是忽必烈即命程钜夫为侍御史，行御史台事，

291

---

<sup>①</sup> 元朝实行民族等级制度对人民进行统治。将全国民众划分为四等人。一等是蒙古族，也称“国族”，“自家骨肉”。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北各民族，西域以及欧洲人，也称为“诸国人”。三等是汉人，也称“汉儿”，包括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高丽人以及被蒙古较早征服的云南、四川行省的居民。四等是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包括最后被蒙古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四等人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待遇相差很大。这是元朝实行种族统治政策的产物。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元史》第101页“四等人制”条目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元代社会生活史》（史卫民著）第51页“民族等级制度”。

赍诏书往江南去寻求遗逸。以前忽必烈下诏都用蒙古字书写，这一次特命用汉字书写诏书。程钜夫临行，忽必烈特别嘱咐他说：“此行，卿一定要把叶李招来！”叶李字太白，杭州人。当忽必烈攻打鄂州时，蒙哥卒于合州钓鱼台，贾似道与蒙军私订了开庆和约，忽必烈率军北撤。贾似道冒领功赏，骄横恣肆，朝廷内外无人敢加非议。那时叶李是个太学生，却率八十三个同学伏阙上书，斥责贾似道变乱纪纲，毒害生灵，招致神人共怒。贾似道查得书稿出自叶李之手，就唆使其党羽临安府尹，诬陷叶李，将叶李打入大狱。后来又把叶李流放到漳州。一直到贾似道死后，叶李才获得自由。南宋灭亡，元江淮行省及宣抚、提举交相征聘，叶李俱不答应出仕。至元十四年（1277）忽必烈曾命御史大夫相威行台江南，寻求遗逸，相威就把叶李之人报告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对叶李当年上书末尾所说“前年之师，适有天幸，克成厥勋”一直念念不忘。

程钜夫到江南不负忽必烈所望，将叶李、赵孟頫、孔洙、张伯淳等二十余人带到了大都。赵孟頫字子昂，是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他自幼聪敏，过目成诵，长大以后为文操笔立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忽必烈在披香殿召见这些南来的儒士，众人跪拜后起立，程钜夫一一向忽必烈进行介绍。他先介绍了叶李，忽必烈忙对叶李说：“卿远来一路劳苦了。”接着又说：“卿昔时讼贾似道书，朕尝识之。”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命叶李坐在他的身旁。程钜夫又介绍赵孟頫，忽必烈见赵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甚是喜爱，也招呼他坐在自己身旁，位于叶李之上。程钜夫依次介绍，忽必烈都一一赐坐，向他们询问治国之道。当下叶李即侃侃陈说历代帝王得失成败之因由，忽必烈不断点头，表示赞赏。然后他说：“众卿不妨讲说当今之政。”叶李又抢先说：“臣闻以前军务繁忙，陛下尚不断招罗英杰，使中原人才毕聚于陛下周围。今天下混一，偃武修文，怎可不作养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学提举以及郡学教授多被罢空，而此乃风化所系，弘扬治道之本，臣请陛下复立提举司，专提调学官、课诸生，

上其成才者于太学，以备录用。凡儒户徭役，乞一切蠲免。”忽必烈说：“此事当令中书行之。”他又问赵孟頫有什么想法。赵孟頫说：“臣说得不一定对。”忽必烈说：“但讲无妨。”赵孟頫于是把他考虑很久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说：“我听说中统钞虚，而改为至元钞。当初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钞为至元钞。又二十年后至元钞必复如中统钞。今刑法欲以赃满至元钞二百贯为死罪，似不足深取。古来以米、绢，民生所需，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四者为值，虽升降有时，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当时桑哥在坐，马上批驳赵孟頫说：“今朝廷行至元钞，故对犯法者以此为标准计赃论罪。你以为不合适，是不是要反对至元钞？”赵孟頫并不示弱，据理力争说：“法者，人命所系，我说得是个理字。难道至元钞终无虚时？”忽必烈马上说：“今天是让诸卿发表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众人各自陈说了自己的意见后，忽必烈表示要量才而用，勉励众人将来都要恪尽职守。

因为财赋困难是当务之急，老臣麦术丁建言说：“自制国用使司改尚书省，颇有成效。今仍分两省为便。”忽必烈也早想大用桑哥，于是借麦术丁的建议，就立即决定重设尚书省，安排桑哥和帖木儿为平章政事，叶李为左丞，马绍为参知政事。本来忽必烈还想重用赵孟頫，因桑哥不同意，只得任赵孟頫为兵部郎中，增阿鲁浑萨里为右丞。阿鲁浑萨里是维吾尔人。他的父亲叫万全，一名乞台萨里，精通佛学。至元十二年（1275）时任释教都总统。阿鲁浑萨里是他的仲子，幼年受业于国师八思巴，忽必烈听说他好学，就又令他学习汉学。后来阿鲁浑萨里事太子真金为侍卫，又转为忽必烈的宿卫。至元二十年（1283）江南来人密报忽必烈说有宋室人员谋反。忽必烈一听就怒不可遏，即命派使者去江南，要将被密告者逮捕到京。阿鲁浑萨里即对忽必烈说：“密报是假。陛下无需派什么使者。”忽必烈问：“你怎么知道密报是假？”阿鲁浑萨里为忽必烈分析说：“陛下试想，如果真有人谋反，当地郡县为何不知？他们为何没有报告？谋反的消息不来自郡

县，而来自密告，一定是告密的人与他所讲的谋反者有仇，企图借陛下之手杀人报仇。现在江南初平，民心未定，一旦以小人之言加以追捕，恐事传扬开来，人人自危。徒使告密者得逞。”忽必烈猛然醒悟，马上把告密者抓捕审问，果然是诬告。原来那人找人借钱，人家不借给他，就诬告人谋反。忽必烈得到确切结果后，对阿鲁浑萨里说：“不是卿及时提醒朕，就要出大乱了。只恨朕用卿太晚。”于是提拔阿鲁浑萨里为朝列大夫、左侍仪奉御。阿鲁浑萨里劝忽必烈用儒术治理天下，不可只用阿合马之流，应当广招山野有才之士。忽必烈就设立了集贤馆，以阿鲁浑萨里为统领，派使者四出求贤。阿鲁浑萨里又对忽必烈说：“陛下初置集贤馆以待天下贤士，应当选择有重望的大臣统领。”忽必烈就派司徒撒里蛮为统领，改阿鲁浑萨里为学士。于是凡有应招到集贤馆的人，其所受待遇都特别优厚，车服、供帐都令人羡慕。

一次，忽必烈到集贤馆视察。馆内的蒙古官员故意将所供贤士所用的食物、用品一一陈列，目的是希望忽必烈能够注意，然后给以减少。果然，忽必烈问起对馆士的供给。那蒙古官员说：“这是馆里对所招之士人的一天供给，陛下看是否太多了？”不料忽必烈对那个蒙古官员大声斥责说：“你想让朕减少供给吗？就是十倍于此以待天下士，朕还恐怕人才不至，若再减少供给，谁还肯来！”蒙古官员碰了一鼻子灰，赶紧退下了。阿鲁浑萨里对忽必烈说：“国学是人才之本，应当建立国子监，置博士弟子生员，优其供给，使学者日盛。”忽必烈同意并命阿鲁浑萨里具体办理此事，任阿鲁浑萨里为集贤大学士。值立尚书省，忽必烈又命阿鲁浑萨里与桑哥共事。阿鲁浑萨里不愿与桑哥同僚，力辞右丞之职，忽必烈就是不许。阿鲁浑萨里无奈，只得受命。继而又为平章政事。

忽必烈又拟用程钜夫为参知政事，程钜夫固辞，改任他为御史中丞。御史台一位蒙古大臣向忽必烈说：“程钜夫是南人，而且年少，不宜任此要职。”忽必烈瞪着那个蒙古大臣，厉声问：“你没有用过南人，怎么知道南人不能用！朕今天宣布从今往后，省部台院，必参用南

人！”于是就以程钜夫为集贤直学士，拜侍御史。

忽必烈对赵孟頫印象很深，又听说他这个人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总觉得对他的安排不尽恰当。一天他想起赵孟頫，就乘辇直去赵孟頫家，想看看他在做些什么。事前没有任何人通报，赵孟頫正在作画，猛然间却发现忽必烈站在他的室外。赵孟頫慌忙放下画笔，对忽必烈叩拜，请求忽必烈恕他有失迎迓之罪。忽必烈笑着说：“哪有那么多罪，朕又没有事先告诉你要来。你画你的，我来看看你作画。”赵孟頫给忽必烈安排好茶果，就抓起笔，继续画他那幅未完的画。忽必烈走近一看，不由得惊呼起来：“啊呀，卿这是……这是……”，他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因为他见别人作画都是一笔一笔，不是线就是点，或抹或染，赵孟頫却是在一横一竖，一撇一捺，在认认真真地写字，一个个蝇头小楷，相互有序地排列起来构成画面一个个线条，看得出来他的这幅画就是由一个个小字组成的。这得需要多大的功夫啊！他已经看出来赵孟頫画的是孔子的画像，而那画面的文字就是一部《论语》。忽必烈连声称奇。赵孟頫又写完了一道衣线，把笔放下，说：“臣闲来无事，也只是温习圣贤的教诲而已。”他请忽必烈到堂上就坐，忽必烈兴致很好，一边品茶一边好似随便地问道：“卿看叶李与留梦炎两人的才干如何？”赵孟頫说：“留梦炎是臣的父执辈，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忽必烈微笑着说：“这么说，卿是以为梦炎贤于叶李了？”他不等赵孟頫回答，却接着说：“留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之时，他却依阿取容；而叶李一布衣，乃伏阙上书，叶李实贤于梦炎啊。卿以梦炎为你父亲的朋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而讥之。”赵孟頫站起身，走到门前，望着庭院的花木，顺口而吟道：

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

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sup>①</sup>

296

赵孟頫语音刚落，忽必烈就拍手叫好道：“好，好，卿真胜过曹子建七步之才了。‘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说得好，说得好！坐，坐。”忽必烈问：“卿是赵太祖孙还是太宗之孙？”赵孟頫回答道：“臣是太祖十一世孙。”忽必烈问：“太祖行事，你知道吗？”赵孟頫回答说：“不大清楚。”忽必烈爽朗地笑了起来：“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他望着赵孟頫说：“卿之才可获大用。只是有国臣一时梗阻，容朕徐徐安排。”

忽必烈对中央政权的领导班子做完调整，即命皇子脱欢继续征伐安南。安南的战事没有完结，西北又发生了宗王乃颜的叛乱。忽必烈不顾已七十三岁高龄，又亲自率军出征。

---

<sup>①</sup> 此诗题为《讥留梦炎》，见陈衍撰《元诗纪事》卷八，第1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40. 亲征乃颜

乃颜的曾祖父是成吉思汗的幼弟别里古台。<sup>①</sup>成吉思汗分封其地在黑龙江流域广宁路。那里水草丰饶，宜于畜牧，部众人多，原是辽国契丹人的故地。至乃颜即位，其家在辽东已历四世，居六十年，由于根基雄厚，乃颜就有了不臣之心。海都与昔里吉叛乱时，乃颜即与其相勾通。由于海都和昔里吉全被忽必烈击败，乃颜那时没有敢贸然起兵。不过至元二十一年（1284）北京宣慰使亦力撒合还是发现了乃颜部的行动有所异常，就派使者驰告忽必烈对乃颜要有所提防。

至元二十三年（1286），忽必烈平定昔里吉之乱后，为防止边疆部族动乱，曾在朝廷议论要禁止辽东女真、水达达等部族使用弓箭之事，并要改组那里的地方行政机构。这一议论引起辽东各部族的不满，虽然这议论并没有实施，但是乃颜却以为得到了可乘之机，就借此煽动辽东部族起兵闹事。他联合了一些藩王，积极准备叛乱。他派使者到海都那里游说，海都答应举十万兵为应。他又派使者与镇守塔米尔河的北安王那木罕的部属胜剌哈、也不干诸王取得联系，结为犄角之势。<sup>②</sup>二十四年（1287）二月，辽东宣慰使塔出闻讯，即派使者把情

<sup>①</sup> 成吉思汗兄弟五人，各有封地，其子嗣世袭为王。这兄弟五人的世系可见《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乃颜其父名叫爪都，曾拥戴忽必烈为大汗，被封为广宁王。见《元史》卷117别里古台传。

<sup>②</sup> 那木罕又作南木合，为忽必烈第四子。至元三年（1266）六月被封为北平王（见《元史》卷六），又称北安王（见《元史》卷12）。《蒙兀儿史记》卷76有传。

况报告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当即命塔出与皇子爱牙赤备兵防御，<sup>①</sup>并派伯颜到乃颜部去察看情况。伯颜装载着衣裘进入乃颜所部境内，凡所经过的驿站都有馈赠。胜刺哈得知伯颜北巡的消息，就派使者邀请伯颜和土土哈赴宴，想对他们加以笼络。土土哈不愿赴宴，伯颜于是只身前往。既至，乃颜与胜刺哈盛请款待，在宴饮时却劝伯颜与他们一道行事。伯颜不从，乃颜就要把伯颜软禁起来。伯颜发现了他们的意图，就说容他再考虑考虑，遂借口上厕所，溜出大帐。然后与他的随从分三道急忙奔逃。各驿站的人因得到过伯颜的馈赠，都给他争献健马，伯颜因此能够得以脱险。他回来即向忽必烈报告了乃颜确实谋反的情况。

至元二十四年（1287）四月，乃颜公然举兵谋反。忽必烈传谕北道诸宣慰司及各王不要随从乃颜，同时急调伯颜去镇守和林，切断乃颜与海都的联系。同时又派急使阿沙不花说服诸王纳牙人觐，瓦解乃颜与诸王的联盟。然后忽必烈急忙调兵遣将，准备御驾亲征。可是忽必烈军还未来得及北上时，乃颜军已先南下，塔出与爱牙赤军首当其冲。两军在建州大战，塔出身中流矢，奋勇保护皇子，因不敌乃颜军的骁勇，他们的部队从威平南渡辽河，退到了沈州。

五月二十日，忽必烈亲自率领李庭、董士选的汉军，兵发上都。六月三日，忽必烈军至撒儿都，大营还未扎稳，乃颜军的先锋部队已经逼临。乃颜是一个基督教徒，他的军队打着十字旗，将士都佩带着十字架。其先锋大将塔不带率六万人，列好阵势后，就向忽必烈军挑战。忽必烈此时已年届七十三岁高龄，又身患风湿，只能坐乘象舆督战。面对塔不带的挑战，李庭从营中拍马而出，率军迎战。他一马当先，挥刀呐喊，不料从塔不带军中飞出的流矢竟一下子射中了他的胸肋。李庭自恃英勇，叫部下帮他把伤草草一裹，就继续挥军而战。忽

<sup>①</sup> 爱牙赤，为忽必烈第六子。所封之地在河西（今甘肃一带）。其事可见《蒙兀儿史记》卷76本传、《新元史》卷114。

必烈远远看见李庭体力明显不支，他怕第一战就遭到惨败，影响军队的士气，即传令命李庭后撤，同时命军中弓箭手做好应战准备。果然，李庭军后撤，塔不带军就列阵紧逼向前。看塔不带军已经走近，忽必烈一声令下，万箭齐发，这才遏制住塔不带军的攻势。

一连几天，塔不带军都耀武扬威，忽必烈军只能处于守势。一则是忽必烈军远道而来，仓促应战，军士疲劳而且数量不敌；二则正值雨水连绵，其粮草供应不继；三则风雨天气中忽必烈的风湿病发作，十分痛苦。在这种情况下，诸将议论不如暂时撤军，以待后援部队到来再和敌人交锋。博罗欢坚决反对。博罗欢在伐宋时与忽必烈各领一军南下，平宋后以中书右丞行省甘肃，后以疾还上都，官御史大夫。当忽必烈要亲征乃颜时，他曾谏言说：“当初太祖分封东路六王，以二十数计，乃颜部得其九，其他五王得十一，今只要征五王兵自足挡乃颜，何烦皇上御驾亲征！”忽必烈不听，因为他知道乃颜所以敢大举反叛，是他们知道太子真金已死，欺他年老不能带兵。所以他一定要亲自出征，以镇慑参加反叛的诸王。博罗欢说：“皇上必欲发中原之兵，亲自出征，臣请随军效力。”忽必烈就命他去督辽东五王兵马一同会战。仓促与乃颜的先锋部队相遇，忽必烈看到塔不带军队的实力强大，心内也自震惊。但是对诸将要求撤兵的议论他却不以为然。他召开了军前紧急会议，博罗欢在会上大声说：“今两阵相对，岂容先动？如果一旦先撤，后果必不堪收拾。”诸将问不退兵又将如何，博罗欢却也一时没有主意。急得他只是连声说：“我就知道不能撤，一撤必大败，办法你们大家想！”忽必烈望着众人，大家一片沉默。

这时供膳司农卿铁哥说：“过去李广一将被困，还能以疑兵退敌，何况现在有陛下万乘之威。今敌众我寡，不得地利，我们为何不可设疑以退敌呢？”忽必烈还没说话，博罗欢就拍手叫好，兴奋地说：“不意捧鸡郎也懂兵法。说得好，说得好！”原来铁哥的父亲早亡，其叔那摩在蒙哥时被尊为国师，总天下释教。一天那摩携铁哥人见忽必烈，当时铁哥才四岁。忽必烈问：“国师所带是何人之子？”那摩回答说是

他兄长之子。忽必烈正在吃鸡，就把鸡赐给铁哥吃。不想铁哥接过鸡，双手捧着，并不吃。忽必烈问：“你怎么不吃呀？”铁哥说：“我要带回家给妈妈吃。”忽必烈很惊奇，一个四岁的小孩子就懂得孝敬母亲，他非常高兴，就又赐给铁哥一只鸡。铁哥长大了，容貌秀美，语音清亮，忽必烈更加喜欢他。铁哥年十七，忽必烈即要为他择选蒙古贵族家的女子为妻。铁哥却说：“我母亲是汉人，要找汉人之女为儿妇。臣不敢伤母心。”忽必烈不忍违背他母亲的意愿，就为铁哥找了一个汉族冉氏家女为其妻。忽必烈命铁哥为他执掌膳食汤药，关系甚密。一般人不知铁哥有心计，不是一般的侍役，忽必烈则心里很清楚。有一次铁哥跟从忽必烈打猎，一个随猎者箭射奔兔，箭已发出，不料一头名贵的骆驼突然跑来，挡住了奔兔，骆驼中箭身亡。忽必烈心疼骆驼，大怒之下，要杀死那个猎者。铁哥却立即提醒忽必烈说：“杀人偿畜，其刑太重了吧？”忽必烈望着铁哥，拍着自己的脑门说：“是我急昏了头。不然，史官一定要记下来了。”他赶紧命人放了那个猎者。又有一次一个管粮仓的人偷了一些粳米，论罪当死。铁哥对忽必烈说：“臣已审问了那个人，他的母亲病了，想吃米粥。他盗米是为其母，请陛下能够原谅他。”类似的事还有许多。所以忽必烈深知铁哥仁正，让铁哥不离左右。铁哥提出设疑制胜的建议，忽必烈也认为可行。就令征东行省右丞洪茶丘连夜将军中的裳帛撕裂为旗帜，断马尾为旄头，斩木于林间。转天一早，忽必烈在营中大张曲盖，据胡床之上，铁哥从容进酒。塔不带窥伺忽必烈安详之态，又遥见林木中旗帜隐约，惧怕忽必烈的大队人马已连夜赶到，军中设有埋伏，遂不敢贸然进攻。

两军相持了一天，夜晚李庭引壮士十人，持火炮，潜至塔不带军营，点燃了火炮，塔不带军营以为忽必烈军马到来，士兵从睡梦中惊醒，黑暗中不辨敌我，自相残杀起来。博罗欢乘机进军，塔不带弄不清情况，只得慌忙撤兵。天明，博罗欢与塔不带军大战，身中三箭，仍指挥部队作战，俘获了乃颜的驸马和将领两人。乃颜闻讯，派大将哈丹率万人支援，被忽必烈方来援的玉昔帖木儿军前锋所击败。忽必

烈重新调配军队，令蒙古兵由玉昔帖木儿指挥，汉军由李庭指挥。大军直指西辽河失刺斡尔朵乃颜大本营之地。忽必烈进军的神速大大出乎乃颜的预料，乃颜还在大帐中与他的宠妾高寝，忽必烈的大军已在他的营前列好了阵势。

一场决战就要打响了。叶李对忽必烈说：“兵贵奇，不贵众。临敌当以计取。臣发现往时李庭所将兵多有蒙古人，而它们与敌方军士或是乡亲，对阵时常互讲乡语，因而作战时有人就弃杖不战，或逡巡不前。这些士兵不肯尽力，徒费陛下粮饷。所以臣请用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车断后，以示此战为决死之斗。如此，决战方能取胜。”忽必烈以为叶李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他命令将兵车环卫为营，共组成三十营。汉军步队皆执长矛大刀，进退时与骑兵共乘一马，临战时下马先进。忽必烈乘四象舆车，车上设置战台，建有中军旗鼓，亲信贺胜率军护卫。乃颜得到报告说忽必烈军已在他营前列阵，慌得他赶紧披挂上阵。而忽必烈军已吹响了进军号，号声嘹亮，战鼓咚咚，人喊马嘶，眼看忽必烈大军像潮水一般汹涌而至，乃颜急命放箭，忽必烈军遂也以箭还射，双方的箭矢蔽天遮日，又如箭雨从天而降。但是箭不能无休止的射，乃颜军阻挡不住忽必烈军的凌厉攻势，海潮一样的忽必烈军直压向乃颜大营。双方的士兵短刃相接，失刺斡尔朵上空回荡着震耳欲聋的厮杀声，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血腥，一刹时那里尸横遍地，血流成溪。乃颜没有能够逃脱，被忽必烈军士俘获。这一场决战以乃颜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忽必烈命以传统的蒙古部处死贵族的旧法，将乃颜裹在毛毡中震荡而死。时乃颜方三十岁出头。

当忽必烈与乃颜正面决战之时，博罗欢则迎击着来支援乃颜的哈丹。哈丹部人多势大，把博罗欢包围起来。博罗欢只带一两人冲出包围，哈丹军在后紧紧追赶。博罗欢跑到一个山涧前，涧宽两丈有余，博罗欢没有退路，纵马飞跃，竟跳过涧去。哈丹军以为博罗欢有神相助，只能眼巴巴望着博罗欢扬长而去。博罗欢再聚集兵力，返回与哈丹大战，杀死了哈丹之子。哈丹带军远遁。

乃颜叛乱时，曾派人联络北安王那木罕部的土土哈、胜刺哈、也不干。土土哈在平息昔里吉叛乱时以功被封为镇国上将军，官拜枢密副使。他得到乃颜叛乱的消息后，即禀告了那木罕。那木罕指派胜刺哈入朝禀告忽必烈，胜刺哈只得听命，就没有参与乃颜叛乱。也不干则响应乃颜叛乱，起兵闹事。由于事态急迫，土土哈来不及请旨，就率兵阻击也不干。他疾驰七昼夜，渡过秃兀刺河，于孛怯岭和也不干军大战起来。待土土哈把也不干军打败之时，忽必烈军才赶到，忽必烈即命他继续追击参加反叛的诸王。土土哈又击败了也铁哥，擒获了哈儿鲁，并将哈儿鲁献给了忽必烈。忽必烈遂命土土哈统领钦察、康里各部军，为都指挥使。

七月，乃颜的余党进犯咸平，塔出与皇子爱牙赤从沈州进兵，转战辽河，亦儿撒合兵出懿州，遂将辽东叛乱全部扑灭。忽必烈命玉昔帖木儿辅佐皇孙铁穆耳，率土土哈、李庭继续进讨乃颜余党哈丹。铁穆耳是真金的第三子，时年已二十三岁。忽必烈对他很喜爱，所以要他在前线加以锻炼。他自己则于八月班师回上都。由于白天天气酷热，只能夜里行进。忽必烈患足疾多年，在乘舆之上，两足血脉俱不得舒张，只觉得双脚冰冷。护卫贺胜解衣，将忽必烈的双脚放在自己胸前温暖。车驾到达上都，中书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乐人们沿街耍起狮子舞。“狮子”张牙舞爪，奔腾跳跃，在忽必烈所乘的象舆前跳得更加欢畅，不料那大象还以为是真狮子向它扑咬，遂不顾一切惊惶奔窜。驭象手控制不住，眼看舆车就要被掀翻，贺胜赶紧跑到大象面前，冒死以自己的身躯挡住大象，侍者们赶紧砍断了驭带，放大象自行奔跑，车舆才转危为安。贺胜受了重伤，忽必烈令铁哥一定要将贺胜仔细照料。

转年，乃颜余党哈丹与火鲁火孙又大举进犯辽东。铁穆耳率土土哈、李庭与玉昔帖木儿出兵迎击。土土哈与火鲁火孙战于兀鲁灰河，将其击败。玉昔帖木儿、李庭与哈丹战于洮儿河与霍勒河之间。李庭身先士卒，流矢中其左肋与右腹，他包扎之后继续作战。哈丹被逼退

到霍勒河边。李庭选精锐士卒，带着火炮，乘夜潜伏在河的上游，然后突然发炮，哈丹军经过一天激战，正解鞍休息，睡梦中猛听得炮声，一个个慌忙爬起，他们找寻自己的马，马却都被炮声惊散。在哈丹军慌乱之时，玉昔帖木儿军从河的下流已经渡过河去。拂晓，玉昔帖木儿军向哈丹发起进攻，哈丹军士没有了马匹，战斗力大大削弱。土土哈又率军来会合，哈丹敌不住夹击，向洮儿河奔逃。玉昔帖木儿乘胜追击。当时正值严冬，玉昔帖木儿故意扬言要等明年春天再大举进攻，以麻痹敌人。实际上他率军日夜兼程，踏过冰封的黑龙江，直捣哈丹的巢穴明安伦城。哈丹被玉昔帖木儿穷追不舍，没有获得喘息的机会，一败再败，最后只得流窜到高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东边的战事刚刚告一段落，海都又在西北侵犯边疆。忽必烈于是急召玉昔帖木儿、李庭速回。派铁穆耳巡守辽河，派伯颜镇守和林。忽必烈回到大都，大都留守段贞对忽必烈说：“藩王反叛不断，这是因为他们的领地太大的缘故。汉时晁错削地之策，实为良图。”忽必烈惊异地问：“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段贞老实地回答说：“这是同知留守王思廉讲的。陛下以为如何？”忽必烈沉思了一刻，说：“主意是好，可是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啊！”

参加乃颜叛乱的诸王，因为乃颜失败，都纷纷伏罪。忽必烈命安童去审问。安童却网开一面，把他们的罪责全免除了。退朝之后，安童自左掖门出来，那些被免罪的诸王争相向安童拜谢。众人簇拥着，为安童牵马，扶他上马。安童仿佛视而不见，一语不发，竟自离去。有人把这情况报告给忽必烈说：“诸王虽然有罪，皆系帝室近亲。丞相虽尊，也是人臣，竟至于对诸王傲慢如此！”忽必烈微微沉吟了些时候，对报告的人说：“你等小人，岂知安童的用心！他正是要羞辱他们，以使他们能牢记教训，改过自新啊！”

## 41. 广大教化主

在忽必烈亲征乃颜之前，至元二十四年（1287）正月，忽必烈即批准建立征交趾行尚书省，以奥鲁赤为平章政事，乌马儿、樊楫为参知政事，并受镇南王脱欢节制；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军七万人，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一万五千人，共计约十万人，由海道万户张文虎等运粮十万石，分道向安南进兵。五月，又命右丞程鹏飞至荆湖行省治兵，以为增援。

忽必烈征乃颜回京，最关心的就是安南的战事，当他得知进展缓慢，立刻于九月命琼州、南宁等地出兵、船，助征安南。十一月，脱欢驻军思明，水陆两军同时进发。陆路由程鹏飞率西路军发永平，奥鲁赤从脱欢，率东路军入女儿关，以阿八赤为先锋。海路由乌马儿、樊楫趋玉山、双门、安邦口。乌马儿等在海上遇到交趾船四百艘，双方展开激战，乌马儿等夺敌船百余艘、斩首四千余级、生擒万余人，直抵安南。程鹏飞率军闯老鼠、陷沙、茨竹三关，历十七战，也直下安南。脱欢一路，阿八赤攻下界河，万劫后，脱欢率军直达茅罗港，攻占浮山寨。各路军会合后，渡过富良江，兵临安南城下。安南王陈日烜实行敌进我退、坚壁清野的策略，他见元兵来势汹汹，就弃城而去，直奔海上安身。脱欢军追之不及，进驻于安南城。

然而安南是一座空城，数万人马的粮草供应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张文虎的运粮船始终未到，脱欢命乌马儿将水军前往迎接。同时命奥鲁赤、阿八赤入山中就地征粮。乌马儿在海上一直未迎见张文虎的运

粮船，军需困难，脱欢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二月只得退兵还万劫，转向安南其他城市进击，依靠劫得的敌粮数万石维持军需。原来，张文虎的运粮船在海上被交趾兵所劫。当时，敌兵众多，张文虎估计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敌，又怕粮食被敌人劫获，就把船上的粮食全部倾倒入大海之中，空船逃回琼州。其他运粮船在海上遇到飓风，不得前进，也被逼还琼州。脱欢那里粮米无济，众将即言：交趾无城可守，无粮可食，张文虎粮船又不至，天气转热，粮尽师老，不能久支，与其在这里白耗时光，不如早日还师。脱欢别无良策，也只得退兵。他命乌马儿、樊楫率水军先退，由程鹏飞、塔出护送。乌马儿军至白藤江遇到安南水军截击，当时正赶上海水落潮，樊楫的船被搁浅于沙滩，安南军把他包围，箭射如雨，樊楫即中箭身亡。

三月，脱欢由陆路撤退至内傍关，也遇到敌兵拦截，他们冲破关口后，才知道陈日烜闻听脱欢撤军，已调集三十万兵把守女儿关和丘急岭，连亘百余里，企图截断脱欢的归路。脱欢只得绕道抄山间小路撤回思明州，而右丞阿八赤则战死于途中。阿八赤曾从其父术忽思里随蒙哥攻打钓鱼山，术忽思里曾对蒙哥说：“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其地削势弱，兵粮皆仰仗东南，故死守以抗我师。蜀地山险，重庆、合州为其藩屏，皆为新筑之城，依险为固，今我屯兵坚城之下，未见其利。何不在两城之间设一城，选精锐士卒五万，命宿将守之，与成都旧兵相出入，不时骚扰，以牵制其师。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锐，用降人为向导，水陆东下，破忠、涪、万、夔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待冬天水涸，瞿塘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会合，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危无援，不降即逃。”当时诸将以其言为迂，蒙哥也不采纳，结果蒙哥死在钓鱼城。阿八赤与父亲回到燕，忽必烈即位后问及川蜀之事，阿八赤为其讲述始末，并说其父曾有怎样的建议。忽必烈连连感叹，惋惜地说：“那时若听从卿父之议，东南岂不早就平定。朕当时在鄂渚，天天盼望上流之声势来援啊。”

阿八赤作为忽必烈的亲信，至元十八年（1281）出为益都路宣慰使，督修运河。后出征，曾参与平定昔里吉。忽必烈命脱欢征交趾，特授阿八赤湖广行省右丞，解自己所披斗蓬亲手赐予，并赐他金玉束带及弓箭甲冑，嘱他要精心保护脱欢，祝他再建新功。当脱欢军击败安南军，陈日烜逃走时，阿八赤对脱欢说：“安南军队放弃巢穴而逃匿山海，其意是待我军疲惫之后再袭来。我军将士多系北人，春夏之交这里流行瘴疫，我们不抓获其首领，就不能在这里长久停留。现今应该分兵平定其地，招降纳附，不要放纵士兵侵掠，要急捕陈日烜才是上策。”陈日烜极其机敏，他屡派使者说他要投降，每次都送礼给诸将，却总是不见他来投降。其目的就是要拖住脱欢。诸将却一次次相信他的谎话。脱欢听诸将之言，甚至竟筑城以待其至。久之，脱欢军粮尽，陈日烜还是不降，且拥兵据竹洞、安邦海口。脱欢在粮草不继的情况下被迫退兵，所占之地尽失。脱欢抄小路后撤，阿八赤紧相护卫。小路也有伏兵，安南军据高凭险，发射毒箭，并集中射击帅旗下人。阿八赤劝脱欢离开帅旗，扮做士兵，由将士护卫他逃离安南境。而阿八赤则紧随帅旗，转移安南军的注意力。他身中三支毒箭，头颈与大腿皆黑肿，毒深不可救而死。

忽必烈闻知脱欢这次出征又损兵折将，无功而还，非常愤怒。下令斥责脱欢丧师辱国，命他改镇扬州，终身不许入见。忽必烈准备另派大将，他日再征安南，以出这口恶气。

时值基督教的复活节，元廷中的基督教信徒们手捧福音《圣经》来到忽必烈面前。忽必烈穿着华贵的朝服，神情庄严肃穆，他虔诚地亲吻了《圣经》，并让所有在场的大臣也亲吻了《圣经》，向基督教徒们表示了真诚的祝愿。他一眼看到了东罗马人爱薛。爱薛在贵由为大汗时东来，忽必烈即位命他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之事。因他熟悉西域事，至元二十年（1283）忽必烈曾派他出使伊利汗国，与孛罗同行。

他们拜见了阿鲁浑王<sup>①</sup>，阿鲁浑让他们带着礼物回来，向忽必烈致意。路途上遇到战乱，李罗竟留而不返；爱薛冒死于两年后回到忽必烈身边。当爱薛向忽必烈讲述了他回来的过程后，忽必烈不胜感叹地说：“李罗生我土，食我俸禄，而留居他方；爱薛生于西域，家于西域，却肯忠事于我，两者相比，何其远也！”当下就想任命爱薛为平章政事。爱薛坚辞，乃为秘书监事。忽必烈问爱薛近来可好，爱薛走向前，谢过忽必烈，说：“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忽必烈说：“今天是你们的狂欢节日，只要卿高兴，尽管讲。”爱薛说：“十几年前在上都陛下大做佛事时，臣即建言是无益之费，幸蒙陛下采纳臣的建议。今见大都佛道之事更胜于以往。臣以为陛下应当加以申斥。”忽必烈让他具体讲述，于是爱薛说：每逢正月十九，道士们即借邱处机的生日大搞道场，长春宫、白云观人山人海，香烟缭绕，一时不知焚烧有多少金钱。而一个月后，到二月十五日，佛教犹恐落后，借陛下的白伞盖，奉举周游皇城。他们借着帝师的名义，由朝廷各部调拨人马杂役。初步统计有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鼻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有三百多所寺院。每院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抬鼻二十六人，钹鼓僧十二人。各种社火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鼓、箏、笛、琵琶等乐器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共三百二十四人。以上加起来计有两千多人，他们都是官府供给铠甲袍服，皆以鲜丽整齐为上。珠玉锦绣，鼓乐喧天，首尾排列达三十余里。每到这一天，中书省、枢密院都还要派官员兵士值勤。其一天花费岂止万计。

忽必烈听爱薛说完，沉吟了一会，说：“卿所说朕不是不知。邱处机老神仙，是我太祖所封。道家对我蒙古兴起亦多有贡献。如正一天

<sup>①</sup> 阿鲁浑是旭烈兀之孙，阿八哈之子。1284年至1291年在位，为伊利汗国第四代君主。

师张道陵，其父即预言朕能混一天下，其徒张留孙，当察必皇后病危时，为之祈祷，曾使皇后转危为安。太一教李居寿曾向朕建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参预国政’。至于他们为朕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亦不能谓他们无功。朕为他们花一些钱，不能说不值。国师八思巴对本朝贡献尤大，不说其他，仅就他为朕创出蒙古新字一事，朕就永远不能忘记他的功劳。他为朕御座所设置的白伞盖，不是为华丽装饰，而是以其为‘镇伏邪魔护安国刹’，佛教徒们请白伞盖游皇城，也是为众生祓除不祥，导引福祇。花费近几年是多了一些，但是不如此，怎能显示我大元朝是一个太平盛世呢。”停了一会儿，忽必烈又说：“你们基督教，还有犹太教、回回教也都是好的，肯为朕，为天下百姓祈祷平安幸福的。基督教把耶稣作为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佛教徒把释迦牟尼当作他们所崇拜的最杰出的神，犹太人则把摩西作为他们的神，而我对所有的这些神都敬仰。我真诚地恳求一切众神都给我以帮助。我愿众神保佑我的臣民，我的国家永远富足昌盛。我也愿天下的各教派不要相互攻讦，各尽其能，各司其职。”

忽必烈一席话说得在场的基督教徒和所有其他教的信徒们心里都热乎乎地，他们都感到面前的忽必烈是那么崇高，胸怀是那么广阔，虽然他面色黧黑，胡髭斑白，个头不高，但是他的神情坚毅，目光锐利，浑身充满了力量。他站在那里给人的感觉似乎就是一尊活脱脱的天神。当忽必烈吩咐把马奶酒、葡萄酒赐给所有到场的人时，人们众口一致连声高呼起“万岁！”穿着只孙服的人们纷纷奔向早已准备好的宴席<sup>①</sup>，开始举行各种游乐活动。

教坊司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在乐舞之后演出了杂剧《伊尹扶

<sup>①</sup> 只孙服，又作质孙服、济逊服，或作诈马服。这是元代宫廷最具特色的服装。特点是其服君臣颜色一致。《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燕飧”曰：“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飧之礼。亲疏定位，贵贱殊列，其礼乐之盛，恩泽之普，法令之严，有以见祖宗之意深远矣。与燕之服，衣冠同制，谓之质孙，必上赐而后服焉。”

汤》，忽必烈看着，问赵孟頫：“爱卿可知这是何人所编的剧作？”赵孟頫说：“这是当今街市第一名家关汉卿所作。他所作剧有数十种之多。现今所流行的是他的新作《拜月亭》，是为民喊冤之作。”忽必烈说：“这是一个优孟之流的人物了？”赵孟頫说：“那倒也不是。”忽必烈很感兴趣地问：“卿倒说说看他是怎样一个人物？”赵孟頫说：“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倡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倡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忽必烈不明白：“卿越说朕越糊涂了。”赵孟頫说：“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倡优岂能扮乎？关汉卿，鸿儒硕士、骚人墨客者也。他岂是优孟一流？关汉卿说过‘非是他当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之役，供笑殷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可见关汉卿胸襟自不同于倡优。”忽必烈问：“卿对街市杂剧怎么如此熟悉？”赵孟頫笑了笑，说：“不过是闲来无事，多听人讲述罢了。前代文士有科举之途可以求取功名富贵，我朝停止科举，文人之才无所寄发，是以而今杂剧多有文人创作。一些汉人为官也多是闲职，他们之中作剧作曲者也大有人在。”忽必烈让赵孟頫再举出一些作家，赵孟頫顺口说出白朴、王实甫、马致远、庾吉甫等。忽必烈想了想，说：“白朴，我知道，史天泽他们好几个人向我举荐过他，但是我几次征聘，他全都不应征。看来他也只能像柳永那样在街市上浅斟低唱了。其实做官和吟唱又有什么妨碍呢。我们蒙古人天生就爱歌唱，伯颜作的小曲就不错嘛。还有那个严仲济，你看他唱的‘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真是快人快语。还有张弘范在襄阳大战时唱的‘鬼门关，朝中宰相五更寒’<sup>①</sup>，也是怎么想就怎么唱。为官清闲时写写剧，作作歌也不是坏事，我朝又不反对。只怕是有些人没作官的能力，这也怨不得谁。”

<sup>①</sup> 严仲济曲为〔越调〕天净沙，见《全元散曲》，第7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张弘范曲为〔双调〕殿前欢《襄阳战》，见《全元散曲》第60页。

## 42. 桑哥执政

桑哥得到忽必烈的信任，掌握尚书省大权以后，遂更定钞法，颁至元宝钞于天下；行阿合马、卢世荣之故技，大行钩考，进其党羽，排除异己。他设立征理司，理天下逋欠，使者相望于道，所有囹圄皆满；行人侧目，无人敢言。阿鲁浑萨里数次切谏，桑哥不但不听，反讥阿鲁浑萨里忌妒他所取得的功利。阿鲁浑萨里见桑哥只是一意孤行，他只好以廉正自持。安童见桑哥所为也深不以为然，就向忽必烈禀奏说：“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用贤者为相，或不至于虐民误国。”忽必烈看中了桑哥，一时间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于是安童屡屡要求辞职，忽必烈也不批准，安童也就只好敷衍从事。

桑哥检核中书省，校出亏空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实际是阿合马时期历年所负逋，桑哥则全算到现中书账上。他首先拿平章麦术丁开刀。麦术丁说不出那些亏空是怎么回事，只好自己认罪。然后他公报私仇，又审真金的旧臣参政杨居宽、郭佑。因为他们曾奏诛卢世荣，桑哥早对他们怀恨在心。面对桑哥的审问，杨居宽辩解说他分管铨选，钱谷之事不归他掌管。桑哥说他推诿责任，令左右猛抽他的面颊，厉声斥责说：“你既典官选事，难道就没有黜陟失当之事吗？分明是与我对抗，再狠狠地打！”杨居宽看桑哥根本不讲道理，为免除皮肉之苦，只得承认他有罪。至于罪在哪里，他让桑哥说什么就是什么罢了。郭佑眼看杨居宽为自己辩解遭到毒打，审问他时，他就什么话也不说。桑哥看郭佑以沉默表示反抗，就更加生气，

他见什么也问不出来，竟命对郭佑只管狠狠地打，一直打到他张口说话为止。可是任凭怎么打，郭佑就像是一个哑巴，一语不发。桑哥指着郭佑大叫：“你别以为你不说话，我就定不了你的罪！”郭佑只是瞪着他，擦了擦嘴角流出的鲜血，高昂着头，仍是不说话。桑哥竟向忽必烈假报说：“鞫中书参政郭佑，多所逋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臣谓：‘中书之务，隳堕如此，乃尔等力不能及所致，为何不向蒙古大臣禀告？’故殴辱之。现在他们已经款服。”忽必烈竟对桑哥所为进行鼓励，让他继续严加穷诘。郭佑、杨居宽竟同时被处死，尸首被弃于街市。

当郭、杨被处死时，工部尚书不忽木曾极力抢救，为其辩冤，以致和桑哥争得面红耳赤。但是桑哥根本不听不忽木所言。他由此还对不忽木深深怀恨，在处死杨、郭两人后，他回家对他的妻子说：“他日抄我家者，必是不忽木此人也。”因此他要变着法儿找不忽木的差错，对不忽木加以处置。不忽木知道他已深深得罪了桑哥，就以病为借口，离职而去，因此桑哥对不忽木才报复不得。不忽木离职时曾写下一曲道：

宁可身卧糟丘，赛强如命悬君手。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

……

臣离了九重宫阙。来到这八方宇宙。寻几个诗朋酒友，向尘世外消磨白昼。臣则待领着紫猿、携白鹿、跨苍虬，观着山色，听着水声，饮着玉甌，倒大来省起力如诚惶顿首。……

世间闲事挂心头，惟酒可忘忧。非是臣常恋酒，叹古今荣辱，看兴亡成败，则待一醉解千愁！

……①

---

① 不忽木此曲原为套数，曲牌为「仙吕」点绛唇，题目为《辞朝》。原有14只曲子，这里只节录三曲。详见《全元散曲》，第75—7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整治了中书省，桑哥又把矛头指向上都留守司。他对忽必烈说，上都留守司钱谷多失实。忽必烈就召上都留守忽刺忽耳与贺仁杰当廷回答桑哥的质问。贺仁杰说：“臣是汉人，不能禁吏戢奸，致使钱谷多有耗伤。这是臣之罪。”忽刺忽耳说：“臣为留守长，印在臣手。事未有不关白而能行者。这是臣之罪。”忽必烈听他们两人争着认罪，反倒笑了起来。说：“以爵位让人的事我听说过不少，像这种争着引咎归于自身的事倒还真少见。你们的事就算了吧。”于是对上都留守司的事就不叫桑哥再查问。

桑哥在他的征理司尽安排他的党羽，这些人借钩考之机，追查钱谷，增征商税，为所欲为，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桑哥却禀奏忽必烈说他们善于钩考，成绩斐然。忽必烈只见钱谷上交，而不知其背后的黑暗，还以为桑哥是个不可多得的能臣。二十四年（1287）十月，忽必烈问翰林院诸人：“以丞相领尚书省，汉、唐时有这种制度没有？”大家都说：“有。”于是他就叫翰林院人申报桑哥为右丞相。他得到申报书后，立即下令任命桑哥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把握中书、尚书两省实权。安童见桑哥倍受信赖，自己已有职无权，屡屡要求辞职，忽必烈不准。他也就只好隐忍度日。

桑哥有忽必烈撑腰，在各行省督查尤严。欠钱谷者本人无力偿还，就波连其亲属、朋党。械禁榜掠，人不胜其苦。一时自裁与死于狱中者数以百计。中外骚动，但是无人敢明言其非，只在暗地里议论纷纷。中书省官吏们说：“尚书省钩考中书省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省奸利，他们也决无好下场。”地方官吏们说：“桑哥今日核校中书之弊，滥杀无辜，他日复为中书所核，他难道不要抵罪？”桑哥的爪牙听到这些议论后，都一一密报给桑哥。桑哥把议论的人皆抄家和诛杀。一时人们噤若寒蝉。然而仍有不怕死的人挺身而出与桑哥抗争。

治书侍御史陈天祥被命往湖北湖南理算行省钱粮，他到鄂州后，即上书劾奏平章要束木凶暴不法。要束木是桑哥的姻党。桑哥览奏后，

反摘陈天祥奏疏中的一些语句，诬其不道，奏忽必烈派遣使者审讯陈天祥。陈天祥被关在狱中一年多，桑哥与要束木都要把陈天祥置于死地。江南行台派御史按察湖广审问此案，众人都怕桑哥的权势，又不愿坑害忠良，谁也不愿去。在这种情况下，监察御史申屠致远慨然前往。申屠致远到湖广了解情况后，就一篇又一篇上书，述说要束木的奸行。桑哥一再敦促给陈天祥定罪，可是他看到申屠致远所递上的一一份份奏章，证据确凿，无法批驳，证明以前陈天祥所说俱是实言。但就这样，他仍然不放陈天祥出狱。直到后来遇到大赦，陈天祥才被释放。

程钜夫在南方多闻桑哥一党行事苛急，人们怨声载道。他回到大都后即向忽必烈上书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苟不以进贤为急，而惟以殖货为心，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也。昔汉文帝以决狱及钱谷问丞相周勃，勃不能对。陈平进曰：‘陛下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观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职矣。今权奸用事，立尚书钩考钱谷，以剥割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臣窃以为宜清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罢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国为便。”桑哥览奏大怒，把程钜夫扣留在京师，他一连六上奏折，奏请忽必烈把程钜夫处死。忽必烈不允，桑哥无奈，程钜夫才得被放回江南。

桑哥当国，气焰嚣张，就是蒙古亲贵见他也屏息逊避。董文用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任御史中丞后，独不附桑哥。桑哥令人叫董文用在忽必烈面前称诵他的功德，董文用不加理睬。桑哥又自己对董文用说：“百司皆有赖于丞相府。”董文用还是不理。当忽必烈内敌乃颜外战安南之时，桑哥日益加紧搜刮，以保证军需。强征暴敛，抄家，滥杀，逼迫得许多人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于是董文用对桑哥正色而言：“民急矣！外难未解而内伐其根本，丞相宜思之。”他拿出各地所上报的盗贼暴乱情况的文书给桑哥看，说：“百姓岂有不愿过安乐生活

的，他们所以要啸聚山林，并不是他们愿意拦路抢劫、放火杀人，实际是被急法暴敛所逼无奈而所为。御史台就是要负责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当助之，不当抑之也。御史台不得行，则民无所赴诉；民无所赴诉，乱子就会倍增，那时就不止是御史台能否行事的问题了。”百官对桑哥都礼敬趋奉，惟恐有所不及。董文用竟敢当面批评桑哥，而又义正辞严，使桑哥无所反驳。桑哥对董文用就更加怀恨。他搜罗御史台各种材料，大加挑剔，横加指责。董文用却据理力争，日与他辩论，毫不屈服。桑哥又在忽必烈面前攻讦董文用，说：“满朝惟董文用恣傲不听令，阻挠尚书省事，请皇上痛治其罪。”忽必烈却说：“他尽御史之职，何罪之有！董文用为人素端谨，朕深知之。你不要一个董文用也容他不得。”话虽这么说，也许是为了让桑哥别不痛快，不久忽必烈就把董文用调离了御史台，改任翰林院的闲职。在董文用调离御史台时，忽必烈对董文用说：“桑哥也是一心为国用事，卿看不惯他所为，朕就命你去主大司农事可好？”董文用想桑哥正在夺民田为屯田，自己怎么能同他合流，为虎作伥，就坚辞不就。忽必烈即命他为翰林学士承旨，董文用同意了。忽必烈随即问起商挺的近况。董文用说商挺年已八十，身体还很健康。忽必烈颇有感慨地说：“这个老儿倒是心境开阔得很！为安西王事，他受了不少折磨。那时要不是你一力担保他没有参与谋杀赵炳之事，恐怕他在狱中早已被杀了。赵炳的家人就是一口咬定他参与了谋杀，叫朕也无法为他开脱。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商挺倒因祸得福，过了几年清闲日子呀。”董文用听了，也只有惟惟而已。他细琢磨忽必烈的话意，不是也叫自己不要再和桑哥争什么是非了吗。他心想既然皇上那么信任桑哥，我且也过几天清闲日子，让桑哥去作吧，有他作够的时候。

忽必烈为什么信任和重用桑哥，关键是桑哥的确有手腕，能够在短时期内使忽必烈见到他的治政和理财的效果。桑哥除了会利用职权进行搜刮，也很善于见机行事。至元十六年（1279）十二月，有一队回回商人从巴尔忽到大都做生意，他们还带了向忽必烈做贡献的海东

育。这一队人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每到一个驿站，凡是不按穆斯林教规宰杀的牛羊，他们都拒绝食用。驿站为接待他们增加了很多麻烦，就把这情况报告给了忽必烈。忽必烈接到报告，很恼火。他说：“这些人本是我朝之奴。饮食怎敢不随我朝之俗！”为此，他特别颁发了一道圣旨，说：从今以后，不论什么人宰杀的牲畜，各路回回、穆斯林教徒都不准拒绝食用。不准按穆斯林法断喉宰羊。要一律依蒙古人法，剖胸宰羊。凡以断喉法宰羊者，就以同样的方法把他杀死。如果有违犯此令的人，告发者是奴仆的，将转为良民，并将被告发者的妻子儿女、财产都奖励给首告者。这道诏令一下，中原不少穆斯林教徒就离开了中国。至桑哥为相时，这道诏令已颁布了五六年。有一队穆斯林商人又到大都来了，他们给忽必烈献上了珍贵的白隼和白鹭。忽必烈很高兴，赐商人们饮宴。不料商人们对着满桌的食物却不肯吃。忽必烈脸色变得很难看，他以为是商人们瞧不起他，在他三让之下，商人们还是不吃时，他突然怒喝，命令把那些商人全部抓了起来，关在大狱之中。商队的人知道桑哥在忽必烈眼里举足轻重，就给桑哥送了大批礼物，让他设法挽救。桑哥接受了礼物，就去对忽必烈讲：“所有的穆斯林这几年都从中国离开了，所有的穆斯林国家的商人这几年也都不来了，因此关税收入大大减少，不少珍贵的货物也不见了。这都是因为禁止断喉宰羊法所造成的结果。其实用什么法宰羊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增加货物、税收、钱财才是头等大事。我求陛下开恩，允许穆斯林用自己的方法宰羊。”忽必烈听桑哥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请求。禁了七年的断喉宰羊法又得到了认可。为此穆斯林们对桑哥十分感激。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国做生意，每次都少不了给桑哥和忽必烈带来礼物。忽必烈看到给他送礼的人多了，来中国做生意的人多了，他也很高兴，认为桑哥就是比别人能干。

桑哥设立征理司后，又设立了泉府司，专掌海运。他增置上海、福州两万户府，海运粮从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三十万石，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增加到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元二十五年

(1288) 十月，桑哥又请忽必烈允准自安山至临清开凿运河，全长二百六十五里。转年七月工成，即为会通河。会通河的开成加速了南北的经济交流和发展，省臣们以为，通江淮之运，这是古所未有之事，有人就怂恿大都居民建议给桑哥建立德政碑。忽必烈听到了建议，就对翰林院学士们说：“民欲立，则立之，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桑哥，让他也高兴。”于是由翰林学士阎复撰写了《王公辅政之碑》，对桑哥的政绩加以颂歌，刻石，立于尚书省前。

316

桑哥只顾得意洋洋，他没有想到由于他的暴虐，江南人们在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各省都有骚乱发生。一直在窥伺中原的海都以为时机难得，就再次举兵南下。桑哥终被埋葬在他一手造成的骚乱之中。

## 43. 处死桑哥

忽必烈迅速地扑灭了乃颜的叛乱，大大出乎海都的意料。海都原定与乃颜配合作战的计划全成了泡影。至元二十五年（1288）正月，海都已知乃颜成为丧家之犬时，就竟自出兵直击北安王那木罕。那木罕派使者飞报忽必烈，忽必烈即调玉昔帖木儿、李庭从追击哈丹的前线撤回，帮助那木罕守边。又派驸马昌吉、诸王也只烈等从诸王术伯北征。桑哥以为和林是重要的屯粮之地，欲派其亲信怯伯去掌握出纳。忽必烈没有同意，乃派和林宣慰使刘哈刺八都鲁掌管，让怯伯同行。

二十六年（1289）六月，海都军大举南下，那木罕使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怯伯，怯伯与刘哈刺八都鲁率屯粮之民退避于八儿不刺之地。那里距海都军有五六十里，怯伯听人传言海都军势浩大，从心里感到惧怕，便和同知乃满带、副使八里铁儿商议，要投降海都。他们议定后，怯伯对刘哈刺八都鲁说：“今事急，不如归顺海都。”刘哈刺八都鲁说让他想一想，等怯伯走后，他即对他两个弟兄说：“怯伯已有二心。”于是他们连夜偷偷离开了八儿不刺。道路上他们遇到了从海都那里跑出来的千户忽刺思，忽刺思带着百余骑人。忽刺思说：“我从海都军中来。听说怯伯已反，宣慰您脱身要归报皇上，我特地追赶来。”刘哈刺八都鲁见忽刺思说得至诚，就和他商议，在西南高岗上布下阵势，由他再去责备怯伯，希望怯伯能够回心转意。怯伯见刘哈刺八都鲁回转，还以为他改变了主意，愿意跟他一起投降海都。他高兴地迎接刘哈刺八都鲁，再次向刘哈刺八都鲁讲述海都的军威多么雄壮。刘哈刺

八都鲁不听他讲完，就指责他背叛圣上，大逆不道，早晚没有好下场。怯伯恼羞成怒，对刘哈刺八都鲁说：“今天的事，由不得你，你愿意不愿意，也得跟着我们走！”刘哈刺八都鲁见怯伯叛变之心已定，再劝他也不会回头，就说：“你非得要投降海都，我又有什么办法，那就随你吧。”怯伯却误以为刘哈刺八都鲁同意跟他一起投降了。刘哈刺八都鲁假借上厕所，趁机跳上一匹马疾驰而归。怯伯派人来追，忽刺思带兵相迎。正在这时，忽必烈派来送军衣的人马到达，怯伯的追兵赶紧退去。送军衣的人马把刘哈刺八都鲁等护送到盐海，以后刘哈刺八都鲁回朝见到了忽必烈。忽必烈很高兴刘哈刺八都鲁的到达，设酒饌相待。忽必烈说：“人言你已经陷人贼手，没想到你还能够回来。”他又对左右侍臣们说：“譬如养犬，得美食而弃主，怯伯是也；虽未得食，而不忘其主，”他指着刘哈刺八都鲁说：“此人是也。”遂为刘哈刺八都鲁亲自更名为“察罕斡脱赤”，赐其钞五千贯。刘哈刺八都鲁马上叩谢，并要求忽必烈准许他把那些赏赐分给忽刺思等同来的人。忽必烈叫他尽管接受赏赐，别的人他会另有所赏。

老谋深算的海都察知忽必烈在边疆做了周密的部署，就选取他认为是兵力最薄弱的地方发起攻击。这个地方他认为就是皇孙甘麻刺所守的位于和林以西的杭海岭。他抢先占领了山岭的险要之地，突然向甘麻刺发动了进攻。甘麻刺猝不及防，力不能敌。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土土哈在甘麻刺帐下，他慌忙指挥其属下拼命死战，保护甘麻刺逃脱后，又布置精锐伏兵于路上，待海都兵追上时，伏兵齐出，阻止住了海都军的追击。但是怯伯的叛变和甘麻刺的失败，却使漠北大震。和林大本营也直接受到威胁。于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七月，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忽必烈决定再一次御驾亲征。

忽必烈率大军到达和林附近的三峰山后，乖觉的海都知道自己不是忽必烈的对手，为了保存实力，他迅速撤离，根本不与忽必烈军交锋。忽必烈召见了土土哈，说：“从前太祖与群臣同患难者，饮班术河之水以记功。今日卿之事，何愧昔人。愿卿永以自勉。”忽必烈见海都

远远逃窜，他也不想再追赶，就在和林重新部署了防务，留伯颜总领北边军事，防卫海都；撤回甘麻刺，改封梁王，镇云南，替代脱欢。十月车驾还大都，大宴群臣，忽必烈再次表彰土土哈：“北边人来，对朕讲：听海都说‘杭海之役时，假使他们边将都像土土哈那样，我们就别想干成什么事啦。’此次抵御海都侵扰，土土哈救援皇孙，立了大功。”论功行赏，忽必烈就要先赏钦察部人。土土哈赶紧奏告说：“庆赏之典，按理，蒙古将吏应当受奖在先。”忽必烈说：“你不用谦让。蒙古人地位是在你们之上，但是此次力战之功，岂在你们钦察人之上吗？蒙古人地位再高，如果打起仗来，不能立功，照样也不能受赏。战场上只有敌我，没有蒙古人、钦察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之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

这一年闰十月《桑哥辅政碑》刻成，立于尚书省衙前。碑楼高耸，鲜红的碑文格外刺目。桑哥很得意，常在碑前流连沉思，一日他又忽有所想，驰至忽必烈处，说：“国家经费用度既广，岁入总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赋，赖陛下洪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臣恐自今再难用此法。因此臣想盐课每引今值钞三十贯，宜增为一锭；茶每引今值五贯，宜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宜增额十万锭，内地五万锭。又有协济户十八万，自入籍至今十三年，只输半赋，闻其力已完，宜增为全赋。如此，则国用差不多可够开支。”忽必烈先是听桑哥说国库入不敷出，钩考已不能再用，也是一忧，后又听桑哥说有新计划可行，就转忧为喜。所以桑哥刚刚说完，他就以完全信赖的语气对桑哥说：“你以为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吧。只要能够保证财赋支出就行。”为了实行新计划，桑哥就要安排自己的亲信。原来桑哥用人还要走走形式，先由他提名，再由中书省宣敕，现在他干脆把宣敕权也揽到自己手中。从此他以刑爵为货，就可以自由贩卖了。凡出高价者，应当判刑的人也可以得到解脱，想当什么官就当什么官。朝廷纲纪大坏，人人惊愕。

当海都兵南下时，北边民众流入内地的有七十多万人。这些人散

居于云、朔间。桑哥提出把这些人迁移到江南。左丞马绍不同意。桑哥大怒说：“马左丞爱惜汉人，你难道就想把这些北边的西域人饿死吗！”马绍慢慢解释说：“南方土地潮湿，北人南下，水土不服，易生疾病。如果怕那些人饿死，何不计人口数目，给他们羊马之资，使他们回归本土？咱们意见有所不同，丞相也用不着发怒啊。到底怎样做好，可以听陛下圣裁嘛。”桑哥没有话说，两人到忽必烈面前，各讲自己的主张，忽必烈听后却以为马绍说得有理，桑哥很是憋气。他马上又提出各路总管三十人，想以他们征收财赋的多少论功提成行赏。忽必烈也立即给驳了回去，说：“财赋办集，非民力困竭必不能。要赏他们，朕之府库还拿不出这些钱来吗？”桑哥又提出增加各地盐赋，马绍马上表示反对，说：“如果不知节俭，就是再增加聚敛多少倍，也不济于事。”忽必烈肯定马绍的意见，对桑哥说：“马秀才说得有理啊。不能一味只知聚敛，还应当懂得节俭之道啊。”桑哥以为马绍故意给他难堪，对马绍就怀恨在心。

至元二十七年（1290）八月，大宁路地震，黑沙水从地下涌出，人死伤达数十万。忽必烈当时驻蹕于龙虎台，他派遣阿鲁浑萨里驰还大都，召集集贤、翰林两院官员询问致灾之由。当时桑哥派忻都、王巨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人数百万，未征得者尚有数千万。交纳不起的人自杀的有很多，逃往山林躲避的也不少。官兵日夜搜捕，民众不堪其扰。官员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可是谁也不敢阻拦。阿鲁浑萨里到达后，赵孟頫就借地震事劝阿鲁浑萨里奏告忽必烈，请罢征理司，赦天下，蠲免理算以塞天变。阿鲁浑萨里如赵孟頫所言奏告了忽必烈，忽必烈也表示同意，命人草拟了诏书。桑哥闻知大怒，说：“这决不是陛下之意。”他要去找忽必烈论说，劝阻忽必烈不要下诏。赵孟頫对桑哥讲：“凡钱粮未征者，其人或死亡已尽，何处去征？不借此时机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岂不为丞相之罪耶？”桑哥听赵孟頫一说，也怕担责任，只好作罢。

赵孟頫又对忽必烈的侍卫彻理说：“圣上论贾似道误国，曾跟我

讲，甚怪留梦炎知情不言。今桑哥罪甚于贾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而我是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圣上所亲信，没有超过公者。夫捐一旦之命，为万姓除残贼，仁者之事也。公应勉力为之。”彻理深为赵孟頫忧国忧民之心所感动，他答应一定找时机向忽必烈奏明桑哥之奸。

至元二十八年（1291）春，忽必烈猎于柳林，彻理相随。当休息时，借闲聊之时，彻理即向忽必烈指斥桑哥课考奸贪误国之罪。忽必烈却越听越恼，最后大声呵斥彻理说：“你不要再讲了！你竟敢超越职事，毁诋朝廷大臣，谁给你的胆量！”他命侍卫抽打彻理的嘴巴，血涌口鼻，彻理被打倒在地。忽必烈要彻理承认他的诋毁大臣之罪。彻理站起身，大声申辩说：“臣与桑哥无仇，所以力数其罪而不顾自身安危，正是为国家计。臣如果害怕圣上发怒不再讲话，奸臣怎么得除？民害怎么能除！而且还会使陛下有拒谏之名。所以臣拼死还是要数说桑哥之罪。”江北道按察使千奴也跪地，愿与彻理同罪，讲述桑哥之奸。忽必烈喝令将彻理与千奴先拘管起来。

忽必烈匆匆罢猎，回到宫中即命人召来不忽木，询问桑哥之事。不忽木慷慨陈词，说：“桑哥壅蔽圣明，紊乱政事，有言者皆诬以他罪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招致祸乱就在旦夕。不极诛桑哥，臣担忧天下大乱就在不远。”忽必烈不信局势会有如此严重。贺胜在一旁也说不忽木所讲，并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桑哥所为，已使神人共愤。忽必烈心中疑惑，他没有想到桑哥竟会瞒着他干下那么多坏事。及至听贺胜说桑哥竟还敢殴打监察御史，他不由得发怒了，命召御史台、中书省、尚书省诸官与桑哥进行辩论，由玉昔帖木儿主持。桑哥自持已核实过文卷，没有什么漏洞，就令御史杜思敬勘验文卷，以证明他无罪。但是桑哥独断专行、欺压台宪、笞挞监察御史四人，监察御史赴省部察案，掾史、令史皆敢与之抗礼，只遣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台纲威严扫地，已是众所周知之事。御史台官员与桑哥辩论，举出一桩桩事实，都不容桑哥抵赖，桑哥自然不能不理屈词穷。玉昔帖木儿

向忽必烈汇报了辩论的情况，忽必烈已心中有数，他命人恢复了彻理与千奴的自由，刚刚想下一步怎么办，桑哥就来找忽必烈诉说委屈了。桑哥花言巧语，甚至涕泪交流，向忽必烈表示，他对忽必烈、对国家完全是一片忠心。他要求忽必烈给他撑腰。

转天，忽必烈亲自主持，召集一台两省官员再行辩论。桑哥抢先讲话，他拿着文卷，冲着御史台的官员说：“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监烧旧钞受赃达千锭，我曾传檄宪台征还，至今两年不报。”昨日勘验文卷的杜思敬说：“文之次第，尽在卷中。今尚书省私拆卷宗，以为狡辩，其中有弊，显而易见。”彻理将卷宗抱至忽必烈面前，说：“卷宗用朱印封住纸缝，是为了防止有人私拆作弊。今桑哥身为宰相，乃破印私拆案卷以与人辩，明是教吏为奸，仅凭这一条，就应当将他治罪。”忽必烈翻看着案卷，怒视着桑哥，桑哥无话可说，低着头，不敢看忽必烈。忽必烈问御史台的官员：“桑哥为恶，始终四年，其奸赃暴露非一时之事，你们台臣能够说早先不知吗？”桑哥的同党，御史中丞赵国辅忙说：“知道……”忽必烈不容他往下说，瞪着他问：“知道，知道而不弹劾，该当何罪？”杜思敬直视赵国辅，说：“夺官追俸，渎职问罪，谨听圣上裁决。”忽必烈听众人分说桑哥之罪，一条又一条，桑哥都无可辩驳，只是额头淌下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忽必烈脸色十分难看，他最后下令把桑哥立即下狱中审问，推倒《桑哥辅政碑》。随即他又命彻理率羽林军二百人抄没桑哥的家。仅珍珠一项，其数量就是皇宫内府所藏的一半。

忽必烈看到从桑哥家抄出的珍珠，几乎个个都比宫中所藏的又圆又大，忽然想起两年前的一件事。那一天桑哥在他身旁侍坐，说起西域盛产珠玉，他问桑哥：“卿家可藏有上好珠玉？”桑哥回答说：“没有。”恰巧有一个波斯人在，他俯耳对忽必烈说：“桑哥家有好多，我亲眼见过。陛下把他留住，我去他家给您取来看。”忽必烈不动声色地点点头。波斯人即驰往桑哥家，伪说忽必烈要看桑哥所藏的珍珠，令桑哥的家人送到皇帝那里。桑哥的家人不敢怠慢，就带了一对箱子，

到了忽必烈所在的大殿前。波斯人把箱子送到忽必烈面前，一打开，顿时光华四射。桑哥知道那是自家之物，吓得面如土色，跪在地上说：“这都是大食人送给我的。”忽必烈问：“他们为什么不送给我呢？你把粗糙不堪的东西献给我，而把精美的珠玉留给自己，是不是？”桑哥辩白说：“他们是这么送的，要是送给陛下的贡品，臣有天大的胆，也不敢扣留啊！陛下不信，可以叫大食的那些人来审问清楚。”忽必烈一挥手：“不必了。”桑哥忙说：“这些珠玉我本来就是打算转献给陛下的。只是还未来得及整理。不知数目多少。今天它们既已被送到陛下这里。它们就是陛下您的了。”忽必烈微笑着，望着桑哥，说：“怎么？送给朕？你不心疼？”桑哥忙说：“连臣的性命都属于陛下，更何况这些身外之物本来就不是我的。我不心疼，不会心疼。”忽必烈说：“那好，就用这些珠玉奖赏那些有功之臣吧。”从那时忽必烈就已知道桑哥之奸。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但是它给忽必烈留下的印象却很深。眼下他看到彻理从桑哥家又抄出那么多珠玉，不由他不信桑哥确实是贪赃枉法之人。他这才知道，以前人们所说桑哥立尚书省的专权之弊不是虚言。于是他想尚书省还是不立的好，干脆再与中书省合并为是。

桑哥入狱后，麦术丁与崔彧向忽必烈讲：“桑哥当政四年，中外诸官，很少有以不贿而得者。其昆弟故旧妻族，皆身居要官，派往肥美之地，那些人惟以欺蔽圣上，盘剥百姓为事。现在应当令两省严加考核。凡人其党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贿者，都要依照律法制裁。追还宣敕，除名为民。”崔彧又说：“桑哥所设衙门，其闲冗不急之官，徒费禄食，应当叫百司集议汰罢。大都城里的富户，多为桑哥包庇，凡百徭役，只令贫民当之。今后徭役，不论何人，宜

均输，有敢如前以贿求人容庇者，罪之。军户、站户<sup>①</sup>，每年官吏巧立名目索取，赋税倍增，民多流移。请自今非圣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敛民及役军将者，依法论处。”忽必烈以为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一一允准。

桑哥被系于左掖门，在狱中他才后悔地对审问他的人说：“假使我早听马绍之言，必不至有今日之祸。”有忽必烈的亲信近臣忽鲁火孙，他是国医许国楨之子，与安童交好，不附桑哥。桑哥曾在忽必烈面前屡屡进谗言诋毁忽鲁火孙，幸而忽必烈不信桑哥那些鬼话。至桑哥被系狱中，忽必烈叫忽鲁火孙唾淬桑哥颜面，以解其恨。忽鲁火孙说：“大臣有罪，该判什么刑，当罚而不可辱之。我不能效桑哥之所为。”忽必烈赞叹忽鲁火孙仁厚公正，以白玉带赏赐。尚书平章政事阿鲁浑萨里以桑哥事连累也被抄家。忽必烈想起当时阿鲁浑萨里本不愿与桑哥共事，固辞职不就，是自己非要叫他任职不可的。于是他召来阿鲁浑萨里，问：“桑哥当政如此，卿何故不发一言？”阿鲁浑萨里说：“臣未尝不言，只是言不见用耳。陛下对桑哥十分信任，他所忌讳的人就是臣。臣数言不行，正如抱薪救火，只能增其暴烈，倒不如弥缝其间，使无伤国家大体。他倒行逆施，久之，陛下必能自悟也。”忽必烈低声说：“朕甚愧卿啊！”

七月，桑哥被诛，临刑时监斩官还问桑哥：“阿鲁浑萨里是不是你

---

<sup>①</sup> 元朝户籍以各户所负担的义务不同进行分类管理。大致有民户、儒户、僧道户、医户、盐户、匠户、打捕户、军户、站户等，统称诸色户计。军户就是专门承担军役的人家。父死子替，兄亡弟代，世世相袭。全国约有二三十万军户。因元朝军队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故军户也分别有专属。站户是指专在驿站当差的人家。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建有周密的驿站系统。驿站有水陆之分。水道以船，陆路以马、牛、狗为交通工具。站户即有船、马、牛、狗户的区分。全国约有三十多万站户。站户负责向过往的人员提供交通工具和饮食。关于元代的户籍问题可参见《元史研究论稿》，第113—185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陈高华所著《元代户等制略论》、《论元代的站户》、《论元代的军户》。也可参考陈高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元史》中所写的军户、站户条目。

的同党？”桑哥仰天长叹道：“我惟不用其言，故致于败。他跟我扯得着什么同党吗？”忽必烈更信阿鲁浑萨里无罪，下诏，命返还阿鲁浑萨里被抄的物品，又派人给他赏赐衣帛。阿鲁浑萨里俱辞谢不受。偏又有人告发阿鲁浑萨里在太史院时，数言国家灾祥之事，属于大不敬，请求将阿鲁浑萨里治罪。忽必烈心内对阿鲁浑萨里还感到有内疚之时，听到这种报告不由大怒，说那人是诽谤大臣，应当抵罪。阿鲁浑萨里磕头，替那人求情，说：“臣不佞，赖陛下天地含容之德，虽万死莫报。今为臣欲治言者罪，臣恐怕自是无为陛下言事者。”忽必烈宽容了那个人，对阿鲁浑萨里说：“你真是个忠厚长者啊！”

由于受桑哥牵连，叶李也被罢职，南还杭州。扬州儒学学正李淦于是上书忽必烈揭发叶李说：“叶李本一黥徒，受皇帝简知，可为千载一遇。而才近天光，即以举桑哥为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杀参政郭佑、杨居宽；迫御史中丞刘宣自裁，锢治书侍御史陈天祥，罢御史大夫门答占、侍御史程文海，杖监察御史；变钞法，拘学粮，征军官俸，减兵士粮；立行农司、木棉提举司，增盐酒醋税课，官民皆受其祸。尤可痛者，要束木祸湖广，沙不丁祸江淮，灭里祸福建。又大肆钩考钱粮，民怨而盗发；天怒而地震，水灾荐至。尚赖皇帝圣明，更张政化。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叶李举桑哥之罪。叶李虽罢相权，刑戮未加，天下往往窃议，宜斩叶李，以谢天下。”忽必烈览书后，矍然自语道：“叶李廉介刚直，朕所素知者，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他马上传旨驿召李淦急赴京师，他要亲自问询情况。然而李淦到京之日，叶李却已卒于家。再勘问已无意义。忽必烈只好升李淦为江阴路教授，以旌表他敢于直言。

审核桑哥余党，纠改其弊的工作进行了一两年，桑哥的党羽如乌马儿、灭里、要束木、忻都、王巨济等相继被处死。天下人心大快。杨居宽、郭佑等死于非罪者，皆得到平反，归还了被抄的家资。但是也有被忽必烈保护下来的。像杨琏真珈结交桑哥，发掘宋陵，盗窃珠宝，省台诸臣皆要求将他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忽必烈却免其死罪不

说，还给他田地、人口，让他继续为僧寺首领。中书省臣又向忽必烈讲：“妄人冯子振曾写诗赞扬桑哥，及桑哥败，即告词臣撰碑失当。国史院编修馆陈孚发其奸状，乞免所坐，削其职，遣还家。”忽必烈不以为然，说：“词臣何罪！假使以赞扬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当桑哥为政时，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矣。此类事不要再追问！”

桑哥被诛，尚书省撤消，忽必烈想请不忽木任职丞相。不忽木却不接受。忽必烈对不忽木说：“朕过于听信桑哥，今虽悔之，已无及矣。朕识卿于幼时，使卿从学，正欲备今日之用。卿不要再做谦让。”不忽木说：“朝廷勋旧，年龄比臣长，爵位比臣高者，还有许多，今以重任委臣，恐怕不能服众。”忽必烈问：“卿以为有谁可任丞相？”不忽木说：“太子詹事完泽即可。以前抄没阿合马家，阿合马家贿赂近臣，皆有记载。其簿书之上独无完泽之名。他早就说过：‘桑哥为相，必败国事。’今果如其言。以此，臣知完泽可任相职。”忽必烈说：“卿所建言朕可以采纳。但是非卿无以任吾事。完泽可为右丞相，卿任平章政事以辅佐，如何？”，不忽木不能再推辞，只得答应。同时忽必烈任命何荣祖为中书右丞，马绍为左丞，贺胜、杜思敬为参知政事。这是忽必烈在位所组成的最后一届中央政府的领导班底，他自感已经衰老，要给他的后代留下一个可以充分信赖、相对年轻的、生机勃勃的中央机构。何荣祖即向忽必烈呈上了他所编辑的《至元新格》。原来元朝至此时还没有健全的法律，百司断案或以金律，或以旧例，执法不一。何荣祖深感这是治国的一个大问题，就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为条目，将法律条文分别阐说明白，以便百司官员使用。忽必烈看后，就令马上刊刻，颁行天下，并命百司遵守，以为法规。

## 44. 伯颜慨叹

至元二十九年（1292）秋，忽必烈刚刚把桑哥当政时的弊端处理完毕，调整好领导班子，北边又传来警报：宗王灭里铁木儿与海都联合，兵犯和林。忽必烈即令镇守和林的伯颜进行反击。伯颜率军至阿撒忽秃岭，与灭里铁木儿军相遇。灭里铁木儿军倚险为营，从山上射下密如雨注的利箭，伯颜军见势不敢向前。伯颜知道这次遭遇战如果不能取胜，将会大大影响军队的士气。所以他挥舞着令旗，高声喊道：“将士们，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平日陛下不少你们的军衣、军粮，正欲在此时让你们效力。此时不战，何以报恩！有敢不冲锋陷阵者，不要怪我立斩不赦！”他大喊着，第一个举着盾牌，冒着箭雨，向山上的敌营冲去。众将士见老元帅冲锋在前，个个都奋勇争先，竞相攀登上山，冲向敌阵。灭里铁木儿的士兵见伯颜的军士毫不怕死地向山上猛冲，个个惊慌，他们不敢与冲上山的伯颜军士肉搏，就只好纷纷后撤。灭里铁木儿慌忙阻拦，伯颜军士蜂拥而上，势不可挡，任他呼喊，他的兵士却不听他的命令，只顾自己逃命。灭里铁木儿眼看招架不住，也只好上马而逃。

伯颜不给灭里铁木儿以喘息之机，他命令速哥、梯迷秃儿率一支部队紧紧追击。他自己则带领大军连夜退兵，准备迎击海都的主力。不料，当他们退到必失秃岭时，遇到了海都一支伏兵。伯颜赶紧命令部队就地扎营，不准乱动。黑夜茫茫，对方也摸不清伯颜军的部署，不敢乱动。双方僵持到黎明，伯颜抢先命令军士向对方占领的山头进

攻。对方一看伯颜军势浩大，他们就主动撤退。伯颜率轻骑直追，追了一段路，敌军前面竟也杀声连天，那些兵士又往回跑。原来是追击灭里铁木儿的速哥、梯迷秃儿回军，正好遇到伯颜带军追击伏兵。于是两下里进行夹击，那支伏兵顿时成了磨盘中的粮谷，被彻底消灭。诸将对伯颜说，按照古礼，得胜后必须要在征战之地祭祀军旗。伯颜同意，诸将就要杀死俘虏祭旗。伯颜忙加以阻止，说：“从前我征江南之时，陛下曾嘱咐我说，要如名将曹彬那样，做到不杀一人。我幸未辱君命。今此北征，又岂可滥杀俘虏？”于是以伯颜的主意，只以马奶为献。举行过祭旗仪式，伯颜军队就返回和林。在途中军士们抓住敌方一个间谍。将士们要把那个间谍杀死，伯颜知道后，令将间谍带到他面前。他亲自给间谍松了绑，并给那间谍许多金帛作为赏赐。然后叫那个间谍带书信给灭里铁木儿，劝说灭里铁木儿要识时势，明祸福，不要跟随海都作乱。待伯颜回到和林不久，灭里铁木儿竟率众来投奔。他很感激伯颜宽大为怀，对他既往不咎。

海都听说灭里铁木儿倒戈，就亲自指挥他的军队大举南下。伯颜令各处关隘严守不战。朝廷中有人疑忌伯颜，就向忽必烈的南必皇后进言说：“伯颜久居北边，权高威重，私下交通海都，所以不思进击。”忽必烈已年近八十高龄，身体衰弱，大臣有事相奏，多先禀告南必。南必怕忽必烈为朝政事忧虑，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就常常是报喜不报忧。有些事她更不禀告忽必烈，就假借忽必烈名义代行处理。但是她远没有察必皇后睿智聪敏，她既无远见，又无主见，常被一些大臣的意见所左右。她听人一说伯颜交通海都，也不禀告忽必烈，也不进行调查核实，就矫诏命玉昔帖木儿代伯颜领兵，调伯颜回大同听命。伯颜闻旨只是默默不语。诸将都为伯颜鸣不平。伯颜反安慰诸将说：“服从是军人的天职，调防是战争中的常事。皇上一定有皇上的考虑。”诸将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懂。然而我们听说是因为有人对您进谗言，才调动，这不能不叫我们替您愤慨。”伯颜一笑：“既已知是谗言，又何必理它。你们也不必为此动气。任何时候都要以国家事为重。况且玉

昔帖木儿也是一个很好的将才，他来，你们要服从他的指挥。”他正准备与玉昔帖木儿办理交割手续时，狡猾的海都听说了伯颜军中领导要更换的消息，他要趁新旧交替、人心浮动之时，企图打伯颜军一个措手不及。他再次向和林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伯颜闻讯，赶紧派人去迎接玉昔帖木儿，对玉昔帖木儿说：“公暂且先在驿站休息，待我击败海都此次进攻后，再与公进行手续交割。”玉昔帖木儿乐得自在，就在驿站静观战局变化。

伯颜率军迎击海都，奇怪的是他的部队和海都的军队接上火以后，每次战斗他都下命令各军作战只许败，不许胜。交战七天，连连败退，诸将都以为伯颜害怕海都了，有人就对伯颜说：“元帅如果真的害怕海都，何不就把军队交割给玉昔帖木儿大夫。”又有人说：“元帅如此打仗，怎能怪人家向皇上进谗言呢？”伯颜就把诸将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疑虑，我这样做，正是想一举歼灭海都，不给皇上留下后患。海都率轻骑多次扰我边疆，击之则逃。这次我是要诱他深入，使他无路可逃，一战而擒，永灭后患。”不想诸将对伯颜的用心并不理解，他们说：“咱们已连退了七天，徒增海都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您还要退多少天？我们不想再退了，一定要和海都决一死战！”伯颜见众将领难以说服，强迫命令又怕众将不听指挥，只得问：“如果此战让海都逃脱，谁负其责？”诸将激情汹汹，众口同声道：“没有您元帅的责任，我们诸将共负责任！”伯颜长叹一声，说：“也许天意是未叫海都灭亡啊，就由你们去吧！”众将领盼得伯颜同意作战的意见后，就各率自己的部队向海都的军营冲去。

海都连日作战取胜，正在军营中饮酒作乐，不防伯颜的众军已冲进大营。他赶紧披挂上马，督军作战。那知伯颜军憋了多日的火气，个个恶狠狠，雄赳赳，奋勇冲杀。海都军仓促应战，手忙脚乱，海都这才醒悟以前伯颜使的是骄兵之计。他慌忙指挥众军且战且退，所幸大军未入险境，退路无阻，尽管伯颜军奋力追杀，海都军狂奔急窜，个个鞋底儿上都像擦了油；马儿都像发了疯。数十里之后，海都的轻

骑终于摆脱了伯颜军的追击，向天边飞驰而去。伯颜军只缴获了一些军械马匹，杀伤了数百兵卒而已。无奈何，众将只得回来向伯颜请罪。伯颜听了众将的报告，仰天长叹道：“海都此去，必定还要再回。边疆还会有恶斗。这次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只望你们牢记：军中有主帅，你们应该听从主帅的指挥。倘若有一日你们也做了主帅，也要统观全局，从长计议，千万不要只图一时痛快。我从此离开边疆，今生怕再难与你们共同驰骋疆场了。日后惟愿你们明于谋略，忠心报国。”诸将愧悔不已，一个个无话可说，有的只是泪流满面……

玉昔帖木儿到达军中，伯颜与他交割了印信以后，就要回大同去。皇孙铁穆耳为伯颜设宴饯别。席间，酒过三巡，铁穆耳依依不舍地说：“十八年（1281）时皇上命父王抚军北边，令公扈从，皇上曾对父王说：‘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故使从汝。不可以常人待之。’今我又得授皇太子宝，奉皇上命抚军北边，直无缘得公辅佐。公临去，将何以教我？”伯颜高举酒杯说：“殿下洪福齐天，自有吉星高照。臣所言者，惟望殿下慎用此杯中物与女色二事。至于军中固当严明纪律，而恩德亦不可偏废。冬夏营驻，循旧为便。余者需殿下明与用人，见机而行。”说罢，他把杯中酒一饮而尽，遂向铁穆耳和玉昔帖木儿及众将挥手告别。他步出营帐，纵身上马，扬鞭而去。铁穆耳等人直到望不见伯颜的身影才转回大帐。

玉昔帖木儿把海都远遁的消息报告给了忽必烈。忽必烈见北边宁静，一时不会再起变乱，遂又动议南征安南。原来脱欢从安南撤军不久，安南王陈日烜即死去，其子陈日燁即位为王。那时忽必烈就要发兵出征，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皆说：“蛮夷小邦，不足以劳中国。张立道曾使安南有功，可派他再次出使以谕之。”张立道，字显卿，其父张善为金进士，金亡侍拖雷，因此张立道得为忽必烈宿卫。曾从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后辅佐皇子云南王忽哥赤。当忽哥赤被都元帅宝合丁用酒毒害时，张立道暗结义士，约共讨贼，并将云南变乱之事报告了京师。宝合丁闻讯逮捕了张立道，将要杀害他时，幸被人劫狱，将

他救出。忽必烈派御史大夫博罗欢等诛杀了宝合丁以后，召张立道至京，询问忽哥赤被害的情况。忽必烈一边听，止不住泪流纵横。最后他满含感激之情地对张立道说：“汝等为我家事甚劳苦，今想事朕，还是想事太子，还是事安西王？随卿意愿。”张立道表示愿事忽必烈。于是忽必烈赏其金五十两，以旌其忠。在至元八年（1271）时，派他出使安南，向安南王宣布元朝建国诏书。张立道圆满完成了出使任务，安南国向元朝岁时进贡的礼制就是由张立道那时定下来的。以后他又在云南、广西等地多处任职，因他不善巴结权贵，一直在外省宦游。值桑哥被处死，张立道才得以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完泽、不忽木举荐他再次出使安南，忽必烈将张立道召至披香殿，向张立道嘱咐说：“安南小国不恭，今派卿往谕朕意。卿要竭尽心力啊。”张立道说：“君父之命，虽蹈水火不敢辞，臣愚，恐不足专任，请再派重臣一人与我同往。臣为之副可也。”忽必烈说：“卿即朕之心腹大臣，再派一人居卿之上，必败卿事。”

张立道至安南地界，对来迎接的安南官员说：“对你们的皇子说，他应当亲自出城来迎接。”陈日燁即率其国官员，焚香伏于道旁而迎。张立道到达安南王府后，陈日燁跪拜，听诏如礼。张立道遂传忽必烈之命，历数其不朝之罪。陈日燁恭恭敬敬地说：“您是大国公卿，就是我们小国的老师。我们愿听您的教诲。”张立道于是说：“往昔镇南王奉命而来讨伐，不是你们能够战胜他，而是他不用向导，率众深入，不见一人，迟疑而还。山路崎岖，风雨骤至，弓矢尽坏，众人不战而自溃，我天子亦知之。你们所凭借的就是山海之险，瘴疠之恶。但是云南与岭南之人，习俗同而技力等，今调发他们，再加上北方来的劲卒，你们又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你们遇战不利，不过就是逃遁于海上，那时海岛上的人也必然会乘衅攻掠你们，你们食少不能支，必然被他们所屈服。你们向他们称臣好，还是向我们大国天子称臣好呢？今海上诸岛，岁贡于你们，也是怕有我大国支持着你们。我圣天子对你们德恩深厚，前年之师并非上意，不过是因为边将进谗言罢了。你

们不悟，不能派一使者谢罪请命，反兴兵抗拒，逐我使者，激怒我大国之师，而今你们已大祸临头，请你好好考虑考虑吧！”陈日燁哭着拜谢说：“公所言道理分明。为我出谋划策的人，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些话。前日之战，不过是救死而已。我们怎么会不害怕天子之国兵到来呢。今公先到，必有教我之良策。”说完，他又向北面再拜，发誓不敢忘记天子的大恩大德。他带领张立道进入宫中，命人拿出许多奇宝奉献给张立道，张立道一概不授，只要求陈日燁和他一起回朝。陈日燁说：“贪生畏死，人之常情。如果有诏免我不死，我何辞北行。”于是他先派使者随张立道上表谢罪。可是朝中有人忌妒张立道出使成功，强调必须要陈日燁先来朝，再赦其罪。陈日燁害怕，不敢亲自北上。

至元二十九年（1292）九月，忽必烈想起安南之事，此时张立道已死，就派吏部尚书梁曾、礼部郎中陈孚携诏书再使安南。其书曰：

省表具悉。去岁礼部尚书张立道言，曾到安南，识彼事体，请往开谕，使之来朝。因遣立道往彼。今汝国罪愆既已自陈，朕复何言。若曰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来朝，且有生之类宁有长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复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喻，汝当具闻。徒以虚文岁币，巧饰见欺，于义安在？<sup>①</sup>

至元十七年（1280）时，梁曾曾出使过安南，这是他第二次出使了。三十年（1293）正月，梁曾等到达安南。其国有三门：中曰阳明门；左曰日新门；右曰云会门。迎使官员将引梁曾从日新门入，梁曾大怒，说：“奉诏不由中门，是我辱君命也。”当即回宾馆。安南又要开云会门以迎，梁曾坚决认为不可，陈日燁才从阳明门迎诏入。梁曾反复向陈日燁宣布元朝天子威德，劝陈日燁入朝觐见。陈日燁还是不敢亲自北上，只是派相国陶子奇随梁曾入朝谢罪。八月，梁曾、陈孚

<sup>①</sup> 见《元史》，第4649页《外夷·安南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带着陶子奇还朝，进上他们与安南王陈日燭往复来往议事的文件，忽必烈览后很高兴，解下自己所披的衣服赐与梁曾，并令他坐在自己身旁。右丞阿里意有不平。忽必烈斥责阿里说：“梁曾两使外国，以口舌息刀兵，你何敢不平！”时有亲王从和林来大都，也在座，忽必烈命人斟酒，先赐给梁曾饮。忽必烈对亲王说：“你所办的是你的事，梁曾所办的是你和我，大家的事，你不要以后又不痛快。”当天忽必烈又留梁曾于便殿赐宴，与他谈论安南事直到深夜。

转天，陶子奇带着大象、鸚鵡等礼物，当廷献于忽必烈。忽必烈令梁曾领大象在大庭里行走。梁曾用衣袖招引大象，大象就像受过训练一样，温顺地跟着梁曾的衣袖走。忽必烈就叫梁曾再引导别的大象，个个大象全都很听话。忽必烈很高兴，以为梁曾是个有福之人。等梁曾回到座位上，忽必烈问他：“你害怕吗？”梁曾说：“怎么不害怕？但是君命更不敢违啊。”忽必烈说：“卿真是个老实人。”

有人看梁曾受到忽必烈亲崇，就向忽必烈进谗言说，梁曾出使安南接受了安南的贿赂。忽必烈就问梁曾是否有这回事。梁曾说：“安南王曾给臣黄金、器物，但是臣一点也没有接受，都还给了陶子奇。”忽必烈笑着说：“就是接受，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安南能一意心向咱朝廷就好。”廷臣却对忽必烈说安南王陈日燭始终不来朝拜，请把其相国陶子奇拘留起来，应当再发兵对他们进行征讨。忽必烈也觉得陈日燭不来朝拜是对他的藐视，就同意了廷臣的意见，将陶子奇拘留于江陵，派刘国杰等人准备再征安南。然而大军还未出发，忽必烈却突然病危，征安南的事遂暂时中止。

## 45. 寿终正寝

至元三十年（1293）冬，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以后就自感不适。他觉得这一年入冬以来天气特别冷，冷得他都懒的出屋会见各个大臣。围绕他的侍从和后妃，特别是南必皇后，为了照顾忽必烈，就常常代替忽必烈接见大臣们。有时就免不了要假传圣旨。尤其南必皇后更爱自作主张。但是人们也无可奈何。至元十八年察必皇后去世，到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六十九岁时，才又立南必为皇后。南必按辈份是察必的侄孙女。忽必烈之所以立南必为后，不仅是因为她容貌美好，更主要的是因为忽必烈太思念察必皇后了。南必生于富贵，不可能像察必那样深知忽必烈创业的艰难，在各方面都给忽必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她对忽必烈却也十分敬仰，能做到对忽必烈百依百随。在忽必烈七十多岁时南必还为忽必烈生下一个儿子，这就使忽必烈对南必不能不十分娇纵。

自从南必有了儿子以后，阔阔真内心就很是焦虑，她的丈夫真金已经去世七年，太子的宝座一直被尘封，眼看忽必烈已是八十岁的人了，如果不早确定下皇位的继承人，将来必定会发生大乱。真金有兄弟十人，察必所生真金兄弟四人中，还有那木罕健在，其他兄弟当中还有阔阔出、脱欢等人。就是忽必烈无意把皇位传给他们，那么在阔阔真与真金所生的儿子甘麻刺、答刺麻八刺、铁穆耳三人中间究竟又是谁能继承皇位呢？三人中甘麻刺骁勇雄武，铁穆耳机敏多才，忽必烈比较喜欢这两个皇孙，但终不能俩人都继承皇位呀。阔阔真反复

比较着，推测着，她知道铁穆耳从小就招忽必烈喜爱，常陪忽必烈一起饮宴，可是铁穆耳却从小就养成了嗜酒如命的习气。小时候忽必烈看铁穆耳能饮酒，还当成个乐趣，到铁穆耳长大以后，忽必烈对铁穆耳嗜酒反而感到厌恶了，他几次劝铁穆耳节制，铁穆耳口上答应，一转脸，就照饮不误。为此忽必烈曾杖打铁穆耳好几次，并命侍卫对铁穆耳严密监视，强制铁穆耳戒酒。可是铁穆耳的一个随从竟给铁穆耳出主意，要铁穆耳要求洗澡，那随从买通了浴室人员，竟给铁穆耳用酒液洗澡，使铁穆耳又醉得一塌糊涂。忽必烈知道后，大怒，把铁穆耳的那个随从处死了。从那时铁穆耳才稍微收敛。阔阔真想着这些，她以为忽必烈对铁穆耳比对其他皇孙更疼爱，否则，他何必费那么大劲去管教铁穆耳呢。她想忽必烈不马上立铁穆耳为太子，而把他派到前线守边，大概是要进一步考验他，锻炼他。可是南必皇后也有了儿子，一天天长大，谁能保证忽必烈会不喜欢上这个小儿子呢。阔阔真每想到这里经常是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她想总得要有个办法，叫忽必烈把太子的人选赶紧确定下来。

机会终于让阔阔真找到了。在桑哥被处死以后的清查过程中，有人密报忽必烈，说江西行省参政伯颜赛典赤有严重贪污行为。忽必烈很震惊。伯颜赛典赤是他信赖的勋臣赛典赤瞻思丁的孙子啊。赛典赤瞻思丁曾事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忽必烈继位后，首命他为十路宣慰使之一，旋即任他为中书平章政事，后来又派他去经营云南，赛典赤在云南大兴文化，声望很高。至元十六年他去世，他的儿子纳速刺丁继守云南，辅佐皇子脱欢，前不久去世。伯颜赛典赤是纳速刺丁的长子，一直历任江淮、江西等行省要职，他也卷到桑哥的贪官污吏的行列里去了？忽必烈要亲自审问伯颜赛典赤。伯颜赛典赤来到后，忽必烈问：人告他贪污是怎么回事，要他据实讲个明白。伯颜赛典赤却对忽必烈说，他所在的江西省连着三年闹灾，田地里寸苗不长，民众生活陷于极度贫困之中。他只得动用官府银钱赈济灾民。他说：“如果陛下要我把那些钱还上，我就只好从民众手里再把钱收回，民众也就只

能卖儿卖女。不过那样一来，陛下就会失去那一方的民心。”忽必烈叫人核查伯颜赛典赤所说的话都是属实之后，高兴地说：“所有的大臣都只关心自己的收入时，伯颜赛典赤却关心着民众的生死，做得好啊！”于是就升伯颜赛典赤为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并给了他许多赏赐。阔阔真听说了伯颜赛典赤的事情，就叫人把伯颜赛典赤领到她面前，说：“卿是一个心怀国家社稷的忠臣。那么有一件事情请你问问陛下：如今太子的宝座已经封存数年，陛下到底将做何等打算？”伯颜赛典赤觉得阔阔真问得有理，就对忽必烈直截了当讲述了他的看法：太子位不应当长久虚悬。

真金死后，人们知道忽必烈十分伤心，所以谁也不愿在忽必烈面前再提太子的事。忽必烈好像也把这事给忘记了。经伯颜赛典赤一提，他猛然感到这的确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他反复考虑了好几天，比较着甘麻刺与铁穆耳，虽然他觉得他们俩都不如他们的父亲真金，可是现实只能是在他们俩当中选一个。他征询阿鲁浑撒里的意见，阿鲁浑撒里说铁穆耳仁孝恭俭而贪杯，甘麻刺激烈刚勇而好武，两人各有专长。不过铁穆耳似乎更得人，能孚众望。忽必烈同意阿鲁浑撒里的分析，他把伯颜赛典赤召到跟前，说：“朕感激你为我家的事操心。今就派你去北边军中宣布由铁穆耳继为太子。但是你要代朕告诫他，当了太子一定要把嗜酒的习性戒除。”忽必烈又命阿鲁浑撒里赍皇太子宝授给铁穆耳。阔阔真得知忽必烈终于确立了铁穆耳为太子，她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吃饭也香了，觉也睡安稳了。

伯颜赛典赤从北边回来以后，忽必烈就任命他为中书平章政事，位在不忽木之上。不忽木对官位高低并不在乎，他只是眼见忽必烈的身体日渐衰弱而忧虑。他每天侍奉在忽必烈身边，太医送药来，他都要亲口尝过，然后才给忽必烈服用。当忽必烈精神好一些时，他就陪着忽必烈聊天。忽必烈感叹说：“以朕一身临四海，统万机，稍有逸弛，则民必受殃。”不忽木说：“诚如皇上所言。假使以前的帝王都知道儆戒，力行善政，则民生何患不乐哉。”忽必烈说：“老臣们讲，天

下的事如圆凿方枘，能少宽之，则无往不可。”不忽木说：“为臣子的则当以身殉国，难易在所不计。如果臣子不守臣道，不尽忠为国为民，只图私利，国家还有什么可以凭赖呢。”忽必烈望着不忽木，深情地说：“愿卿能与完泽一起尽心协力，以对朕之心，善待太子。”不忽木慌忙磕头，表示他将披肝沥胆尽忠大元。忽必烈叫不忽木起身，说：“南必年轻，不更事，我听说她听信谗言，把伯颜置于大同听命，卿速为诏书，命伯颜赶来大都。朕有要事与他相议。”

伯颜接到诏书，听说忽必烈已经病得沉重，他已有不祥的预感。他飞马急驰，赶到大都已是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十二日。他下了马，直奔忽必烈所在的紫橿殿，只见忽必烈面容黑黄，发须灰白，双目紧闭，处于昏睡之中。不忽木、彻理以及南必皇后守在一旁。不忽木见伯颜到达，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小声对伯颜说：“太医说陛下已支撑不了多久了。”伯颜扑倒在忽必烈身边，大声呼唤着：“陛下，臣伯颜奉命前来。陛下，您有什么话对臣要说？陛下，陛下！”忽必烈从昏迷中睁开眼，看见了伯颜，他向伯颜招手，伯颜俯下身躯。忽必烈却要南必搀他坐起来。不忽木、伯颜、彻理都上前帮忙。南必把忽必烈披在额前的头发和耷拉在脸前的发辫向后拢了拢，彻理给忽必烈送上一碗奶茶，忽必烈喝了一口，他振作了一下精神，对伯颜说：“爱卿军旅劳苦了……”伯颜说：“臣未能将海都为陛下擒获，何敢言劳苦。”忽必烈说：“朕何尝不想为太子建成一太平天下，可是我怕再也不能了。真金却先我而去。”说着他昏暗的眼睛里竟涌出了泪花。不忽木赶紧说：“如今铁穆耳太子也是年轻有为。”忽必烈嗔喘着：“铁穆耳，铁穆耳，他是太子，太子……”他用手抹了一把脸，对南必说：“你去叫阔阔真来，我有话说。”

南必走后，忽必烈注视着伯颜说：“卿是朕的老臣了，卿与真金的关系也很好，朕要卿看在朕与真金的情分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全力辅佐铁穆耳。”伯颜要表态，忽必烈拦住他，说：“铁穆耳没有什么别的长处，虽然他因为嗜酒挨过我的杖责，他不记恨我。他懂得

好歹，还有可取之处。虽然不能指望他有多少开拓，可是他大概能够守住我为他开出的基业，能致天下安定。卿能勉力为其分忧，朕也就安心了。”伯颜说：“太子是个贤德的人。他与臣在军中有过深谈。陛下对太子尽管放心。臣就是肝脑涂地也难报陛下与太子的知遇之恩。”说话间，阔阔真急急赶到。忽必烈说他累了，要人们扶他躺下。然后他缓慢地对阔阔真说：“你是个好媳妇。真金虽死，我已立铁穆耳为太子，只是其兄甘麻刺未必心服。你是他的母亲，一定要说服他。皇帝只能由一人当。他比铁穆耳勇武，你要他自己去开创事业，不要和兄弟争位。不要像阿里不哥，不要像昔里吉、乃颜、海都……”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人们几乎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了。再一看，忽必烈又睡着了。

南必想着自己的儿子还小，忽必烈不可能给她们作什么安排，不由得暗自落泪。阔阔真对伯颜、不忽木等人深深施礼，请他们尽快通知铁穆耳从前线返回。众人一合计，于是请南必下诏，命伯颜赛典赤去宣太子赶快返京。

正月十九日，忽必烈已全然不省人事。到二十二日，咽了最后一口气。总计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享寿八十岁。伯颜等即发讣告于天下。二十四日，众人护持忽必烈的灵柩，向和林进发，将忽必烈葬于起辇谷，与他的祖父成吉思汗相伴长眠在一起。

至四月初，铁穆耳才从前线回到上都。阔阔真与伯颜、不忽木等商议召集了诸王阔阔出、脱欢、甘麻刺、也孙帖木儿、阿难答、铁木儿不花以及大臣玉昔帖木儿、土土哈、完泽等，举行大会，推认铁穆耳为大汗，即皇帝位。果然不出忽必烈所料，甘麻刺对铁穆耳继位不服。由于他握有兵权，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他本人又十分强悍勇武，一时诸王都不敢明确表态。这时阔阔真对众人说：“忽必烈大汗曾经说，要让精通成吉思汗遗训的人来继位。只有懂得祖训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忽必烈大汗遗命铁穆耳继位，甘麻刺不服。那么现在只好当着全体宗王和大臣的面，让甘麻刺和铁穆耳各自讲述他们对成吉思汗

教训的认识。谁更精通，就让谁来当大汗好了。”对于这个理由谁也不能表示反对。于是甘麻刺和铁穆耳只好面对众人讲述他们所记得的成吉思汗的教训。铁穆耳聪敏，有很好的口才，平日里又听忽必烈讲述过成吉思汗许多事迹，所以他讲述得极其自然流畅，博得众人一片赞扬。甘麻刺平时只重武功，他根本不属于学文，所以他讲得结结巴巴。人们立时全倾向于铁穆耳。甘麻刺还要节外生枝，伯颜手握利剑，站在大安阁的丹陛上，他威严地环视所有的人，厉声说：“忽必烈大汗立铁穆耳为太子，就已向天下宣布了他的继位人。大汗临终又嘱我等要全力辅佐太子为帝。这本来是不用什么商议的事。现今又经阔阔真遵大汗的遗嘱，当众比试，更证明了忽必烈大汗所选定的铁穆耳是一个合格的君主，谁还敢再放厥词，我当秉忽必烈大汗旨意，严惩不贷！”

这时，阔阔真又拿出中国历代皇帝所使用的传国玉玺，那是崔暉得之于木华黎家的后人。玉玺上面刻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文字。阔阔真亲手把玉玺交给了铁穆耳，阔阔出、脱欢等率先向铁穆耳跪下叩拜，甘麻刺只得也随众人向铁穆耳行跪拜大礼。铁穆耳这才算顺利地登上了帝王的宝座。他随即颁布了继位诏书。书曰：

朕惟太祖圣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区夏，圣圣相承，光照前绪。迨我先皇帝体元居正以来，然后典章文物大备。临御三十五年，薄海内外，罔不臣属，宏规远略，厚泽深仁，有以衍皇元万世无疆之祚。

我昭考早正储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缺望。顾惟眇质，仰荷先皇帝殊眷，往岁之夏，亲授皇太子之宝，付以抚军之任。今春官车远驭，奄弃臣民，乃有宗藩昆弟之贤，戚畹官僚之旧，谓祖训不可以违，神器不可以旷，体承先皇帝夙昔付托之意，合辞推戴，诚切意坚。朕勉徇所请，於四月十四日即皇帝位，可大赦天下。

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规，惟慎奉行，罔敢失坠。更赖祖亲

勳戚，左右忠良，各尽乃诚，以辅台德。布告遐迩，咸使闻知。<sup>①</sup>

340

五月，铁穆耳命大臣奉玉册玉宝，为忽必烈上尊谥曰“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尊察必谥号为“昭睿顺圣皇后”。尊真金谥号为“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其册察必皇后文曰：“恭惟先皇后，厚德载物，正位承天。隆内治于公宫，纳大伦于天下。曩事龙潜之邸，及乘虎变之秋。鄂渚班师，洞识事机之会；上都践祚，居多辅佐之谋。先物之明，独断于衷；进贤之志，允叶于上。左右我圣祖，建帝王之极功；抚育我前人，嗣社稷之重托。臣下之勤劳灼见，生民之疾苦周知。俪宸极二十年，垂慈范千万世。惟全美圣而益圣，宜显册书而屡书。”铁穆耳在即位诏书和追封谥号的册文中，对忽必烈和察必一生功业给予了中肯的评价。铁穆耳即位以后人们往往以忽必烈当政时的经验教训做为借鉴。不忽木的翁丈，官为侍御史的王寿论治政时即说：“世祖初置中书省，以忽鲁不花、塔察儿、线真、安童、伯颜等为丞相，史天泽、刘秉忠、廉希宪、许衡、姚枢等，实左右之，当时称治比唐贞观之盛。迨至阿合马、郝禎、耿仁、卢世荣、桑哥、忻都等，坏法贖货，流毒亿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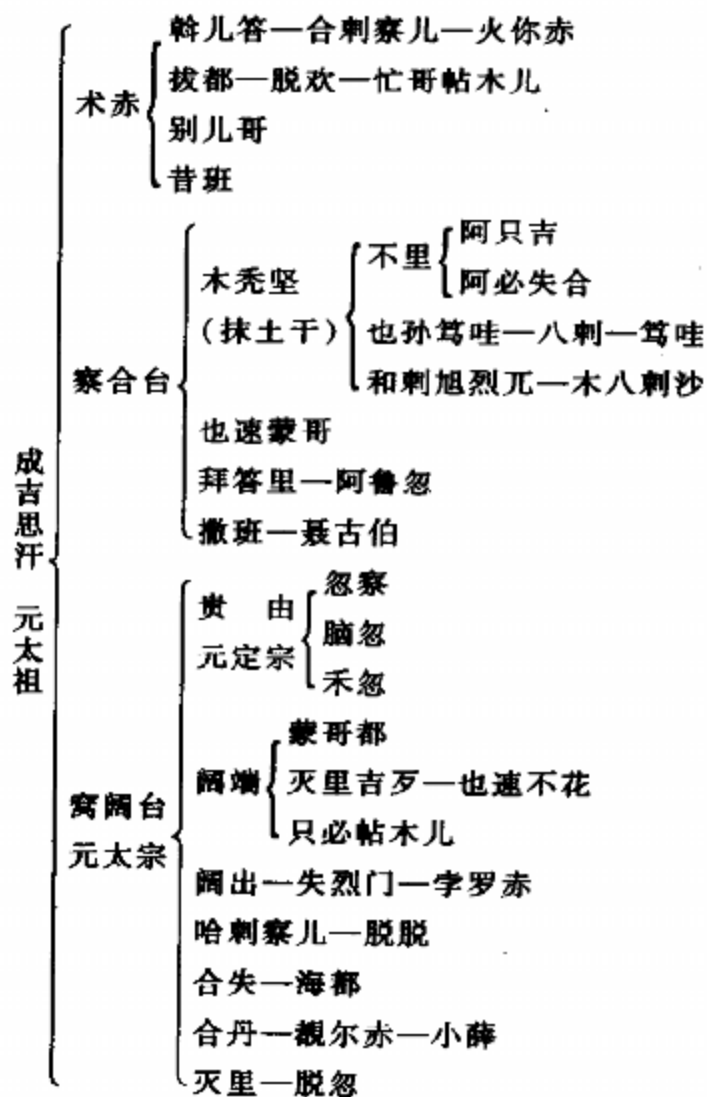
一代铁腕君主忽必烈去世了，他的功过自由后人评说。但是无论怎样评说，也都不能抹煞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所起过的重大作用、重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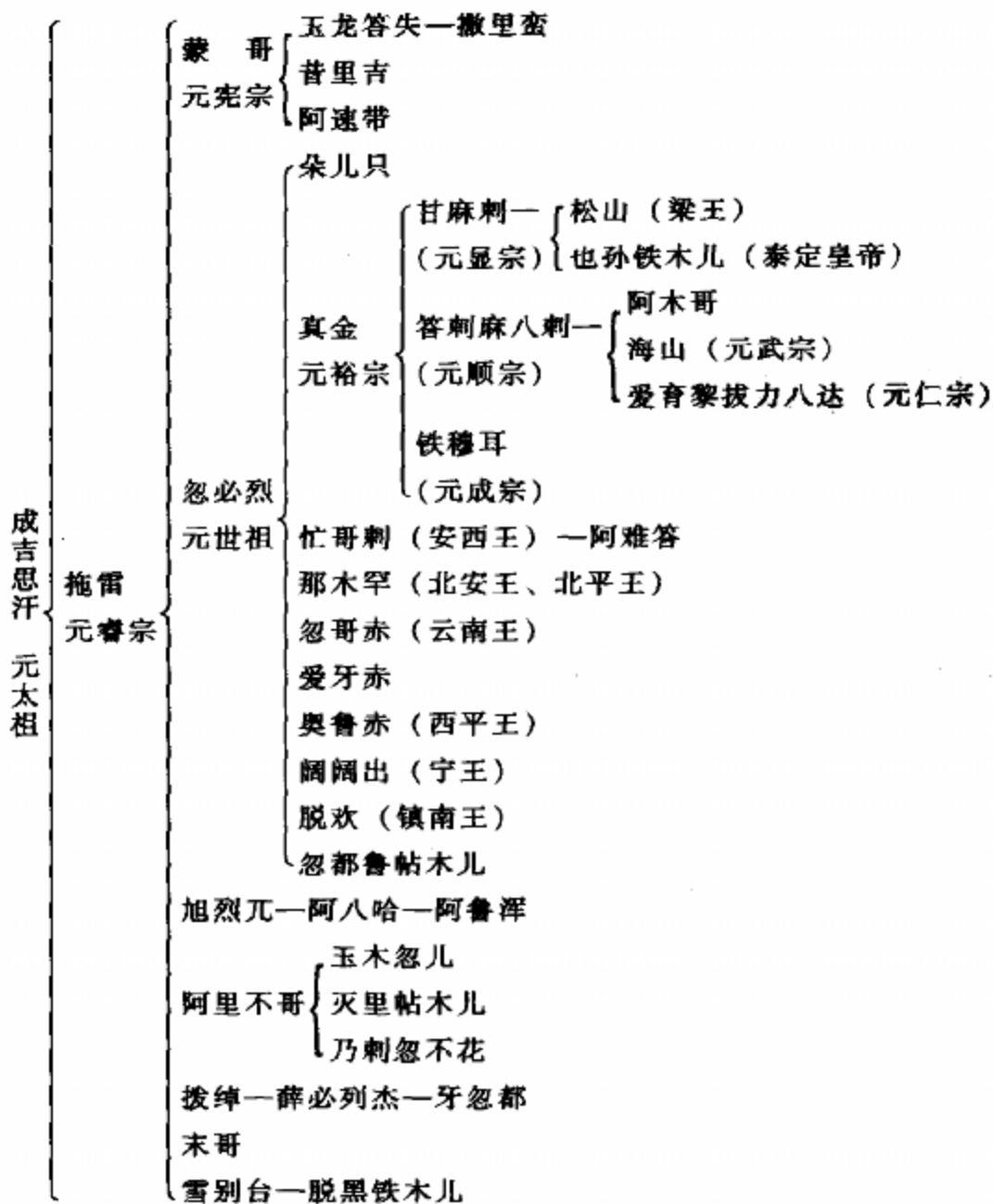
<sup>①</sup> 见《元史》，第381—382页《成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

附 1:

## 忽必烈世系

(以本书涉及到人员为主)





成吉思汗兄弟五人：二弟孛只撒儿（合撒儿）有子也古、也松格（移相哥）、脱忽等五人；也古有子火鲁火孙。三弟哈赤温有子按只吉带，按只吉带有子抄合、哈丹、忽刺忽儿等四人。四弟斡惕赤斤（铁木哥斡赤斤）有子数人，其孙塔察儿最有名。五弟别里古台有子也速不花等三人；也速不花子爪都，爪都有子乃颜。

## 附 2:

# 忽必烈年表

### 1215 年

八月二十三日忽必烈诞生于怯绿连河与斡难河河头的蒙古大本营。

五月，蒙古军攻取金中都城。耶律楚材等人投降蒙古汗国。

是年成吉思汗五十四岁。窝阔台三十岁。拖雷二十三岁。贵由十岁。蒙哥七岁。

### 1216 年

忽必烈两岁。

成吉思汗大军还蒙古本土怯绿连河头大草原。遣大将速不台西征。大将木华黎攻取辽东诸郡。

### 1217 年

忽必烈三岁。

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其经略中原。

是年忽必烈之弟旭烈兀出生。

### 1218 年

忽必烈四岁。

花刺子模人杀死蒙古商人。成吉思汗命长子拙赤西征。派大将哲别征服西辽。蒙古向西夏征兵，西夏拒不出兵，蒙古军攻西夏，围中兴府。西夏国王遣使请降，蒙古军退。高丽向蒙古汗国称臣。

八月，金行元帅事张柔投降蒙古汗国。

### 1219年

忽必烈五岁。

成吉思汗在大本营召开忽里台大会，率军大举西征花刺子模。木华黎攻取山西诸地。成吉思汗召全真教道士邱处机西行。

### 1220年

忽必烈六岁。

344 蒙古军取不花刺、撒麻耳干等城。花刺子模国王逃至里海中的小岛，死去。

山东严实投降蒙古汗国。

### 1221年

忽必烈七岁。

蒙古军取玉龙杰赤及呼罗珊等城地。追击花刺子模新国王札兰丁至印度河。札兰丁逃往印度。

### 1222年

忽必烈八岁。

成吉思汗驻军八鲁湾，命军深入印度追击札兰丁。邱处机觐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开始回军。木华黎攻取陕西诸地。

### 1223年

忽必烈九岁。

速不台、哲别击败斡罗斯、钦察联军，遂东还。成吉思汗率军东还，驻夏于忽兰巴失之地。木华黎病死，其子孛鲁继任其职。

### 1224年

忽必烈十岁。

成吉思汗东还，驻夏于也儿的石河，闻西夏有异图，命孛鲁攻打西夏。西夏国王李德旺遣使乞降。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南宋理宗赵昀即位。

### 1225年

忽必烈十一岁。

春，成吉思汗回到蒙古大草原。为忽必烈举行初次打猎成功的仪式。秋季出征西夏。

#### 1226 年

忽必烈十二岁。

成吉思汗兵分两路进攻西夏。西路军有速不台率领。成吉思汗亲率主力军包围西凉府，西夏国王李德旺因惊悸而死。西夏末帝李璫即位。成吉思汗进兵围西夏首都中兴府。

张柔因战功被授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

#### 1227 年

忽必烈十三岁。

六月，成吉思汗病中召集窝阔台、拖雷等诸子，留下遗嘱。

七月，西夏国被蒙古灭亡。成吉思汗死于清水县行宫。诸将遵遗命，秘不发丧。将成吉思汗遗体运回蒙古草原后，由拖雷主持葬礼，将成吉思汗葬于起辇谷。拖雷临时监理蒙古汗国。

#### 1228 年

忽必烈十四岁。其父拖雷监蒙古汗国。

#### 1229 年

忽必烈十五岁。

八月，在怯绿连河曲雕阿兰之地举行忽里台大会，以成吉思汗遗诏，窝阔台继为蒙古国大汗。始置仓廩，立驿传。派遣军队西征。

#### 1230 年

忽必烈十六岁。

十一月，耶律楚材建议设立十路征收课税所，得到窝阔台批准。由耶律楚材主其事，置征收课税使。

是年窝阔台与拖雷一起统军攻金。

#### 1231 年

忽必烈十七岁。

五月，拖雷军入汉中，借道于宋攻金。

八月，开始设立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镇海为右丞相。

十二月，窝阔台攻取金河中府。

是年蒙古军西征获胜。以高丽杀使者，派兵征伐，高丽请降。

#### 1232 年

忽必烈十八岁。

正月，拖雷军于钧州南三峰山大败金军。

三月，蒙古大军围金首都汴京。窝阔台、拖雷率军北还。途中，

九月，拖雷去世。

#### 1233 年

忽必烈十九岁。

正月，金哀宗逃往归德，六月，奔蔡州。蒙古军攻取汴京，围蔡州。

四月元好问寄耶律楚材书，向其举荐中原人才。

#### 1234 年

忽必烈二十岁。

正月，蒙古军攻取蔡州，金哀宗自经而焚，金亡。南宋出兵收复汴京失败。

蒙古诸王贵族大会。秋，议伐宋。

#### 1235 年

忽必烈二十一岁。

春，窝阔台命建和林城，作万安宫。派拔都、贵由、蒙哥等诸王西征，派阔端、阔出等攻打金未降之地与南宋。

十一月，金巩昌总帅汪世县投降蒙古汗国。

是年蒙古括中原诸路民户。

#### 1236 年

忽必烈二十二岁。

正月，万安宫落成。

六月，复括中州户口。耶鲁楚材请立编修所、经籍所、編集经史。

七月，窝阔台以中原民户分赐诸王权贵。定五户丝制度。

十月，阔端攻取成都。阔出死。张柔攻克郢州，襄阳府降，以游显领襄樊。

是年拔都等灭亡钦察诸国。

#### 1237年

忽必烈二十三岁。

八月，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地议事官。

是年拔都等攻入斡罗斯。

#### 1238年

忽必烈二十四岁。

夏，襄阳将刘义叛，执游显降宋，宋复取襄樊。

#### 1239年

忽必烈二十五岁。

七月，游显逃归。

十二月，商人奥都剌合蛮买扑中原银课二万二千锭，以四万四千锭为额。

#### 1240年

忽必烈二十六岁。

正月，以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窝阔台命张柔等八万户伐宋。

拔都等征服斡罗斯诸国。

十二月，诏贵由班师。

#### 1241年

忽必烈二十七岁。

十月，命牙老瓦赤管汉人公事。

十一月，窝阔台死，葬起辇谷。乃马真皇后称制。

#### 1242年

忽必烈二十八岁。

乃马真氏脱列哥那皇后称制。张柔渡淮河攻宋。海云禅师带子聪北上觐见忽必烈。

#### 1243 年

忽必烈二十九岁。

是年真金出生。忽必烈与赵璧、子聪议论治国之术。

#### 1244 年

忽必烈三十岁。

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五月，耶律楚材死。

#### 1245 年

忽必烈三十一岁。

秋，张柔与蒙古元帅察罕同攻宋。两人意见不合。

#### 1246 年

忽必烈三十二岁。

正月，张柔入觐和林。

七月，贵由即蒙古国大汗位。

#### 1247 年

忽必烈三十三岁。

吐蕃萨斯迦派以乌思藏纳里地归附蒙古汗国。

#### 1248 年

忽必烈三十四岁。

三月，贵由死，葬起辇谷。海迷失称制。拔都召集诸王贵族大会，推举蒙哥为大汗。

#### 1249 年

忽必烈三十五岁。

海迷失后监国，政出多门。中原汉人文士陆续聚于忽必烈身边。

#### 1250 年

忽必烈三十六岁。

唆鲁和帖尼积极筹划忽里台大会。

#### 1251 年

忽必烈三十七岁。

六月，蒙哥即大汗位。捕窝阔台孙失烈门等人，究治其党。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重事，统军南征，命旭烈兀总领阿母河以西诸地军国重事，统军西征。忽必烈派张耕、刘肃等治理邢州。

#### 1252 年

忽必烈三十八岁。

正月，唆鲁和帖尼死。忽必烈请准设立河南经略司，以史天泽、赵璧、杨惟中为使。

六月，元好问与张德辉一起觐见忽必烈，请其为儒教大宗师。蒙哥命忽必烈征大理。七月，忽必烈誓师出征。

是年蒙哥再括中原民户，将其分赐诸王贵族。

#### 1253 年

忽必烈三十九岁。

忽必烈受京兆封地，派姚枢立宣抚司，杨惟中等为使，商挺为郎中。

六月，忽必烈南征大理，旭烈兀出兵西征。

十二月，忽必烈平定大理。留兀良合台驻守，继续攻打未附山寨部落。

#### 1254 年

忽必烈四十岁。

五月，忽必烈还军至六盘山。六月，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

八月，还至桓、抚州之地。冬，驻于爪忽都。

#### 1255 年

忽必烈四十一岁。

是年拔都死。

**1256 年**

忽必烈四十二岁。

三月，忽必烈命子聪和尚在桓州东，滦河北，于龙冈之地建开平城。

冬，忽必烈又得怀州为分地。

**1257 年**

忽必烈四十三岁。

九月，蒙哥亲征南宋，兵分两路。蒙哥率西路军，诸王塔察儿率东路军，同时进发。命阿里不哥留守和林。

十一月，兀良合台班师。由于有人离间蒙哥与忽必烈的关系，蒙哥对忽必烈产生疑心，派阿蓝答儿等至陕西、河南理算钱谷。

**1258 年**

忽必烈四十四岁。

八月，蒙哥率西路军入四川。塔察儿东路军遇到宋军强烈抗击，遂班师。

蒙哥改命忽必烈统军征鄂州，令张柔从征。

十一月，忽必烈誓师开平东北，启程。

**1259 年**

忽必烈四十五岁。

五月，忽必烈军至濮州，征询宋子贞、李昉意见。

七月，蒙哥死于四川合州钓鱼山。忽必烈兵围鄂州。

九月，宋哥派使者告诉忽必烈蒙哥的死讯，请忽必烈北归。

十一月，阿蓝答儿等谋立阿里不哥为大汗，察必派人通知忽必烈，请他速还军。忽必烈遂决计北归。

闰十一月，南宋贾似道派人议和，双方签订协议，忽必烈率军北还。

**中统元年 1260 年**

忽必烈四十六岁。

三月一日，忽必烈即位于开平，以察必为皇后。

四月一日，设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发布即位诏书。派郝经为国使，出使南宋。此月定立官制。

五月，建元中统，诏告天下。立十路宣抚司，以赛典赤、廉希宪等为宣抚使。

阿里不哥即位于和林。派阿蓝答儿等取关陇之地。

九月，忽必烈统兵与阿里不哥大战，将其击败。派廉希宪等夺取关陇，杀死阿蓝答儿等人。

十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

十二月，以八思巴为帝师，统释教。

#### **中统二年 1261 年**

忽必烈四十七岁。

五月，派人责问宋稽留国使郝经，访其所在。以史天泽为中书右丞相。

六月，宋泸州安抚使刘整以城降。以不花为中书右丞相，耶律铸为左丞相。

七月，立翰林国史院，王鹗建议修辽、金史。

八月，以许衡为国子祭酒，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封张柔为安肃公，张荣为济南公。

九月，阿里不哥对忽必烈再次发动袭击。

十一月，忽必烈率军与阿里不哥战，阿里不哥北遁。

十二月，封皇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

#### **中统三年 1262 年**

忽必烈四十八岁。

二月李璫反叛，忽必烈派各路军征讨。王文统被诛。

七月史天泽等平定李璫叛乱，处死李璫。

八月，郭守敬请开玉泉水以通漕运。

#### **中统四年 1263 年**

忽必烈四十九岁。以枢密院总军政。

五月，升开平府为上都。

六月，以线真为中书右丞相，塔察儿为左丞相。

#### **至元元年 1264 年**

忽必烈五十岁。

五月，诏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画图以上。

七月，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

八月，诏子聪复姓刘，易名刘秉忠，拜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改燕京为中都。改年号为至元，诏告天下。规定以五事考校升黜地方官吏。

十一月，以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

十二月，罢汉人诸侯世守，立迁转法。

#### **至元二年 1265 年**

忽必烈五十一岁。

二月，以蒙古人充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宣布永为定制。

八月，以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伯颜为左丞相。

九月，铁穆耳生。

是年旭烈兀死。

#### **至元三年 1266 年**

忽必烈五十二岁。

正月，立制国用使司，以阿合马为使。

二月，廉希宪、宋子贞为平章政事。史天泽为枢密副使。

六月，封皇子那木罕为北平王。

八月，命黑的、殷弘出使日本。

十二月，以张柔、段天佑行工部事，修筑宫城。建大安阁于上都。是年阿里不哥死。

#### **至元四年 1267 年**

忽必烈五十三岁。

正月，封张柔为蔡国公，以赵璧为枢密副使。始建大都新城。

三月，耶律铸制成《大成乐》。

八月，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九月，派其镇大理。

#### **至元五年 1268 年**

忽必烈五十四岁。

七月，立御史台，以塔察儿为御史大夫。立东西二川统军司，以刘整为都元帅，用其建议，发兵围攻襄樊。

是年海都与八剌联兵反元。张柔死。

#### **至元六年 1269 年**

忽必烈五十五岁。

正月，命史天泽等董师襄阳。

二月，立四道提刑按察司。颁行八思巴所创制蒙古新字。尊八思巴为“大宝法王”。

七月，立国子学。

十月，定朝仪服色。

是年海都、八剌、忙哥帖木儿在答刺速河谷举行忽里台大会，划分各自势力范围。

#### **至元七年 1270 年**

忽必烈五十六岁。

正月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为平章。罢制国用使司。

二月观刘秉忠等所制朝仪。立司农司，十二月改大司农司。

五月，下令括户。

闰十一月，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

十二月，以赵良弼为国使出使日本。建护国仁寺于高粱河，敕定僧人服色。

是年忽必烈视师西北，驻蹕称海。

#### **至元八年 1271 年**

忽必烈五十七岁。

二月，云南王忽哥赤被人毒死。

五月，命史天泽平章军国政事。

十一月，建国号大元，诏告天下。

十二月，诏天下兴起国字学。

是年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阿力麻里。

#### **至元九年 1272 年**

忽必烈五十八岁。

正月，并尚书省于中书省。

二月，改中都为大都。大都定位国都。

十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驻兵六盘山。

十一月，回回人亦思马因创作巨石炮，命送襄阳军中使用。

#### **至元十年 1273 年**

忽必烈五十九岁。

正月，元军破樊城。

二月，宋襄阳守将吕文焕以城降。

三月，察必皇后、真金皇太子受册宝，诏告天下。

四月，以史天泽、合丹等人分别为行荆湖、淮西等路枢密院事，  
大举攻宋。

#### **至元十一年 1274 年**

忽必烈六十岁。

正月，大都宫阙告成，忽必烈御正殿，受皇太子与百官朝贺。以  
伯颜为统帅，发大军二十万征南宋。

三月，忻都、洪茶丘等率军征日本。

六月，发布对南宋问罪诏书。

十二月元军攻取鄂州。

是年刘秉忠、张德辉死。八思巴西行，其弟子亦怜真继为国师。

#### **至元十二年 1275 年**

忽必烈六十一岁。

二月，元军与宋军在丁家洲会战，宋军大败。元军连克建康、平江、常州等城。宋放还扣留的元使臣郝经等人。

是年立阿力麻里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史天泽、郝经死。

#### **至元十三年 1276 年**

忽必烈六十二岁。

正月，南宋幼帝赵显请降，元军取临安。

二月，发布告临安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诏书。

五月，赵显至上都，被封为瀛国公。忽必烈以平宋事遣官告天地、祖宗于上都近郊。南宋益王赵昀即帝位于福州。元军入福建、广西。

是年北平王那木罕所部昔里吉叛。大都城建成。赵璧死。

#### **至元十四年 1277 年**

忽必烈六十三岁。

七月，昔里吉劫北平王那木罕于阿力麻里之地，械系安童，诱胁诸王叛乱，诏伯颜前往平乱。

八月，伯颜率军破昔里吉于斡耳寒河。

是年文天祥等犹组织兵力抗元。

#### **至元十五年 1278 年**

忽必烈六十四岁。

四月，崔斌弹劾阿合马与阿老瓦丁。南宋小皇帝赵昀死。卫王赵昺被立为帝，驻广东新会海中之崖山。

六月，命减汰翰林院及诸南儒为宰相、宣慰、及各路达鲁花赤者。

八月，诏唆都、蒲寿庚告知东南诸蕃国可与元朝自由往来互市。

十一月，安西王忙哥刺死。

闰十一月，文天祥兵败被俘。

是年姚枢、董文炳死。

#### **至元十六年 1279 年**

忽必烈六十五岁。

正月，元军攻破崖山，赵昺溺海死。宋亡。

三月，忽必烈用郭守敬言，遣官四出测晷度，测验之所，计 27 处。

十月，诏皇太子燕王真金参决朝政。

是年八思巴、亦怜真死。

**至元十七年 1280 年**

忽必烈六十六岁。

六月，罢安西王相府。

九月，发兵十万，命范文虎为将征日本。

十一月，始制象轿。诏颁《授时历》。

十二月，再征日本。

是年窦默、廉希宪、张弘范死。

**至元十八年 1281 年**

忽必烈六十七岁。

八月，东征日本军，遇台风，全军覆没。郭守敬等制定《授时历》成，颁行天下。

十月，诏焚毁道教诸多经书。

是年察必死。许衡死。

**至元十九年 1282 年**

忽必烈六十八岁。

三月，王著等谋杀阿合马，阿合马等死。

四月，以和礼霍孙为中书右丞相。抄没阿合马家资，开始罢除阿合马所设滥官府衙，追究其党羽。

十月，初立詹事院，以完泽为右詹事。

**至元二十年 1283 年**

忽必烈六十九岁。

正月，忽必烈纳南必为皇后。

三月，命阿塔海等再征日本。

九月，大都城内修建基本完成。

江南民众起义有二百多起。十月福建建宁黄华率众达十万起事，号头陀军。

元发兵征缅甸。

**至元二十一年 1284 年**

忽必烈七十岁。

正月，忽必烈在大明殿受和礼霍孙与百官所奉玉册玉宝及其所上尊号：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黄华战败，死。派王积翁使日本。

三月，海都等放回那木罕、安童。

七月，诏镇南王脱欢征占城。与安南战。

九月，京师地震。

十一月，以安童为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

**至元二十二年 1285 年**

忽必烈七十一岁。

四月，陈天祥弹劾卢世荣。

七月，攻占城、安南军退还。

十一月，卢世荣伏诛。

**至元二十三年 1286 年**

忽必烈七十二岁。

正月，因真金死，罢朝贺。诏罢征日本。

五月，元军复攻安南。

六月，征安南军退还。以《农桑辑要》颁行诸路。

十月，元军再征缅甸。

**至元二十四年 1287 年**

忽必烈七十三岁。

闰二月，复置尚书省，以桑哥为平章政事。

三月，发行至元通行宝钞。

四月，诸王乃颜反叛。忽必烈亲征，乃颜战败，被处死。

十一月，脱欢等再进兵征安南。以桑哥为尚书右丞相。

#### **至元二十五年 1288 年**

忽必烈七十四岁。

三月，元军自安南退还。

四月，诏铁穆耳行边，进讨乃颜余党。

十月，因桑哥请，以省、院、台官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钱粮。

十二月，海都、失烈门等叛乱。商挺死。

#### **至元二十六年 1289 年**

忽必烈七十五岁。

二月，籍江南户口。

六月，土土哈从甘麻剌抵御海都军失利，海都兵犯和林。

七月，忽必烈亲征，收复和林，留伯颜镇守。

#### **至元二十七年 1290 年**

忽必烈七十六岁。

八月、九月，武平地震。

十月，封皇孙甘麻剌为梁王，出镇云南。

#### **至元二十八年 1291 年**

忽必烈七十七岁。

正月，桑哥被罢职。

二月，以完泽为尚书右丞相，不忽木为平章政事，诏告天下。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正廉访司。

五月，清理桑哥余党。颁行何荣祖所辑《至元新格》。

十月，派张立道使安南。

#### **至元二十九年 1292 年**

忽必烈七十八岁。

十月，灭里铁木儿叛，诏伯颜征讨。

十二月，甘麻剌进封晋王。

是年命高兴、也黑迷失、史弼等发兵征爪哇。

**至元三十年 1293 年**

忽必烈七十九岁。

六月，以皇太子宝授皇孙铁穆耳。诏抚军北边。召伯颜还，以玉昔帖木儿代之。

七月开惠通河成，海运漕粮可直达大都。

八月，征爪哇军退还。

九月，派梁曾、陈孚使安南。

**至元三十一年 1294 年**

忽必烈八十岁。

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死于大都，葬于起辇谷。伯颜从军中回大都。

四月，铁穆耳至上都，即帝位。

五月，为忽必烈上尊谥：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蒙古语尊称为薛禅皇帝。尊察必皇后谥曰：昭睿顺圣皇后。

正月，元军攻破崖山，赵昺溺海死。宋亡。

三月，忽必烈用郭守敬言，遣官四出测晷度，测验之所，计 27 处。

十月，诏皇太子燕王真金参决朝政。

是年八思巴、亦怜真死。

**至元十七年 1280 年**

忽必烈六十六岁。

六月，罢安西王相府。

九月，发兵十万，命范文虎为将征日本。

十一月，始制象轿。诏颁《授时历》。

十二月，再征日本。

是年窦默、廉希宪、张弘范死。

**至元十八年 1281 年**

忽必烈六十七岁。

八月，东征日本军，遇台风，全军覆没。郭守敬等制定《授时历》成，颁行天下。

十月，诏焚毁道教诸多经书。

是年察必死。许衡死。

**至元十九年 1282 年**

忽必烈六十八岁。

三月，王著等谋杀阿合马，阿合马等死。

四月，以和礼霍孙为中书右丞相。抄没阿合马家资，开始罢除阿合马所设滥官府衙，追究其党羽。

十月，初立詹事院，以完泽为右詹事。

**至元二十年 1283 年**

忽必烈六十九岁。

正月，忽必烈纳南必为皇后。

三月，命阿塔海等再征日本。

九月，大都城内修建基本完成。

江南民众起义有二百多起。十月福建建宁黄华率众达十万起事，号头陀军。

元发兵征缅甸。

**至元二十一年 1284 年**

忽必烈七十岁。

正月，忽必烈在大明殿受和礼霍孙与百官所奉玉册玉宝及其所上尊号：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黄华战败，死。派王积翁使日本。

三月，海都等放回那木罕、安童。

七月，诏镇南王脱欢征占城。与安南战。

九月，京师地震。

十一月，以安童为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

**至元二十二年 1285 年**

忽必烈七十一岁。

四月，陈天祥弹劾卢世荣。

七月，攻占城、安南军退还。

十一月，卢世荣伏诛。

**至元二十三年 1286 年**

忽必烈七十二岁。

正月，因真金死，罢朝贺。诏罢征日本。

五月，元军复攻安南。

六月，征安南军退还。以《农桑辑要》颁行诸路。

十月，元军再征缅甸。

**至元二十四年 1287 年**

忽必烈七十三岁。

闰二月，复置尚书省，以桑哥为平章政事。

三月，发行至元通行宝钞。

四月，诸王乃颜反叛。忽必烈亲征，乃颜战败，被处死。

十一月，脱欢等再进兵征安南。以桑哥为尚书右丞相。

#### **至元二十五年 1288 年**

忽必烈七十四岁。

三月，元军自安南退还。

四月，诏铁穆耳行边，进讨乃颜余党。

十月，因桑哥请，以省、院、台官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钱粮。

十二月，海都、失烈门等叛乱。商挺死。

#### **至元二十六年 1289 年**

忽必烈七十五岁。

二月，籍江南户口。

六月，土土哈从甘麻剌抵御海都军失利，海都兵犯和林。

七月，忽必烈亲征，收复和林，留伯颜镇守。

#### **至元二十七年 1290 年**

忽必烈七十六岁。

八月、九月，武平地震。

十月，封皇孙甘麻剌为梁王，出镇云南。

#### **至元二十八年 1291 年**

忽必烈七十七岁。

正月，桑哥被罢职。

二月，以完泽为尚书右丞相，不忽木为平章政事，诏告天下。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正廉访司。

五月，清理桑哥余党。颁行何荣祖所辑《至元新格》。

十月，派张立道使安南。

#### **至元二十九年 1292 年**

忽必烈七十八岁。

十月，灭里铁木儿叛，诏伯颜征讨。

十二月，甘麻剌进封晋王。

是年命高兴、也黑迷失、史弼等发兵征爪哇。

**至元三十年 1293 年**

忽必烈七十九岁。

六月，以皇太子宝授皇孙铁穆耳。诏抚军北边。召伯颜还，以玉昔帖木儿代之。

七月开惠通河成，海运漕粮可直达大都。

八月，征爪哇军退还。

九月，派梁曾、陈孚使安南。

**至元三十一年 1294 年**

忽必烈八十岁。

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死于大都，葬于起辇谷。伯颜从军中回大都。

四月，铁穆耳至上都，即帝位。

五月，为忽必烈上尊谥：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蒙古语尊称为薛禅皇帝。尊察必皇后谥曰：昭睿顺圣皇后。